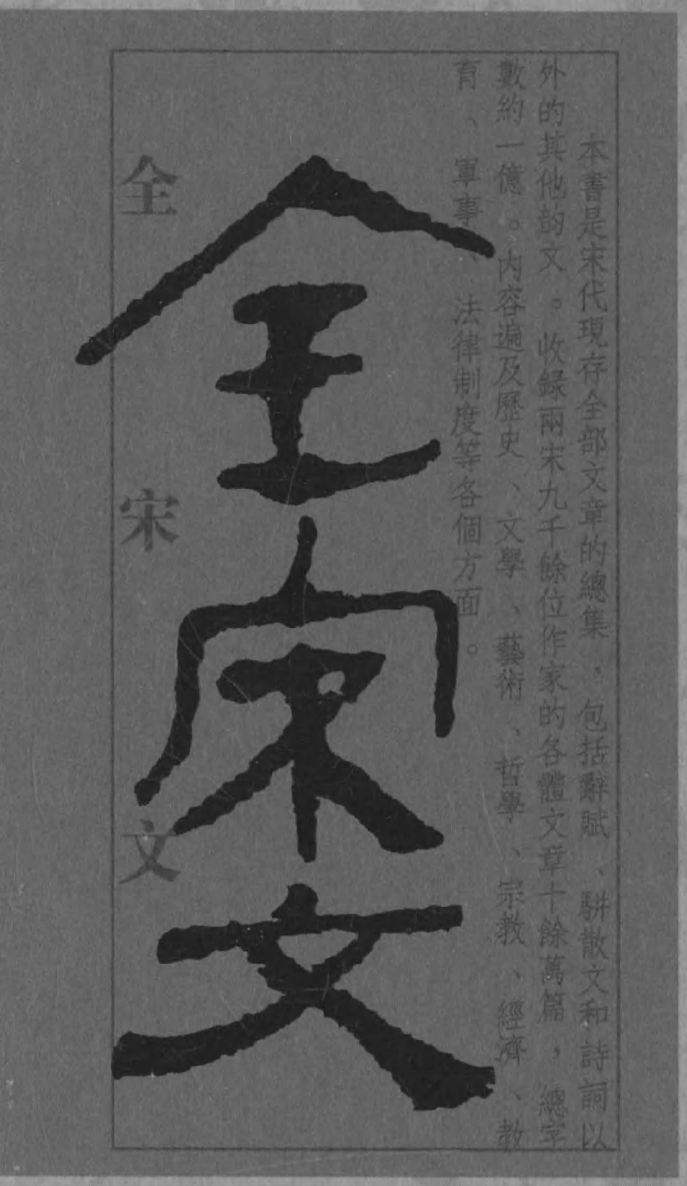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五七冊



第一五七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録

全宋文卷三三七一

汪藻　九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吕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一
王綯第一表辭免參知政事不允批答……二
王綯第二表不允批答……二
杜充第二表辭免同知樞密院不允批答……二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三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三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御殿不允批答……四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四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五
周望第一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五
周望第二表辭免不允批答……六

滕康辭免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六
劉珏辭免吏部尚書不允批答……六
賈讜辭免寶文閣直學士不允批答……七
劉錫辭免熙河路安撫使不允批答……七
新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八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八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九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九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一〇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一〇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御正殿不允批答……一一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三上表請皇帝御正殿允批答……一一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一二
韓世忠告敕口宣……一二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批答口宣……一二
撫問韓世忠口宣……一三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吕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一三
撫問吕頤浩等口宣……一三
賜吕頤浩銀合茶藥并撫問一行將佐軍兵等口宣……一四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恩命不允口宣……一四
新除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一四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一五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一五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一五
滕康辭免權同知三省事不允口宣……一六
韓世忠辭免恩命不允口宣……一六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一六
撫問劉光世等口宣……一七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一七
撫問張俊口宣……一七
撫問王璦一行將佐仍賜犒設口宣……一八
撫問韓世忠等一行軍兵將佐口宣……一八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一八
孟忠厚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一九
閤門賜孟忠厚告口宣……一九
賜吕頤浩茶藥口宣……一九
撫問吕頤浩王璽楊惟忠并賜銀合茶藥口宣……二〇
撫問吕頤浩朱勝非并賜銀合茶藥口宣……二〇

全宋文卷三三七二

汪　藻　一〇

左武大夫成州刺史京畿提刑兼權京城副留守趙倫武德大夫忠州刺史京西南路提刑權知唐州
胡安中奬諭敕書……二一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曹成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知復州李宏并一行人兵奬諭敕書……二二
李齊一行軍兵等奬諭敕書……二二
知信州李尚行等奬諭敕書……二三
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荆湖東路副總管馬友并一行官兵等奬諭敕書……二四
從義郎張琪等奬諭敕書……二四
漢陽軍荆湖東路招撫使馬友奬諭敕書……二五

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桑仲獎諭敕書……二五
趙公謹獎諭敕書……二六
青州劉洪道獎諭敕書……二六
戒諭劉洪道敕書……二六
戒諭李逵宫儀張成等敕書……二七
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二七
麟府等州撫諭敕書……二七
范温等撫諭招收敕書……二八
南平王李乾德嗣子陽煥弔祭敕書……二八
賜大食國敕書……二九
河南府官吏軍民撫諭敕書……二九
鎮潼軍官吏軍民道士僧尼耆壽等示諭敕書……二九
潭州官吏軍民等撫恤敕書……三〇
臨安府民兵撫恤敕書……三〇
福建路轉運提刑獎諭敕書……三一
蔡州官吏軍民等獎諭敕書……三一

興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獎諭敕書……三二
荆南府唐慤獎諭敕書……三三
萊州張成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敕書……三三
朝散郎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許大年并本司官屬獎諭敕書……三三
神武前軍統制王瓊等獎諭敕書……三四
賜范温等獎諭敕書……三四
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三五
移蹕浙西迎敵諭中外詔……三五

全宋文卷三三七三

汪　藻　一一

群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三六
上皇帝勸進表……三七
群臣賀皇帝登寶位表……三七
車駕移蹕臨安府賀表……三八
車駕移蹕建康府起居表……三九
車駕親征起居表……三九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四〇
皇太后還闕賀表……四〇
星變百官請皇帝御正殿表……四一
星異請御正殿表……四一
星變請御正殿表……四二
宰臣進三省通用格式表……四二
元命日百官乞詣寶籙宮行香表……四三
賀建築隆兑州城寨表……四四
賀諸州祥瑞表……四五
賀赤烏白鵲表……四五
賀黄河經夏雨不泛溢表……四六
賀解池生紅鹽及鹽寶自生表……四七
賀瀘南班師表……四七
江西提舉司賀冬表……四八
己酉年冬至遥拜道君皇帝表本……四八
庚戌年冬至表……四九

辛亥年正旦表……四四九
紹興十五年元會賀表……五〇

全宋文卷三三七四

汪　藻　一二
奉上宣和皇太后册寶賀表……五一
册皇后表……五一
賀皇太子正位表……五二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一……五二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二……五三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三……五三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四……五四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五……五四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六……五五
劉相公賀明堂禮成表……五五
皇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一……五六
皇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二……五六
皇太子北郊青城起居表……五七

皇太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三……五七
皇太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四……五八
皇太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五……五八
皇太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六……五九
昭慈獻烈皇后殯宮朝拜表……五九
昭慈獻烈皇后祔廟畢殯宮日望等表……六〇
八月旦……六〇
秋社……六〇
中秋……六〇
九月旦……六一
重陽……六一
九月望……六一
十月朔……六一
下元節……六二
十月朔奏告太祖皇帝表……六二
徽宗皇帝梓宮還闕慰表……六二

顯肅皇后梓宮還闕慰表……六三
懿節皇后梓宮還闕慰表……六三
謝進書賜銀合茶藥表……六四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六四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六五

全宋文卷三三七五

汪　藻　一三

謝笏帶表……六七
謝加食邑表……六八
謝授新安郡侯表……六八
謝除中書舍人表……六九
謝除兵部侍郎表……六九
謝除兼侍講表……七〇
謝除翰林學士表……七一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表……七二
謝撫州到任表……七二

謝徽州到任表……七三
謝泉州到任表……七四
謝除江東提刑表……七四
謝鎮江府到任表……七五
謝宣州到任表……七六
謝乞宮祠降詔不允表……七六
謝罷中書舍人除集英殿修撰宮祠表……七七
謝提舉江州太平觀表……七八
謝再任宮觀表……七八
謝罷知鎮江府除宮觀表……七九
謝謫永州居住表……七九
謝永州再任宮祠表　一……八〇
謝永州再任宮祠表　二……八〇
謝永州再任宮祠表　三……八一
謝擅減均糴米數放罪表……八二

汪　藻　一四

宰臣星變待罪表　一……八三
宰臣星變待罪表　二……八四
代唐恪相公辭免觀文殿大學士表……八四
代何桌辭免左僕射表　一……八五
代何桌辭免左僕射表　二……八六
代汪伯彦樞密辭免表……八六
代汪樞密辭免覃恩轉官表……八七
宰臣謝星變放罪表……八八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八八
代王樞密謝知建康府表……八九
代陸藻侍郎謝龍圖閣直學士表……九〇
代嘉王謝及第表……九〇
代嘉王等謝車駕臨幸賜第表……九一
代劉正夫相公謝落致仕移鎮表……九二
代劉相公謝給展省先塋表……九二

代汪樞密謝賜鞍轡表……九三
代汪樞密謝子自北歸不令入城降詔奬諭表……九四
代汪樞密謝覃恩轉官表……九四
代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九五
代薛昂門下謝本省書成回授二子轉官表……九六
代何枢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麪表……九六
代陳過庭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麪表……九七
代江西運使侯大夫謝鹽課增羨賜金紫表……九七
代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九八
代明州趙修撰謝到任表……九九
代鎮江府趙修撰謝到任表……九九
代河北羅使程户部謝到任表……一〇〇
代江東提舉監香楮大夫謝到任表……一〇一

全宋文卷三三七七

汪藻　一五
宋群臣上金主尊號册文……一〇二

賀天申節表……一〇三
賀立皇太子表　一……一〇三
賀立皇太子表　二……一〇四
賀立皇太子表　一……一〇四
賀立皇太子表　二……一〇五
賀明堂禮成表……一〇五
賀元會表……一〇六
賀明堂及萬歲山祥光表……一〇六
賀收復涿易二州表……一〇七
賀斬夔離不表……一〇七
賀西師捷奏表……一〇八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一〇九
辭免樞密表……一〇九
辭免節度使表……一一〇
謝除樞密表……一一〇
謝除右文殿修撰表……一一一

謝除太子賓客表……一一二
曲江提刑到任謝表……一一三
謝轉官表　一……一一三
謝轉官表　二……一一四
謝轉官回授表……一一四
謝謫定州通判表……一一五
謝除給事中表……一一五
到建康任謝表……一一六
車駕幸臨安起居表……一一七
代發運趙修撰賀克復杭州表……一一八
遺表……一一八
全宋文卷三三七八
汪　藻　一六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一二〇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一二六
奏論諸將無功狀……一二八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當狀……一三三

全宋文卷三三七九

汪　藻　一七

論淮南屯田……一三五
論僑寓州郡劄子……一三六
奏論趙士珓高郵軍再任不當狀……一三七
奏論邢煥孟忠厚除授不當狀……一三八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一三九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浚軍馬策應狀……一四一
論蘇良治轉官不當狀……一四三
乞懲勸均稅狀……一四三
乞修日曆狀……一四四
湖州奏乞修魯公祠并賜額狀……一四六
書局轉官辭免官劄子……一四七
恭上隆祐皇太后謚議……一四七
乞講求軍政奏……一四九

乞重罰贓吏劄子……一四九
上召試館職合行事件奏……一五〇
乞權在本家供職奏……一五一
乞今後堂除人先取會吏部奏……一五一
乞通好大石林牙劄子……一五二
進書劄子……一五三
全宋文卷三三八〇
汪藻　一八
試館職策題一首……一五六
上宰執乞道君還闕劄子……一五七
見謝給事書……一六〇
答吴知録書……一六一
乞祠與宰相書　一……一六二
乞祠與宰相書　二……一六三
回提刑吴秘丞……一六四
答從正書……一六五

上丞相小簡　一……一六六
上丞相小簡　二……一六七
上丞相小簡　三……一六七
上丞相小簡　四……一六八
上丞相小簡　五……一六八
上丞相小簡　六……一六九
上丞相小簡　七……一六九
上丞相小簡　八……一七〇
上丞相小簡　九……一七〇
上丞相小簡　一〇……一七〇
上丞相小簡　一一……一七一
上丞相小簡　一二……一七一
上丞相小簡　一三……一七二
上丞相小簡　一四……一七二
賀劉丞相小簡　一……一七二
賀劉丞相小簡　二……一七三

賀劉丞相小簡　三……一七三
賀劉丞相小簡　四……一七四
譽望帖……一七四
求賢帖……一七五
薦書帖……一七五
違別滋久帖……一七五
誤食胡桃帖……一七六

全宋文卷三三八一

汪　藻　一九

上常州錢舍人啓……一七七
上沈宰啓……一七八
永州上宰相陳情啓……一七九
任平江教授日與交代啓……一八〇
代宜興宰通交代啓……一八〇
代沈宰上交代啓……一八一
徐太宰宅求婚啓……一八一

回館職啓……一八二
回婁解元啓……一八二
回霍解元啓……一八三
回章解元啓……一八四
答黄解元啓……一八四
答梁丹林啓……一八五
回孫知縣啓……一八六
代人回知縣啓……一八六
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啓……一八七
回永州太守孫吏部啓……一八七
回永州太守熊郎中啓……一八八
回永州秋試舉人啓……一八八
謝汪瀣司成薦舉啓……一八九
謝胡司業薦舉啓……一九〇
謝館職啓……一九一
除書局謝蔡攸顯謨啓……一九二

全宋文卷三三八二

汪　藻　二〇

除授謝舍人啓　一……一九三

除授謝舍人啓　二……一九四

帥到任謝執政啓……一九四

帥到任謝大漕啓……一九五

帥到任謝左丞啓……一九六

奉祠謝宰相啓……一九七

徽州到任謝丞相啓……一九八

解鎮江任謝執政啓……一九八

爲人謝薛昂大資啓……一九九

賀李綱右丞啓……二〇〇

賀何桌中書啓……二〇一

賀翟汝文參政啓……二〇二

賀范同參政啓……二〇二

賀吴敏樞密啓……二〇三

賀韓肖胄樞密啓……二一〇四
賀三帥加樞密啓……二一〇四
賀鄧洵仁樞密啓……二一〇五
賀毛察院啓……二一〇五
賀宰相子狀元及第啓……二一〇六
代人賀王知院啓……二一〇七
代賀帥臣啓……二一〇八
爲劉正夫丞相攀違蔡太師啓……二一〇九
爲劉丞相攀違鄭居中相公啓……二一〇九
爲劉丞相攀違何執中太傅啓……二一〇九

全宋文卷三三八三

汪　藻　二一

賀秦少保啓……二一一一
賀秦丞相啓……二一一二
賀朱丞相啓……二一一二
賀秦樞使啓……二一一三

賀沈參政啓……二一四
賀傅禮書啓……二一四
賀中書陸舍人啓……二一五
賀李侍御啓……二一五
賀張端明啓……二一四
賀陳天章啓……二一四
賀王守加直閣啓……二一五
賀汪相建節啓……二一五
賀狀元及第啓……二一六
賀太師正啓……二一七
賀左右僕射正啓……二一七
賀宮使丞相正啓……二一八
除館職謝宰相啓……二一八
除校書謝執政啓……二一九
憲到任謝太師啓……二一九
憲到任謝太師啓……二二〇
憲到任謝太師啓……二二〇
憲到任謝太師啓……二二一
憲到任謝太師啓……二二二
憲到任謝太師啓……二二三

叙復謝太師啓……二二四
宮祠謝丞相啓……二二五

全宋文卷三三八四

汪　藻　二二

蘇魏公集序……二二六
吴園先生春秋指南序……二二七
鮑吏部集序……二二九
呻吟集序……二三〇
胡先生言行録序……二三一
御賜陳康伯金線譜序……二三二
題竹林七賢圖……二三四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二三四
柯山張文潛集書後……二三五
跋東原集序……二三六
跋折樞密錦屏山堂圖……二三六
跋唐司農遇仙事……二三七

跋鄭天和臨右丞樵舍秋晴圖……二三七
跋葉擇甫李伯時畫……二三七
跋君謨有美堂記後……二三八
跋張孝祥所輯先人手澤……二三八
跋半山詩……二三九
長興周如愚殖齋説……二三九
張光祖改名字盈之序……二四〇

全宋文卷三三八五

汪　藻　二三
范文正公祠堂記……二四二
嚴州高風堂記……二四三
翠微堂記……二四五
畫繡堂記……二四六
虔州神惠廟記……二四七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二四九
鎮江府月觀記……二五〇

何氏書堂記……二五一
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二五二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二五四
靖州營造記……二五六

全宋文卷三三八六

汪　藻　二四

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二五八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二五九
永州玩鷗亭記……二六一
爲德興汪氏種德堂作記……二六二
石頭驛記……二六三
譙樓記……二六四
婺源縣清風堂記……二六六
永州刻崇寧三年太學上舍題名記……二六七
永州太平寺鐘銘……二六七
歙硯銘……二六八

向滈刷絲硯銘……二六八
琴研銘……二六八
懷璧硯銘……二六九
王氏種德齋銘……二六九
葉抗硯銘……二六九
憺箕硯銘……二七〇
熊叔雅硯銘……二七〇
董天任硯銘……二七一
悟硯銘……二七一
莊德邁硯銘……二七一
恪硯銘……二七二
吴國太夫人贊……二七二
僧可宗爲胡尉唐卿畫枯木怪石圖爲之贊……二七三
全宋文卷三三八七
汪藻　二五
郭永傳……二七四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二七七
奉議公行狀……二八六
夫人陳氏行狀……二八九
全宋文卷三三八八
汪　藻　二六
信州二堂碑……二九一
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二九三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二九六
宋故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贈少保汪公神道碑……三〇〇
施氏節行碑……三〇三
全宋文卷三三八九
汪　藻　二七
故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三〇六
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潭州陳君墓誌銘……三〇九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大中大夫衛公墓誌銘……三一二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劉君墓誌銘……三一六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吴君墓誌銘……三一八
全宋文卷三三九〇
汪　藻　二八
左中大夫致仕吴公墓誌銘……三二一
户部尚書許公墓誌銘……三二四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墓誌銘……三二七
尚書刑部侍郎贈通議大夫周公墓誌銘……三三一
徽猷閣待制致仕贈少師謚僖簡莊公墓誌銘……三三三
全宋文卷三三九一
汪　藻　二九
滕子濟墓誌銘……三三七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三四一
朝請郎陶君墓誌銘……三四四
贈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三四五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莊君墓誌銘……三四七
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君墓誌銘……三四九

全宋文卷三三九二

汪　藻　三〇

朝散郎致仕王君墓誌銘……三五二
主簿胡君墓誌銘……三五三
判官程克一墓誌銘……三五五
左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三五六
奉議郎知舒州曾君墓誌銘……三五八
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趙公墓誌銘……三六〇
承議郎通判潤州累贈朝議大夫趙君墓誌銘……三六二
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墓誌銘……三六四

全宋文卷三三九三

汪　藻　三一

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誌銘……三六八
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三七三
譚章墓誌銘……三七六
詹太和墓誌銘……三七八

安人汪氏墓誌銘……三八一
全宋文卷三三九四
汪　藻　三二
孺人晁氏墓誌銘……三八三
安人王氏墓誌銘……三八四
王夫人墓誌銘……三八六
吴夫人墓誌銘……三八七
吴國夫人陳氏墓誌銘……三八九
令人施氏墓誌銘……三九一
周夫人墓誌銘……三九三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銘……三九四
〔附録〕宋故宗正少卿董公墓誌銘……三九六
全宋文卷三三九五
汪　藻　三三
祭張徽猷文……三九八
祭薛大資文……三九九

祭族叔承議文……三九九
祭莫大卿文……四〇〇
焚黄祭考妣文……四〇一
堂祭壽光縣君文……四〇一
代壽昌縣君祭張通直文……四〇二
祭太學同舍文……四〇二
祭趙淑人文……四〇三
祭壽光縣君文……四〇三
祭靖安縣君文……四〇四
祭魯國太夫人文……四〇四
祭遠祖顯靈英濟王文……四〇五
祭俞武節文……四〇六
祭河文……四〇六
明堂大禮册文……四〇七
昊天上帝……四〇七
皇地祇……四〇七

太祖太宗……四〇八
太廟……四〇八
明堂大禮奏告諸陵宗廟祝文……四〇八
明堂大禮奏告太祖太宗祝文……四〇八
大禮畢恭謝景靈宮諸殿神御祝文……四〇八
改元奏告天地社稷諸宮觀祝文……四〇八
公主下嫁祭告祝文……四〇九
謁先聖祝文……四〇九
謁諸廟祝文……四〇九
謁社稷祝文……四一〇
春賽祝文……四一〇
秋賽祝文……四一〇
秋祭諸廟祝文……四一一
祈雨祝文……四一一
謝雨祝文……四一二
祈晴祝文一……四一三

祈晴祝文　二……四一四
全宋文卷三三九六
汪　藻　三四
南郊禮畢奏告南嶽表本……四一五
南郊禮畢奏告普賢菩薩表本……四一五
明堂禮畢奏告景靈宮諸陵表本……四一六
明堂禮畢奏告表本……四一六
明堂禮畢露香表本……四一六
禳謝火星道場表本……四一七
奏告宣仁聖烈皇后忌辰表本……四一七
鴻慶宮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四一八
奉元殿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四一八
明堂禮畢道場青詞……四一八
福寧殿祈皇嗣催生保慶道場青詞……四一九
集禧殿禳謝火星道場青詞……四一九
福寧殿啓建禳謝彗星道場青詞……四一九

福寧殿滿散禳謝彗星道場青詞……四二〇
太乙宮爲民禳災天皇九曜道場青詞……四二〇
醴泉觀啓建祈雨道場青詞……四二一
集禧觀啓建仁宗百日道場青詞……四二一
資薦隆祐皇后首七道場青詞……四二一
乾龍節道場疏……四二一
興龍節功德疏……四二二
天申節功德疏……四二二
聖節開啓疏……四二三
龍圖天章閣開啓祈皇子催生道場疏……四二三
隆祐皇后首七水陸道場疏……四二四
隆祐皇后二七道場疏……四二四
昭慈獻烈皇后啓攢水陸道場疏……四二四
昭慈獻烈皇后中元水陸道場疏……四二五
請僧住墳菴霜露臺疏……四二五
請明教長老開堂疏……四二五

修定香院疏……四二六
化度牒疏……四二六
追薦道場疏……四二七
禮席致語……四二七
全宋文卷三三九七
權邦彦
乞湖州新市鎮闕依建炎三年指揮差注奏……四二九
中興十議……四三〇
宜乘時出兵奏……四三一
宋通直郎通判洺州楊公墓誌銘……四三一
俞　桌
論臣庶祭禮應合古制劄子……四三五
周因引試日乞差官權侍立奏……四三六
修建州縣社稷等壇事奏……四三六
乞早賜施行製造祭祀尚服奏……四三九
論時估中價準折奏……四三九

乞密賜戒告朝廷興學本意奏……四三九
學生許歸宿名額奏……四四〇
乞申明諸州教授謁禁等法條令奏……四四〇
乞注擬有出身人專管縣學事奏……四四一
乞修築開德府信武殿東壁奏……四四一
論學校奏……四四一
俞氏釋褐題名記……四四一
秦　湛
書喬君宜治朱氏事……四四三
於潛縣明智寺記……四四三
趙　仙
重修馬夔碑記……四四四
黄子游
乞令請鹽鈔客人從便入納米斛奏……四四五
乞裁定池州青陽縣苗稅奏……四四六
乞飭諸路提舉常平官修治陂塘水利奏……四四六

全宋文卷三三九八

沈積中
乞令河北諸司乘時收糴奏……四四八
乞明詔帥臣申嚴紀律奏……四四九
乞應分割錢物依政和元年指揮奏……四五〇
乞帶職人請給依元豐法行施奏……四五〇
學士提舉在京宮觀請給奏……四五一
孟　持
江東路提刑司檢察刑獄稽違事奏……四五二
李唐傑
書簡　一……四五三
書簡　二……四五三
書簡　三……四五三
書簡　四……四五四
書簡　五……四五四
書簡　六……四五五

書簡　七……四五五
書簡　八……四五五
書簡　九……四五六
李　森
乞令使臣到部參選奏……四五六
余　坦
祭崔正言文……四五七
朱　宗
乞禁軍有闕權住招填奏……四五九

全宋文卷三三七一

汪　藻　九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吕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漢唐中興，莫盛于宣帝、明皇之時，而魏相、姚崇爲之佐。是二人者，皆以廟堂不世之才，應天下無窮之變，用能易亂爲治，即危爲安，勳業巍然，照映今古，朕甚慕之。迺者國家蓋多故矣，朕念齷齪拘攣者，不足以圖今日之事，思得英偉大度之士，斡旋于談笑之間，庶幾折衝解紛，無愧前哲。卿宏博彊敏，出于天資，粤從外遷，甫期歲耳，而公之秩，茲實慰中外之望，而非朕私卿也。古所謂大臣無小大，皆有裏言。乃登元宰之司，仍進貳之時耶？其勉修良規，濟朕鴻業，控避之禮，毋庸再三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豈不可爲而當止。

卷五〇。《浮溪集》卷一五。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王綯第一表辭免參知政事不允批答

朕遭時多艱，涉道尚淺。緬懷鴻業，未知圖濟之方；思得真賢，庶任仰成之責。以卿學兼今古，節貫險夷，徧歷禁塗，通知世務。惟此延登之亟，出于試可之詳。僉曰汝諧，何辭之有？《浮溪集》卷一五。

王綯第二表不允批答

朕惟有邦圖治之難，嘉前古得人之盛，乘變故搶攘之後，求剛明篤實之材。以卿夙擅儒宗，蔚爲國器，徧儀臺省，積有歲時。亟升廊廟之班，實賴股肱之力。茲爲僉允，非朕爾私。謂當勉彊以赴功，奚乃頻煩而稽命？《浮溪集》卷一五。

杜充第二表辭免同知樞密院不允批答

朕遭世多艱，臨川望濟，求賢靡獲，當饋興嗟。以卿負天下之奇才，明古人之大略，兩京之績，

四海所聞。茲擢預于幾微，庶稍寬于憂顧。朕志定于召卿之始，卿謀期于弼朕之成。衆論皆然，屢辭奚益？《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録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審稽功實，未嘗以名器假人也。況從容帷幄，與朕日圖天下之事者乎？卿學通淵源，世習臺閣，預政未幾，赫然有聞。擢諸樞機之廷，付以丞弼之任。惟九德咸事，既灼知之已詳；雖三命滋恭，豈牢辭之可免？趨體朕意，毋虚厥官。《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朕照臨百官，蓋率此道。以卿天資警敏，洞達古今。負剛明之才，操卓至之論。從容獻替，有益于時。自升臺諫之聯，既閲歲時之久。朕于卿志，可謂灼知；卿爲朕庸，固已素定。豈于今日，乃復可辭？往即厥官，無煩辭費。《浮溪集》卷一五。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上表請皇帝御殿不允批答

《傳》曰「喪事欲其縱縱爾」，「故騷騷爾則野」，所以辟不懷也。朕既不能遂服以畢期年之哀，顧纔閱旬日即負扆以見群臣，而忘親恩之報，天下其謂朕何？便座疇咨，治固無壅，必御正宁，誠非所安。《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惟人君知其臣之可庸，故委以心而不貳；人臣知其君之可輔，故極其用而不辭。此先主任武侯而張良從高祖，皆終其身而不去者也。卿自居臺諫之聯，朕已有用卿之意。況今預政滋久，結知益深，乃于序遷之命而諄諄以辭乎？卿其畢精籌維，圖所以報國者，廉退小禮，夫奚足爲？《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于群臣無所不用其至，亦無所不用其恩，蓋有取于孟子手足腹心之意。況卿奉事帷幄，歷年于茲，直諒多聞，仰成非一，以禮進退，雍容可觀，疏恩雖隆，是謂宜稱。與其屢形遜牘，伸沖素之懷；孰若體朕誠心，服休嘉之命。《浮溪集》卷一五。

周望第一表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批答

朕惟天下之事，常患于能者不使爲，而爲者非其人，故自艱難以來，寤寐豪傑，幾于一遇其真。以卿有功名之心，兼文武之器，自予初載，徧歷險夷，師勝來歸，國人屬目。乃從輿望，擢寘機庭。謂即慨然，協圖康濟，抗章牢避，豈朕意哉？《浮溪集》卷一五。

周望第二表辭免不允批答

朕惟明君越資而用隽，所以致天下之材；志士愛日而就功，所以趨國家之急。以卿清剛有守，明銳敢爲，予于旬日之間，任爾以本兵之重。卿而不用，尚欲何求？胡抗奏以力辭，既喻懷而復請？毋堅所執，勉副朕知。《浮溪集》卷一五。

滕康辭免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朕惟古者扶危持顛之世，必有任重致遠之臣，天爲時生，國因人定。比講戍屯之策，暫分臺省之權，資碩輔之經綸，扈慈闈之跋履。求之至矣，今乃得卿。謂聞命以辦嚴，反辭榮而繼請。勉遵朕指，勿復有言。《浮溪集》卷一五。

劉珏辭免吏部尚書不允批答

朕以卿有老成之風，精人物之鑑，典司銓部，綿歷歲時，檢柅吏姦，衣冠所賴。進居其長，孰曰

不宜？方期勉卒于前功，胡乃力辭于新命？往祗厥職，副朕仰成。《浮溪集》卷一五。

賈讜辭免寶文閣直學士不允批答

朕以卿性資明銳，風力敏强，厥望在人，以憂去位。惟朝廷之治，方嘆于才難；則門内之恩，宜從于義奪。趨膺成命，勿復牢辭。《浮溪集》卷一五。

劉錫辭免熙河路安撫使不允批答

朕以卿屢稟廟謨，習知邊鎖。方時多故，未寬西顧之憂；藉爾一行，特付中權之任。兹爲優眷，倚俟壯猷，何爲固辭，殊咈予聽？《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卿以整暇提軍，以忠勞衛國，逢時艱棘，屢立戰功。既外禦于寇戎，亦内銷于姦宄。茲還表著，彌尚撝謙，乃申帶礪之盟，益重腹心之寄。義無反汗，何以辭爲？《浮溪集》卷一五。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披荆棘以立朝廷，聽鼓鼙而思將帥，賞無妄予，輕重視功。以卿閥閱屢聞，搢紳有紀，乃頒異數，用示至公，胡爲執謙，久而未拜？往祇朕命，勿復重陳。《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寇入中原，憑陵不忌，而吾將士，曳兵棄甲，習以成風，斬將搴旗，未之或見。每懷及此，朕甚恥之。卿秉忠誼之心，厲梟雄之氣，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威，殺傷過當。殊方震疊，知國有人，師勝來歸，搢紳屬目，凱歌大獻，宗社安榮。卿而不褒，尚欲誰賞？雖恥論功伐，卿能師馮異之謙；而有功見知，朕安可廢文王之信？往祇新命，勿復固辭。《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聞古人于將帥有功者，聽鼓鼙而思，指帶礪而誓，或銘之鐘鼎，或載之旂常。非欲寵私其人，所以令天下而使人知勸也。卿爲王敵愾，斬敵陷堅，立志梟豪，策勳奇偉，乃頒異數，以告諸朝。卿而力辭，義則高矣，以此示後，人將謂之何？其聽朕言，勉膺成命，勿使國家有吝賞之名，而蹈印刓

不予之戒也。《浮溪集》卷一五。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朕惟衮鉞之班，實兼文武之任，累聖除授，必求其人。卿既東朝之近親，復有搢紳之秀譽，爰攷輿論，錫之贊書。胡爲謙沖，屢以情諗？成命已出，豈容復回！《浮溪集》卷一五。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傳》曰：親不失其爲親，故不失其爲故。卿昭慈近屬，才行有聞，艱難之時，事朕初載，可謂親且故矣。視儀三司，誰曰不宜？渙號已孚，百辭奚益？《浮溪集》卷一五。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再上表請皇帝御正殿不允批答

朕嗣守洪業，五年于兹。其在危疑之中，所以扶持而全安之者，繫太母之力。日冀光復，駕旋舊京，正東朝之儀，極天下之養。而慈訓中奪，煢然無依，兹朕用摧割于中，而悼其志之弗遂也。今甫終易月之制耳，乃欲釋哀御朝，遽見百辟，雖有彝章可攷，豈朕所忍哉？所請宜不允。《浮溪集》卷一五。

文武百僚宰臣范宗尹等三上表請皇帝御正殿允批答

朕惟先王之于喪紀，因親疏隆殺之宜而制爲之極。及之養而致無窮之哀，孰若安宗社、奉遺言而存天子之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今慈訓日遠，與其追不彝制？所請宜允。《浮溪集》卷一五。孝哉？群公之請，至于再三，敢徇至情，以隳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于國盡忠，以功受賞，屢形遜避，殊咈眷懷。命出惟行，勿庸再請。《浮溪集》卷一五。

韓世忠告敕口宣

卿振旅還朝，執俘告社，厥有疇庸之典，是爲希世之恩。往服寵褒，益圖忠報。《浮溪集》卷一五。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批答口宣

卿五年去國，千里造朝，乃升樞管之司，將付腹心之寄。往祇新命，勿復固辭。《浮溪集》卷一五。

撫問韓世忠口宣

卿肅提精鋭，親冒險艱，力輸敵愾之忠，坐致執俘之衆。宜加恩撫，用示眷懷。《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少保尚書左僕射吕頤浩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卿入造行朝，延登元宰，豈特搢紳之願，實爲宗社之休。往服攸司，毋稽朕命。《浮溪集》卷一五。

撫問吕頤浩等口宣

卿等分國顧憂，暴師遐外，方屬炎熇之候，有勞綏馭之懷。特遣信臣，往宣至意。《浮溪集》卷一五。

賜呂頤浩銀合茶藥并撫問一行將佐軍兵等口宣

卿等肅提有衆，躬討不庭，當冰霰之蕭辰，涉江湖之遠道。特馳輜輦御，往示湛恩。《浮溪集》卷一五。

范宗尹辭免右僕射恩命不允口宣

卿比符輿望，進陟冢司，方觀遠大之規模，用濟艱危之機會。已揚渙號，難徇撝謙。《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比緣才望，入秉事樞，安危由此以坐分，中外翕然而相慶。趨圖成效，勿復固辭。《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力辭機要，願即安閒，乃疏尤異之恩，用示老成之眷。亟膺茲渥，無事于辭。《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參知政事李回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受天英氣，爲國老成，比膺簡俊之除，屢貢辭尊之懇。往祇懋渥，難徇沖懷。《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雖奉詔除，未離機省，乃布由衷之懇，願還渙汗成命已頒，忱辭祇費。《浮溪集》卷一五。

滕康辭免權同知三省事不允口宣

卿總提臺省，遠去朝廷，顧委任之非輕，豈巽辭之可免？往思長算，協濟危機。《浮溪集》卷一五。

韓世忠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朕以卿有功來歸，邦國同慶，賞雖甚渥，人則宜之。成命已頒，豈容反汗？《浮溪集》卷一五。

新除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卿執俘獻社，祇召還朝，乃頒國賞之醲，用表戎昭之果。褒揚非過，遜避奚爲？《浮溪集》卷一五。

五。

撫問劉光世等口宣

卿等總提貔虎，控扼襟喉，茲適届于嚴凝，當不無于暴露。勉殫忠力，用副倚毗。《浮溪集》卷一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張俊再上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屢立戰功，宜加勇爵，爰頒渥惠，用奬忠精。亟體眷懷，毋煩遜避。《浮溪集》卷一五。

五。

撫問張俊口宣

提兵伐叛，爲國除姦，逋驅方警于前茅，迅掃遂成于破竹。特馳信使，往布殊恩。《浮溪集》卷一

撫問王瓊一行將佐仍賜犒設口宣

卿等身更累戰，力剿群凶，當鬱蒸炎燠之辰，有暴露夷傷之苦。爰頒厚錫，以示殊褒。往究前功，毋忘至意。《浮溪集》卷一五。

撫問韓世忠等一行軍兵將佐口宣

卿等遠從江介，祗護沁園，惟道里之阻修，有風寒之匽薄。宜加慰撫，用示眷懷。《浮溪集》卷一五。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上表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卿比用懿親，特加徽數，允協褒崇之典，乃興謙挹之懷。往即厥官，毋稽朕命。《浮溪集》卷一五。

孟忠厚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奪服倚廬，視儀揆路，雖忱辭之屢罄，固渙號之難回。其服殊榮，以昭厚報。《浮溪集》卷一五。

閤門賜孟忠厚告口宣

朕永懷慈壺，追録外家，乃升肺腑之賢，進視機衡之秩。往服贊書之寵，永爲慶閥之光。今賜卿告，想宜知悉。《浮溪集》卷一五。

賜吕頤浩茶藥口宣

卿遠拏舟楫，來覲闕庭，復瞻元老之儀刑，嘉與群工而慰喜。乃因迎勞，申錫珍芳，其疾而驅，以承予睠。《浮溪集》卷一五。

撫問吕頤浩王璽楊惟忠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躬率軍鋒，志清江介，賊勢既窮于不戰，王靈遂暢于無垠。宜錫珍芳，用昭眷奬。《浮溪集》卷一五。

撫問吕頤浩朱勝非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頃護諸將，肆征不庭，爰迅决于天誅，遂肅清于江介。錫以珍芳之劑，昭吾眷禮之誠。今差某官傳宣撫問，并賜卿銀合茶藥，想宜知悉。《浮溪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三三七二

汪　藻　一〇

左武大夫成州刺史京畿提刑兼權京城副留守趙倫武德大夫忠州刺史京西南路提刑權知唐州胡安中獎諭敕書

敕趙倫：唐州境内，措置保守，一方軍民安堵。及道路梗阻之際，差人遠赴行在，奏報金人動息，備見忠勤事。爾肅提有衆，退保一方。當横流奔潰之時，抱孤立激昂之志，扞防凶慝，綏靖荒餘，忘道路之險艱，想朝廷于悠遠。乃錫命書之寵，亟躋朝著之崇。緬想忠誠，惟深嘉歎。故兹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浮溪集》卷一六。又見《武階備志》卷二二。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曹成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知復州李宏并一行人兵獎諭敕書

敕曹成并一行人兵：爾等昨遭戎馬之亂離，親帥國人之豪傑。家雖罹禍，義不受汙。冒兵祲以直前，慕王靈而力戰。旋投帥幕，假守山城。既定荒餘之區，恥從專輒之命，遠騰奏牘，自拔歸朝。載惟多故之時，能盡事君之義，宜加顯秩，并錫真符。俾乃撫于州民，得上通于王所。往提有衆，各堅忠義之心；毋使此方，遂作華離之域。款誠備見，嘉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浮溪集》卷一六。

李齊一行軍兵等獎諭敕書

敕李齊并一行軍兵等：朕惟海岳之區，久服侵陵之毒，王靈靡及，戎德無厭。爾等合閭里之諸豪，冒干戈而力戰，其行莫遏，所向有功。遂摧席勝之凶，頗獲提封之舊。爰加勇爵，用表軍鋒。俟登井賦之輿圖，其上師徒之閱閱。緬聞忠烈，良用歎嘉。除李齊先次給告，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

外，一行軍兵，候收復到郡州，具功績申尚書省，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浮溪集》卷一六。

知信州李尚行等奬諭敕書

敕李尚行等：省所狀申，據宣撫處置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帳前使臣孫德狀，專差前來信州等，上饒縣取本司參議王以寧所寄官告物帛等，其本州未敢便行給付，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施行事。昨遭時艱，靡吝爵賞，懼申覆或差于機會，故出征多付于便宜，豫錫贊書，俾專除命。逮循常之既久，與擅爵以無殊。每念其非，未知所革。爾等居官詳練，臨事敏明，能上體于朝廷，知不輕于名器。屬觀敷奏，良用歎嘉。今信州將上件告等，盡數申納尚書省。故茲奬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浮溪集》卷一六。

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荊湖東路副總管馬友并一行官兵等獎諭敕書

敕馬友并一行官兵等：比者劇盜憑陵，遐方震擾，汝等忠能徇國，勇不顧身，帥名義以直前，揜凶徒而鏖擊。國威大振，賊黨幾殲。覽書備見于忠勤，當宁不忘于嘉歎。除馬友特與補正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差權荊湖東路副總管，候擒獲孔彦舟，與正差。其一行官兵，仍令馬友先次開具實立功人，申本路安撫司保明聞奏，當議優異推恩。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浮溪集》卷一六。又見《武階備志》卷二二。

從義郎張琪等獎諭敕書

朕惟敵暴中原，民亡本業，慨然西顧，寢饋不寧。爾等奮袁鄉社之豪，圖復土疆之舊，歸吾方伯，願備行間。忠義可觀，歎嘉何已！《浮溪集》卷一六。

漢陽軍荆湖東路招撫使馬友獎諭敕書

敕馬友：省所奏，進奉天申節功德疏并銀五百兩事，具悉。卿當艱難之時，膺遐外之寄，兵革充斥，道塗阻修，乃記誕彌之辰，具輸方貢之物。載于忠實，獨冠等夷。知憂顧之可紓，覽奏陳而興歎。故茲奬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浮溪集》卷一六。

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桑仲獎諭敕書

敕桑仲：朕惟邊圉不寧，中原失馭，凡王靈之靡及，皆寇虐以顯行。汝盡節朝廷，有功江漢，見姦人之專殺，用國法以成禽，坐使群方，肅然知畏。剡章來上，良用歎嘉。故茲奬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浮溪集》卷一六。

趙公謹獎諭敕書

敕趙公謹等：省撫州狀，契勘本州據管下金谿縣申，爲饒州、信州界内有事魔賊徒王九十二，殺人放火，去本縣界甚近，州司差撥巡尉等前去把隘，據知金谿縣、統領把隘所郭玠等申，魔賊侵犯金谿縣，即時統率弓兵鬬敵，殺獲賊級等事。迺者妖盱亂常干紀，一方騷動，民不奠居。爾等冒險直前，以誠許國，提軍力戰，反賊伏辜，道路清平，城郭安堵。既備知于忠誼，顧何愛于寵褒？詳覽奏陳，惟深嘉歎。其弓兵等，仍仰本州量功力等第，特行犒設一次。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冷，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浮溪集》卷一六。

青州劉洪道獎諭敕書

朕惟全齊沃衍之區，遭强寇憑陵之毒，連城莫守，毁節相望。卿挺志孤堅，奮身忠勇。以闔境凋殘之後，于横流奔沸之中，哀集兵民，指揮將帥，撙群兇而鏖擊，救一路于阽危。將乘其鋒，悉復諸舊。載披來奏，深用嘆嘉。《浮溪集》卷一六。

戒諭劉洪道敕書

爾履百戰之軍鋒，保一方之生齒，迄臻寧謐，備見忠勤。然方面之權，豈容或二？軍中之令，尤在至公。必洽輿情，方收群力，儻習因循之弊，坐乖綏馭之方，無以禦戎，便成誤國。其體倚毗之意，無從牽制之私。《浮溪集》卷一六。

戒諭李逵宫儀張成等敕書

敕李逵等：朕惟彊寇憑陵，山東震擾，保此數州之地，皆而諸將之功。雖在艱難，頗寬憂顧。今還洪道制置之節，付宫儀濟南之符，并召閻皋，來朝行在，率掄材而顯用，非因事而有他。爾等夙著忠誠，各膺委任，宜互傾于肺腑，以同奬于朝廷。速底成功，是爲報國。《浮溪集》卷一六。

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彊寇侵陵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烟；三壤雖存，

鞠爲茂草。每興言而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無歸，皆朕菲凉之所致。幸昊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顧乖離蕩析之餘，宜還定拊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姻，歸安閭里。庤錢鎛而觀銍艾，雖未能即及于周《詩》；賣刀劍而買犢牛，庶或可漸成于漢俗。亟臻寧謐，用副焦勞。故兹撫諭，想宜知悉。夏熱，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浮溪集》卷一六。

麟府等州撫諭敕書

朕惟中原俶擾，並塞繹騷，古稱河外之區，世作朝廷之屏。雖拜戎之不暇，終固圉以無他。緊兵民竭力于保邦，亦官吏有謀而綏衆。尚殫忠藎，無負顧憂。《浮溪集》卷一六。

范温等撫諭招收敕書

敕范温等：省所奏，今來京東路登、萊等州，似温等諸頭項忠義之人不少，緣未知車駕駐蹕息耗，未肯前來，伏望給降海行撫諭付温等招收，併力剿金人事，具悉。朕昨遭左衽之侵，頗失中原之馭，凡承平之故俗，皆隔絶于殊邦。按圖以思，當饋而歎。兹暫留于越嶠，悵尤闊于齊封。乃聞英豪，多率徒旅，堅塢壁以自守，冒干戈而直前。懷祖宗涵養之休，恥讎敵服從之醜。嘉汝能爾，爲之

慨然，爰頒惻怛之書，用示綏懷之意。其懋合并之力，以圖興復之期，趨掃邊塵，永同文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凉，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浮溪集》卷一六。

南平王李乾德嗣子陽煥弔祭敕書

卿藐居要服，夙慕華風，方嗣守于世封，願入輸于方貢。載惟誠款，良用歎嘉。《浮溪集》卷一六。

賜大食國敕書

敕大食國王姓名：汝分藩遐服，率職中原，比緣兵祲之交，致阻詔函之達。緬惟恭順，兼受福祥。茲臨風露之辰，益慎寢饗之節。賜汝某物，至可領也。《浮溪集》卷一六。

河南府官吏軍民撫諭敕書

朕惟澗瀍之墟，陵寢所鎮，隔絶多事，侵尋累年，慨然永懷，憂或忘食。汝等固守巖邑，盡誠本朝，屢收鏖戰之功，頗獲款降之衆。忠勇如此，嘆嘉久之。尚益謹于折衝，俾少寬于軫慮。爰因來

使，申諭至懷。《浮溪集》卷一六。

鎮潼軍官吏軍民道士僧尼耆壽等示諭敕書

朕以孟忠厚太母近親，中朝隽望，蚤參華于法從，旋疏渥于齋壇。比緣慈壺之傾，欲厚外家之報，相攸吉壤，庸示湛恩。乃升槐鼎之聯，移鎮河山之會。想汝提封之衆，知吾懿戚之臨，將茀其休，溥同茲慶。今特授孟忠厚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浮溪集》卷一六。

潭州官吏軍民等撫恤敕書

朕惟强寇憑陵，東南震擾，長驅騎壍，奄及湘城，方薄壘以來攻，至淹辰而靡息。爾等明于分義，屬此艱危，雖巧讒之百端，終堅持于壹意。逮金湯之失守，猶夙夜以輸忠，躬履軍鋒，詈之極口，力爲巷戰，奮以忘軀。因奏牘之來陳，想忠誠而嘉歎。《浮溪集》卷一六。

臨安府民兵撫恤敕書

敕臨安府民兵等：省本府奏，自金人攻陷府城，内外民兵，併力拒敵，血戰五日，方始城破，又緣諸縣村保，防護嚴密，往往多被掩殺，緣此怨恨，臨行之日，焚燒屋宇，城郭一空，比之其他殘破州郡，被禍尤酷，實可痛惻，欲望優加撫恤事。朕惟左衽之憑陵，奄及東吴之都會，爾等挺身禦敵，爲國忘生，率其忠義之豪，挫彼侵陵之暴。逮逾累日，方失堅城。凡分塢壁之屯，皆奮兵戈之鋭。緣兹厚毒，爲我深仇。洎敵騎之旋歸，舉民居而焚蕩，靡思人怨而神怒，惟務井堙而木刊。言念吾民，重罹此禍，眷瘡痍之未復，每寤寐以興嗟。已遣守臣，往宣恩意，其各從于安集，以同待于承平。故兹撫恤，想宜知悉。《浮溪集》卷一六。

福建路轉運提刑獎諭敕書

朕比緣國步之艱，越至海隅之阻。爾等忠能體國，志在紓邦，前期裒經賦之常，倍道助行朝之費。憂思及此，嘉歎久之。《浮溪集》卷一六。

蔡州官吏軍民等奬諭敕書

朕惟釁發强鄰，禋纏中國，凡版圖之生齒，皆魚肉于兵戈。爾等雖隔朝廷，各懷忠藎，堅一心而胥誓，保千里之提封，遠慕王靈，來輸誠款。譬横流奔潰，終砥柱之不移；如烈火方炎，獨精金之常在。載觀敷叙，良用歎嘉。《浮溪集》卷一六。

興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奬諭敕書

敕興國軍知通以下軍兵將佐等：省李宜申，汝等願以死守，盡節君親，遂得一境安帖，悉無二心，以免殘破事。比者敵兵，犯吾江介。繹騷千里，既恃衆以阻威；震動列城，多望風而毁節。爾等天資忠義，志在君親，雖巧説之百端，終堅持于一意，顯誅來使，卒保提封。唐郡皆降，惟平原之能守；齊城既下，恃即墨以復興。惟爾之功，何慚于古？載披來奏，良用歎嘉。《浮溪集》卷一六。

荆南府唐慤獎諭敕書

朕申儆邊虞，載除戎器，將兼收于方貢，用大振于軍聲。爾才裕守藩，誠深體國，首備方船之載，豫期給仗之頒。旗幟精明，有周帛織文之盛；戈鋌犀利，得楚金工冶之良。緬想忠勤，不忘嘉歎。《浮溪集》卷一六。

萊州張成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敕書

朕惟東萊隔絶于兵，久不爲郡，乃紀誕彌之月，遠輸貢篚之珍，自非誠悃之確然，安能駿奔而至此？載觀來奏，嘉歎久之。《浮溪集》卷一六。

朝散郎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許大年并本司官屬獎諭敕書

迺者烟塵蔽于淮甸，分塗并進，破壘相望。凡當寇虐之衝，鮮保忠誠之節，士而至此，朕甚傷之。爾等或領國使華，或爲人官屬，雖遇稽天之暴，訖無離局之私。敷奏既聞，歎嘉何已。《浮溪集》卷一六。

神武前軍統制王瓌等獎諭敕書

敕王瓌等：省所狀，生擒胡少隆、胡木香解赴朝廷事，具悉。迺者姦宄之民，干吾典憲。爾等忠于許國，聞命遄驅，奮當軍鋒，如報私忿。擒其魁宿，曾不淹辰；坐令一方，按堵如故。載披來奏，良用歎嘉。《浮溪集》卷一六。

賜范温等獎諭敕書

敕范温等：省所奏，「契勘金兵初渡黄河，温等便遁居牢山，繼聞本路投順，遂集忠義，乘船入海，據守福島。山東既下，北軍于登州黄縣，萊州小高、濰川、昌邑，密州鑿山，及沿膠河兩岸，深溝高壘，分屯人馬，督責州縣，括刷錢糧，討擄鄉村，拘牧牛馬。老稚離散，田野荒蕪，民不聊生，無以赴愬。温等雖尋常上岸，或稍綽遊騎，或攻劫營寨，剿殺多人，誓竭忠節。本軍凡遇金人接戰，内有得功之人，別無犒賞，遂量功績，逐急借補，加轉官資。伏望將已借補之人，給付告劄，補正官資」事，具悉。朕惟强寇長驅，全齊不守，凡妖氛之所被，如滄海之横流。汝志存忠誠，恥附汙逆，乃前期而避鋭，徑率衆以乘危。隔絶朝廷，荐更歲籥，偶使覘之及境，附奏牘以披誠。志節如斯，古

今誰及？爰峻加于爾秩，仍徧録于有功。其共復于予封，以卒成于汝志。《浮溪集》卷一六。

奬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

敕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以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絶，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擢，任兹讞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浮溪集》卷一六。

移蹕浙西迎敵諭中外詔　建炎三年十一月

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遠，而兵民未撫，不欲身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爲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卑辭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自貶黜，請用正朔，比於藩臣。在建康則遣洪皓、崔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邵，其爲書指，無不曲盡哀祈。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近報金人一項自采石，一項自黄州渡江，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兵聚於江、浙之間，朕已移蹕浙西，爲迎敵之計。我將佐人民，與其束手待斃，不若併計戮力，以存國家。《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九。

全宋文卷三三七三

汪　藻　二一

群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天命有歸，將嗣興于景運；人心胥悅，咸暱就于至仁。雖睟表之非遥，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虚，參其謀議。旋屬敵情之變，遽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祧乏祀，將攝祼以爲名。所宜引死以力争，顧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恥，志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壝，趣駕未央之宫。盛九賓之禮以見群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

多故，幸少留黄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宫之職。《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中興兩朝聖政》卷一，《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

上皇帝勸進表

天人同心，方嗣興于有德；宗社重事，可久曠于常尊？雖懇款以樂推，猶逡巡而牢避。凡茲俟命，安可措躬？恭惟皇帝陛下，識照幾微，誠參化育，早毓神明之胄，茂昭文武之英。有開必先，既訟獄謳歌之畢集；惟德是輔，將神祇祖考之咸安。當承再造之休，乃守一謙之益。三靈交徯，四海疇依。惟聖人所貴于因時，凡天下莫先于定分。今九廟尚虚于祼獻，兩河未入于輿圖。繼體守文，當亟收于衆俊；宅中圖大，宜深究于遠圖。儻差一日之幾，孰啓千齡之運？伏望皇帝陛下俯占輿誦，光御法宫，涖中國而撫四夷，履至尊而制六合。雖以位爲樂，非堯舜之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瞻威在望，得請爲期。《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

群臣賀皇帝登寶位表

天啓昌期，御蘿圖而出震；人瞻睟表，負黼扆以當陽。既三靈宗社之有歸，將萬世人民之永賴。

竊攷帝王之受命，殆將今古以同符。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英明冠古，躬返樸還淳之儉，奮興衰撥亂之剛。方率土之謳吟，共思劉氏；宜昊穹之歷數，專在舜躬。爰除高邑之壇，俯應大橫之兆，取炎精用事之月，即藝祖興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卜年之數，重立丕基。方圖政事之修，獨運神明之斷，豈止兩河之復，即觀二聖之還。臣等幸備周行，獲逢嘉會。接千歲之統，交侵行殄于四夷；盛九賓之儀，率舞但同于百獸。《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

車駕移蹕臨安府賀表

涓日上春，移都近甸，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期。國步寖康，人心胥悦。竊以用永地于新邑，盤庚所以靖民；會諸侯于東都，宣王由之復古。不有真王，孰恢遠圖？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彊勉行道，自寇戎之荐入，爲宗社之深憂。側身修行，而志極于艱危；菲食卑宫，而力圖于興復。始遊襄野，卒然雖假于問途；旋駐岐山，從者有如于歸市。既天心之悔禍，宜宇内之休兵。將返舊京，先移清蹕。越濤江而北渡，御方岳以中居。臣蚤扈時巡，適嬰郡寄。入關建策，莫輸戍卒之忠；望日馳誠，徒喜長安之近。《浮溪集》卷三。

車駕移蹕建康府起居表

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衛天行，先巡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宇宙清明，華夷震疊。伏以盤庚五遷而商人卒服，重耳三駕而楚子莫爭。方宏遠之是圖，非宴安而孰戒？矧謀舊物之復，可諱屬車之勞？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誠配高厚。雖居萬乘，躬曾閔之至哀；爰整六師，攄高文之宿憤。既王者不聞于有外，故春秋尤大于復讎。臣方奉真祠，莫居官守。興瑯琊而續晉之祀，竊陋前規；遊雲夢而縛信以歸，願求故事。《浮溪集》卷三。

車駕親征起居表

萬旅戒嚴，六飛巡狩，法成周之時邁，張大漢之天聲。恭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群英之策慮，興中否之基圖。念問安猶隔于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姑從簡約，用示憂勤。臣方遠闕庭，莫供牧圉。神戈所指，方令裴度以視師；清蹕之行，將獲吕嘉而名縣。《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宋四六選》卷五，《江右文鈔》卷二。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于凜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觀于浩劫。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繫表，探賾寰中，既與夫造物者遊，孰肯以天下爲事？遺玄珠于赤水久矣相忘；飲膏露于金莖，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傾就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宋四六選》卷五。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惟一人修不已之誠，故四海睹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曾閔于九重，力奉姜任于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今古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内，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遥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顔之喜。《浮溪集》卷三。

又見《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

星變百官請皇帝御正殿表

乾象垂精，稍咈清臺之候；聖心祇戒，久稽路寢之朝。凡居覆幬，孰不屏營？恭惟皇帝陛下光紹祖宗，丕膺歷數，萃勤儉于一己，濟艱難之百爲。雖功如堯帝之巍巍，與天同大；然心體文王之翼翼，無日不恭。比緣象緯之愆，昭示國家之戒。皆臣子素餐之過，何聖神軫念之深？乃遷黼座之尊，退避法官之正，損厥奉御，出于精誠。然百辟晨趨，宜肅乾坤之位；四方秩請，願瞻日月之光。儻降次以自居，則在庭之安仰？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鑑，俯徇誠祈，稱警蹕以出房，垂衣裳而當宁。向明而治，合禮之宜，不惟安群下之情，抑以答高穹之意。《浮溪集》卷三。

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代四六全書》卷三。

星異請御正殿表

星孛經躔，茲爲變異；帝居便坐，爰示焦勞。既蒙昭格之休，宜復敦臨之大。仰輸誠懇，未賜俞音。竊以聖人明精祲之文，儒者守災祥之説。求厥象類，捷于形聲。惟皇天篤佑于人君，乃垂譴告；在明主丕承于上帝，獨有寅恭。比妖象之下臨，雖有邦之所戒，孰云憂責，上及聖神？若稽太史之

占，靡推于數；躬正格王之事，不應以文。既損膳羞之珍，仍蠲聲樂之奉，布詔書而求民瘼，開言路而達下情。其爲報塞之誠，可謂精專之至。尚虞五事之闕，弗御九筵之居。于盛德以維光，在群情而實懼。伏望皇帝陛下俯稽邦典，參酌民言，正天子當陽之尊，副海隅傾日之意。瞻威在望，得請爲期。《浮溪集》卷三。

星變請御正殿表

保章瞻象，既除星祲之災；太僕詔王，盍正朝儀之位。洊布瞽言之瀆，未蒙淵聽之移，敢冒威尊，再陳悃愊。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御宇，寅畏事天，側躬如《雲漢》之詩，省己甚桑林之禱。比逢大異，尤軫清衷，靡臨便坐之朝，退即齋宮之次。雖星移應德，本繇和氣之乖；然人定勝天，卒致妖氛之息。精祲已通于上下，等殺宜肅于尊卑。尚屈天威，曷全國體？伏望皇帝陛下順抑揚之理，協中外之心。躬秉璿璣，齊列宿左行之度；光臨黼座，示一人南面之尊。積此懇誠，祈于矜允。《浮溪集》卷三。

宰臣進三省通用格式表

政省藏書，實紀機衡之要；儒臣奉詔，重加筆削之功。粲然詮次之新，成以緝熙之久。裁爲信

典，仰冒清光。臣伏以帝有所興，雖本精神之運；事爲之制，必求防範之中。蓋世無一定之宜，則朝有屢遷之令。既閱歲時之積，遂增品目之繁，不綜其歸，孰稽而決？況臺省紀綱之地，蓋國家政事之原。詒厥孫謀，嘗厘紛更之患；視諸故府，多仍踳駮之餘。顧雖日月之奚傷，正恐江河之易犯。懋昭成憲，有待聖時。肆垂三尺之文，盡削兩端之弊。恭惟皇帝陛下政循周舊，法體堯成。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會萃累朝之式，編摩一代之書，蓋將垂裕于無窮，豈復習傳于既往？三聖相授，益爲孝友之光；百世可知，奚取質文之變？部居綺錯，凡要星陳。臣等蚤以褒揚，總茲論撰。退慚末學，無國僑潤色之才；願與群工，遵文考儀刑之典。《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

元命日百官乞詣寶籙宮行香表

天佑民而作之君，宜膺備福；臣歸美以報其上，冀效微忠。洊輸悃愊之辭，未動崇高之聽，敢同衆志，再冒嚴威。臣伏以至人無名，豈陰陽之能制；大德必壽，蓋臣子之願然。矧逢基命之辰，茂集紀生之慶。眷惟吉壤，夙有殊庭。標秘籙之新名，會叢霄之真馭。當肅朝紳之列，就增神筴之期。閱六十日之回旋，時焉致款；祀億萬年之綿遠，意則無窮。茲愛戴之常情，非寅恭之過禮。敢圖睿聖，固執謙虛，謂將仁壽以同民，不欲福祥之專己。仰戴乾坤之大，益深淵谷之危，未賜矜從，若爲退

聽。伏望皇帝陛下俯垂淵照，曲徇群情，許令承學之徒，咸遂增高之算。雖華封至賤，祈年屢辱于堯辭；然莊語可稽，受命終期于舜獨。《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

賀建築隆兑州城寨表

申畫封圻，域彼要荒之遠；列爲郡縣，赫然亭障之新。方用夏以變夷，既由中而及外，同諸近服，錫以嘉名。伏以天下一家，王者必期于無外；日闢百里，聖人務斥于提封。惟茲生聚之甿，自昔羈縻之域，來入其阻，往成于方。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來稱都護之觴，增廣職方之籍。疆以周索，達于海隅。樓櫓相望，雖廣谷大川之異制；書文混一，豈故家遺俗之有存？坐成形勝之區，無復華離之國。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聰明有臨。成乎安疆，聲教極舟車之至；同其實利，畏懷無鏃矢之遺。坐令種落之居，皆置朝廷之吏。用充國金城之略，過伏波銅柱之封。幅員既長，錯地形之如繡；財賦底慎，裒方物以來琛。同我太平，惠于中國。臣等幸逢休運，親睹膚公。守在四夷，已扼襟喉之勢；對揚萬壽，願陳《江漢》之詩。《浮溪集》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二七。

賀諸州祥瑞表

天地相合，充滿至和；舟車所通，徧爲祥瑞。會四海之圖牒，獻中天之冕旒。悉輸橐籥之藏，若有機緘之運。伏以福有象類，誠能感通。惟日新之德難名，則時萬之祥屢應。定樂章而爲年紀，何可殫名？旅王命而詔史官，殆無虛日。恭惟皇帝陛下功超治古，福浸黎元。蓋天其申命用休，故物皆不召自至。成非彫刻，駢衆巧以俱新；合若節符，越數州而並見。宜作《春秋》之一藝，載彰《洪範》之九疇。臣等親睹降康，敢忘歸美？上符瑞數千百所，既撿前聞；稱封禪七十二君，願求故實。《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

賀赤烏白鵲表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禀，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伏以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祖紹隆于火德，適天時應在于金穰。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嚶嚶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精；嶽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

將合采以成章，乃同時而薦祉。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雕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玉海》卷一九九，《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三八。

賀黄河經夏雨不泛溢表

天眷弗違，水行斯應，盡伏黄流之奔猛，來符聖德之休明。伏以河入中原，行一十五郡；水失故道。蓋千三百年。方渚涯莫辨馬牛之時，舉城郭皆爲魚鼈之食，豈有安行于積歲，略無泛溢之頹波，坐息堤繇，永無鄰壑。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九功皆出于天成，三策靡資于人力。氣涉桃華之候，民忘蟻潰之驚。南畝相望，多稼雲彌于四野；金堤不動，長橋虹峙于中流。宜鐫砥柱之銘，行睹珍圖之瑞。臣等幸陪近列，獲望榮光。端委以臨，既不忘于禹績；允猶而翕，將無愧于周詩。《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

賀解池生紅鹽及鹽寶自生表

治格天休，祥開地寶。神功自著，盡輸鹽澤之藏；瑞色相鮮，獨表炎精之應。惟時並見，從古罕聞。竊以周觀安邑之池，晉寶郇瑕之利。繄民仰食，與海分功。醲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每同積雪之珍。未聞春液之先堅，更與朝陽而爭煥。蓋天地作成之功速，靡顧常期；故坎離融結之氣交，合爲瑞彩。恭惟皇帝陛下，丕承三極，協用五行。眷惟廣鹵之源，實佐大農之用。方百神之受職，仍一德之昌期。宜爾坤靈，效茲川貢。成非人力，真潤下以作鹹；粲若霞敷，異熬波而出素。史有特書之美，人無淡食之嗟。臣等幸服邇僚，欣逢休應。既同梅實，助聖人神鼎之調；將致虎形，備重屋嘉籩之薦。《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

賀瀘南班師表

小醜亂常，敢憑陵于鼠穴；偏師薄伐，旋毀覆于梟巢。捷書流聞，戎漠震竦。竊以玁狁孔棘，十乘以之啓行；蠻荆來威，四方以之無侮。維二川之南鄙，有六詔之遺黎。雖種類寖微，莫能統一；而封疆交備，每輒寇攘。大張我師，釆入其阻。未悔觸藩之禍，尚懷拒轍之姦。武節載馳，靈旗斯指。

伐山通道，駭王旅之如飛；折馘執俘，信天聲之有赫。既掃除于妖孽，益恢扞于方隅。邊障肅清，里閭安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德勇智，玩心神明，端拱九重之中，折衝萬里之外。沈機罔測，獨斷不回。干戈省躬，居無忘于遠略；鈇鉞飾怒，動必克于仇方。矧絶塞之荒墟，宜指期而殄滅。臣叨備近職，預聞吉音。徒誦周雅《采芑》之詩，莫陪漢庭奉觴之慶。永言扑躍，實倍等夷。《浮溪集》卷三。

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

江西提舉司賀冬表

日官祇日于朝，告陽來復；天子承天之意，與物咸亨。爰修亞歲之儀，茂對履時之慶。恭惟皇帝陛下誠參化育，幽贊神明。朔復朔而謹治歷之端，形無形而體好生之德。推步舒長之景，數得周正；逍遥供奉之班，心存魏闕。《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

己酉年冬至遥拜道君皇帝表本

伏以日官推三統之元，兹爲終始；王者會八能之士，以卜豐凶。惟亞歲之佳辰，啓後天之遐福。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道隆治古，澤在生民。雖孔子之居九夷，寖忘其陋；而黄帝之從七聖，未免

于迷。既陽復于黄宫，宜慶回于丹宸。臣違顔兹久，結戀殊深。上漢殿萬年之觴，莫諧至願；御穆王千里之駿，惟祝遄歸。《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

庚戌年冬至表

伏以三微肇序，方迎舜日之長；萬類傾心，同望堯雲之遠。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功齊列聖，道冒群倫。温柔寬裕而足有容，夙諧民願；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允合天心。理極屯艱，時當亨復。臣久違温清，徒軫夙宵。聽嶰谷之新管，于占則吉；知襄城之法駕，不日而旋。《浮溪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

辛亥年正旦表〔一〕

伏以接千載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遥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顔，淹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扆之猶賒。鴻雁雖賓，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浮溪集》卷三。又見《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宋四六選》卷五，《江

右文鈔》卷二。

〔一〕此文《唐宋元名表》題作《辛亥年正旦遥拜道君皇帝表》。

紹興十五年元會賀表

接千歲之統，方啓昌期；盛九賓之儀，大朝獻歲。會簪纓于率土，瞻旒扆于中天。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群倫，澤流億世。天休滋至，知受命之惟新；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備。臣久塵法從，叨領真祠，聞盛典之復行，與群情而交慶。受四海之籍，遥企于垂衣；奉萬年之觴，莫陪于舞手。《浮溪集》卷三。

全宋文卷三三七四

汪　藻　二二

奉上宣和皇太后册寶賀表

準進奏院報，十二月十二日，奉上宣和皇太后册寶者。凝旒南面，奉册東朝。誠格兩儀，益見孝心之至；風行四海，咸知母道之尊。恭惟皇帝陛下聖貫群倫，行高百世。念龍飛之有日，瞻騶駕以無期。懷思屢廢于寢饗，祈請幾殫于書幣。未暨朔南之教，猶虚温清之儀。大横之兆庚庚，久當迎奉；城潁之詩洩洩，行即旋歸。輯大議于曲臺，加徽稱于長樂。臣叨臨支郡，阻簉近班。二妃夙媲于重華，雖同遠狩；十亂莫尊于文母，還佐中興。《浮溪集》卷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

册皇后表

帝圖内治，天錫柔儀。前占龜筮之祥，懋舉褘褕之禮。伏以坤承天而乃順，月受日以爲明。不表徽音，孰宣陰教？既輔成于全盛，宜登配于至尊。恭惟皇帝陛下誠以齊家，孝于尊禰。爰正軒星之象，用承長樂之顔。臣久冒明恩，欣逢盛典。雖外庭稱慶，莫陪百辟之趨；然輔郡承流，首被二《南》之化。《浮溪集》卷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册，升位春宫。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之資，禀神聖徇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洊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浮溪集》卷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六，《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古儷府》卷三，《文章辨體彙選》卷一八二，《古今圖書集成》宫闈典卷七四。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一

宿齋路寢，哀對方丘。至哉坤元，肇享精誠之報；達于天下，均蒙持載之安。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寧神，諏經制禮。刊循誦習傳之陋，講貴誠上質之儀。甫候一陰之生，踵修三歲之祀。爲下必因川澤，既合群靈；成功可告神明，遂膺多福。臣幸當稚弱，親睹休嘉，知窮壤之俱尊，與臣民而同慶。

《浮溪集》卷四。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二

出次明堂，肇禋方澤，稱典禮威容之盛，契神明精禋之交。燕及生靈，同深慶賴。恭惟皇帝陛下中天而立，法地之宜。眷言博厚之功，未極尊崇之報。稽古稱制，前期庀官。仍犧牲圭幣之宜，正時日壇場之謬。匪頒從約，儀衛去煩。整法駕以躬臨，出宸衷之義起。辟公相牡以陪後，髦士奉璋而在廷。孫竹發揚，媪神娭喜，並垂錫羨，允答休成。臣夙荷慈憐，欣逢熙盛，稱慶莫班于階堘，卜年願比于岡陵。《浮溪集》卷四。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三

講頌祇之美報，修尊祖之上儀，天蹕順旋，海隅胥悦。恭惟皇帝陛下德業淵妙，精誠静專。踵行三歲之祠，並答兩儀之貺。謁款郊畤，修明國章。地求習坎之方，物取上黄之象。合于經誼，黜汾脽就祭之文；揆厥本原，追神考欲行之志。臣幸當幼學，親睹容裎，聞熙事之告成，與外朝而同慶。

《浮溪集》卷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四

迎日之陰，奠琮而祭，發揚厚德，登就吉儀。正圜丘並祀之文，爲復古不刊之法。六飛還御，四海交欣。恭惟皇帝陛下出撫亨期，備膺諸福。獨化陶鈞之上，儲精蠖濩之中。神罔時恫，地不愛寶。乃尊母事之禮，祇見澤中之丘。從祀山川，共樂咸池之奏；告成天地，更觀梁甫之儀。臣幸託天枝，早蒙聖澤，慶方輿之隕祉，阻文石之稱觴。《浮溪集》卷四。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五

郊兆宗祈，歸功于厚載；國章時舉，精意以親祠。成能三極，修理百神。斂時民物之休，推本乾坤之造。候星躔之日永，嚴法駕以天行。昭對后祇，侑登皇祖，器尚陶匏之質，牲從繭栗之誠。宣函鍾靈鼓之和，備衮冕元圭之盛。因地事地，共觀熙事之成；匪今斯今，何止豐年之應？臣幸蒙聖澤，親睹明禋，進趨雖隔于外庭，鼓舞實同于庶物。《浮溪集》卷四。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六

禋柴升燎，先款于圓壇；郊血告幽，繼稱于陰祀。懋叶熙成之慶，均蒙錫羨之恩。恭惟皇帝陛下承七聖之休，撫百年之盛。文物聲明之悉備，神祇祖考以咸安。肅駕天行，嚴禋地載。鼓鐘具奏，符周樂之八成；壇壝更新，陋漢儒之五徙。豐年紹至，嘉物荐臻。臣早蒙加惠之深，未預成人之列，觀瞻有煒，榮抃實多。《浮溪集》卷四。

劉相公賀明堂禮成表

建重屋以崇成，因剛辰而肇祀，一人昭事，萬寓駿奔。竊惟三代之君，皆備九筵之饗。維時去古，寖更秦、漢之餘；設位從宜，莫正房、心之次。會逢熙旦，蒐講上儀，求遺蹤千載之前，得妙意六經之表。諸儒聚訟，嘗憂改作之難；一日成能，始愧習傳之陋。恭惟皇帝陛下坐兼衆妙，躬享丕平，凡赫然庶事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曲盡合宮之制，靡逾旬歲之期。將視朔以頒朝，先饗親而配帝。胎合《我將》之頌，無煩玉帶之圖。精祲潛通，觀瞻有煒。臣久陪近著，甫隔清光。莫與英髦，共秉文王之德；徒聞熙事，遥興太史之嗟。《浮溪集》卷四。

皇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一

輿衛天行，親講頒祇之禮；臣工宿戒，交修扈聖之儀。當解慍之清和，宜儲精之睟穆。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統，合三神之歡。膺多福以履至尊，舉祲威而明德意。肇修陰祭，哀對坤靈。千廬星列于壇場，萬騎雲屯于次舍。協氣旁達，祥光上浮。臣方習幼儀，莫陪顯相，嘉與函生之類，共憑持載之安。遥企威尊，惟深慶抃。《浮溪集》卷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

皇太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二

對越坤靈，佑登皇祖，即帷宮而展采，端冕服以薦誠。惟孝子必見其所爲齋，故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恭惟皇帝陛下緝熙純嘏，統攝群元。推本盛儀，比隆治古。乃嚴宗祝之奠，茂格媼神之休。陳百物之具修，儼千官之容衛。瑞氣承宇，靈光燭壇。臣方習幼儀，未親外傅，莫綴侍祠之列，惟深戀聖之誠。《浮溪集》卷四。

皇太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三

順移天仗，祇就國陰，遵路寢之經塗，宿齋宮之大次。恭惟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執古御今，刺六經而制禮；尊天親地，窮萬物以報功。謂郊丘合祭之文，繄宗祝習傳之陋，乃叶長嬴之候，特修禋瘞之儀。兩圭有邸以陳前，五嶽視公而牲之夕；清光在望，心馳省膳之朝。《浮溪集》卷四。臣禮當踐豆，年未勝衣。庶物具宜，官備展陪後。

皇太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四

警清蹕以戒行，奠黃琮而昭見。已臨大次，將舉祼容。當時燠之靡煩，煥靈光而旁燭。恭惟皇帝陛下宅尊四海，成位兩儀。會有極以居中，秩無文而咸祀。順迎長夏，祇款方壇。嶽祇瀆鬼以悉臨，風馬雲車而來下。臣年當幼學，班隔外廷。稽古禮文，遥想奉璋之盛；違顔咫尺，徒深向日之誠。

《浮溪集》卷四。

皇太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五

函種八變，將修大祭之儀；陛戟百重，密警周廬之衛。舉典容而創見，殫誠物以駿奔。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升，禮由義起。謂一郊二祭之合，非三代六經之傳，弗諱屬車之勞，躬臨方澤之祀。壇垓在望，籩豆告陳，蠖濩深思，豐融來應。臣屬當齠齔，莫侍冕旒，徒瞻睟穆之光，無補肅雍之相。

《浮溪集》卷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

肇稱幣玉，修泰折之明禋；夙届郊宮，拱鉤陳之衆衛。一人齋祓，萬宇駿奔。恭惟皇帝陛下出乘昌期，奄有諸夏。極天所覆，皆予相祀之臣；環海之間，備厥豐盛之物。却懋功而不有，推美報于無窮。歌《昊天成命》之詩，明萬物資生之德。惟至誠能參化育，允答坤元；凡有氣莫不尊親，載嚴母事。臣尚嬰觸藩，莫執豆籩，方暫闊于清閒，期早膺于錫羨。《浮溪集》卷四。

昭慈獻烈皇后殯宮朝拜表

臣某言：伏以比陳厥衛，奄畢窆封，顧孝養之永違，罄哀悰而何及？謹差某官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謹以摧以感、頓首頓首，謹言。《浮溪集》卷四。

昭慈獻烈皇后祔廟畢殯宮日望等表

八月旦

伏以宮壺興哀，屢改階萱之旦；寢園在望，俄驚陵柏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遊雖邈，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遊大練之衣。適遇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

伏以宮衣揜御，已虛夏清之儀；農扈報功，忽屆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儷天德大，救物功深。既鍊石以告成，遽乘雲而不返。追攀無及，感愴奈何？

中秋

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母慈之戀；蓂收告節，月圓秋氣之中。觀玉琯之屢移，望柏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皇后體姜任之德，希黃老之踪，倏赴帝鄉之期，永違天下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悰。

九月旦

伏以軒星既掩，騶駕莫還，方興長夜之哀，忽届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宮。問寢承顏，一朝違長樂之養；衿姑合食，千載奉泰陵之遊。搖落有懷，追攀無所。

重陽

伏以穜稑告成，嘗帥九嬪之獻；菊萸在薦，莫伸萬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厚德侃天，徽音垂世。自哀纏于厚夜，忽時及于凋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

九月望

伏以椒掖戒寒，柏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俟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纂承于丕緒，蒙保佑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孺慕？

十月朔

伏以釁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閟宮之在望，瞻大練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夢月鍾靈，補天儷德。奄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睹茲流光，何勝永慕？

下元節

伏以驗灰緹室，將觀一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之畢。緬思慈範，永隔仙遊。恭惟昭慈獻烈皇后所憂在賢，以儉爲寶。方俟含飴之慶，遽興復土之哀。爰即佳辰，載陳誠薦。《浮溪集》卷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二。

十月朔奏告太祖皇帝表

伏以時丁良月，嘉萬寶之既成；節逼凋年，悵三微之將復。恭惟太祖皇帝陛下功彌宇宙，澤浹華夷。光垂鴻業之餘，燕及眇躬之嗣。因節寒之始届，致時奠以遐思。《浮溪集》卷四。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二。

徽宗皇帝梓宮還闕慰表

輿衛遐征，千年厭世；衣冠永閟，萬里還京。痛纏宸極之尊，哀被海隅之遠。恭惟皇帝陛下躬承龜鼎，慕見羹墻。龍髯既絶于中天，蜃路嘗淹于異域。雖迎瞻引紼，動一人罔極之思；然歸祔廟祧，

實千古非常之事。願寬聖抱，俯慰群心。《浮溪集》卷四。

顯肅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慈極終天，靈輴返國，凡居持載，孰不哀摧？恭惟皇帝陛下功懋承祧，孝深陟屺。念昔從周狩，莫陪八駿之歸；幸今祔漢陵，當樂千人之聚。孺慕雖鍾于此日，母儀如見于平生。願抑聖情，少安群下。《浮溪集》卷四。

懿節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騶駕當還，龍輴乃至。變俄生于坤載，哀尤切于宸衷。恭惟皇帝陛下運啓中興，教先內治。汲汲方求于故劍，迢迢已隔于靈津。瞻六引之來歸，撫九嬪而增慟。然數存修短，而禮極哀榮，願裁臨感之悲，永副蒼生之望。《浮溪集》卷四。

謝進書賜銀合茶藥表

臣藻言：伏蒙聖恩，以臣再投進編次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一百册，賜臣茶藥并銀合各一具，遣成忠郎、樞密院準備差使胡澤，就臣所居給賜者。膚使臨存，貸其猥釀；寶奩頒賚，實以珍芳。非幽屏之宜蒙，辱陰私而反懼。伏念臣昨者奉承明詔，蒐補闕文。遭漢家百六之災，漫無載籍；取《武成》二三之策，烏足成書？方虞抵牾之誅，忽拜便蕃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軫羹墻之念，矜鉛槧之勞。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頹齡。眷尚不忘，報將安所？惟悉褒于凡目，庶少補于毫分。方多事之搶攘，未嘗汗馬；豈餘年之晚晚，敢復捐書？《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〇。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藻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于采獲；君恩馭幸，乃歲冒于遷除。矧方抱于遺弓，忍獨榮于載筆？上還不獲，退省爲憂。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洽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祇

緣誤國之相繼，循致陟方而不還。既海隅皆服于堯喪，宜柱下一新于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于杞莫稽；幸商頌之復全，以《那》爲首。特懋存書之賞，猥霑承學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殫綿力，裒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人。《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〇，《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新安文獻志》卷四〇。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

臣藻言：準告一道，伏蒙聖恩，以臣編次徽宗皇帝詔旨進書了當，特授臣顯謨閣學士，尋具辭免，蒙降詔不允者。蒐求載籍，僅輸掌故之勞；越進通班，益玷承明之選。蒙隆私之洊及，懼小器之難勝。伏念臣少則嗜書，老而憂國。念廣記備言之所載，雖諸侯小國以猶傳。豈承萬世之丕基，迺缺一朝之信史。因露章而有請，蒙給劄以兼收。周旋雖閱于七期，綴輯敢忘于一日？多識漢事，徒竊慕于蔡邕；續成晉書，誰見推于陳壽？豈意奏篇之瀆，遽叨增秩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繼體守文，奉先思孝。既皇皇追慕，望鼎湖弓劍之還；宜汲汲纂修，求石室圖書之備。明詔周詢于海內，遺編悉上于史官。方博見聞，一新凡例。而臣夙蒙眷委，適就編摩，固難追補于螭頭，幸已獲臻于麟趾。爰冒塵于乙夜，俄超擢于西清。仍許乃僚，亦同茲賞。臣敢不誓殫樸學，仰稱明恩？問周穆王之詩，庶

無慙于子革；上段太尉之事，當更采于宗元。《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南宋文範》卷二七。

全宋文卷三三七五

汪　藻　一三

謝笏帶表

楓宸黼扆，誤參國論之餘；象齒南金，猥辱身章之錫。拜手方承于帝命，折腰已煥于朝班。伏念臣奮迹諸生，無心膴仕。策名下吏，但知斂版之恭；服采周行，常佩書紳之戒。幸會真人之出，亟叨近弼之除。進侍軒墀，每慚骨相，忽被匪頒之渥，始驚藩飾之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三微，禮先四近。謂百度殫殘之殆盡，當復于初；憐孤臣衰朽之無堪，特華其老。肆垂異數，加賁終身。臣敢不尊如五瑞之儀，寶若萬釘之玩？書而對命，不忘議論之忠；束以立朝，益懋筋骸之力。《浮溪集》卷五。

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九。

謝加食邑表

慶發九重，恩加四海。辱在廷紳之列，猥蒙井賦之封，下拜增輝，中藏知感。臣某恭惟皇帝陛下輯寧夷夏，光復乾坤，爰因渙號之頒，例有真租之錫。論效何殊于澼絖，冒榮乃甚于繁纓。臣敢不奉以周旋，退而黽勉？念家無甔石，既叨食采之田；雖年在桑榆，會有捐軀之日。《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藻言：準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户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積冒恩私，寖踰分願，昨投閒于異縣，蒙起廢于偏城。久客還家，方憩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維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和萬類，藩飾群工。屬宣室之受釐，罄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胙鄉州。宋人洴澼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黄而誇里，榮乃過之。寵既逮于子孫，忠敢移于生死？《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二，《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新安文獻志》卷四〇，《文章

辨體彙選》卷一三八，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一，《宋四六選》卷八。

謝除中書舍人表

朝廷有命，莫嚴內史之贊書；溝瀆何知，遽補甘泉之法從。既冒久虛之選，仍叨不試之除。伏念臣居世寡諧。資身無策。一官平進，安知巧宦之機？半世倦遊，長在窮愁之境。昨幸蒙于起廢，恩復許于參華。適值時艱，俄遭敵變，身將淪于異域，望已絶于中天。豈意生還，復膺器使？備史職中興之始，攝詞臣多士之餘。所憂蕪累之陳，不堪代匱；乃誤便蕃之及，遂使爲真。過分所期，循名而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兼收群策，光復丕圖。謂聰明睿智之有臨，須號令文章之可述。故于掌制，必以能言。而臣學昧淵源，文惟雕篆，況齒髮早衰于多病，而精神新耗于百憂。大懼曠瘝，上孤甄擢，雖不能草詔，使武夫悍卒之涕流；然常願輸忠，俾君子小人之情得。倘酬鴻造，何有餘生？《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六，《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七。

謝除兵部侍郎表

東省瘝官，方祈病免；中臺分職，乃誤優遷。資逢世以非宜，寵逾涯而益懼。伏念臣江湖遐裔，

章句小儒。材不過庸，僅及下中之品；學雖忘老，安知左右之原？偶隨多士之遊，幸備公朝之選。徧誇清貫，遂綴邇聯。旋遭值于干戈，獲奉承于羈靮。才因事見，初無橫草之功；災與衰期，乃有負薪之疾。屢投誠于魏闕，將歸卧于漳濱，猥蒙内史之書，俾貳文昌之秩。戎昭所繫，儒紱奚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憂勤無逸。光復祖宗之舊，既已配天；兼收文武之長，未嘗愒日。惟臣瑣質，負國明恩，竭股肱之力而徒有此心，譬腹背之毛而何裨于用？耗糜廩食，羞愧神明。不辭勉效于秋毫，顧恐溘先于朝露。周六典治凡之職，雖幸叨居；漢九卿賜告之恩，終期得請。《浮溪集》卷五。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四，《宋四六選》卷六。

謝除兼侍講表

視草禁嚴，談經閒燕，兼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嘗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爲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于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于斲輪。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遴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顧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婢之專。《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

謝除翰林學士表

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朝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爲懼。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内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誤掣鈴之召。當得瑰傑，來承燕閒。如臣者，猥以諸生，起于遐裔，首尾策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年。會真人光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膺間拔，徧歷高華。既時巡清蹕之屢移，方驛召群英之未至，執羈在道，視草無人，姑從東省之聯，兼候北門之對。嘗因多病，不勝狗馬之心；願賜寬恩，任逐桑榆之晚。孰云代匱，遂使爲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于學，每求稽古之臣；罪己以言，欲致銷兵之福。治雖得要，人豈當材？敢不仰佩眷知，力思補報？絲綸行遠，顧奚俟于丹青；海嶽居微，或有資于塵露。《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七，《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四，《淵鑑類函》卷七二。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表

論思無補，席寵過優。蒙内史之贊書，預西清之更直。載循僥冒，釆積兢危。竊惟祖宗謨訓之藏，上憲奎壁圖書之象，敞禁楹而並峙，命儒學以遞居。矧接鴛鴻之游，尤高龍馬之選。法從假之而出守，書生借此以爲榮。夫豈孱庸，所能堪副？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寅畏事天。見賢而拔其尤，每兼收于群策；撥亂而反之正，將光復于丕圖。而臣久服周行，最爲冗從。入備内朝之供奉，出分輔郡之顧憂，雖遠清光，實繫全度。重高明之地，悵已負于明恩；踐文石之班，敢遽忘于雅意？

《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

謝撫州到任表

吏最無聞，宜從黜典：戍期未畢，轉畀名藩。蒙拔擢之過優，懼顛隮之益速。嚴程及境，涓月班春。伏念臣蚤竊儒科，晚陪法從，久汙禁林之直，寖膺州紱之除。去國三年，長望蓬萊之氣；移官千里，遥瞻牛斗之墟。矧江介之奥區，實里門之鄰壤，熟知風俗，當省教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屬丕承，志期光復。釆薇遣戍，何昆夷、玁狁之足憂？細柳勞軍，知李牧、廉頗之可用。凡在照臨之域，

舉懷馳騖之忱。而臣投老無堪，冒恩最甚。雖一收朝蹟，躬巡于侯甸，宜群臣皆備于戎行。乃從簡書，莫扞牧圉。歎之聲，是爲報國。《浮溪集》卷五。

謝徽州到任表

五年蓬藋之居，僅終載筆；百世枌榆之壤，猥使分符。既彈貢禹之冠，仍衣買臣之繡。即趨官守，恭布詔條。伏念臣早出寒鄉，晚跨近列。釋鋤耰而作吏，幾四十年；望旒扆以拜州，纔二百里。惟今日股肱之郡，乃平生父母之邦，行道咨嗟，舉家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知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而臣久迫衰殘，頗懷靜退。雖邇封之易治，惟綿力之難勝。屬縣前驅，初比緣于草檄；行朝在望，復何竢于移關？誓捐不肖之軀，仰報非常之賜〔一〕。《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九，《輿地紀勝》卷二〇，《新安志》卷一〇。

〔一〕報：原作「服」，據《播芳大全》改。

謝泉州到任表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淅敢同于他國？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于中州。責重捫心，恩深隕涕。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疏，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于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于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況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百粵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九，《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新安文獻志》卷四〇，《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三八。

謝除江東提刑表

蠻方久次，忽蒙恩詔之頒；使節內遷，仍獲鄉邦之便。蓋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過之？人知從欲以爲榮，臣獨感恩而至泣。伏念臣早緣孤直，叨備使令。雖才疏屢至于顛隮，然事白即蒙于超擢。頃駕一朝之傳，深行五嶺之區。眷言風土之異宜，常恐庭闈之動念。既云盡瘁，敢復圖安？嘗中

被于褒升，亦寢忘于留滯。豈期私計之上達，不待終更而北還？千里繡衣，初入中原之郡縣；雙親白髮，重瞻故國之江山。遂令忠孝之兩全，何止平反之一笑？仰視必恭之梓，旁連聽訟之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衆建人材，恢張治具。薄海内外而並照，其智如神；因時輕重而制宜，以刑爲體。欲廣哀矜之意，必求忠信之人。謂臣素習于民情，知臣粗安于名節，特捐茲寵，俾效厥官。臣敢不奔走十城，奉行三尺？勤于夙夜，盡人臣欲報之忠；同我州閭，樂陛下好生之德。《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三，《宋四六選》卷七，《江右文鈔》卷二。

謝鎮江府到任表

起廢江湖，甫三周于歲籥；疏榮觀闕，凡四易于州麾。嗟治蹟之無聞，辱除書之屢至。人微責重，天大恩深。伏念臣積冒寵榮，寖成衰朽，咸謂陳人之安用，獨蒙聖主之不忘。念嘗陪扈于初年，未忍棄捐于中道。適當盛際，偏歷名藩，深行百粵之區，遠薄三吴之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求治，虚己受言，擇循良共理之人，先惸惸無華之吏。故如臣等，亦在選中。臣敢不恭布詔條，具宣德意？坐攬淮山之形勝，深究古今；心如江水之朝宗，靡忘夙夜。《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四。

謝宣州到任表

宣爲輔郡，古號名藩。邈然千里之封，蒙此一麾之賜。聖恩加厚，臣意知榮。伏念臣昨自禁嚴，叨分憂顧，違天威而寖遠，驚星紀之忽周。雖中解于印章，亦屢更于符竹。比祇明詔，往守遐陬，顧期年何補于秋毫？恐一旦溘先于朝露。力陳誠懇，仰瀆聽聞。班超求入于邊關，本緣衰病；韓愈召還于海道，喜見華風。況承流密邇于行朝，而上冢經過于舊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得天人之助，成宗社之安，混殊俗以爲家，視群臣而若子。念年迫桑榆之吏，乃日陪羈絏之臣。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貞元之朝士，今已無多。特予便安，稍令親近。臣敢不布宣寬大，招復流逋？課農桑阡陌之間，庶爲樂土；誇觴詠溪山之上，肯效前人。《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九。

謝乞宮祠降詔不允表

上需頭之奏，具述土思；奉方底之函，未容家食。拜恩深厚，省己衰殘。伏念臣一去闕廷，四叨民社。雖竭從補外，屢膺符竹之頒；然靡稱在前，宜被璽書之責。既力求于置散，乃猶許于饗榮。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命宅中，隆寬盡下，不替惟良之選，猥私亡益之臣。一心而同三千，幸逢興運；百里而半九十，敢愛餘生？《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六。

謝罷中書舍人除集英殿修撰宮祠表

臣藻言：準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以臣攷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並不舉覺回避，特罷臣中書舍人，準告授前件差遣者。臣子事君，當謹嫌疑之戒；聖人容物，止從黜免之科。既聯秘殿之班，仍賦殊庭之祿。惟天假寵，何地酬恩？伏念臣樸樕常材，蹉跎半世，遇陛下作興之始，在群臣推擇之中。念平生值主之難，常思奇節；恥私智容身之陋，復踵前規。故因詞命之行，務極論思之報。庶絲毫之小益，非蟲篆之空文。而臣意廣于才，寵逾其分，乃昧嚴恭之禮，自投鹵莽之誅。如孟郊之應答參差，唐人或有；若何武之薦揚盤辟，漢法豈容？置散已優，饕榮何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觀過知仁。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程文尚許于兼收，攷吏奚妨于末減？讞爲失職，斥使去朝。臣敢不追訟悔尤，過爲兢慎？畫馬者并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銜生賜。《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

謝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撫凋瘵之民，常憂意外；汰疲駑之吏，首在遺中。雖卒抵于譴訶，然實安于分願。感恩至骨，横涕交頤。伏念臣去國五年，分符兩郡。稟生無用，嗟槔櫟之漫存；視蔭幾何，況桑榆之已晚。自徙江湖之外，不勝狗馬之心。瞻帝所以寢遥，知人言之必至。力陳衰憊，幸得罷歸。方負負以何言，果斷斷而不可。尚叨冗從，有愧空餐。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祇遹祖宗，輯寧夷夏。攬英豪之策，豈止虚己而問公卿；重師帥之官，未嘗單辭而專守長。而臣自傷晚節，孤奉明恩。昔嘗叨直于九重，今乃不堪于一障。亟還印綬，甘老鋤耰。登俊良而治具畢張，生非不遇；坐輭弱而終身廢棄，報自無期。《浮溪集》卷五。

謝再任宫觀表

參華法從，均秩仙祠，本清朝優老之恩，豈愚者養疴之地？猥蒙申命，彌愧素餐。伏念臣阻遠清光，侵尋衰朽。中華未復，當先多士以著鞭；衆傑並馳，乃效庸夫而高枕。負國涵養，爲時指名。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篤孝于親，擇賢而輔。念搢紳之長物，爲羈靮之舊臣。忍令中道之棄捐，姑使全家之

飽煖。臣敢不偷安聖日，待盡餘年？挂神武之冠，敢言長往；刻浯溪之石，願頌中興。《浮溪集》卷五。

謝罷知鎮江府除宮觀表

願投散地，屢奏囊封，懼速煩言，卒蒙薄責。荷聖恩之深厚，矜微物之衰殘，特與便安，何勝感涕！伏念臣早緣薄技，誤簡淵衷，當乘輿巡幸之時，歷行闕高華之選。一麾而臨千里，違顏坐見于周星；半歲而閱三州，奔命幾馳于百舍。食息未容于黔突，姓名已挂于丹書。既屈刑誅，仍捐稍廩，俾脱劇煩之地，永全孤陋之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視群臣，天臨萬物。浩浩陶鎔之大，拳拳簪履之餘。而臣生也有涯，身其餘幾？俟河清而已見，幸同父老之歌；去日近以雖榮，無復軒墀之望。《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

謝謫永州居住表

孱愚冒寵，久仰日月之光；盈滿挺災，自處雷霆之下。蒙聖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伏念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于疲癃，乃復寖成于老諐。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跧伏。非恃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天，聰

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勝之時；刑賞何心，眉，雖有措身之地；孤正丘首，未知歸骨之期。《芳大全文粹》卷三三，《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

謝永州再任宫祠表　一

六年循省，敢逃司敗之誅？一札哀矜，復予奉祠之禄。孤大恩而莫報，雪衰涕以何言？伏念臣承學無聞，饕榮最久。徒幸冒陞于班序，不思祇畏于簡書，自取顛隮，合從竄殛。蒙虧除于大戾，止投畀于遐方。未綿歷于歲時，已續頒于稍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庶政，加惠微臣，雖云原貸之已多，亦復棄捐而未忍。今于徙所，拜此恩光。捧詔天涯，如獲望威顔于咫尺；銘詩座右，以明復玷缺之艱難。誓策疲癃，終期糜殞。《浮溪集》卷五。

謝永州再任宫祠表　二

間關百舍，敢懷故國之心；循省六年，復竊真祠之禄。聖恩加厚，衰涕交零。伏念臣推數奇窮，負愆深重，捫心無可言者，擢髮皆自取之。惟棄置以是宜，何矜憐之敢望？冒陳微懇，遽奉俞音。如

絲如綸，聳九夷之觀聽；繼粟繼肉，寬百指之饑寒。仰戴生成之私，未知糜殞之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惻怛，大造鴻濛，謂嘗陪文石之班，且久在細旃之上，憐此愚戇，老于顛隮，姑安處于遐荒，使長霑于温飽。靡當盛夏而槁，雖隔南訛；葵見太陽而傾，敢忘東向？《浮溪集》卷五。

謝永州再任宫祠表 三

自求口實，輒貢于危衷；下遂物宜，亟頒于俞旨。既切竿摩之懼，又增尸素之慚。伏念臣頃從遠方，入冠法從，久無裨于毫髮，居殆類于贅肬。福過生菑，志壹動氣。甫一麾而出守，凛百病之交攻。力丐奉祠，庶幾救死。荼然疲役，雖幸得以息肩；僛若囚拘，其何施而報國？徒苟延于餘息，益有負于初心。豈謂隆寬，復容因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普詡，大智有臨。設官分職之甚嚴，控名責實之惟謹。然而疾必使之有養，禄或加于無功。如臣所蒙，其比尤少。蓋平日皆繇于忝冒，而晚途洊賜以優閒。臣獲此便安，敢云暇佚。雖筋骸之非昔，尊足者存；顧年歲之幾何，修身以俟。《浮溪集》卷五。

謝擅減均糴米數放罪表

臣藻言：準尚書省劄子，「湖州奏：『昨承尚書省拋糴米三萬石，及屬縣經承發運司糴米三萬五千石。本州官吏輒上體國計，下酌民情，將兩項米一面分下諸縣，各糴二萬石。所有不候朝旨回降，先次減免罪犯，伏乞重賜黜責。』奉聖旨依奏，仍犯罪」者〔一〕。守藩無狀，妄干專輒之誅；當宁原情，遂虧已除之詔。恩雖衆共，幸獨臣多。竊惟師旅之屯，莫重餱糧之積。矧當巡幸，尤急轉輸。乃緣凋郡之餘，擅減太倉之入，坐期譴黜，反獲矜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求治焦勞，愛民惻怛。謂區區郡邑，敢懷閉糴之心；而碌碌書生，寧識泛輸之罪？露奏方塵于乙夜，免符已降于中天。臣敢不推廣上恩，訪求民瘼。催科靡及，既容拙于陽城；矯制自歸，復寬愚于汲黯。誓與此邦之生聚，共圖他日之糜捐。《浮溪集》卷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八。

〔一〕犯罪：疑當作「放罪」，標題可證。

全宋文卷三三七六

汪　藻　一四

宰臣星變待罪表　代　一

天事常象，俄謫見于星文；帝德罔愆，蓋咎繇于臣等。亟上需章之請，願從質斧之誅。未賜矜從，若爲退聽。伏念臣等猥緣誤寵，叨汙近司。才不適時，初無一日之效；罪乃累國，致干三光之明。既貽當宁之憂，寧有在庭之理？敢圖睿聖，意在寅恭。任天下之責，而欲以身先；修胸中之誠，而不爲文具。謂象無虛應，捷如形影之相隨；儻變未能銷，移寘股肱而奚益？肆加訓勉，采積兢危。伏望皇帝陛下垂察父之仁，體昊穹之意，選于俊傑，付以經綸，無嫌大正于刑書，勿使更妨于賢路。既王省惟歲，朝廷皆有用之才；則德隆晷星，社稷享無疆之福。《浮溪集》卷六。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宋四六選》卷一〇。

宰臣星變待罪表　代　二

天文見異，既驗實于保章；政路非人，宜自拘于司敗。荐布囊封之懇，未行策免之誅。尸禄爲羞，寘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乏，叨豫政機。雖有戇愚，慕蕭生之憂國；略無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宸衷之儆戒。靖言塞變，敢復逃刑？爰席藁以自陳，終叩閽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變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采輿論之公，原大異之來臻，皆具臣之所致。博求賢佐，修五事以承天；毋徇虚文，使百官之降物。《浮溪集》卷六。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

代唐恪相公辭免觀文殿大學士表

扶顛弗效，宜寘嚴科；圖舊未忘，更頒顯秩。既負愆之萬坐，敢忍死而一言？伏念臣本以孤生，起于遐裔，邂逅寖叨于器使，推排遂至于冢司。既不能折衝綏遠而使敵寢謀，復不能排難解紛而爲王敵愾，乃使四郊之多壘，豈惟千里之畏人？上孤君父之恩，俯愧廟堂之地。訂其罪惡，肆市朝夫復何疑；繩以憲章，禦魑魅猶爲未減。尚茲竊寵，何以爲顔？伏望皇帝陛下弱圖彊，以威克愛，原禦敵

因循之至此，繇在廷經濟之缺然。欲使法行，當從臣始〔一〕。盡鐫爵秩，快一時義士之心；投畀要荒，爲萬古愚臣之戒。《浮溪集》卷六。

〔一〕當：原作「常」，據庫本改。

代何樂辭免左僕射表 一

愚誠上達，願加攷慎之宜；明詔中頒，未改延登之意。顧超踰之可懼，敢冒瀆以終辭？伏念臣初乏技能，誤蒙知奬，未閱十旬之久，遍膺三省之符于天意，自投閒復秉于政機。方龜玉毁于櫝中，莫當饋嘆無蕭曹。誓竭駑材，志平仇敵。偶獻可上念學者平時，嘗恥君不及堯舜；洎國家多事，乃知攘却；至梯衝舞吾樓上，始議掃除。尚賴隆寬，未加顯戮。所願顔行之前死，夫何魁柄之敢知？伏望皇帝陛下照以無私，諒其非據，收渙然之大號，安蕞爾之孤踪，別選英豪，共圖康濟。姑令選懦，克清大憝以爲期；儻息搶攘，雖處周行而奚恨？《浮溪集》卷六。

代何枭辭免左僕射表　二

聖主之明，未垂照察；匹夫之守，終冀哀憐。情既迫于兢危，義固難于泯默。伏念臣材雖無取，心實願忠。自偕衆俊以還朝，即值裔夷之謀夏。方廟算有東隅之失，舉朝臣無左足之先。竊憤拘攣，妄思策勵。既安危之在此，誓生死而以之。雖然任大之難勝，豈敢顧私而祈免？然人主所圖之一相，在朝廷實總于萬幾。如遴選以得賢，國無陋矣；或叨居而累上，人謂斯何？伏望皇帝陛下俯諒曲衷，無嫌遷令，博選非常之俊，追還已誤之恩。方盛德之中興，固宜有佐；矧虛懷之下逮，何患無材？重此投誠，祈于得請。《浮溪集》卷六。

代汪伯彦樞密辭免表

聖神有作，方收海内之人豪；綿薄何爲，遽本朝廷之兵柄。顧超踰之已甚，雖庸懵以知辭。竊惟樞管之司，實次鈞衡之任。惟時初載，交信順于天人；宜帝遠圖，注安危于將相。儻以小人而大受，孰爲元老之壯猷？如臣者生本寒鄉，出陪多士。早從外補，甘心簿領之勞；寖齒周行，敢意功名之會？昨屬裔夷之謀夏，猥承明詔以臨州。内拊三軍，雖無奇策；外乘一障，僅守故封。會帥幕之肇

開，總兵符而入侍。扞防牧圉，跋履山川。逮九五御圖之初，預三千同德之列。負羈紲而巡天下，自知罪戾之多；聽鼓鼙而思將臣，敢幸搜揚之及？既委腹心之寄，仍加體貌之優。非不願榮，懼終速謗。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危衷，收渙汗之誤恩，責捐軀之後效。義非所處，雖匹夫不可以利回；情有可矜，在明主固容于理奪。《浮溪集》卷六。又見《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宋四六選》卷一〇，《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七。

代汪樞密辭免覃恩轉官表

便蕃之寵，弗許固辭；震懼之懷，終難安處。敢再輸于危懇，庶有槩于淵衷。伏念臣猥自周行，獲陪興運，未閱半期之久，已躋二府之崇。雖鴻恩務極于生成，而小器自憂于盈滿。矧國步艱難之後，茲人臣隕越之時，詎可包羞，惟知冒進？故屢上縷陳之牘，願必還汎進之階。子雖幸于父知，天未從于人欲。伏望皇帝陛下特垂簡炤，無徇彝章。念微臣事主者，既本至誠；則聖主待人者，何憂不貴？肆頒明詔，追寢誤恩，免疏遠之孤蹤，速僭差之大戾。使鵷鷺共由之路，循次而升；則桑榆未盡之年，皆上所賜。《浮溪集》卷六。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四。

宰臣謝星變放罪表　代

高穹見異，明輔相之非才；聖主隆寬，爲蠢愚而屈法。假以堯言之寵，蠲其漢法之誅。有靦在顏，報恩何所？伏念臣受材無取，席寵過優。初欲盡愚，任宗社安危之寄；終難語上，昧天人精祲之交。積政化之愆尤，致星文之變動。既元聖克祗于天戒，豈微臣敢逭于邦刑？雖帝念更生，不使身罹于災異；然人譏周勃，罔知職在于陰陽。罪既有歸，幸安可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上帝，加惠黎元。方側躬修行之時，責惟己獨；及銷變弭災之後，福與人同。故雖曠敗之餘，亦在虧除之數。臣敢不仰懲咎證，俯戒空餐？君已知言，熒惑坐移于三舍；臣當守職，泰階願獻于六符。《浮溪集》卷六。

又見《宋四六選》卷九，《江右文鈔》卷二。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

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一奉綸音之渥，皆如砥道之平。仰服恩憐，惟知感涕。臣伏以一人端拱，百辟駿奔，茲古今不易之規，亦貴賤相安之分。故雖遲暮，猶合據鞍；儻在艱危，何妨叱馭？豈有遵途之近，乃虞委轡之傷，懷塞翁折臂之憂，賜漢相小車之佚。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內恕及人。謂堂陛勢嚴，雖俯仰有級廉之限；然腹心情厚，當戚休如手足之情。方披棘以立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款段，或至顛隮，乃曲軫于睿慈，俾獲安于徐步。愛念及此，雖父兄何以加諸？圖報謂何，誓犬馬死而後已。

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六，《黃氏日鈔》卷六六。

代王樞密謝知建康府表

辭榮金馬，尚繼粟于祠庭；假寵玉鱗，驟承流于帥閫。龍光有耀，鯫腐奚勝？伏念臣拱把微材，任微猶可；樞機要地，據要豈宜？輸勞報國之謂何，移病乞身而遽去。蚤暮道家之香火，采戒易盈；夢寐故里之江山，敢懷共理？祇荷冕旒之眷，俾榮錦繡之歸。俯僂拜恩，扶携就道。猿驚鶴怨，昔愧草堂之譏；虎踞龍蟠，坐竊臺城之寄。乍閱我理我疆之耘耨，俾榮紳以爲盛事。昔王氏著稱于江左，榮未如斯；如韓琦被遇于昭陵，勳乃稱此。夫何異數，猥繼前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大法天，英明冠古。察臣誠深愛主，視猶閨門父子之間；憐臣老益懷鄉，加諸閭里士夫之上。桑榆炫日，松檟回春。臣敢不宣布中和，激昂孱懦，銷歎愁于四境，嚴徼衛于九閽。襟帶一江，益念上流之重；貔貅萬旅，願寬北顧之憂。《浮溪集》卷六。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四。

代陸藻侍郎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鋒車趣召，記甘泉法從之餘；芝檢疏榮，陞延閣清班之首。恩光曲被，感涕交流。伏念臣頃以疾辭，安于外補。剖符方面，兩膺南國之除；持橐禁嚴，四玷西清之選。自守枌榆之壤，屢驚蒲柳之秋。身留閩徼之山川，夢寄長安之鐘鼓。所憂餘日，莫陪鳴玉之班；何意中天，忽降賜環之命？奔馳上道，輾轉逾時。曾未對于清閒，已叨蒙于褒叙，賜之華秩，寵以神毫。豈伊踖踧之微蹤，堪此便蕃之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群臣。靡由人譽，召季布于河東；因受帝釐，見賈生于宣室。特假河圖之峻，用爲州紱之榮。豈惟示眷于始終，蓋欲均勞于中外。臣敢不益堅晚節，無愧初心。雖宿疢未除，難矣筋骸之勉彊；然大恩必報，誓于肝腦之糜捐。《浮溪集》卷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中，《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二。

代嘉王謝及第表

襲慶璇源，幸備維城之列；階榮桂籍，俄先入彀之英。廣陛臚傳，諸儒圜視，共欣千載之嘉會，親值一人之至公。臣嘗謂朝廷設科目以致英豪，學者用文章而守富貴，故自古布韋之士，有終身鉛槧

之間。既登鴈塔之標題，至比龍門之變化。豈有恩隆于帝胄，更令名玷于賢書，班聯玉笋之華，光動金枝之秀。由聖德曲成于小大，視人材無間于親疏。慮汨没于膏粱，特甄陶于翰墨。肆垂淵問，猥及孱蹤。仰漸聖化之深，雖能僅綴；俯揆天資之陋，終愧無奇。甫上奏篇，遽陳殊等，鵬擊天潢之浪，鶯遷帝苑之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長育祥材，并包衆甫。謂秦之士賤，由先王教養之衰；方周以宗彊，宜近屬獎成之急。儻不俯同于寒畯，孰爲自致于亨衢？昔慚假寵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緊君父義方之素，致邦家儒術之尊。某敢不敦尚詩書，勉思忠孝？既與在廷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傅之百男，悉從隗始。《浮溪集》卷六。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二，《八代四六全書》卷六，《古儷府》卷四。

代嘉王等謝車駕臨幸賜第表

宗藩肇啓，既叨輪奐之榮；詔蹕親臨，遽望顒卬之表。荷恩曲被，慚己非宜。臣幸襲璿源，躬承寶訓，蚤賜真王之爵，寖傳外傅之經。行能未立，而膺冠阼之儀；術業非優，而首在庭之選。比講異宮之制，遂蒙賜邸之恩。方懷察父之親親，實之華構；敢意聖君之下下，賁以清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福與人同，恩繇家始，迺眷宗枝之肺腑，適當夏屋之權輿。欲兼示于榮懷，宜特加于顧復。上棟下宇，將爲百世之基；前驅後陪，首駐六飛之御。事冠金枝之籍，光生銀牓之宫。豈伊駒犢之微，堪此

風雲之遇。臣敢不因多男之授職，率群弟以强宗？既喜帡幪，留萬乘經過之迹；願爲屏翰，效千齡翊戴之誠。《浮溪集》卷六。

代劉正夫相公謝落致仕移鎮表

力疾造朝，方釋違顔之念；疏恩易節，俄繙請老之文。用誕告于簪纓，知稍寬于藥餌。伏念臣久嬰宿疢，阻望清光，每慚體貌之過優，益恨筋骸之難强。比承恩詔，入奉燕閒，中懷踴躍之情，坐失支離之苦。既蒙迎勞，仍許給扶，溢周旋慰藉之言，略擎跽曲拳之禮。引臨秘殿，同父子以榮觀；命食殊庭，盡君臣之至意。無毫髮不關于聖慮，顧丘山奚報于鴻恩？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比隆天，仁深察父。憐孤忠之享上，積有歲時；喜病質之來前，粗勝簪笏。萃便蕃之異數，光憔悴之餘生。新封皆錫于嘉名，誤寵更霑于愚息。攷古遭逢之無此，舉感涕泗以潸然。臣敢不上體眷懷，精加調護？雖俯從微懇，暫令申伯之歸；然豫戒還期，敢廢蕭生之意？《浮溪集》卷六。

代劉相公謝給展省先塋表

帷幄八年，事靡秋毫之補；江山千里，恩容晝錦之歸。敢圖茶爾之軀，果遂浩然之志。清光暫

闊，衰涕交零。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逢興運，夤緣恩寵，秉政禁樞。惟疾之憂，每上煩于君父；不能者止，晚得請于朝廷。朝遷旁及于族姻，問勞相望于道路。方繫蕭何之第，遽爲莊舄之吟。許佩寵榮，歸掃松楸之壟；庶緣蕭散，得全蒲柳之年。身雖卧于漳濱，心實存于魏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群臣。特軫孤忠，常共股肱之喜；方嬰宿疾，忍令簪履之遺？故屢貢于忱辭，始曲回于淵聽。至令疲曳，入奉燕閒。形天語之丁寧，慰土思之宛結。扶衰遠去，豈蕁鱸適爲于秋風；銜戀何言，冀狗馬未先于朝露。當逍遥于物外，益調護于經生。儻憑休養之仁，得遂夷瘳之福。故鄉雖樂，敢久託于漁樵；殘息稍蘇，即再瞻于旒扆。《浮溪集》卷六。又見《宋四六選》卷九，《江右文鈔》卷二。

代汪樞密謝賜鞍轡表

蕞爾才微，何補廟堂之數；煥然被具。猥分廐庫之珍。恩及私庭，光生行路。伏念臣偶從人末，叨預政機，雖戇愚務竭于微誠，而萋斐已盈于淵聽。所願歸乘于款段，敢圖寵借于鮮明？意在驅馳，陋矣繞朝之策；務爲奢僭，小哉新築之纓。孰謂孱軀，坐兼徽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眷懷舊物，崇奬近臣。予之鞍者，使便服乘；授以轡者，豫防蹶失。于服馭之間，不忘及此；雖父兄之愛，何以過之？據此從軍，誓扶衰而矍鑠；攬之閱世，敢無意于澄清？《浮溪集》卷六。

代汪樞密謝子自北歸不令入城降詔奬諭表

主憂未釋，難懷舐犢之私；睿奬非常，遽降恩綸之渥。孤衷易感，衰涕交零。伏念臣頃竊州符，適遭寇騎，欲肆憑陵之醜，先行劫質之威，邀國重盟，執繫臣私屬。防之百計，難逃虎穴之深；逮此經年，寧有鴈書之信？已分終天之訣，忽聞間道之歸，在于常情，可謂至喜。言念一人之孝，尚違二聖之歡。潁谷及親，鄭伯方思于大隧；廬陵在遠，王綝敢顧于眉州？雖復鍾情，忍令會面？豈謂抗章之瀆，乃蒙青詔之褒。天語一頒，臣鄰胥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配天業大，撫物恩深。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特示至懷，用嘉微尚。臣敢不因諧鄙願，思副淵衷？西伯在商，輒妄希于閎夭；太公留楚，誓博訪于侯生。《浮溪集》卷六。又見《容齋四筆》卷一四，《宋四六選》卷九。

代汪樞密謝覃恩轉官表

赫奕中興之運，慶與衆均；汪洋序進之恩，施由近始。荐被絲綸之渥，惟深澗谷之危。伏念臣資本腐儒，進陪多士。適在艱難之際，誤蒙特達之知。執羈紲以歷山川，昔知免矣；秉樞機而坐廊廟，

今豈堪之？所憂罪釁之盈，更冒寵光之積。雖云汎賞，何異特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冒群倫，功高邃古。興滯補弊，仰求列聖之心；昭德塞違，俯覈百官之實。如臣被遇，于世鮮倫，臣敢不黽勉夙宵，綏懷中外？幸安可數，懼器局之滿盈；知無不爲，誓元身之糜殞。《浮溪集》卷六。

代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久參帷幄，方俟黜幽；進貳機衡，遽叨圖舊。莫寤已成之命，惟深非據之憂。席寵過隆，撫躬何幸？伏念臣粵從孤遠，遭值聖明。少誦師言，每信書而違俗；晚陪國論，更充位以妨賢。蒙淵鑑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施毫髮之功？豈伊白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乏，實玷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齊聖，疏通萬物之理，灼見群臣之心。猥憐樸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秩，常收有用之材；方治世昌辰，尤急可觀之效。誓勤鞭策，力振綱維。與多士以同寅，上承休德；殞百身而圖報，敢愛餘生？《浮溪集》卷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〇。

代薛昂門下謝本省書成回授二子轉官表

政省成書，儒臣第賞。炳然聖作，慚潤色之非工；至矣君恩，許疏榮而及嗣。孰云公器，併在私門？竊惟官制之新，實係朝廷之重。時稱右地，莫要東臺。欲具載于源流，宜精加于筆削。久更異意，今見完書。逮茲銓次之終篇，乃以褒嘉而延世。有如二息，纔效一官。于狐突教忠之言，雖知粗免；若桓榮稽古之賜，彼豈宜蒙？既叨爵秩之升，仍冒身章之錫。在庭莫望，舉族生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砥礪群材，陶鈞萬類。取善隨長而未嘗以己，施恩從厚而不止其身。故雖碌碌以蒙成，亦使詵詵而拜賜。臣敢不退相規戒，共保寵榮？中懷舐犢之情，能無抃蹈；外弭維鵜之刺，獨有糜捐。《浮溪集》卷六。

代何枭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麪表

叙顧復于私庭，幸光初度；出旨嘉于中禁，益愧空餐。繇禮厚于股肱，致恩均于口腹。詔頒甚渥，跽受知榮。伏念臣稟性迂愚，起家寒遠。少依親膝，但知駒犢之從；長冒儒冠，未免簞瓢之陋。積叨誤寵，遂汙近司。初無寸效之徑綸，每辱淵衷之記録。門弧夙設，雖嘗有志于四方；鼎食載加，

大懼黜幽于終歲。仰荷戚休之共，坐令饑渴之國，既資于父以事君；方推食用人，宜醉以酒德。肆垂異數，昭示群工。況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無煩潁谷之陳；誓竭疲駑，何止翳桑之報？《浮溪集》卷六。

代陳過庭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麪表

閭史記時，叙劬勞于親膝；臺臣致餽，分食飲于君庖。駭備物之前陳，拜私庭而登受。伏念臣材非敏邵，世本單平，早雖被于簡求，中嘗遭于埋阨。年書亥首，甘爲絳縣之老人；氣稟崧高，敢意周邦之良翰？偶承人乏，參預政機，徒驚蒲柳之衰，莫致涓埃之效。孰云淵抱，每記孤蹤，乃因載育之辰，更厚屬厭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格三無，禮優四近。謂捐身許國，既資于父以事君；方推食用人，宜醉以酒德。肆垂異數，昭示群工。況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無煩潁谷之陳；誓竭疲駑，何止翳桑之報？《浮溪集》卷六。

代江西運使侯大夫謝鹽課增羨賜金紫表

民食懋遷，仰遵成算；身章蕃息，俄辱厚恩。衣在笥以詔功，口語心而知愧。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盛明。雖規畫不逮于中人，然毫髮皆緣于上力。蚤被鞭驅之數，寖專飛輓之權。輸貢土之毛，登

三僅足；正牢盆之筴，共二奚堪？敢圖茂渥之繼來，每有微勞而必録。略銓衡之常法，加龜紫之殊榮，使節增華，計臣知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柄馭百工，器人于殿最之間，礪世以賞刑之具。故茲煩使，不以遐遺。飾三品之彌文，爲十州之榮觀。疏恩不次，已無反汗之繇；砥節自修，敢蹈「維鵜」之刺？《浮溪集》卷六。

代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

恩賜絲綸，忽從中出；任隆輦轂，不以次遷。舉萬方輻湊之區，付一介顓愚之士，身雖甚寵，力恐難勝。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陪多士。少從師學，僅知儒墨之是非；長佩官箴，安識求、由之果藝？徒以昔參于儲禁，斐然長奉于牋詞。緣此孤蹤，簡于聖聽。逮自江湖之遠，來瞻日月之光。裁奉燕閒，即蒙褒擢。俾佐銓衡之任，初無根柢之容。曾未逾時，復叨進秩。惟三輔幅員之大，萃四民囊橐之姦。必發摘如神，方勝鉏耰之訟；苟拊循非術，能無桴鼓之驚？誰謂鯫生，可當器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留精治術，端本京師。欲令張敞之《春秋》，稍施于政；故試望之于馮翊，非有所聞。而臣自歷仕途，未更吏治，一旦任劇煩之責，衆人爲綿薄之憂。臣敢不用恕平反，以文緣飾？爲四方之極，庶幾無愧于周詩；從一切之宜，未肯追蹤于漢吏。《浮溪集》卷六。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三。

代明州趙修撰謝到任表

罪更百謫，方幸洗湔；地鎮一隅，猥分憂顧。涕。伏念臣早緣官使，誤辱聖知。忘孱瑣之無堪，謂治理之可寄。所期報稱，不勝犬馬之心；何意顛隮，自處雷霆之下。揭從詆棄，深省悔尤。將投閒置散以窮年，悵補劓息鯨之無日，敢圖茂渥，特予名藩。惟茲瀕海之區，自昔分符之選。島夷修好，護星使之行艫；玉食薦新，修鮭珍之貢篚。豈伊人乏，堪此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布隆寬，并包衆甫。極天所覆，既兼四海以爲家；與物咸新，不忍一夫之失職。欲因重負，以紀成功。臣敢不佩戴鴻私，鞭驅綿力？譬諸草木，知亭毒之難酬；收之桑榆，或過尤之可贖。《浮溪集》卷六。

代鎮江府趙修撰謝到任表

鄞江上印，甫遂收更；京口分符，復叨共理。坐得江山之勝，曾無歲月之淹。望過所期，感深以泣。伏念臣早緣衰緒，寖齒周行，荷聖神特達之知，更中外劇煩之選。出將使指，擢領州麾。迺者代還，喜于得覲，方入趨于表著，即召對于威顏。永懷先世之孤忠，嘗預本朝之大計。紹興漢統，喜邴

吉之有謀；追録唐勳，歎鄭公之無後。肆頒異數，特與名藩。豈微臣詞訓之能然，實上聖旌賢之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有祖必有孫，世傳忠義；尚憂民如憂國，政或循良。用秘殿七年之資，付長江一面之寄。矧今臨治，自昔要衝。二千里之鄉關，通波不隔；十八年之官守，故俗猶存。惟此典成，過于自擇。臣敢不俯求民瘼，仰服官箴？門户雖微，永佩肯堂之戒；江湖方遠，益深存闕之心。《浮溪集》卷六。

代河北羅使程户部謝到任表

久汙郎選，甘爲襆被之行；擢領使華，叨奉贏糧之寄。銜命朝離于觀闕，迎親夕至于封陲。恩自曲成，榮逾始願。伏念臣早緣樸學，冒處周行，貴甫辭州縣之徒勞，即玷朝廷之臨遣。寂無稱效，積有悔尤。點持江外之麾，收預省中之籍。緊上聖保全之厚，嗟孤生報塞之難。逮茲煩使之乏人，復以薄材而奉詔。惟河朔襟喉之地，實兵屯飛輓之衝。欲貸新陳，長有餘而實塞；當權輕重，無甚賤以傷農。方大計之仰成，豈至愚之能辦？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庶政，鈞播群材。因時内外，而試以百爲；隨器方圓，而取之數路。顧斷斷鼠窮之技，雖匪才堪；然拳拳烏哺之情，能無禄養？未投閒散，仍獲便安。臣敢不力效涓埃，無忘夙夜？金湯積粟，憂當宁之顧憂；犬馬依人，俟乘軺之歸報。《浮溪集》卷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下，《八代四六全書》卷五。

代江東提舉監香楮大夫謝到任表〔一〕

黽勉郡丞，方虞官謗；阜通邦貨，忽領使華。蒙睿奬之過優，撫危躬而若厲。伏念臣受材膚淺，遭世盛明，繇詩書誤綴于末科，行州縣寖成于華髮。分投閒冗，無復激昂。孰云蒐擇之辰，亦在鞭驅之數？惟山海懋遷之利，實朝廷開闔之權。吏或不虔，法因以廢，故比下丁寧之詔，至重分刺舉之條。宜得時髦，執此如金石之固；坐令國用，沛然若丘山之多。猥及孤蹤，懼乖煩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群。察萬貨之低昂，爲之調度；因百官之能否，責以事功。謂從事之有年，宜理財之知要，特假道途之便，使趨期會之嚴。臣敢不上體綸言，肅驅軺傳？徧行所部〔二〕，並大江千里之餘；庶得其贏，佐少府萬分之一。《浮溪集》卷六。

〔一〕監：似當作「鹽」。

〔二〕徧：原作「偏」，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三三七七

汪　藻　一五

宋群臣上金主尊號册文

大宋攝太尉、光禄大夫、少宰兼中書門下侍郎臣唐恪等，謹再拜稽首上言：臣聞德之隆者禮必尊，心之誠者文必至。矧光奉三靈之眷，支通千載之歡，既和好之克成，豈欽崇之可後！伏惟大金皇帝陛下，聰明生禀，神武誕昭，承天命以勃興，協人謀而克濟。若乃側躬而戒，内恕及人，能崇天也；克承前烈，仍善後圖，能繼序也；念保疆之重，推愛物之誠，能昭德也；開朔漠之區，疏燕雲之境，能定功也。輕地重民，體仁可見；睦鄰修好，惇信無疑。制禮不曰修文，弭兵得非成武？哀茲衆美，總以鴻稱，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上尊號曰「大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體仁惇信修文成武光聖皇帝」。伏惟大金皇帝陛下，應受彝章，永綏福履，表雍和於南北，揚威烈於邇遐，長保兩昭之盟，允爲萬世之則。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原注。

賀天申節表

星拱北辰，誕應樞精之瑞；陽居大夏，時昭火德之亨。致景貺於層霄，溢歡心於率土。恭惟皇帝陛下英謀天縱，盛德日躋，坐貽申命之休，宜享降年之永。臣籍通禁臺，職守藩符。祝萬壽以稱觴，雖莫陪於近列；揖九州之共貫，猶及見於丕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

賀立皇太子表 代 一

仰法前星，肇開儲禁，慶關宗社，禮絶臣鄰。恭惟皇太子殿下胄出神明，生知忠孝，夙禀刑家之訓，居無在傅之勤。震一索而得男，早膺眷命；月三讓而成魄，難徇撝謙。兼隆監撫之名，進極褒嘉之數。載錫雕珉之册，爰頒青輅之旂。某幸托宗暉，欽承友順，盛典方昭於宫壺，觀成敢後於簪纓！《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二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一。

賀立皇太子表　代　二

肇啓震維，丕承天緒。立賢以嫡，吉光見於蓍龜；移孝而忠，勢益隆於堂陛。恭惟皇太子殿下温仁秉質，純茂凝資。首符甲觀之祥，早悟南陽之牘。屢錫真王之爵，悉傳外傅之經。涓選休辰，進居儲貳。異宮增秩，稽至道之典儀；奉邕承祠，見裕陵之孫子。某幸聯近屬，親睹殊休，望鶴禁之聲嚴，阻鵷行之進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

賀立皇太子表　一

發册於中，升儲以嫡，遂正少陽之位，永符太極之尊。恭惟皇太子殿下禀德星暉，凝姿玉裕，鍾朱芾宜家之慶，膺青宮主器之祥。左右前後皆正人，既懋分坊之選；干戈羽籥在東序，行觀齒胄之儀。某幸際聖時，親逢邦慶，喜人倫之既正，符天下之至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中。

賀立皇太子表　二

顯膺徽册，昭示盛儀，因歲律之更端，啓春宮而正位。恭惟皇太子殿下地居嫡世，望冠宗英。受脤稱藩，夙重維持之執；聞鷄問寢，日承粹穆之顏。爰奉絲綸，進專匕箸，居列九重之邃，班逾三恪之尊。某久附餘暉，欣聞孚號。崇賢肇啓，莫陪漢苑之游；棠棣增華，願獻周詩之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中。

賀明堂禮成表　代

夙涓剛日，祇見合宮。誠意上孚，色動房心之次；靈釐下被，恩均煇習之餘。作民恭先，惟聖時克。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靈承天地，光昭祖宗。具綿蕝於曲臺，懋建中和之極；舉燔柴於吉土，允符精禋之交。臣幸託宗枝，獲承慈蔭，聞神祇之昭格，與民庶以交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中。

賀元會表

二儀交泰，躬寶歷以履新；萬寓駿奔，御端朝而受祉。恭惟皇帝陛下德惟天合，聖與日躋。薄海内外而悉主臣，觀時會通而行典禮。乃承千載之統，大備九賓之儀。列侍東曹，猶想儒冠之表著；邈居南紀，願同江水之朝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下。

賀明堂及萬歲山祥光表

帝宇聯華，神光並煥。方真人御極，游陰陽造化之功；故瑞祲浮空，出日月照臨之上。觀瞻莫測，呼舞惟均。中賀。伏以周家開重屋之基，黄帝起明庭之壤。九筵五室，蓋天人精祲之交；萬壑千巖，本仙聖游居之地。曖即穹窿之表〔一〕，肆呈紛郁之珍。交縹緲之雲龍，度駢闐之風馬。雖境分南北，相望丹禁之中；然時歷昏昕，皆協素秋之半。兹蓋皇帝陛下夙夜基命，清明在躬，包兩儀於泰定之先，飾萬福以昭回之象。乃格層霄之應，坐瞻群爝之光。恍若壺天，金成宫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矧藁街大獻之辰，仍桂魄將圓之夜。融融佳氣，示鵷行瓌偉之觀；肅肅靈氛，生羽衛清虚之想。亘古無有，非今孰能！臣等幸服邇僚，欣逢嘉貺。屑然有見，陋祠壇三燭之祥；赫爾方興，明寶歷萬

年之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一〕曖：似當作「爰」。

賀收復涿易二州表 代

聖謨獨運，王旅徂征，行列聖之逋誅，弔百年之遺俗，間關内款，疆籍來歸。中賀。臣聞黄帝得天，始正版泉之伐；宣王復古，爰興玁狁之師。緬惟幽薊之區，久失漢唐之舊，厥留丕績，以待聖時。出成算於九重，斥提封之萬里。風聲鶴唳，何勞震叠之餘；簞食壺漿，惟恐歡迎之後。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功高治古，道冒綿區，兼收夷夏之心，克紹祖宗之志。得皇天之所覆；徠上古之不臣。前茅采入於殊疆，破竹遂無於遺策。臣幸逢嘉會，適守遐藩。傳聞毳帶之朝，悉陳渭上；遥想龍墀之慶，獨阻周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賀斬夔離不表

王旅徂征，犁庭沙漠，種酋就殪，函首京師。偉哉宗社之休，永矣車書之一。涓辰大獻，罄宇交

歡。中賀。臣伏以天下爲家，既靡殊於疆界；聖人去惡，當務絶其本根。惟北荒傳襲之區，異中國衣冠之俗，逢時休盛，舉國震驚。悉主悉臣，來襲漢儀之舊；實墉實壑，率循周典之同。蠢茲遺孽之妖，敢肆怙終之惡。介山溪而負衆，盜名字以欺天。爰驅烏合之師，力抗鷹揚之旅。乃煩四校之出，不遣隻輪之歸。既首戮於鯨鯢，仍悉除於蜂蠆。征而不戰，聊麾荆柄之幡；梟以示懲，永震藁街之邸。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大，視古無前，運五季以精神之餘，玩四夷於股掌之上。雖游魂之倔强，難假息於須臾。坐令醜類以寒心，常若神兵之在部。臣側聞盛事，阻造外庭。登喬岳以告功，雖負史談之嘆；斬郅支而釁鼓，敢忘班固之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賀西師捷奏表

整我偏師，釆入襟喉之地；執其醜虜，遂空巢穴之群。捷走星馳，歡聲海溢。中賀。惟此犬羊之聚，數搖蜂蠆之奸。不思覆露之隆寬，輒肆跳梁而旅拒。如江如漢，始知蹈犯之難；我陵我阿，頓獲并包之利。斬馘千計，沈機萬全。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睿算中潛，神威遠憺，坐制四夷之命，靡煩六月之征。不戰而屈人兵，兼成破竹之勢；有常以立武事，遂奉采薇之詩。臣等幸服邇僚，親逢殊慶。兩階舞羽，曾莫贊於苗征；萬壽稱觴，顧敢忘於虎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素秋既杪，人欣萬寶之成；滄海方澄，地接三山之邃。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獨觀昭曠，高蹈希夷，凝宇定之天光，藏雷聲於淵嘿，玩味瓊笈，逍遥蕊宫。神静身修，既得廣成之道；年豐粟熟，益知姑射之神。臣等夙侍清光，叨陪大政，莫執問塗之役，唯瞻寧極之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中。

辭免樞密表 代

入參廟算，方俟黜幽；進長樞庭，更叨圖舊。仰荷褒揚之過，實深盈滿之憂。敢布腹心，仰干旒冕。中謝。竊以聖主之用人也，必量其材之所至；忠臣之事上也，先度其力之所宜。故爲之上者，靡傷知人之明；爲之下者，得逃曠職之累。一失此道，兩乖厥宜。如臣者初乏經綸，特緣遭遇，二紀服周行之末，一朝居多士之先。昨叨近弼之除，已過平生之望。豈有方更於晦朔，居然躐次於鈞衡。雖至無知，敢忘自揆？伏望皇帝陛下以隆施寬物，以獨斷馭臣，知愚誠蓋出於由衷，於成命不嫌於反汗。別求賢佐，共圖宏濟之功；毋使孤踪，益重疾顛之禍。《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上。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七，《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二。

辭免節度使表　代

引疾辭榮，方幸機衡之解；疏恩越等，遽蒙旄節之頒。懍如淵谷之臨，莫測雲天之施，輒布由衷之懇，仰干方命之誅。中謝。伏念臣承學缺如，起家寒甚，早被聖神之遇，遂參承弼之司。黽勉十年，周旋二省。妨賢最久，自知罪戾之盈；容跡每安，實賴恩憐之至。比失衛生之理，益懷誤國之憂。力丐投閒，僅蒙賜可。所願退安於散秩，敢圖併授以隆名？惟齋鉞臨師，乃人主待有功之士；而祠庭置使，亦朝廷優元老之臣。顧平時猶懼於素飧，豈病質乃堪於徽數？伏望皇帝陛下不忘舊物，深諒微忠，量材能小大之宜，盡庇覆始終之意，特回渙號，靡速煩言。未泯餘生，尚可筋骸之强；誓堅晚節，仰酬體貌之優。《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中。

謝除樞密表　代

本柄于中，久汙樞機之地；進班其首，更叨綸綍之恩。蒙睿奬之非常，私瑣材而不已。安危所繫，榮懼交深。中謝。伏念臣生江湖之鄉，非廊廟之器，偶扞防于牧圉，蒙紀録于冕旒。當中興無文武之才，有慚吉甫；乃一見受腹心之寄，自比留侯。薦膺推澤之榮，遂處弼諧之任。謀參帷幄，職總

韜鈐。永言國步之屯，方賴廟謨之勝。外有交侵之强敵，内多竊發之奸民。兩河未復于輿圖，二聖尚勞于岳狩。非兵莫濟，得士斯昌。豈伊章句之腐儒，堪此朝廷之大任！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治先稽古，志在宅中。躬堯舜之仁，惟欲躋民于富壽；攄高文之憤，不忘克己於憂勤。詳延左右之臣，猥及下中之品。臣敢不兼收群策，務究遠猷！念國家嘗膽之憂，適當今日；豈臣子捐軀之報，敢後古人！《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下。

謝除右文殿修撰表

入對治朝，方上甘泉之計；進聯書殿，遽先延閣之英。積此超踰，若爲報稱。中謝。伏念臣一將使指，三歷歲時，徒殫犬馬之勤，無補涓埃之數。有功見知則悦，姑幸使令；投閑乃分之宜，敢圖褒叙！忽被雲天之澤，擢參奎璧之躔，冒九等之崇資，佩一時之新渥。遷非以次，命出于中。兹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曲成，治惟公聽。謂勤于夙夜，雖皆享上之忠；非隨以賞刑，孰謂知人之哲。比方歸報，已辱甄收。仍反故棲，俾收來效。入預懷鉛之表著，歸增乘傳之光輝。臣敢不祗服詞訓，茂宣德意。益加緣飾，不專俗吏之所爲；永誓糜捐，庶幾古人之大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中。

謝除太子賓客表

儲闈肇啓，當收卓異之才；詔綍中頒，首玷高華之秩。承命便蕃，撫躬踧踖。中謝。伏以三王之教世子，必用正人；兩漢之詔宮僚，無非碩學。矧在賓筵之列，尤爲儒者之光。方朝廷新曠古之儀，俾世嫡正前星之位，養德茲始，求賢寔艱。尚虛六傅之聯，先遴十人之選。如臣膚淺，非國俊髦。司典謨訓誥之文，猶孤眷倚；豈父子君臣之道，能有建明。弗獲固辭，終慚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邦本，因任人才。謂臣久侍禁林，最爲孤直；知臣日承聖學，粗識源流。故此褒嘉，輕于畀付。入奉鼇山之直，出參學禁之遊，夫何一介之微，兼此兩閨之渥！古今鮮儷，中外罕傳。臣敢不益懋嘉猷，誓堅晚節！密爲羽翼，當如園綺之賢；徒事文辭，敢效應劉之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下。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五，《古儷府》卷六。

曲江提刑到任謝表

奉將親養，人榮故里之歸；就易使華，地止重湖之隔。休舍甫温於坐席，乘軺即次於提封。中謝。伏念臣本非通材，出偶嘉會，由銅墨徒勞之賤，誤冕旒特達之知。兩膺臨遣之榮，五玷將明之

選。比自遐方之内徙，幸蒙私計之曲從。復被更書，俾移鄰部。上聖體好生之德，舉寰區皆遠罪之民。所至圖空，無煩臺治。茆負揚於明眷，實有媿於厚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本隆寬，時臻累洽。大爲成法，於庶言庶獄以罔兼；詳責有司，恐匹婦匹夫之失所。而臣再蒙一路之寄，悉在大江之南。雖山川封域之或殊，而閭里人情之未遠。唯當緣飾以經誼，不獨拘攣於簡書。庶皋陶在泮之風，成虞舜畫衣之治。刑無刑而廣上意，敢不盡心；老吾老以及人親，尚期從欲。《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中。

謝轉官表 一

投閑得請，常懼空餐；會課當遷，復叨信賞。誤大恩而莫報，持餘日以安歸！中謝。伏念臣去國九年，奉祠兩任。生平戇直，不隨世俗于雷同；歲晚棲遲，乃望君門而雨絶。孰云磨鈍之具，復及養疴之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攬乾綱，躬膺歷數。宵衣旰食，十年不廢于憂勤；寸地尺天，一日悉歸于覆載。冠帶萬里，賞刑百工。而臣投老江湖，竢填溝壑。陪議論皐衣之後，雖愧名官；奏絃歌清廟之初，敢忘抒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上。又見《宋四六選》卷八，《南宋文範》卷二七。

謝轉官表　二

小儒懵學，安能及史之闕文；聖主隆寬，乃閱奏篇而稱善。頒陞遷之茂渥，録薈萃之微勞。顧臣何功，辭不獲命。中謝。伏以《春秋》之作，法必始于編年；書契以來，國豈容于無史。自昔祖宗之相繼，至今文獻之足稽。中更搶攘，浸失詮次，既憑筆削以傳後，安可見聞而異辭！乃殫鉛槧之功，上瀆冕旒之邃。由太初之後而無録，雖幸纂成；問《祈招》之詩而不知，固多脱略。敢圖牴牾，遠辱褒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意藝文，增光謨烈，念兩朝之政事，無一字于史官，倘緩編摩，懼成放逸。劇憐苦志，屢遭尚白之譏；爰進周行，俾冒殺青之賞。臣敢不博詢耆舊，追補散亡！若書成果遂于山藏，庶禮失不煩于求野。《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上。

謝轉官回授表

邊捷上聞，肆頒明賞；政機無補，輒冒殊恩。超踰既極于周行，褒寵更延于私屬。仰承休命，莫惜微躬。中謝。伏念臣初乏技能，早膺掄擢，雖玷機衡之末，誰知帷幄之奇！比興節制之師，采入襟喉之志，赫然成算，斷以淵衷。靡逾旬歲之期，坐褫種羌之氣。乃示訓詞之寵，兼收丞弼之勞。惟帝

念功，宜考經綸之素；如臣何力，亦叨閥閱之榮。之典，不忘充位之臣。雖平時無横草之功，幸今日遇采薇之捷。錫之茂渥，同此膚公。碌碌因人，愧股肱之選奥；拳拳許國，誓肝腦之糜捐。《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上。

謝謫定州通判表

衆惡必察，宜即嚴誅；罪疑惟輕，止從薄責。衮衮誤登於臺省，漂漂復返于江湖。中謝。伏念臣家世故寒，材能特陋，竊慕古人之力學，偶陪多士以進身。編蠹簡之十年，最爲椎鈍；隸鸞臺之一月，俄致顛隮。由非才冒處于必争，故公論不容于反擊。猥煩簡禮，有玷簪紳。尚依魚稻之鄉，獲近枌榆之壤。若非洪造，豈有餘生！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博采智能，疏觀情實。謂虚舡觸舟，而褊心不怒，雖以無他；然强弩射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姑捐稍廩，使活妻孥。臣敢不仰佩訓懲，俯深循省。日嬰簿領，甘爲俗吏之沉迷；坐置銘詩，誓復平生之玷缺。《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中。

謝除給事中表〔一〕

甫從優秩，陪朱邸之群英；忽被褒嘉，擢黄扉之要職。命由中出，恩匪次遷。亟上列於危悰，終

莫回於渙汗。叨踰已甚，蹋踏莫勝。中謝。伏念臣材本闊疎，仕常堙阨，方緣孤跡，記録淵衷。徧更卿列之華，略無寸效；久奉皇枝之秀，積有餘榮。中緣霜露之憂，獲遂江湖之請。既承清問，復返故棲。參秘殿之華資，食殊庭之厚廩，俾專載籍，仰贊維成。方倚俟於譴訶，乃曲蒙於甄叙。頒鸞臺之新渥，仍兔苑之前除，皆出誤知，若爲仰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持獨斷，並進群材。知臣椎鈍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二〕，故亟升法從之班。矧惟家世之零丁，今乃弟兄而遭遇，迭居嚴近，超出等夷。敢不祗服訓詞，益堅操履，進侍言於堯、舜，退敷善於閒、平！三組兼華，既極在庭之選；一門相勉，誓殫許國之誠。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八。又見《容齋四筆》卷一四。

〔一〕《容齋四筆》載此文，題作《爲陸藻謝給事中表》。

〔二〕滋：原作「最」，據《容齋四筆》改。

到建康任謝表

戎車未殄，方勤旰食之憂；將鉞分臨，誤忝方維之寄。任非所可，委莫獲辭。伏念臣頃緣病衰，自投閒散，田廬退屏，歲月再更。當踐土之未還，念朔方之猶熾，既不能負羈紲以從奔走之役，又不

獲執干戈以宣屏衛之勞。誰意眷慈，猶叨寄省！惟六朝之舊國，控三路之要津。代馬飲江，已兆佛狸之死；秦兵出項，難逃淝水之誅。但愧尪殘，知難勉强。恭惟皇帝陛下志存宗社，德冒華夷，憤中原之淪胥，憫多方之橫潰，櫛風沐雨，跋履山川，推食解衣，招徠將士，將回鸞而北指，用推轂以先驅。但臣筋力已疲，智謀何有？周旋一壑，已慚祖逖起舞之言；顧視四方，安取元龍上床之意！敢不作興士氣，申固疆圻！陳力不能，雖精神之未效；見危致命，尚宿志之猶存。《景定建康志》卷三六。

車駕幸臨安起居表

化行裔土，昭武節之親臨；感動中邦，仰天聲之復邇。神祇交相，徒御則安。恭惟皇帝陛下躬禹勤，世隆周德，念海宇興師之久，知黎元厭亂之深。蒙犯風霜，猶屈河陽之狩；按行士卒，豈惟霸上之巡！衆徯來蘇，天將悔禍。故三年鬼方之伐，雖若淹延；而七月王業之艱，終期紹復。肆巡方岳，暫駐戎行。臣頃奉新除，預膺取道之寄；茲臨封守，宜在執殳之先。抗疏冒聞，俞音弗遂，徒絶朝宗之志，莫伸拱極之誠。《咸淳臨安志》卷九七。

代發運趙修撰賀克復杭州表

無知醜類，自隔鴻恩，有赫神兵，肆行薄伐。肅清都會之地，還定震驚之民。成算自天，歡聲屬海。中賀。臣聞河有防而蝗爲之決，稼太盛而螟生其間。唯茲嘯聚之妖，蓋以承平之久，敢搖蜂蠆之毒，盜弄萑蒲之兵，折箠一笞，投戈四潰。戎旃所嚮，舉江山歸指顧之中；帥藩復完，他郡縣可談笑而得。恭惟皇帝陛下兼收群策，獨運神謀。歌《采薇》三章之詩，士皆願奮；設成湯一面之網，人自知歸。坐令脅附之徒，再被生成之賜。自顧蝡蠕，何足誅鋤！臣夙被使令，適當期會。舞兩階之羽，幸親睹于苗征；上萬年之觴，顧莫陪于虎拜〔一〕。《咸淳臨安志》卷九七。又見萬曆《杭州府志》卷九二。

〔一〕顧莫：原作「願美」，據萬曆《杭州府志》改。

遺表

死生猶夜旦之常，理之必至；犬馬愛蓋帷之賜，恩則長辭。假纊息之須臾，貢芻言於咫尺。中謝。伏念臣起家一介，委質五朝。道君擢貳機衡，去國坐逾於一紀；淵聖收還廊廟，冒恩僅及於半

年。由經世之才疏，故在廷之日鮮。昨屬裔夷之謀夏，適當公輔之無人，誤辱延登，俾圖康濟。運籌決勝，安知先物之機；覆餗興災，果致妨賢之咎。會真人之起鄗，陪多士之興周。纔望清光，即膺煩使。冀桑榆之晚景，輸塵露之微勞，而臣力與願違，衰將疾至，不圖交印之始，已困負薪之憂。今則脉遽澹沉，氣將澌盡，莫扈征遼之役，徒懷城郢之忠。伏望皇帝陛下紹舊監新，宅中圖大。克勤克儉，用祖宗可久之規；作福作威，合中外至公之論。簡蒐卒乘，褒禮忠良。上以迎二聖之還，下以正四夷之守。臣報恩已矣，戀闕潸然。走仲達於渭濱，雖非所及；亢杜回於輔氏，猶或可爲。《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下。又見《宋四六選》卷一〇，《江右文鈔》卷二。

全宋文卷三三七八

汪　藻　一六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己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效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説。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采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説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

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于中原，已，爲足以却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以却之。而陛下諸將，爵禄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鬭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有馭將之説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于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顔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吴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温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温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群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掎摭目前，爲追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

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徒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己，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歡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黄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濬，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濬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濬代崇文者，黄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姦，如以劉濬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預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

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預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笏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説，則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己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説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説，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

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黧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禀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户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牒，則國家以虚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内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有

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浮溪集》卷一。又見《中興小紀》卷一〇，《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二，《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三，《黄氏日鈔》卷六六，《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宋元通鑑》卷六五，《右編》卷九，《續資治通鑑》卷一〇九。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聞民間疾苦、朝廷闕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熟視疾苦而不爲陛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顧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爲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即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爲言，懇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睹近日，百姓見朝廷命令之頒，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卮之水，酌之一卮則竭矣，豈復能供鍾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爲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爲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管闕誤，明日移文曰爲某事支經制錢若干，不管闕誤。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綱水脚、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當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

當催，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爲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尚有可議者，曰遽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買箭幹、翎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日，準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畢，出違限期，官吏並重賓典憲。臣承命惶怖，即時行下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間，二月初六日，又準安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樣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準安撫使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樣打造。三月初六日，又準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下撫州，候樣到應期打造。前後四牒，未嘗一同。雖其末止于打造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爲之騷然。今方候降樣，不知其樣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樣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集，是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牒矣，何以民爲？」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當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十二丈，法當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也，挽而致之水濱，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此耕蠶之時，舉家暴露視田桑，盼盼然不得爲卒歲衣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爲陛下畫此，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鑑，是果足與參議論、共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爲之嗷嗷，臣竊以爲過矣。至于箭幹、翎毛，有司當計實用之數，下所産州郡收

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簳二百萬、翎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簳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遽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雉、鵝、鶩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既無聊如此，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群盜處處盤結，以爲勞而爲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群起，合而爲一，豈不爲陛下宵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爲國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畫可帷幄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爲下所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按行而巡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采，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使之相延而爲盜哉？臣不勝憂懣待命之至。取進止。《浮溪集》卷一。又見《黃氏日鈔》卷六六。

奏論諸將無功狀

準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將來敵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官條具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一〕，臣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

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雖至微弱强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倀倀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璽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在韓琦、文彦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擄，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一鏃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剿除，敵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已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

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璵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璵卒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梠朝夕飲宴，敵至數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璵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十里間不知。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温，道路鷄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王璵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志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借此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兹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耶？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内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災；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災。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爲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幸也，豈今日之所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説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鬬志，方無事

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欲自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于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麾云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鬬，猶懼不前，況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況此曹平時厭飫于擄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

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統攝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于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御饑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録奏聞，伏候勑旨〔二〕。《浮溪集》卷一。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一，《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六，《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三，《中興兩朝聖政》卷七，《文獻通考》卷一五四，《永樂大典》卷一九六三六，《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九，《宋元通鑑》卷六四。

〔一〕篇首至此原無，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二〕此句原無，據右引補。

奏論吕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當狀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興，凡民物之利害、官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産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瘡痍，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留意監司，慎擇人材，非他路比。及除目之出，乃用吕源、姜仲謙。是二人者，其操行汙濁略同。一旦並制選除，且同爲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謹按吕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包苴交結權倖爲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罷黜，復結王黼而得舊物。黼敗，人爲源危之。方是時，李邦彦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彦所厚之客也，遽以女妻子崧之子，厚其奩具，即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梁師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便朝，一日而獲恩數者八，進職、進官、進賜名、錫章服、父贈待制、所生母封夫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非常之恩。蓋師成極力薦援，稱其所賂而爲之報也。比者源被召赴闕，士大夫謂朝廷必深知其所爲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爲兩浙轉運使。夫兩浙，名部也；轉運使，崇資也。平時進擢能臣，不過爲副使而已。吕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爲譚楨之奴者。楨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禿巾小帶，身雜胥吏，趨走楨前，倚託權勢，傲睨視人，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延閣、典大藩，

對賓客輒言：「仲謙卵翼，皆顯之之賜。」顯之，楨字也。此浙人熟聞而親見，指名而嗤侮者，奈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乎？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敏，敢爲誕謾似才，奮當劇煩似有風力，以爲足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爲過矣。今兩浙人心未安，緩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老成而知大體者，威惠兼行，庶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二小子重擾之耶？況近者臣僚論列自崇寧以來諂附非類得官得職者，並行追奪，且鏤板籍、記姓名，爲萬世姦邪之戒，蒙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得直龍圖閣，仲謙由譚楨而得直秘閣，皆當在奪職籍名之數者。既未掃除，乃同時陞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無怪士論之紛紛也。伏望睿慈連罷源、仲謙，別選修飭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謬，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吕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未敢撰進。《浮溪集》卷一。又見《南宋文範》卷一二。

全宋文卷三三七九

汪　藻　一七

論淮南屯田

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壖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兵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必不能守，若爲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洊罹金人蹂踐，且群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爲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吕頤浩率諸頭領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栅。除現存人户田産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群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浮溪集》卷二。

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八，《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〇，《中興兩朝聖政》卷八，《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六〇，《續資治通鑑》卷一〇八。

論僑寓州郡劄子

臣聞自東晉以來，累朝皆治金陵。當時中原爲五姓所據，于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故江都謂之南兗州，則兗州之人所居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居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爲「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爲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爲其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鎮江爲韓世忠、岳飛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臣愚以爲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權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他類此。無事之時，多印文牓，先行散布，使皆明知國家優恤之意。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其有無足以相通，禍患足以相救，與鄉居無異，亦何爲而不居乎哉？況浙西州縣，昨經焚劫之後，人遭殺戮，户絶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産頃數，以待僑寓之人，計口而給，與土人雜耕，撫存老幼，係累其心。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争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擄、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取進止。《浮溪集》

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三，《黄氏日鈔》卷六六，《景定建康志》卷三六，《至大金陵新志》卷三中之下。

奏論趙士琖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臣準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琖因發運司舉留，令依舊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蘇遲別與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一〕。右，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爲政也。謹按趙士琖，始以蘇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乃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琖爲是耶，爲非耶？若以爲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爲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琖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琖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琖者耶？況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爲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禄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琖復啓僥倖之門耶？臣以爲不罷士琖，恐人人效其所爲。苟欲貪禄，則冒恥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軍。或

且令蘇遲赴任，斥去士珓，爲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珓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浮溪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三，《續資治通鑑》卷九八，嘉慶《高郵州志》卷一一。

〔一〕篇首至此原無，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奏論邢煥孟忠厚除授不當狀

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並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爲中宫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爲當而稱贊聖德不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哄然不息，致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誨諭，終莫能弭者，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者。太后誠存謙虚，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内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豈不以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己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于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兹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

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内之人非特得以議陛下，而于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檢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邢煥、孟忠厚書牘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右編》卷一四。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爲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陞叙。今來臣寮論列，若全不叙復，即不霑登極赦恩，可于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爲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爲慶，刑而人不以爲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兹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而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故何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于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貲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

輩。皆僕厮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諈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攷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搢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搢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況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爲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汗清貫，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于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爲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爲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爲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彊，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爲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没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爲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爲一等，每等集爲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效過惡申三省，用祖宗

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于不叙復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寄禄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于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群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孰爲當得，孰爲當罷，指定姓名，鏤版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爲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浮溪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新安文獻志》卷三。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浚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爲中國困于强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黄榜，備録韓世忠捷奏，又謂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

來者，皆云敵于蔣山、雨花臺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爲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絶。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爲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爲度夏計而陽爲窮蹙者，特以疑我師耶？建康爲東南咽喉，國之門户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絶，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户，果得高枕而卧乎？不知群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户，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爲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浚果能爲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既皆新人，必精鋭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凉，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爲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采納，不勝幸甚。《浮溪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二，《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八，《景定建康志》卷三五，《至大

金陵新志》卷一五，《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三。

論蘇良冶轉官不當狀

臣竊以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朝廷安富尊榮，中原初未嘗有犬吠之警也。一旦姦臣唱爲取燕山之計，貪功嗜進之徒如蚋奔酸，希慕恩賞。卒之寇騎再犯都城，喪地數千里，百萬生靈，肝腦塗地，二聖北狩，至今未還，其禍蓋始于燕山。今士大夫聞説當時之功乎？蘇良冶，臣不知其何人，亦不知其功狀虚實。但今日而録燕山之功，實爲非政。且良冶一人被賞，其類必多，將源源而來。朝廷與之則其失愈甚，不與則恩施不均，恐于綜核名實、鼓舞四方之時，非所以訓臣愚。伏望聖慈明詔有司，凡燕山之功更不收叙。庶幾杜塞無名之賞，慰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所有蘇良冶轉官詞頭，臣未敢撰進。《浮溪集》卷二。

乞懲勸均税狀

右，臣先奉敕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税，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行去訖。竊以爲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立縣税，皆得平允，並無人户詞

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等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奬。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睹之，無不盡力矣。《浮溪集》卷二。

乞修日曆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于經筵面奏，本朝實録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録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録。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

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温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于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群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録。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墮。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則其事詳，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相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没，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黑顛倒，小人之説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預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群盜屏除，正朝廷蒐討補闕之時

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采擇。

〔貼黄〕臣契勘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但見當時所頒命令，若除受差遣黜陟，與臣僚出處始終，則有所授告劄或家集行狀。今湖州土著及流寓士大夫家未嘗被兵，藏書具在。如陛下從臣纂集，乞并賜移文，于逐家取上件文字，録訖付還，庶幾粗成編帙。伏候敕旨。《浮溪集》卷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〇，《黄氏日鈔》卷六六，《宋史》卷四四五《汪藻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新安文獻志》卷三，《宋史紀事本末》卷七五，《宋元通鑑》卷六五，《續資治通鑑》卷一一一。

湖州奏乞修魯公祠并賜額狀

伏見本州城東能仁院，有唐顔真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真卿以大曆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爲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拳拳于真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軍興爲憂，如真卿之祠，見爲不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實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群倫者，忠義爲首。而名節暴白，莫如真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巡、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代之忠，示將來之訓。真卿風烈，誠不在巡、遠之下。幸車駕駐蹕臨安，真卿之祠適在旁郡，若不特加崇奬，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望聖慈量給度牒十

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遺直之魂，激懦夫之氣，誠非小補。如蒙俞允，仍乞賜一敕額。伏候敕旨。

《浮溪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四，同治《湖州府志》卷五〇。

書局轉官辭免官劄子〔一〕

右，臣昨蒙指揮，編類上件詔旨。雖訪尋墜典，綴緝缺文，以備史官之求，粗有區區之志。然未嘗筆削一字，與掌故不殊，有何勞能，妄叨顯秩？況臣方食奉祠之禄，日愧空餐，恨無毫分，仰報知遇，豈有偶緣一事，便冒遷官？非惟愚分難安，實懼人言可畏。所有誥命，不敢祗受。《浮溪集》卷二。

〔一〕下「官」字疑衍。

恭上隆祐皇太后謚議

臣伏奉敕命，禮部狀，據太常寺申，今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社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

詳。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于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管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粤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綿，用集我太母。惟我太母，基迹元祐，嬪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洪廣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太母起于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凶闚朝，宄自内作，天下之勢，甚于綴旒。我太后投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浸，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勳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浄謙沖而以道爲本，沈潛剛克而與神爲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弔，禍結慈極。親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揜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遊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期歲之喪；而興哀無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攷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于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有功耶？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

子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耶？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斡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絶稱謂。故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于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況我太后盛德元功，夐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議？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浮溪集》卷一七。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六，《宋元通鑑》卷六五。

乞講求軍政奏　建炎元年十一月

今中外所當推行者，固非一事，然軍政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古軍制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不得汎爲迂闊之論。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幸今冬敵騎不來，汲汲爲備，毋使歲月廢弛因循，有後時之歎。《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〇。

乞重罰贓吏劄子　建炎四年六月

臣竊惟東南遭戎馬之禍，生靈塗炭，城郭丘墟，其荼毒可謂甚矣。幸於敵去，民力稍寬，而國家

迫於贍養官兵之須，征斂未嘗少息。重以群盜竊發，官軍經由，所至焚殘，甚於敵至，朝廷熟視，無以制之。而民心拳拳，尊君親上，一如平時，陛下所當矜憐而思有以恤之也。厥今所謂寬恤之大者，莫先於去貪殘之吏。自崇寧以來，功利之説興，士大夫不復知有廉耻。贓污之人，横行州縣，非特不憂繩治，而挾貲諧結者輒得美官。故小人相效，於入仕之初，即汲汲乾没，以不能俸外經營爲耻。此風相承，至今未殄。緣此國家爲敵人侵凌，束手無計。嗚呼，亦可以少懲矣！比來則又甚焉，治州縣者類以賊不入境、官軍不至，無科率藉手爲恨。何則？平居之時，無軍興之警，無法外之斂，十目所視，須粗守三尺。一有緩急，則假此以掊民，官取其一，私取其十，椎髓剥膚，至無可誅求而後已。此元元之民所以冤結而無告也。臣竊聞祖宗時吏犯贓者，無小大皆論棄市，故人重犯法，官曹爲清。今縱未能舉祖宗之典，如擇其一二大者，真决黥配，以戒其餘。仍令臺諫官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姦贓，與之同罪，不得以自首原減。而郡守監司於部内有贓吏不以聞朝廷而爲他人所劾者，罪亦如之。庶幾斯民，漸被實惠。《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四。

上召試館職合行事件奏　紹興元年五月

準尚書省劄子，召試館職，其本院條令案牘，昨因渡江燒燬殆盡。今省記到合行事件：一、試時務策一道；一、試人合避祖宗廟諱預行告示；一、試前一日進所試題，試官鎖宿；一、試前五日關内

侍省，差内臣一員至日監門搜撿；一、告示赴試官預行納家狀、試卷、草紙；一、關儀鸞司，預行排辦帳設；一、試訖實封諮報，送尚書省施行；一、合依例差點檢録事手分共四人行遣；一、有省記未盡，乞比附中書門下後省見行召試等條例施行。《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一之一九（第五册第四七三三頁）。

乞權在本家供職奏

紹興元年五月

學士院出入道路，經由大行隆祐皇太后殿攢宫門，今來日逐興工，於入院不便，乞權在本家供職。《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五三（第三册第二五二三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四。

乞今後堂除人先取會吏部奏

紹興元年七月

臣聞鮑宣言於漢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言當時爲政者，其心不公，其法不一，而無以厭塞天下之望也。陛下以前者仕塗猥冗，濫進者多，其取名器，類皆厮役之流，故慨然詔有司立討論之目，凡以不道而補官遷秩者，皆論如律，天下孰不以爲宜？然此法止行於吏部，而堂除之人則一切置而不問。是使孤寒椎鈍者獨廢其終身，凡稍黠而有援者巧騰捷出於法度之外而僥冒自如也。此豈聖朝行於天下畫一之公法乎？臣愚欲乞應今後堂除人並先

取會吏部〔一〕，有無干礙討論事件，如涉討論，即依條改正，合除官則除官。庶幾法令不偏小人退聽，無使天下紛紛，謂朝廷私。《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九。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五。

〔一〕人：原作「又」，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改。

乞通好大石林牙劄子

紹興元年十月

臣聞契丹自景德以來，與本朝爲兄弟之國，結之齊盟，申以禍福，歲講鄰好，休兵息民，天地鬼神，實式臨之，不可渝也。宣和中，姦臣自急謀身之計者，欲因事固寵，暴興燕山之師，與金人滅其社稷。至今契丹之人怨我本朝，深入骨髓。故數年國家遭腥羶之毒，有振古未聞者，豈區區金人能爲此哉，皆契丹之人據其忿心，相與戮力締謀，使之逞憾於我也。某初伏思，自阿保機有國唐末至今，雖天祚怠於政事，以至失邦，然本無大過，人心未離。以堂堂大國，受命二百餘年，懷恩者衆。安能遽亡，必有再興之理。再興而修怨，本朝其首也。故嘗爲國家私憂過計，以謂金人暴虐，動違天地，決不久存，其勢必滅。滅金人者，契丹也。金人滅而吾之中原受敵甫深。今果聞大石林牙者，有復振之説，是安得不慮哉？臣愚以謂林牙雖振，勢猶微也。於尚微未盛之時，以人情揆之，必易爲游説。若募願使之人，或令張浚就陝西募願行者，取閒道，齎重幣，厚禮以聘之。明言兩朝修好之久，本自

無他，中間止緣奸臣疑惑朝聽，遂至敗盟。今若悉棄前愆，偕之大道，復好如初，以安元元之心，庶幾改聽。若候其國勢已成而求之，恐無及也。此説果行，中原有百世之安矣。孰與夫去一强敵得一强敵仇我益深者同日而語哉？伏望陛下留神而加察焉。《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八。

進書劄子

紹興八年

臣嘗聞作史之法，始於編年，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事未嘗不謹歲月時日而書之。蓋人君之治天下，其大而見於史者，不過政事弛張、人材升黜。弛張有本有末，升黜有先有後，不以歲月時日繫之，將安所考乎？於此而有秋毫之差，不惟不足取信來世，凡所謂邪説私意者，皆得肆行而亂吾是非之實，祖宗豐功盛德，亦將鬱而不伸。故國朝置著作局，專修日曆。既取輔相時政記爲據，又責諸司供報，凡供報不實者坐之。其歲月時日，可謂信而不差矣。然牴牾者亦時有焉。蓋業鉅事叢，其理然也。自乘輿南渡以來，史官無一字之傳。當時大臣時政記既不可復得，而諸司所謂案牘者盡委於兵火。朝廷每舉一事，率幽冥而莫知其原，往往臨時取決於胥史之口，謂之「省記」，況史官欲得其歲月之真哉？故臣於紹興二年待罪湖州日，力具奏陳，以爲及今聞見尚新，宜亟加搜訪，失今不輯，後必悔之。蒙恩即以委臣。臣伏思一代鉅典，權輿於此，若歸之兵火，以爲無可奈何，趣具目前，謂之成書亦可。顧今歲月見於殘編斷簡者，幸斑斑可尋，必欲編摩，措之列聖實録之間而無愧者

非難，在加之意而已。故設爲四類以求之，一曰年表，二曰官閥，三曰政迹，四曰凡例。何謂年表？以祖宗實録考之，輔相之拜免，臺諫之去留，六曹寺監長貳之遷移，三京二十八帥之委任，皆事干政體者，書之不可少差。而徽宗臨御二十六年間，非歲爲旁通，何以見之？何謂官閥？以祖宗實録考之，朝臣自館職而上，差除悉書。文臣自卿監，武臣自刺史，宗室自小將軍而上，皆當立傳。而徽宗臨御二十六年間，當書差除者八千餘人，當立傳者二千餘人。差除必首尾相續，方無缺遺；立傳必始終相參，方無舛誤。非人爲累歷，何以見之？何謂政迹？以祖宗實録考之，内而百度之廢興，外而四遠之服叛，皆當叙其源流以書。如黨論、舍選、禮制、河防、方田、市易、茶鹽、錢幣之類，皆百度之源流當叙者也。青唐之棄地復地、金人之請盟背盟、西夏之進築、高麗之遣使之類，皆四遠之源流當叙者也。何謂凡例？以祖宗實録考之，有一月之例，有一季之例，有一年之例，有三年之例，缺一不録，不爲全書。如占星象、奏災祥、賜高年、旌孝弟，與夫縣鎮之廢置、神祠之加封，率於月尾書之，一月之例也。原廟四時酌獻、百官春秋大宴，雖有定月而卜日不同，一季之例也。大遼、夏國賀正旦、生辰，及押賜夏國禮物官，皆當書其人數，一年之例也。郊祀明堂、客户口增耗、刑部奏天下斷過大辟、宗正奏宗子命名授官，皆當書其姓名，歲終户部奏天下主夏祭、貢舉，前期降詔，郊祀肆赦、殿試正奏名、特奏名、武舉進士策問，皆當書其全文，大禮差五使三獻官、后妃封贈三代、臣僚蕃國加恩宣麻、貢院差知舉及殿試官、諸文武進士釋褐，皆當書其人數，榜首皆當書其姓名，受誓戒、宿齋、恭謝、飲福，皆當書日，正進士釋褐三名前注授、諸班直轉

員皆當書其恩數，三年之例也。其例之不可以年月見者，猶不與焉。臣自紹興二年承指揮編次，字字綴緝，七年于茲。本欲畢區區之愚，每類各爲一書，以備史官采擇。既功力浩渺，非歲月可成，又恭聞近開史院，修徽宗皇帝實録，事體宏大，非臣疎外敢爲。今於每類各修成一門，除凡例一門已具，重修元符庚辰以後三年詔旨，節次進呈訖，今修到年表門，具元符、建中、崇寧年臣僚旁通六册，官閥門具宰相十三人、執政三十三人，累歷十册，政迹門具青唐棄地復地本末、金人請盟背盟本末十二册，共二十八册投進，通前總八百册。伏乞聖慈特賜省覽，庶知臣所編歲月時日，皆多方訂正，務得其真，未嘗一字無據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

全宋文卷三三八〇

汪　藻　一八

試館職策題一首

問：王者之有天下，一曰創業，二曰守文，三曰中興，而議者以守文爲易，創業次之，中興爲難。周之宣王、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唐之肅、代，皆中興之君也。其一時所用豪傑，國家恃以爲廢興存亡者，蓋粲然于今，有不可揜者矣。宣王所任者仲山甫，光武所任者鄧禹，元帝所任者王導，而肅、代無聞焉。然唐卒復舊物，與周漢並隆，而元帝立國之基顧反不及之者，何也？或謂唐所以中興者，李光弼、郭子儀之功。然是二臣者，皆武夫提兵，未嘗得預廟謨之勝者也，亦可與仲山甫、鄧禹、王導比耶？光武之諸將，未必皆爲李、郭下者，而後世以再造漢室，禹爲元勳。觀禹暮年，威望亦少損矣，而耿、賈、吴、祭之徒，卒不敢與之齒者，豈有説乎？主上系隆大統，求賢如不及，將屈群策、復中原，凡在朝廷者，于康濟之畫，所當講求而獻也。敢問四代之君，任人之方，與其將相救

時之術，孰得孰失，孰可以爲法于今，孰于當時有遺恨而可爲後世鑑者，願悉著于篇，毋隱。《浮溪集》卷一七。

上宰執乞道君還闕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

藻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刑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爲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預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于天，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爲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惟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于扶顛持危之計，爲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闕，爲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爲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擾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爲人主

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惶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爲名，未聞有請于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捧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爲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爲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藻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惶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既藻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藉藉，以南幸爲非，有不悦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爲之寒心者數日。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購買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勑紛然，轉易守令，遷官錫服，略無虚日矣。如唐恪、翁彦國，帥也，惑于誥命並行，而莫知所守矣。嗜利苟得者干請行宮，其沸如市，不復知有朝廷矣。朱勔糞除其家，率斂州縣，爲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于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洶洶，遂以爲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嘗極矣，幸天子儆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坐薪嘗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絶維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在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人何望耶？以鎮江行宮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民將坐見塗炭，而東南和糴指揮于是廢格。民既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兵方春以癘死，人人土思，其勢必亂，則上皇豈得高枕而卧耶？藻以爲上皇糠粃天下，褰裳去之，蓋已超然萬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以群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平居，猶無顧惜，況自知惡

稔，天下之所不赦，苟紓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未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于春秋，以龍德爲隘，引周穆王瑶池之故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内之戒以箝其返，挾此爲姦，駸駸不已，則予我劍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闕矣。當是之時，天子果得爲孝乎？今數小人者，斲喪國家，危辱至此，可謂天下之大惡矣。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耶？在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可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爲今之計，莫若重爲禮以必上皇之歸，遣現任宰臣爲奉迎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于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宫以待。且責行宫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尚敢牽制，則自行宫使以下，擇其甚者易之。彼爲姦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宫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翛然不復以萬幾關心，然閲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于上，命一于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于是？失是不圖，異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而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浮溪集》卷二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四三。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于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于堂下，有扣牛角而歌于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一日之盼睞。竊以爲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揜者，何至爲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耶，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于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趼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爲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墻益峻，門墻益峻，則非素侍于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絶意當世，釋事權之攖拂，而自遂于逍遥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並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屈身伸道者從焉。藻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温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款賢士之關，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爲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藻以鄙賤之身，莫能預也。迺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爲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于此，滿願見者之志耶？然天下之理，莫難于相知之間，蓋有

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故以牖間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疏計哉？藻于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仕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耶？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爲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僞，觀其容而識邪正，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謁，而自託于無能之辭，以爲贅焉。悚息俟命。不宣。《浮溪集》卷二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七，《新安文獻志》卷八，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一。

答吴知録書

藻啓，知録吴君足下：得足下名于士大夫間久矣。又聞嘗從徐師川游，願一見之，而彼此拘攣，未遂也。張司理來，蒙教并示詩文一編，把玩至于旬時，不能釋手。甚矣！足下之文，不牽乎流俗之好也。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爲一家，而與六經訓詁之學分。譬均之飲食，經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沖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爲無補于養生，皆廢而不用，則加籩陪鼎、殽蒸折俎，不當設于先王燕饗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

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爲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門，其誰不服膺斂衽？奈何朝夕佔畢者，類皆掇取前人咳唾之餘，熟爛繁蕪，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斥八珍不御而以饐腐之糜彊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爲人出而哇之也則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謂讀書作文爲妨道，皆絶而不爲。今有人于此，終日不食，其腹枵然，捫以示人，曰「吾將輕舉矣」，其可信乎？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萬萬，議之者非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才高識明，既卑去場屋舉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哉？在乎加之意而已。藻少時蓋嘗疲精于科舉之文，顧隨人後者，非吾之所學也。頗欲求所以自得者于文見之，而年爲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既得罪屏居，則又欲捐書焚硯，不復爲文。嗚呼！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何以屬饜足下之所嗜哉？來命秖辱。歲晚漸寒，千萬爲斯文自重。不宣。《浮溪集》卷二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七，《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二二五。

乞祠與宰相書　一

伏以秋雨新凉，恭惟某官德業光大，百神扶相，鈞候起居萬福。藻前此每僭易以手劄申稟，伏蒙謙尊，洊賜垂報，皆出親筆。下情感荷之餘，悚懼無量。今者復有誠懇，不避煩瀆，敢以控告。伏念藻叨冒過分，最爲無補。相公所以矜念奬予特厚，詒免罪戾，使得承乏輔郡，知感知幸，言莫能盡。

所宜夙夜自竭，布宣朝廷德意，以仰稱恩造萬一。而素苦目疾，到郡以來，文書填委，事緒叢沓，朝夕應接，殆無寢食之暇。心力俱敝，所苦增劇，間或昏花，全不見物。若更疲役不已，日甚一日，必將有不可救藥者。惟人臣之義，盡瘁事國，謂其有益于時。今以如此疾病而當繁劇之地，職事曠廢，蓋已不少，而疾病又且有加無瘳。反復思慮，義有不敢已者。除已具奏乞宮祠差遣外，伏望某官惻然垂仁，使遂所請，得免于罪斥病廢，而猶或可自效他日。保全成就之恩，實在于此。藻不勝惶恐俟命之至。《浮溪集》卷二一。

乞祠與宰相書　二

拜違將復期月，不勝瞻仰之勤。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春晚晴和，恭惟燕居餘暇，百神協相，台候萬福。藻比留無錫三月餘，所苦雖稍減，而力乏氣促，腰膝酸軟，左臂隱痛，稍稍勞動，即疲倦不能支吾。目昏，以醫家用藥，或温或凉，莫知適從，遂一切不用。終日瞑坐，時用白湯沃洗，亦稍復明。而不免觀書及稍食酒麵，又塗中有奔走應接之勞，復覺昏眊。伏蒙軫念，親見醫師，又專人送藥，佩服至意，言不能喻。謹當一意用之，更看增減如何，續得具稟。病軀本未堪遠適，又以乘此春和，且勉彊扶持歸鄉，今已至富陽也。孤孑之迹，數月之間，窺伺中傷者無所不有。如張淵其尤甚者，平日雖自處門弟子之列，然向知其非佳士，未嘗敢有所薦引，丞相當尚記憶。淵自謂必作諫官，

輒以疏草示人，謂有以怙權挾勢而方命者爲福唐，有以高談闊論而立異者爲平江，皆當誅戮以警其餘。又因對謂宰執侍從之去，不可令作州郡，蓋往往挾勢妄作，監司莫敢誰何。其言又頗波及史丞相，蓋在會稽時，史待之如常故也。近日報狀，當自見之，其他縷縷，非易具陳。聞所居僻左，去城頗遠，耳根眼界，清静無事，自足爲樂，所得多矣。今藻亦且潛伏隱奥，與外物相忘，而其不能無望者，幸時寄聲，以慰拳拳耳。近得張欽夫北關書，云欲到吴興少留，却泛江歸長沙。聞十三夜批出，次日宣麻，鄭藻除開府儀同也。王公明病甚，傳聞頗不佳。劉子駒僅免轉徙，亦未知能不芥蒂否，甚可念也。副端攻韓至五章，未行，求去，復不允。諫省亦助之，未知竟如何。張松起寨屋，初遣内侍視之，又遣李顯忠，皆以爲不可用，故遂得祠也。吕伯恭以謁告歸婺州，朝論欲以太常博士處之，恐有未知者，故輒見之。伏幸裁炤。《浮溪集》卷二一。

回提刑吴秘丞

比辰甘霖洊至，苗稼勃興。恭惟英藻所臨，貪頑丕聳，民情悦懌，神道感通，台候動止萬福。藻竊伏田間，晝不聞擊柝之召，夜不聞犬吠之驚，如二天之在上，寧不知德？粤從故歲一箋後，雖審聞課三輔之最，正六條之察，爲厦成賀，竟不能以一字自見。我心匪石，夫豈忘之？浮陽非嘉魚，道旁多苦李，竊意觀人之法類于是。雖嘗展紙濡墨，輒復自沮，使心耿耿，惟謹瞻依。有來命價，復墜寶

緘，重之以腆。貺紙札極文房之選，果羞兼山海之珍，精縑煥然，可翫可寶。而杖頭得錢，又可供千日之醉。藻平生何能得此于他人？亦何敢受此于他人？祇拜以還，感知己之異，且愧稱塞之難也。浙俗之弊，妖黨縱横，藻頃在會稽，嘗獲某大首以屬李夢文。夢文不惟不究治，又掩覆之，今猶使人悶悶。近者傳文使臺，竟沈三之獄，視昔丘端明、姚八之事，更覺光明俊偉，使人聞之，喜欲起舞。藻僭欲一見臺府施行次第，以快心目。或私識之，使盛美不刊，來者有攷，得不靳一指麾之力，使一二小史録示大略，幸甚。微聞簡注彌深，召還在近。推其所以行之幾甸者，行之朝廷，使群枉之門塞，衆正之路開，此海内有識，所共仰望者，勉之而已。餘須伺候成命之頒，嗣修稟瀆。《浮溪集》卷二一。

答從正書

從正足下：辱在宗族，尋常得聲名於士大夫之口，得文字於方册間，蓋夙期甚久，而無一日邂逅之。因乃者禍患漂零，獲見爲幸，而蒙開示胸臆，所與語皆超然世味之外者。既荷不鄙，且知當家有人也。到家未幾，即走豫章。既歸，獲所貺書，情義粲然，期待非淺，顧衰陋何以堪之！書辭宜答，會歲畢舉趙孺人之哀，開春復偶多事，忽忽久不報，當未深訝！君子小人並生於世，其好榮惡辱之心則同。搢紳謂市道爲可羞者，將以名節勝之耳。學問所以求爲名節，而文章者所以飾之之具也。棄名節而竊學問文章之稱，是猶立糞土爲墻屋，以丹堊飾之，而遊居寢卧其下，其不爲覆壓則幸而已矣。

唐韓愈、柳宗元、白樂天、元稹，皆當時知名士也。愈、樂天之名，至今與日月争光，而稹、宗元，雖庸人亦羞爲之。無他，愈、樂天以道終始，而宗元輩冒没聲利，附其非人。不然，韓、柳、元、白之文章，並駕争馳，未知孰爲先後，所以若冠屨者由名節不立也〔一〕。自漢唐以來，士大夫不以名節爲意，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朝廷非不加意作成，而風俗靡靡，日入於浮薄。豈世無其人哉，殆公論不立耳。公論立則風俗正，風俗正則名節興。慶賞威刑，所以附此而爲治者也。嗚呼，名節之在天下，如四支之有筋骨，宫室之有棟樑，不可一日而廢。而今士大夫忽之，意者未之思耶？君子立身自有本末，使福可爲而禍可去，猶不當少貶以就，況命懸於大史，非人力所能增損。而相時射利者自以爲計得，豈非惑歟！吾見其徒爲此紛紛也。比繕完廬舍，遂無所居，因泊近寺，飯蔬抄經，以遠喧雜。知被檄到府，咫尺無緣走見，臨書增情。向暄，惟萬萬厚重，以亢吾宗。《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二。

〔一〕「者」字誤，疑當作「蓋」。

上丞相小簡　一

秋高氣爽，伏惟入侍幃幄，關決政機，六氣順迎，百福陰相。某祇役遠方，仰載恩地，未有趨拜

階陛之期，下情無任瞻戀。伏乞以時調護寢興，起爲宗社無疆之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二

某向緣屬吏，獲走左右。寒鄉賤士，平昔之望，曷嘗及此，至榮至幸！惟圖朝夕望塵，以承謦欬，無何得罪深重，奔走漂零，引領崇墉，坐成霄壤，輾轉淮浙，俯仰半年。雖啣恩戀德之誠，無食息暫置，其如身繫罪籍，不敢輒拜起居，以故姓名迨今方徹門下，而言語拙訥，所以控瀝肺肝者又極于如此。伏乞鈞慈，俯賜矜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三

恭以某官勳業福禄之盛度越古今，自生民以來未有其比，此固能言之士爲天下後世道也。然某以爲此特古今之細事，惟身作太平之基，壽考百年，則民有十年之澤，壽考千年，則民有無窮之澤。由是言之，天下頌詠之情，果何時而已哉！不知當時《崧高》之頌申伯，《閟宫》之頌魯公，果能如是否！方今搢紳蒙德賜，以爲適然耳，當知數百歲之後，悵然企慕者，甚《崧高》、《閟宫》之詩也。況蒙收録，預門下諸生之列，其欣何如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四

恭以某官學貫九流，身兼數器，膺人主非常之寄，極搢紳甚盛之選，四方喁喁倚俟柄用久矣。伏計匪朝伊夕，顯册一頌，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盛事赫然追古。某以孤生，猥被知奬，其爲傾禱，倍百他人。某學術迂淺，自揣甚明，緣出入門墻以來，實不敢以片言妄干進取。昨者蒙恩，權置東省修道史，皆某官特達之知，假以恩地，其本心何嘗及此？而言者遽以搆追之罪上聞，實爲非意。今謫佐偏州，於某以爲僥冒，然某蒙知遇，本以薄技進身，若緣口舌得官，雖至駑賤，實深恥之。今傳播四方，長陷浮薄，終身何以自明？伏乞鈞慈，特與昭雪。《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五

某昨者承蒙某官驟賜收録，既修道史，復遷東省。自爲託迹宇下，不啻泰山之安，亦圖身迹疵賤，反累恩地。一朝倉卒，禍出非意，若非鴻造，察其非辜，假以仕禄，則一家爲壑中之瘠久矣。每一思之，不知涕之横集也。故到官以來，朝夕惴恐，莫知所以圖報。惟有恪守官箴，勤於簿領，庶不玷門下之知。伏紙西向，不勝拳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六

恭以聖上參萬世之紀，成一代之史，命師臣儒宗董領其事，其所辟置，皆當時之選。某頃以末學，猥預甄收，可謂不世之遇。才幸朝夕，執筆左右，庶幾綴名篇末，垂示無窮，亡何事有大謬不然者。今而思之，恍若夢寐，竊薄所致，夫復何言！倘執事憫其無辜，以前日嘗被使令，特加采録，只作在今官觀名目，再陪英俊，參侍硯席，瞑目無恨矣。伏乞鈞慈，特賜留聽。《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七

某寒邨晚出，無異能解。自束髮志讀書屬文，及登門墻，屢蒙采録，益不敢怠。方今朝廷極治之時，人孰不願操觚執簡以紀休烈？如某荒拙，辱奬成之久，亦豈多愧流輩？伏乞鈞慈早賜收録，無使白首槁死，與異時諸子同不遇之歎，幸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八

某近者竊觀邸吏報宣德樓成，寵賚輔臣，恩數絶異，輝映今古，雖周公營洛不過是也。某不揆，輒撰《宣德樓賦》，鋪張一時之盛，擬繕寫投進。又以左隔遠方，不經目睹，恐述作未盡。倘因牽叙，許過都一至其下，畢區區之志，死不恨矣。伏乞鈞慈，特賜矜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九

初秋氣爽，伏惟經體贊元，均福中外，陰有神明，來護興寢。某銜恤里居，未有俯伏階陛之期，下情伏深瞻仰。敢乞惠令節宣，上承眷倚，爲宗社無疆之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一〇

伏自違去恩地，旬歲有餘。雖日與陶冶諸生，蒙被膏澤，荷戴不貲，其如身迹庇賤〔一〕，曾不薰沐脩狀，仰布此誠。兹者大賢登用，海内同慶。伏以區區犬馬之報，越在遐方，無緣陪士大夫班庭之

末，瞻望台閎，精爽飛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一〕庇：似當作「疵」。

上丞相小簡　一一

恭惟某官以天與竣明之才，加之聖人淵懿之學，爲盛時而出，必當大有施爲，利澤天下。故方朝廷輔相之典一新，首膺柄任，中外呼舞，以數千百年太平之期適當今日，雖至愚不肖者亦將得其分願。顧非木石，豈無此情，緣衣制不敢具啓稱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一二

某至愚極陋，晚預簪纓之列，奔走布領，乃分之宜。不圖先生過聽，擢於衆人之中，付以學校之選。退惟倖冒，已無可報稱之理，至於爲親之故，周旋曲折，動皆如欲，雖使自爲之謀，不過如此。罪逆顛隮，受賜不終，然在荒迷中未嘗一日少忘感戴。惟當庸自脩飾，或未隕滅，尚期少效區區，上答生成。悚息悚息！《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一三

某禍患漂零，屏居饒之德興，雖聞大賢當國，田野無知之民交口相慶，緣地遠，不克即布區區之誠。伏惟鈞慈，特賜憐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上丞相小簡　一四

伏睹顯册之頒，曾未更時，人心所悦，和氣隨生，風雨協期，倉箱萬計。雖纍然俟填溝壑，亦如未至失所，以此感戴厚恩，尤倍倫比。《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賀劉丞相小簡　一

庚伏在辰，伏惟秉執事樞，均福中外，陰有神明，來護興寢。某屏迹里閭，無緣俯伏軒墀，瞻望履爲，下情依戀，以日爲歲。仰乞珍愛節宣，上佐休明，爲宗社無疆之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賀劉丞相小簡　二

某比者專差人上狀，伏計已經鈞覽。退惟微賤，不敢聲具起居，取瀆尊之罪。仰惟厚恩，未賜誅絶。茲者鈞冶一新，中外呼舞，雖小大賤隸皆得與觀班庭盛禮。蒙恩地之久，乃獨阻絶一隅，無緣俯伏後塵，伸惓惓萬一。北望台躔，精爽飛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賀劉丞相小簡　三

某茲者伏審肆頒顯册，登用大賢，居上相之尊，兼一品之貴，華夷民物，慶賴惟均。恭惟某官以道德爲儒宗，以公忠持國是，茲雖未授魁柄，凡所建明，無不卓然，上當帝意。故體貌日隆，至於絶等人倫，以爲他日居太平任職相者非公而誰。是以詔音一出，和氣隨生，蓋物望所歸，不謀而合。方將觀設施之盛與天壤俱新，不知伊尹、周公並駕争馳，孰爲先後也。屬衣制，不敢具啓稱賀，讀書輿人之頌如此，伏乞鈞慈，特賜矜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賀劉丞相小簡　四

某窮悴山居，罪釁深崇，謂先狗馬填溝壑決矣。今者大賢當國，至仁所被，雖疏遠微賤之夫猶恐或失其所，況趨走門闌之久，受知不後衆人？竊計奄然殘息，必不大至凛零，舉家慰幸，勉奉大事，以盡犬馬之誠。如未隕越間，尚期一望赤舄，作爲《崧高》、《烝民》之詩，稱頌元勳盛德，未爲晚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譽望帖

藻頓首啓：承聞譽望，固非一日，衰遲宦遊，莫遑瞻對，第馳欽詠。昨者劉君汝一能言執事，嘗及姓名，即欲寓書，因循至今，負媿深矣。藻方負譴，屏迹丘園，趣舍殊途，未有馳謁之日，臨紙爲之太息。藻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五。

求賢帖

藻頓首啓：下車今已幾時，政譽藹然，良用欽歎。求賢如此，雖公不薄淮陽，士論謂何？佇聽詔除，庶幾善類知所激厲焉。藻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五。

薦書帖

藻頓首啓：小兒快負丞，獲預奔走之列，天予之幸也。昨朱守嘗許其剡章，未幾罷去。聞當補發，輒欲預薦書之末。雖未果少接色辭，所以冒聞者，臭味同焉，惶恐。藻再拜。《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五。

違別滋久帖

藻咨目，頓首再拜上啓太虛判院朝議台座：違別滋久，瞻仰殊深。忽辱貽教，從審即日秋杪氣肅，神明攸相，台候動止萬福，且感且尉。正值參覲，敢覬精調茵鼎，前膺殊渥。謹奉狀布復，不

宣。藻咨目，頓首再拜上啓太虚判院朝議台座。《六藝之一録》卷三九五。又見《宋人法書》第四册。

誤食胡桃帖

去年得下血疾，半年有餘。今春誤食胡桃，能下血，則知胡桃當忌也。汪藻彦章。《六藝之一録》卷三九五。

全宋文卷三三八一

汪　藻　一九

上常州錢舍人啓

擁篲踵門，願陪几杖；飄蓬傍路，自遠旌麾。雖呻吟環堵之間，每夢寐一廛之託。伏念藻零丁蹤跡，蹭蹬年華。生而蠢愚，罔識古人之大體；熟于憂患，最爲天下之窮民。耕獵遺編，箕裘素業。摳衣槐市，空遐想于四科；解褐楓宸，偶末塵于一第。持老携幼，寔後跋前，分將没齒于窮閭，復見千齡之盛旦。風雲際會，天日清明。趙北燕南，邊障無曩時之警；吴頭楚尾，客途獲終歲之安。矯首泥塗，傾心陶冶。去行都之幾馹，乘便郡之副車。澤國多閒，寧嘆折腰之爲米？書生薄命，還成捩手而覆羹。遽觸禍機，自投憲網。畫地爲牢而刻木爲吏，念深文之奈何；斲雕爲樸而破觚爲圓，逢寬恩之若此。如天覆幬，不汝瑕疵。雖寂寞嚴扉，隔鴛鴻于朝列；而從容香火，隨雞犬于仙家。恍若再生，起于九死。惟是終身萍梗，欠揚子之一區；故里荆榛，荒陶令之三徑。茲徘徊而待次，荷曲折以推

慈。假以輝光，拯于溝壑。迺容無事而食，是謂不貲之恩。恭惟某官篇翰六經，聲華四海，辟水膠庠之望，石渠金馬之英。鳳凰景星，偉矣當時之瑞；泰山北斗，蔚爲後學之宗。藹是清芬，揚于要路，翱翔三館，領袖諸儒。春秋禮樂而冬夏詩書，夙贊宗藩之忠。卓然兼文武之資，輔以貫天人之學。南北朝之交好，遠觀仗節之行；内外制之迭居，妙著演綸之譽。吏腕幾脱而筆力愈健，人睹争先而紙價頓高。敢謂守符，尚淹政路。民謡具在，咸欲朱轓皂蓋之留；帝眷方深，終慶赤舄衮衣之拜。有如么麽，辱在提携。憐其滴淚到泉，新罹失子之戚；使之乞漿得酒，真逢在酉之年。慰滿心懷，矜誇等輩。升堂未入于室，自恨平生；假館願留于門，庶從今日。感悰欲叙，鄙語莫宣。《浮溪集》卷二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二〇。

上沈宰啓

擊柝相聞，稔聲猷之自昔；及瓜而代，念瞻晤之可期。誰云授受之偶同，自幸衰遲而得此。夤緣有自，欣躍無涯。恭惟某官體備中和，心存愷悌。浩然不撓，其養氣也大而剛；恢乎有容，故待人也輕以約。早彰英于仕路，已馳譽于清時。謂亟踐于高華，乃尚淹于撫字。豈將自致雲霄之上，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茂業？恨平日差池于半面，無一介左右之先容。爲貧姑飽于糟醨，代匱而知免；瞻前顧後，愧無政以告新。《浮溪集》

永州上宰相陳情啓

遐徼省愆，屢優游而卒歲；久生成贅，終疾痛以呼天。夙蒙知己之恩，敢布休骸之請。伏念藻偶陪多士，獲齒周行。永祐龍飛，早賜臚傳之第；建炎嶽狩，首爲扈從之臣。蒙親擢于稠人，幾徧誇于清貫。專司宸綍，遂直禁林。西清聯三品之班，南國領六州之寄。升高指頂，知難久于英躔；擿埴索塗，果自投于憲網。言章繼上，威命趣行。望丘墓以長辭，挈囊衣而遄邁。三湖五嶺，問程知在于天涯；一女二男，哭別相持于道側。勉策四肢之憊，殆更兩月之餘。僅存桑榆，獲禦魑魅。劍拄頤而冒寵，一旦纍然；箭貫耳以懼威，五年居此。湘水有飛鴈之集舍，衡陽無過雁之傳書。驚骨肉之凋殘，歎親朋之杜絶。加以甫里百弓之別墅，歲與江通；善和千卷之賜書，日爲魚蠹。幸洪鈞之未棄，明朽質之無他。寘諸善地，而免瘴癘之侵；續以奉祠，而紓飢寒之急。然齒衰病至，福過災生，徒將數子以落南，未見一人之豐下。深懼先塋之不返，欲持孤骨以安歸。故雖涉易于炎涼，曾不暫忘于朝夕。歷歷數還家之行店，漂漂羨歸土之偶人。伏望某官既成萬世之王功，俯及一時之士類，省三千里門墻之舊物，憐五十年學校之諸生。適當引年之期，許爲歸老之計。附之密啓，賜以生還。稍刊刑部之章，使拭逐臣之淚。錮人聖世，宜大君子之興哀；學稼老農，或小丈夫之得請。冒輸微懇，仰叩深

仁。《浮溪集》卷二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二〇，《江右文鈔》卷二。

任平江教授日與交代啓

薄采魯侯之芹藻，行遂終更；久荒陶令之田園，第思引去。豈謂除書之下，重喜故人之來。某官天地鍾和，山川毓秀。躬行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潛心聖人，學不厭而誨不倦。雅志忍違于膝下，英聲自滿于寰中。方諸儒並列于瀛洲，豈一士獨淹于泮水？蓋將自致雲霄之路，猶須小試州縣之間。暫屈壯圖，可量遠業？尚憶異時之半面，本無一介之先容。爲貧始戀于稻粱，代匱偶先于糠粃。念素飧于此，門前之雀可羅；然青矜望公，户外之屨將滿。徒此心之懷舊，將何説以告新？榮愧交并，晤言可待。《浮溪集》卷二二。

代宜興宰通交代啓

湖山信美，每虞製錦之傷；田園將蕪，惟幸及瓜而代。與兹闔境，共竚行旌。某官拔萃諸儒，逢源六籍，凛端亮不回之操，粲深醇甚盛之文。擢殊第于早年，衮衮大庭之對；試長材于劇邑，洋洋載路之謡。謂宜雍容以參鴛鷺之行，庶幾遇合而暢夔龍之業。敢云鵬翼，尚屈鵝州。山色溪光，可樂簿

書之暇；人情物態，尤無獄訟之繁。以衰遲尚尸素其間，惟高明可笑談而辦。正恐金馬玉堂之趣召，不容銅章墨綬之久淹。某空戀稻粱，偶先糠粃，碌碌非撥繁之手，駸駸迫更成之期。雖地方一同，不減古子男之國；惟政乏三異，亟須新令尹之賢。胸臆所藏，晤言可盡。顧肇更于歲籥，宜茂擁于春祺。尚謹節宣，即新渙渥。《浮溪集》卷二二。又見《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一。

代沈宰上交代啓

望三舍之門墻，未快登龍之便；綰一同之章綬，遂叨附驥之榮。顧幸會之居多，罄忻愉而莫盡。恭惟某官搢紳領袖，宗廟盤彝。注鋟飛流，詞源莫禦；批却導窾，游刃有餘。未親龍衮于九霄，姑試牛刀于百里。頃聞北騎，入犯淮壖，猶能于流離顛沛之中，有以盡還定安集之力。已上三年之最，佇聽一札之褒。嗣膺持橐之除，永贊垂裳之治。某棲遲末路，樸樕微材，載瞻冰玉之前，秖愧瓦礫之後。深惟愚陋，獲繼賢大夫之風；尚幾仁私，或告新令尹之政。《浮溪集》卷二二。

徐太宰宅求婚啓

伏以夫婦有經，周禮莫嚴于判合；婚姻尚族，衛詩偏叙于宗親。輒忘憑藉之微，仰恃游從之舊。

某第幾姪某，從師有日，授室及時。伏承賢姪女第幾小娘子，相胄高華，姆儀嫻習。幸聞名于下執，許徽福于先公。門地非侔，雖培塿本無于松柏；宗祊有慶，庶澗溪共采于蘋蘩。有少定儀，具如別録。《浮溪集》卷二二。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二二，《婚禮新編》卷八。

回館職啓

伏審光奉詔除，進登册府，得人之慶，有職所同。竊惟本朝之興，尤高延閣之選。學者獲殫于所見，異人皆出于此塗。自書厄于五胡，忽時更于再閏。簡編掃地，鉛槧無人。逮修久廢之官，首得非常之士。伏以學士身兼數器，少有軼材，當思皇多士之時，擅博極群書之譽。攷聖人之學，蓋將援古以證今；條當世之宜，無不會文而切理。奏篇上達，褒綍中頒，擢處群英之先，俾求中秘之逸。未遑馳問，首辱縢牋，悚荷兼深，敷陳罔既。《浮溪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七九。

回婁解元啓

曳柂初來于樂土，未厭浮家；擊鮮數溷于釣徒，方虞逐客。忽迂都騎，仍枉華牋。殆傳聽之誤耶，何衰遲之得此？大孝秘書詞傾三峽，學富九丘，早拔萃于士林，獨擷英于聖域。嶷然鄭公之器，

大賢後而秀骨清；審矣孟子之言，胸中正而眸子瞭。以由義居仁爲日用，以博聞彊識先旦評。金璧連城，名駒千里。履方屨者淹該，奚止于地形？見素冠兮愛慕，迴隆于天性。略其衆毁，賁此窮途。雖風誼亹亹而起予，恐姍笑駸駸而及子。惟古人之論文也，貴乎適用，非專爲雕篆之華；且君子之擇交也，要在知心，乃能持金石之久。儻因暇日，款揖清風，簡編求聖賢之言，形迹略世俗之禮。傾囷倒廩，雖慚平昔之淺聞；戛玉鏘金，敢聆吾子之妙句。慰桑榆之景暮，陪松栢于歲寒，良所願焉，甚大惠也。屬分襟之不日，悵促膝之未期。《浮溪集》卷二二。

回霍解元啓

高蓋踵門，長牋銜袖。惠然及我，何夜光明月之暗投？惜哉如公，直白雪陽春之寡和。展觀無斁，佩服爲深。秘校先輩敏事慎言，居今行古。渾無瑕謫，不琢見玉之良；會有亨逢，晚成斯器之大。思覃黄卷，業授青衿。雖簞瓢之樂未央，念弓旌之招何暮。誰知不鄙，慰此無聊。辱爾云云，所謂借聽于聾，求道于盲者；顧方喘喘，無乃稠載而往，垂橐而歸乎？意渥難酬，詞繁徒贅。尚款承于顔色，乃少布于腹心。《浮溪集》卷二二。

回章解元啓

携孥卜室，流浪少休；抱疴掩關，游從益落。袖雄文而過我，佩高誼之如公。秘校先輩行藹旦評，詞高秋賦。風摶萬里，宜雲翼之高翔；筆掃千軍，何霜蹄之暫蹶？雖殊乖于素望，顧未害于遠圖。方提要鉤玄，而觀未見之書；益黜浮崇雅，而爲有用之學。謙謙下問，無慚文子之爲文；挺挺祖風，行驗相門之有相。頃緣客路，嘗造賓墀，倒指遽七閏餘，逮公閱三世矣。賢父兄故樂有也，凜遺範之具存；過子弟猶將禮焉，粲長牋之誤辱。良勤把玩，未款披承。果不厭于衡茅，尚時迂于軒騎。

《浮溪集》卷二二。

答黄解元啓〔一〕

支枕呻吟，辱康子萬金之藥；盈編璀璨，對阿戎尺素之書。因語平時之友朋，併荷公家之父子。秘書先輩學知根柢，詞達淵源。萬卷讀書，下筆欲窺于子美；乙科射策，明經無過于稚圭。從先生長者之遊，多往行前言之識。爲其服有其道，素聞舉國之多儒；誦其詩讀其書，不止一鄉之善士。方韜藏于賢業，會亨發于聖時。綵服餘閒，青春未艾。文章少日，前追江夏之無雙；風采他時，增耀潁川

之第一。振家聲而遠紹，慰士論之素期。俯念飄蓬，曾未傾蓋，墜瓊琚之嘉貺，采箕斗之虛名。感愧盈襟，珍藏數襲。樂鶚以鍾而載鼜以馬，滋眩視以瞿然；求道于盲而借聽于聾，殆勞謙之過矣。至若雕蟲之少作，尤慚畫虎之不成。悟鼠臘之非珍，敢云衒鬻；棄雞肋而何惜，久已散亡。儻有斷編殘簡之存，所願傾囷倒廩而進。尚須會面，相與論心。《浮溪集》卷二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二三。

〔一〕題下原注：「其父醫，有聲。」

答梁丹林啓

伏審顯膺詔旨，榮領仙都，暫違日月之光，歸憩烟霞之境。琅函在手，羽衆頃心。竊以知觀，鑑義丹林，寓跡區中，凝神物表。仙風道骨，早參姑射之游；聖諦真詮，盡發鍾山之秘。出應清朝之選，爰超紫府之資。厭直凝嚴，思游汗漫。帝念叢霄之舊，人榮故里之歸。丁令重來，嘆遼海千年之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方喜聞風，遽蒙枉問。孰謂仙官之秩，未忘世俗之書。氣候已佳，襟懷增勝，冀精加于保鍊，即歸侍于清閒。《浮溪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八四四。

回孫知縣啓

卜室他鄉，聊藉湖山之勝；嚮風平日，欣聞車騎之來。顧隻影之誰憐，荷雙緘之獨與。某官早推國器，遠有家風，聲名列士君子之先，閥閱蓋賢大夫之後。玉堂金馬，宜登清禁之班；墨綬銅章，尚屈近畿之邑。惟芸閣螭坳，猶多虛位；顧卞蒼苔綠，豈足留公？藻兩鬢霜如，百念灰矣，徒喜浙西之道院，能來海内之勝流。明月清風，正賴高人之領略；泛家浮宅，當容倦客之夷猶。不盡感悰，猶須會面。《浮溪集》卷二二。

代人回知縣啓

鳴琴而治，聳聞載路之謡；執贄而前，坐引崇墉之望。俯憐幺麽，正藉帡幪。伏惟某官氣養至剛，學深自得，躬行君子之愷悌，獨推天下之中庸。金馬玉堂，宜列甘泉之法從；銅章墨綬，尚淹淮海之偏隅。處身視前哲而無慚，臨事爲衆人所不敢。誰爲推轂，復此下車。斷無製錦之傷，秖念賜環之晚。然彪之抗疏，素傳近畿佳邑之稱；而稚川風流，寧無江左絶倫之士？政暫資于雅望，用復振于前聞。某樗櫟凡材，箕裘末緒，雖十倍智愚之相遠，念百年鄉社之偶同。指日可期，遂際魯山之眉

宇；聞風自幸，欲呼孫寶之比鄰。智莫贊于規模，誓不忘于鞭策。倍深欣躍，罔罄敷陳。《浮溪集》卷二二。

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啓

竊以服膺有日，識面無繇。技拙汗流，昔固慚于巧匠；年衰氣索，今復見于大巫。未居千騎之上頭，已拜雙魚之尺素。何愛憐之及此，欲比數而收之。恭惟宮使待制學洞古今，名垂宇宙。風流自命，欣如晦之得君；談笑多聞，恨平津之未相。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何幸餘生，獲陪勝會。載酒而問奇字，將每過于揚雄；登樓而賦銷憂，願少留于王粲。徂歲無幾，端居有休。願遵六氣以保調，用慰四方之傾慕。《浮溪集》卷二二。

回永州太守孫吏部啓

自收朝蹟，久闊英游。如魯靈光巋然，今誰存者？聞暴公子舊矣，敢望見之？忽傳千騎之來，首拜百函之賜。伏以知府郎中文高當世，氣蓋諸公。珥筆中臺，應郎官之列宿；剖符名郡，分刺史之二天。行聞中詔之頒，寧竢外庸之訖。退惟屏迹，方託提封。懷長者之憂，雖乖于曩志；弔逐臣之邑，

幸遇于賢侯。大旆遄驅，先聲藹布，願精加于調護，用深副于傾馳。《浮溪集》卷二二。

回永州太守熊郎中啓

里閈相聞，何止十年之舊？朝班並進，幸成數面之親。洎來作于湘纍，遂莫陪于鄭馰。孰云馮子之埽軌，適遇文翁之剖符。伏惟知府郎中古學精深，天才卓越。嗣韋平之世業，大振厥華；決晁董之賢科，屢爲之最。碑版流傳于四裔，詞章凌跨于三都。早躋郎選之高，忽傾使華之遠。相如入蜀，宣詔旨于蠻夷；夢得還朝，寄詩情于草木。未荷從臣之橐，姑乘刺史之轓。寧容坐席之温，即有追鋒之召。惟茲衰朽，久矣飄零。生異賈生，敢臨流而弔屈？情同王粲，方去國以依劉。念欲馳箋，遽蒙頒教。望旌麾而倍感，窮筆舌以奚殫？《浮溪集》卷二二。

回永州秋試舉人啓

伏審遠偕計吏，榮詣太常。詞場推較藝之公，鄉舉有得人之慶。解元才華俊發，學術精深。萬選錢中，氣已吞于餘子；三條燭下，名佇冠于群英。猥記衰殘，嘗參耆舊，既俯臨于蓬蓽，仍請贄于瓊瑰。悚感兼深，敷宣罔既。《浮溪集》卷二二。

謝汪澥司成薦舉啓

三年去國，從學官簿領之書；千里推賢，辱宗衮陽秋之字。雖異姓古人之爲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豈非高誼！惟汪氏蟬聯之緒，出軒皇派別之餘。壽等神仙，詞伯有魚龍之號；名聞軍旅，聖人書社稷之功。遥遥譜牒之相傳，没没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之遠，莫厠崔盧之間。由斗以南，敢自期于一狄；泝江而上，傷不見于他楊。豈期一代之髦英，同繼百年之鼻祖。間生賢德，膺運半千。坐使衰宗，去天尺五。瓜瓞已興于嗣歲，豫章方託于深根。非無他人，未足知己。矧何晏及君公之貴，而謝莊從康樂之游，宜其臭味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斯至矣，職豈當然？如藻者天與冥頑，人誰料理？但欲陸沈于州縣，未嘗鉤致于聲名。一命江湖，無虵蜉蟻子之援；窮年書史，有蝘蜓鳳凰之嘲。中因俗駕之回，益嘆儒冠之誤。政恐墜緒，安能亢宗？敢意門闌，收爲子姓？力推寒士以報國，且喜當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曷用？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爲多。茲蓋伏遇某官經術宏深，人倫高妙。青天白日，誰不仰于高明？璞玉渾金，終莫名于器用。出入興賢之省，始終當宁之知。付菁莪樂育之權，爲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借之聲光；因知祐甫之無私，多其親舊。第憂譾薄，難稱生成。藻敢不持此銘心，益堅素節？酬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閥閱之光。《浮溪集》卷二三。

謝胡司業薦舉啓

流落孤蹤，無復中州之望；瀾翻薦口，猶存上介之恩。始終極力以推揚，反覆捫心而愧幸。惟寒士喜伸于知己，非大賢難託以終身。如山子之一字，拔人乃能名世；若中行之衆人，遇我何足捐軀？自時既遠于前聞，取士徒資于豪舉。在上者既無成就人材之意，報國者亦忘激昂國士之風。雖云或輓以或推，頗復乍賢而乍佞。剡章交上，誰爲顏跖之是非？回首兩忘，無異越秦之肥瘠。幾以公車之所薦，鬨如市道之相求。若再三論而不忘，蓋千百中而未見。德厚如此，人輕謂何？如藻者生江湖卑薄之鄉，無閥閱蟬聯之緒。名薦書而齒下士，姑以爲貧；裹章服而揖上官，蓋多可笑。行則遇坎，止焉集枯。夤緣簿領之卑，出入門墻之下。顧方進遲不及事，何以獲存？賴子將力能吹生，居然知免。自駔駿行而蚊虻莫附，精金去而瓦礫獨留，翩翩徒隻影之隨，種種悵二毛之及。方憂苦李，朽質誰憐？敢意甘棠，餘陰未改。茲蓋伏遇某官才堪公輔，望冠時髦，以經術作世程，以人材爲己任。能不能而並取，小成小以弗捐。坐使冥頑，亦蒙料理。藻敢不絶去尋常流俗之陋，恐傷左右知人之明。學而忘憂，死而後已。《浮溪集》卷二三。又見《宋四六選》卷一八，《江右文鈔》卷二。

謝館職啓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爲郎？席寵則優，語心而愧。嘗謂治非文無以追古，人惟學可以發身。故祖宗闢三館，而侈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圖書爲四部，而詳及于《凡將》、《急就》之學。于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平生未見之書。豈專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簪纓之遠大。然自臺閣興于漢，逮今千二百餘年；令藝文至于隋，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寖更五厄之餘，悠悠真贋之相承，憒憒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赫然珍館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之象，何至下擬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爲榮，或恨資高而不得。如藻者早緣承學，中幸決科，既戇愚與世以相違，仍憂患迫身而不赦。十載常奇而鮮偶，一官數免以稀遷。比銜恤于江湖，幾捐生于溝壑。間關至此，不自意全，反復思之，有如痛定。尚以闔門之百指，託于謀禄之孤蹤，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得升斗之水斯活矣。敢圖過聽，坐獲優遷？起愁居懾處之中，綴顯秩清資之末。矧昔陪修于盛典，蓋嘗寓直于英躔。劉郎何止于重來，應氏遂榮于三入。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傾萬古，勳塞兩儀。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杜兼房而輔政，初不言功。既章章事業以無遺，獨汲汲人材之爲意。故隆孤進，不壅上聞。敢不蒐補闕文，討論奇字。惟乘雁去來之何補，誓蠹魚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已負事親之志；爲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浮溪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七九。

除書局謝蔡攸顯謨啓

隨牒南州，坐移再閏；緡書東觀，還並群英。顧漂泊之地寒，知生成之恩厚。攸前古相承之載籍，惟本朝最遠于提封。作九州箴，撿神禹底平之迹；表萬里道，過開元全盛之時。欲知共貫以同條，要必攸圖而數貢。故前日侍臣之有請，謂聖朝盛典之當新。乃開册府之廷，大集儒生之類，陳發中秘，網羅異聞。凡山川區域之分，與户口人民之數，封割并吞之世次，更張沿襲之名稱，皆聚此書，如指諸掌。必才兼倚相，九丘風土以周知；非學至揚雄，諸國方言之孰正？號稱極選，延致異能。朝備討論，夕躋華要，將託名山之不朽，豈容苦海以兼收？如藻者結約無奇，嶔崟可笑，既師友琢磨之晚，仍憂傷憔悴之餘。頃嘗預于編摩，中旋逢于汰斥。一行作吏，三折知醫。居類委人，心固未嘗忘起；敢圖朽木，時亦及夫向榮？兹蓋伏遇某官學無不通而高明，氣有所養而剛大。侍言帝幄，聖賢相得益彰；退食家庭，父子自爲知己。居老氏道家之室，纂周書《王會》之篇。畫野分州，蓋唐虞于斯爲盛；發凡起例，宜游夏不能措辭。何取孤生，亦參能事。敢不益求學涉，無廢師承，庶收下駟之長，少救東隅之失。雖谷寒無黍，惟暖律以能生；然禽怯傷弓，聞虚弦而亦下。仰祈推轂，無重向隅。蓋平生一飯以必酬，豈厚德千鈞而不報？《浮溪集》卷二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九，《宋四六選》卷一六，《江右文鈔》卷二。

全宋文卷三三八二

汪　藻　二〇

除授謝舍人啓　一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岐路，尚許追參。竊以人各有心，同牀弗察；生不並世，舉頸相望。故南北海無風馬之遼，而東西山有洛鐘之應。伏念距門墻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嘆；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榮。凡此夤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遇某官召鳳閣鸞臺之彦，紬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槀于身後；孰如訪濟南，誦逸書于生前？乃俾耄期，亦承人乏。無能爲也，豈堪備黄髮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浮溪集》卷二三。又見《宋四六選》卷一六。

除授謝舍人啓　二

剡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神山，遊列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憃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遇。自謂投閒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擁鼻賡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感嗟怨懟，賦南山種豆之詩；秖自傷流離困窮，琢玄都訪桃之句。不圖過聽，乃遇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鐘之感。游談借重，華衮垂褒。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甌窶，何所欲之奢？伏遇某官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奥，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辯若風生，脱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溉枯朽于流潤之餘，出閤室于容光之地。圭璋借況，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贄。空有望塵之歎，莫申擁篲之私。其爲悚慚，莫既占叙。《浮溪集》卷二三。又見《宋四六選》卷一六，《江右文鈔》卷二。

帥到任謝執政啓

由散秩而啓專城，三周歲籥；無微勞而叨易地，四拜除書。蒙記録之不忘，知生成之篤厚。伏念

滿盈小器，衰朽餘生。早懷許國之忠，妄希前輩；終乏適時之用，可謂腐儒。會中興修復于官儀，許末路追參于人物。中薦揚于清貫，外徧歷于名藩。顧饕榮已颯于二毛，戒之在得；願投老歸安于三徑，樂以忘憂。方擬上于囊封，復改膺于閫寄。茲蓋伏遇某官兩儀間氣，百世真儒。人甘傅説之鹽梅，莫知所作；天與仲尼之日月，孰得而踰？輔成歷數以方閒，立盡功名而未老。俯憐孤跡，嘗近清光，每因泚筆之餘，靡惜分符之選。第南徐之大府〔一〕，連北固之通津，以地爲雄，于今爲重。宜英豪之是任，豈綿薄之能勝？大懼疾顛，仰煩嚴譴。敢不銘藏埏埴，鞭策罷癃？國家之號令文章，既聞耳矣；州縣之簿書期會，願盡心焉。《浮溪集》卷二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〇。

〔一〕徐：原作「除」，據《播芳大全》改。

帥到任謝大漕啓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實名臣之寄。揆材非稱，冒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胄。獨倚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間調王師，特分使領。議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備禦有經，多出廷安之故事。雅推高義，益受上知。暫糾吏于西曹，復理財于東部。洗深文之苛

極，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坐成樂國。猥惟朽質，獲託巨庥，敢不勉激吏能，奉行詔旨？追洙泗聖人之化，盡革侵蠹；師武宣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浮溪集》卷二三。

帥到任謝左丞啓

祇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託巨麻，敢不勉激吏能，奉行詔旨？追洙泗聖人之化，盡革侵蠹；師武宣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浮溪集》卷二三。

輩于時流，學僅傳于家法，幸緣親擢，稍躐常塗。繼鉅德元勳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文不方幅幀偏庠序之時，五冒師儒之寄；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綿蕝之官。雖事功無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易心？中緣背馳，久因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晉荀息不食其言。歲籥七更，詎肯僥求于內舉；國門三過，何階入覲于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土，猥常出刺，深愧食浮。伐柯在前，既仰成于舊政；鄰輝不遠，又獲借于餘光。恭惟某官天庭寶臣，海內詞伯。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踰；進退行藏，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闕位，竚渙號以揚庭。獨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獎知，近緣假道以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籩豆之踐，仍許造于後堂；窺雲漢之章，遂徧觀于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士，而小己揣分以難酬。感幸之深，敷宣莫罄。《浮溪集》卷二一。

奉祠謝宰相啓

久宦塗之寥落，倍費陶鎔；邈祠宇之邃幽，初勤香火。叨餼廩于啼飢之日，齒簪纓于訟過之餘，喜不自勝，慚無以喻。伏念藻寢已迫桑榆之暮，非惟驚蒲柳之秋。念平日之所遭，咸其自取；收衆人之共棄，獨賴并容。每跋前疐後之自憐，荷右挈左提之曲盡。頃棲異縣，擢預佐州，望恩門而知歸，顧官曹而無補。漫謗讒之四起，繼抨彈之上聞，蕞爾一身，寧甘百謫。亡中流之維楫，墜矣何言；索大寒之衣裘，悔焉已晚。回陽春之浩蕩，藉白日之輝光。非我公加意憐之，顧此生自分已矣。四稔于此，一飯不忘。無路酬恩，蛇雀之心猶在；全家待哺，糟糠之腹未充。仰首一鳴，求哀再造。惟奉祠之舊制，本均勞之異恩。顧惟今日臨政之清明，非若異時權宜而猥受。饑寒所迫，揣賤分敢有謁焉；罪戾尚多，將何修可以稱此？豫切負空餐之愧，惟知銜洪造之私。此蓋伏遇某官，道濟人寰，勳隆帝室。唐虞致主，垂萬世無疆之基；子弟視民，均一人有慶之澤。凡今旂常之所紀，皆昔簡策之未聞。當宁何爲，垂拱視天民之阜；寰區自幸，須臾觀德化之成。有如至愚，曾不遐棄。春糧百里，獨未敢順風而前；飲酒滿堂，不忍終向隅而泣。賜以無功之食，略其不赦之愆，非但賦粟以代耕，將使回心而嚮道。恩深賜厚，感極涕洟，敢不戒多事而多言？誓寡尤而寡悔。黄卷青箱，以理平生之業；瓊函雲笈，以收方外之書。益觀蘧伯玉四十九年之非，仰贊廣成子千二百歲之壽。徐君解季札之劍，寧負

初期？象罔得元水之珠，深加自勉。《浮溪集》卷二三。

徽州到任謝丞相啓

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編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恩深，叨榮媿甚。伏念一從去國，十見周星。投迹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徒知仰屋以著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便。遵塗挾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惘然，曷爲臻此？惟蟠木離奇之成器，由大鈞块圠以無垠。茲蓋伏遇某官，間世真儒，中興名相。坐籌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廟堂，復萬里輿圖之舊。俯憐衰朽，久事退藏，爰力挽于江湖，俾再臨于民社。尋童子釣游之處，雖就荒蕪；望先人丘墓之墟，已寬夢寐。幸土思之稍慰，宜民瘼之深求。敢不專務拊循，仰分憂顧？褰帷問俗，姑榮衣錦之歸；上冢還家，終冀揮金之樂。《浮溪集》卷二三。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二，《啓隽類函》卷三〇，《新安文獻志》卷四二，《宋四六選》卷七。

解鎮江任謝執政啓

抱虛求進，常懼顛隮；投老忘歸，卒煩汰遣。荷生成之不替，知愚戇之無他。提煢煢溝壑之身，

出汹汹風波之地。感深至骨，涕泗交頤。伏念藻涉世多難，洊朝最久，心拳拳而雖在，髮種種以奚爲？乍居冗散之中，辱在記憐之數。一辭家食，四領州麾。三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屢懇還于印紱，願歸老于丘園。會孤根蕞爾以易搖，方衆怒赫然而難犯。瓶居井眉而牽徽纆，理固難全；鹿走山林而繫庖厨，心知不免。蒙白日青天之照燭，賜震風凌雨之帡幪。雖知三至之無疑，不使一擠于廷，抆拭遂回于造物。茲蓋伏遇某官，應期輔世，同德享天。陳幽公《七月》之詩，已安宗社；上郭令中書之攷，方鎮華夷。凡受知半面之間，有蒙德終身之後。況叨簪橐，常侍茵屏，雖云晚進之衰蹤，猶是中興之舊物。特捐所廩，使活其孥，免指頂于人間，使揚眉于物外。一則仲父而二則仲父，永託洪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尚全晚節。《浮溪集》卷二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二，《宋四六選》卷一九。

爲人謝薛昂大資啓

小吏徒功，曾靡萬分之補；真儒過聽，遽捐一字之褒。憑莫測其所從，榮殆堪于以老？嘗謂士有流品，時須統盟，故古者當至隆極治之朝，則大臣任激濁揚清之事。必德足以是非臧否，而勢足以軒輕重輕，輿論是以爲公，後生因而獲進。有如衆壑，非溟海以焉歸？譬若良材，須國工而後用。一言既立，萬口可齊。豈惟圖速化于當年，將欲遺芳名于來世。所以林宗于漢，雖農夫墮甑以知名；韓愈

在唐，或狂士攫金而附傳。況今多士，無愧昔時，去來何計于鴈鳧，用舍輒同于虎鼠。儻輕覈實，懼玷知人。如某者章句腐儒，江湖寒士，雖苦心于一藝，幾華髮于諸生。晚得一官，旁無寸援。三年訓胄，以冗見治；百指累人，其歸未得。比代銅章之乏，適逢畫錦之歸。負弩矢以前驅，望衮衣而羅拜。熒煌盛事，蹔踔後塵，初匪知名，從何見識？敢謂大鈞之無間，顧于小物以克勤。垂光蓽屋之中，竄迹賢書之上，偉哉數語，斷此平生。豈老莊將異以爲同，因而取阮；抑海岱應無而或有，遂以知徐。以若推揚，茲爲特達。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該治古，功在生民。孔子若聖與仁，早冠升堂之列；仲山既明且哲，晚全補衮之身。雖云釋位以卧家，猶欲得人而報國。何乃權衡之下，有茲銖黍之差？某敢不謹守官評，力遵名教？雖山川之大，須臾不廢于生成；然燕雀之微，顛沛敢忘于論報？

《浮溪集》卷二二三。

賀李綱右丞啓

伏審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凛氣横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老成尚有于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既徹于甘泉，清蹕將遊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

之邃。留家誓死，鑊血書詞。銷大變于胚胎，轉危機于呼吸。洎干戈之指闕，援桴鼓以登陴。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吞異類，寇輒請盟。身且九殞以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昔李晟、子儀之功高矣，而未嘗定策；張良、謝安之謀至矣，而初不臨戎。永惟元勳，夐絶前古。既名高而衆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洊經艱難，益見奇偉。方主上大明之今日，實邦家希闊之昌期。欲衆賢同建于事功，非雅望孰爲之師表？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託餘光，欣聞盛事。雖無緣進旅退旅，陪賓客之後塵；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林之野史。巖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餼之調，用副華夷之望。《浮溪集》卷二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三，《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啓隽類函》卷一六，《四六法海》卷六，《新安文獻志》卷四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宋四六選》卷一二，《南宋文範》卷二九。

賀何樂中書啓

伏審誕布明綸，延登碩輔。方九五御圖之始，惟二三同德之求，宜用人豪，首陪國論。恭以某官，文傳正法，氣蓋諸公。淵、雲鍾岷嶺之英，千年不死；晁、董上漢廷之對，四海無人。處躬雖極于安恬，遇事不忘于激烈。昨屬鄙夫之當國，欲攘公器以欺天，肆己豕心，爲民蠆尾。舉世莫知于清議，惟公力振于頹綱。去莒僕之一，而君子謂忠；叱義府者三，而朝廷有法。既危言之劘上，難直道

以居中。雖求養疾以卧漳，未肯忘君而出晝。遇坎則止，善刀而藏。逮真主之勃興，思異人之間出，乃副淵衷之佇，亟賡元首之歌。儒患非真，用仲尼魯安得削；國雖未定，見王導晉復何憂？行奉册書，進持魁柄，將萬世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藻久託餘光，欣聞盛事。昔風波所盪，常跧車轍之尋常；今霖雨既新，首被筆端之膚寸。巖廊多暇，歲律將中，願精寢餘之調，用慰華夷之望。

《浮溪集》卷二三。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一，《江右文鈔》卷二。

賀翟汝文參政啓

伏審光膺書贊，入秉事樞。廊廟自尊，有老成之在位；搢紳相語，喜君子之得時。恭以某官，學通天人，忠貫金石。議論文章，動臻乎意表；死生禍福，不入于胸中。兒曹欣白日之清明，學者愧介丘之邐迤。帝知裴度，寄天下之安危；人望謝安，卜國家之興替。果陪光輔，實允具瞻。藻久辱誤知，欣聞休命。屬守符之拘綴，阻賓閣之進趨，頌詠徒深，敷陳罔既。《浮溪集》卷二三。

賀范同參政啓

伏審親頒睿藻，登用儒英。裔夷知帷幄之有人，來世信詩書之益國。詔除一出，輿誦四馳。恭惟

某官，才過萬人，學關百聖。絺章繪句，恥爲儒者之空言；正笏垂紳，能斷朝廷之大事。久積鈞衡之望，徧儀臺閣之班。國家倚定于規模，天下想聞于風采。玉堂視草，詔令見王者之心；石室援毫，《春秋》書天子之事。果居夾輔之地，久副具瞻之情。行奉廷揚，進專國秉。藻在鎔伊始，賀厦無階，已祇役于遐陬，徒馳神于崇仞。炎歊尚熾，調燮方新，冀加慎于節宣，用上承于眷倚。《浮溪集》卷二三。

賀吴敏樞密啓

伏審光膺册命，進陟樞庭。謀若蓍龜，投千載功名之會；心如金石，爲兩朝社稷之臣。當日月之繼明，乘風雲而特起。國須賢立，天爲時生。恭以某官，厚德鎮浮，英材經遠。以天地浩然之氣，潛養乎中；于古今作者之文，悉臻其表。爰自踐揚之始，每勤獻納之忠。立朝未及于中年，舉世咸推爲舊德。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夕烽既徹于甘泉，清蹕將游于汾水。惟公夙夜，與國存亡。繇傳從之周行，决纂承之大計。方獨處雷霆之下，有難言父子之間。雖黄屋非帝堯之心，固宜及此；然逆鱗在神龍之頷，誰敢攖之？非二三秘策之前陳，使百萬精兵而奚益？宜彼軍之喪氣，知吾國之有人，委曲請盟，逡巡退舍。九重根本，得衛公賢于長城；四海生靈，微管仲吾其左衽。巖廊多暇，歲律方春，願精寢餗之調，用副華夷之望。《浮溪集》卷二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

全文粹》卷四八。

賀韓肖胄樞密啓〔一〕

伏審光膺詔册，進陟機廷。既廟廊之得人，知朝廷之能國。恭以某官，清名藉甚，雅望巍然。四世五公，門閥獨高于天下；十事九律，計謀有補于國家。徧揚清近之班，深結聖神之眷。徊翔滋久，僉屬實勞。惟豪傑之士無待而興，難稽經濟；況公侯之家必復其始，果被簡求。藻早辱誤知，欣聞休命。屬拘攣于印紱，阻趨造于門墻。暑令清微，政塗豐暇，冀慎鼎茵之節，永爲宗社之休。《浮溪集》卷二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一〕肖胄：原作「蕭曹」，據《宋史》卷二一三《宰輔表》四改。

賀三帥加樞密啓

伏審誕造明廷，延登近弼。運籌決勝，久分疆埸之憂；當軸處中，遂正廟堂之位。折衝雖舊，注意惟新。恭以某官，稟氣雄剛，受材英特。任心膂爪牙之寄，積旂常鼎鼐之勳。惟文武以兼資，故君

臣而默契。昨屬羽書之急，親煩幕府之行。軍容一陳，士氣百倍。殄萬里憑陵之寇，安兩淮震擾之民。累歲賢良，蟣蝨幾生于甲冑；一朝醲賞，貂蟬果出于兜鍪。藻早託餘光，欣聞異數。偶朱輪之拘綴，阻黄閣之進趨。暑令方新，政塗多暇，冀慎寢饗之節，用承旒扆之休。《浮溪集》卷二三。又見《啓隽類函》卷一六，《新安文獻志》卷四二，《宋四六選》卷一二。

賀鄧洵仁樞密啓

伏審誕敷明命，登用老成。當朝廷閒暇之時，正樞管弼諧之任。華夷震疊，宗社安榮。恭以某官，心萃六經，身兼數器。周邦吉甫，素兼文武之資；漢室留侯，宜受腹心之寄。果復台躔之舊，爰參宰柄之崇。豈惟體貌之加新，方賴精神之及遠。不煩多算，坐展壯猷。藻久託洪鈞，欣聞異數。屬遠方之持節，阻多士之班庭。天子守四夷，姑借本兵之重；人主論一相，佇膺補衮之求。《浮溪集》卷二三。

賀毛察院啓

伏審親奉詔除，進居言責。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結知方深，有識相慶。朝廷以數聞直聲爲

盛治之世，君子以得行己志爲光亨之時。然下或依違而不能充上所求，上或忌諱而不能窮下所學。歲月忽焉已至，功烈如此其卑。求一舉而兩全，曠百年而幾見？若處盡言之朝而參風憲之任，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舉世所推，非公誰可？恭惟某官閣下，性合天道，材周世資，經術自爲名家，文章不隨人後。傑立千百輩上，一時爭慕于風流；漂泊十五年間，萬口皆爲之嘆息。起自江湖之遠，歸從鵷鷺之班。廣廷纔望于清光，即日立登于要路。付柱後惠文之事，觀胸中雲夢之奇。蓋嘗聞議論之崢嶸，知能究風俗之頹靡。當令藜藿之不采，無致玉石之俱焚。張膽明目于數步之間，收功立名于萬世之後。雖行藏豈不在我，恐彈擊非以處公。行被褒嘉，別躋禁近。藻離群甫爾，聞問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懦夫而增氣。春律晚晚，臺綱靖深，願爲清望以自持，當有神明之陰相。《浮溪集》卷二三。

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二，《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賀宰相子狀元及第啓

伏審令嗣，親承聖問，擢冠群英。朝廷欣貢舉之得人，天下慶公台之有子。臚傳一出，輿頌交馳。恭惟某官，勳塞兩儀，澤流百世。惟聖德神明之克相，故英才似續以方興。赫門閭之光輝，新江山之氣象。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擅場屋敢言之氣，入衣冠盛事之圖。老成識面以爭先，童稚祝身而願學。雖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然結此眷

知，行見魯公之拜後。藻傳聞榜帖，屬守麾符，滄溟徒看于鵬搏，大厦莫陪于燕賀。暑風清淑，機務優游，願求有粹之和，益茂象賢之慶。《浮溪集》卷二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五，《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代人賀王知院啓

疏恩楓陛，進位樞庭。命幄惟新，益重本兵之寄；班聯增峻，實均論道之司。凡在帡幪，率深鼓舞。竊以國家建東西之二府，以斡旋于萬鈞；帝王賴左右之一心，必參稽于人望。已清邊候，尤謹兵韜。惟君明而臣良，乃吁咈都俞而無間；惟才全而德鉅，乃弛張文武之皆宜。竊仰祖宗之累朝，悉用輔弼之元老。蓋惟一時樞密之寄，允資名世經緯之才。恭惟某官，心契冕旒，勳書彝鼎。謀王體而斷國論，炳先見之蓍龜；騰茂實而飛英聲，凛後凋之松柏。猷謀之嘉則入告于内，社稷之利則知無不爲。徧歷清華，偏承眷奬。運籌借箸，鳴鸞鳳于朝陽；直筆正繩，屏豺狼于當路。一德咸有，三命滋共。時若巨川之攸濟，民惟巖石之具瞻。吉甫之憲萬邦，兼資是賴；周公之位冢宰，爰立可期。某么麽微生，憂愁九死，登門偶自于平昔，受知時陪于衆人。久堊室之纏哀，莫瞻履舄；望衮衣而企踵，冀睹雲天。庶藉提携之私，少振衰微之緒。燕雀之賀大厦，良切此心；鷦鷯之巢深林，永棲巨庇。《浮溪集》卷二三。

代賀帥臣啓

奉節造朝，告嘉猷于九陛；建牙開府，揚清望于十連。凡預庇庥，率深慶躍。某官稟粹和于天地，攬秀氣于山川。得譽虞庠，翰墨跨洛陽之秀；射策漢殿，聲名高魯國之儒。氣至大而至剛，志益堅而益壯。卓乎不可及已，道義獨貫于搢紳；沛然孰能禦之，風采自聞于蠻貊。攷之朝野之論，過乎簡册所傳。童稚猶知其姓名，士子願升于堂室。方天下以言爲諱，公獨力陳災異之書；逮朝廷多事之秋，上亦允賴經綸之略。蓋所謂古大臣者，豈若是小丈夫哉！道合則從，一洗朝端之氛翳；聲同相應，盡徠四海之英豪。閉門著書者幾年，降詔趣召者數輩。比聞入覲于行闕，諸當晉踐于宰司，尚攬郡章，出分閫寄。遄歸亟登于黄閣，坐嘯寧久于朱轓？某自憐州縣之奔馳，久恨門闌之契闊。一麾聊爾，瓜期猶隔于三秋；二頃蕭然，匏繫坐踰于兩歲〔一〕。道阻空懷于旌旆，地寒願託于鈞陶。惟嗣歲之方興，諒行春之多暇，期益加于保衛，庶上副于眷懷。《浮溪集》卷二三。

〔一〕坐：原作「生」，據四庫本改。

爲劉正夫丞相攀違蔡太師啓

比奉詔恩，暫還鄉社。妨賢曠貴，驚歲月之屢遷；投老纏疴，悵朝廷之遠去。念託鈞陶之久，嘗參魁柄之餘。遽此離群，潸然出涕。得上先人之丘壠，重歸故國之江山。庶自適于樵蘇，因稍寬于藥餌。尚賴調元之力，不忘藏疾之仁。退卧北窗，敢戀平生之松菊？預游東閣，誓收後效于桑榆。《浮溪集》卷二三。

爲劉丞相攀違鄭居中相公啓

比蒙優詔，遂獲誠歸。久幸同寅，仰託江河之潤；遽嗟違德，益增蒲柳之衰。尚希後福于仁賢，獲解沈疴于衰老。屬嬰藥餌，阻遠門墻，儻未泯于殘骸，即再瞻于英衮。《浮溪集》卷二三。

爲劉丞相攀違何執中太傅啓

比奉優恩，俯從誠請。起衰蹤于既老，萃寵數于將歸。念抱沈疴，久違英衮。頃欣得謝，蓋師長

者之風；今悵叨榮，復去散人之號。尚賴至仁之寬疾，暫令晚景以投閒。徜徉泉石之間，想像風雲之會。行雖問舍，敢久駐于江湖？力可造朝，即再瞻于杖履。《浮溪集》卷二三。

全宋文卷三三八三

汪　藻　二一

賀秦少保啓

伏頒明詔，登用大儒。疏榮三少之班，正位百官之上，生成所及，鼓舞斯同。恭以某官言合六經，學包萬古。由周公傳之孔子，獨承師友之淵源；惟尹躬暨於成湯，邇應君臣之期會。久借本兵之重，多輸納誨之忠。方功名未究於經綸，舉中外皆形之歎息。蓋文物於斯爲盛，欲平治舍公其誰？故除書甫降於九天，而和氣遂化於四海。某辱邀知遇，叨被使令，逢恩寵之鼎新，預生靈之均播。雖官聯在遠，莫能陪多士之班；然謠俗至公，當播作《烝民》之雅。《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秦丞相啓

廷揚孚號，國拜元台。有道而守四夷，方懋中興之業；職要而論一相，甯須夾輔之勳。天意會同，人心闓懌。恭以某官運逢真主，志在生民，聚精神帷幄之中，絶禮貌簪纓之上。安危大計，孰堪舉國而聽焉；前後數公，方見得君之專者。積三歲處中之望，副九重虚左之求。魁柄不移，衮衣增煥。方且收威權於王室，示風采於敵人。取河北一百餘州，今其時矣；書汾陽二十四考，行且見之。某久託洪鈞，欣聞顯册，屬拘縻於乘障，阻趨走於班庭。歲籥將中，廟堂多暇，冀毖鼎茵之節，永爲宗社之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朱丞相啓

宣布策書，寵還魁柄。昔周公未復，頗遭四國之流言；今裴令來歸，當使兩河之聽命。天下相慶，朝廷益尊。恭惟某官望絶縉紳，勳書彝鼎。學博而知要，明古今治亂之原；才全而不形，得天地中和之氣。昨屬群凶之擾，允資一相之謀，禍泯胚胎，變消肘腋。蓋厥初同德，惟尹躬之暨湯；果於變成功，安劉氏而必勃。越從分陝，久輟贊元，帝憂堂陛之勢凌，人恨衮衣之歸晚。方時多事，疇協

濟於蕭規；宜我老成，首光膺於説命。再斡洪鈞之化，一新巖石之瞻。某早辱眷知，欣聞登用，屬拘攣於印紱，阻趨拜於門墻。歲律戒寒，巖廊多暇，謹寢寢饗之節，永爲宗社之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秦樞使啓

顯膺綸綍，峻陟機廷，唯賢哲之奮庸，實廟堂之增重。庇休所逮，鼓舞攸均。竊以北斗冠乎樞躔，垂諸天象；夏官總乎兵政，著彼國經。當公朝閒暇之辰，居右府近密之地，仰裨至治，允屬英髦。恭惟某官智略淵深，神丰岳聳，瑞聖時而間出，鍾賢哲以挺生。藝較棘闈，素號人中之傑；名標桂籍，果先天下之儒。爰簡清衷，亟躋華冑，掌書秘府，典禮奉常。翰苑揮毫，妙極辭章之選；邇英進讀，益加禮貌之隆。緊經綸之宏才，宜文武之兼用，延登帷幄，式贊鈞衡。方君臣慶千載之期，而父子有同時之遇，誠爲盛事，夐絶前聞。某側聽郵音，限居官守。想熒煌之座，徒劇觀瞻；託坱圠之鈞，愈深踴躍。永言頌詠，曷罄編摩。《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沈參政啓

光膺書贊，入秉事樞，朝廷無謀國之虞，天下有得人之慶。音郵四達，風采一新。恭以某官實學造微，高文行遠。房喬警敏，安危炯炯於胸中；劉向精忠，邪正惓惓於筆下。暫付維揚之治，俄深宣室之思，連趣鋒車，遽參魁柄。儒術果康於經濟，善人斯得於統盟。復七世祖宗之基，國須賢立；極一時人物之選，公爲時生。某久辱眷知，欣聞登用。均茵憑之末，尚託他年；在陶冶之中，敢忘今日！歲律晼晚，嚴廊靖深，顧爲宗社以自持，常有神明之來相。《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

賀傅禮書啓

光奉贊書，進班常伯。唯時改作，須大儒專禮、樂之司；以類俱升，宜宿望次公、召之任。訓辭優寵，班列清明。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文行遠，氣得古人之剛大，學兼天下之中庸。自得位於朝廷，即留心於日月。力加慰薦，每推轂有味其言；自處安恬，或積薪後來者上。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宁之憂。唯公克念於生靈，無日不謀於宗社。處雷霆之下，密輸忠讜之惓惓；揭日月而行，恥事功名之赫赫。果膺眷首，命付彝章。舜官尤重於秩宗，漢爵莫榮於稷嗣。將萬世維扶之是賴，何一時康

濟之足言。某久託餘光，欣聞盛事。方隨宦牒，望門墻無布武之階；竊讀除書，喜賢者有得時之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

賀中書陸舍人啓

顯膺宸命，進直掖垣。於簪筆代言，初陪法從之列；然瑣窗比詔，妙極儒生之榮。矧選授之才堪，凡聽聞而心服。恭以某官天資渾厚，心術高明，卓然公輔之才，加以聖人之學。文章爾雅，追還三代之純；議論正平，多識累朝之舊。早參依於日月，中留落於江湖。時乏居易之忠精，常意仲舒之簡古。問釐宣室，結知無愧於昔人；起草明光，能事更看於他日。某恩銜未報，去德猶新。前瞻大厦之光，方懷阻闊；忽返故棲之地，皆出生成。氣候清和，論思豐暇，願保節調之適，仰承眷注之深。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

賀李侍御啓

伏審載筆螭頭，久罄論思之益；乘驄烏府，妙膺清要之除。綸綍甫頒，縉紳胥賀，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學博而體要，色粹而氣剛。夙懷康濟之謨，寖被聖神之眷。升都公之峻職，擢右史之高班，聞

望益隆，典型可仰。宜中詔見知於旒冕，茲南牀果被於英髦。遂兼三院之巍，獨處一臺之長。蓋勢力能排於山嶽，故威稜素厲於風霜。益增朝野之清明，允輔版圖之恢復。某久蒙德庇，快睹除書，屬郡政之坐拘，阻賓客而趨慶。喜而不寐，初聞郵置之傳；道之將行，即副巖瞻之望。《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二。

賀張端明啓

躬被贊書，寵陞秘殿。人惟求舊，薦隆尹正之權；威不違顏，密侍清閒之燕。望尊表著，喜動縉紳。恭惟判府端明，當世老成，中原名士。英材經世，兼數器以有餘；忠力事君，更百爲而無變。爰自得輿之始，屢恢游刃之能。潔己抱公，威肅本根之地；獻善宣美，政成喉舌之司。比疏分閫之恩，將遂偃藩之佚。地方由於君重，人已佇於公歸。乃眷行都，視天子一圻之奥；素爲大國，敵長安三輔之繁。旋聞騎竹之迎，未徙憩棠之蔭，宜膺異數，以勸懋功。惟開館於嚴廷，實遴才於近列。榮光三接，獨優儒學之名；仙路九重，更越禁林之寵。所以内表四方之極，外倡九牧之風，台衡之任益親，政柄之歸可上。某久棲樾芘，欣聽綸音，適縻軺傳之行，莫綴賀賓之末。春秋緣飾，既施張敞之素聞；帷幄雍容，尚起留侯之故績。《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四。

賀陳天章啓

寵膺恩制，榮陟近班，朝論僉諧，公望益峻。伏惟慶慰。竊以國朝敷求謨明輔弼之佐，必先文學近密之臣，諒微高世之盛名，曷副一人之注意。恭惟某官師筵舊德，籍圃清流，道術通明，冠冕當世，詞華穎耀，領袖諸儒。聊偃息于藩垣，遂進升于書閣。行聞召節，入正鼎司。某服勤小官，僻在下邑，已託庇存之賜，終依陶冶之仁，下情歡愉，未易敷罄。《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五。

賀王守加直閣啓

光膺芝檢，寓直蓬山，式彰守牧之賢，益重邊方之寄。伏惟某官忠嘉世濟，儒雅自將，渾金璞玉之粹純，水鑑冰壺之瑩徹。一麾敷惠，最淮甸之列城；五袴作歌，仰漢京之循吏。聞今日桑麻之野，皆異時荆棘之場，成績既優，寵光難後。芸香群玉之府，宜進躡于英躔；荷橐大明之宮，將入參于邇列。某暌離滋久，仰止實深，曾馳慶之未遑，辱貽書之先及。眷言感愧，曷罄敷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五。

賀汪相建節啓

誕布制麻，榮分齊鉞，即公召之舊望，陞帝傅之新班。恭惟某官社稷宗工，廟堂元老。蕭曹興漢，本豐沛之故人；閎散佐周，乃唐虞之盛際。浩然去國，倏爾周星。留萬里之山川，隔九霄之日月。雖聖君軫舊，不忘附驥以攀鱗；而流俗妨功，屢使跋胡而遑尾。憤鬱既極，精誠乃通，力排壅蔽之私，入奉清閒之燕。植牙建纛，坐兼金印之重；列戟面槐，遂至布衣之極。由淵衷之感慨，故異數之便蕃。矧黟歙之名區，有平陽之望族。閱古今之信史，千載于茲；兼將相之崇資，一人而已。何孤生之獨幸，蒙餘潤以尤多。恨違表著之班，莫贊門墻之喜。炎歊尚未，俊艾居中，願調茵鼎之宜，行復鈞衡之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五。

賀狀元及第啓

蘭省登賢，鼎分三傑；楓宸賜第，獨擅一夔。首躋綸綍之褒，亟陟蓬瀛之峻。朝廷著爲盛事，衣冠流爲美談。伏惟某官器博以周，才全而敏，心傳家學，世代王言。圖萬里之鵬摶，甘十年之蠖屈。高文大册，謂非公而誰宜爲；勁草孤標，顧於我不容何病。果趨明詔，下應勞謙。真一世英，當萬人

敵。有昔山林骫髒之氣，無時科舉骯髒之風。卓爾不群，裒然爲首。名未題于雁塔，身已致于麟臺。力追前人，每收舊物。乃如無狀，嘗佐攸司。先睹大篇，口誦手披之不厭；精研奥旨，心悦誠服而可知。愧修謁之未遑，辱貽音之驟及。備陳至契，益服下風。惟韓氏之少師，暨吾家之大父，一時相與，四海共傳。逮至嚴君，亦蒙特薦，僕之恩地，公實外門。子幼文章，已增光於太史；羊公事業，將不愧於中郎。静言浮議之有加，深激悃悰而無已。定交伊始，啓事莫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

賀太師正啓

四序更端，三元啓旦，紀天時之資始，慶物類之向榮。伏惟某官道冒群工，德隆四海，服華夷之重望，著社稷之茂勳，儼居師席之崇，增重聖朝之本。爲國英碩，四方咸賴于熙安；享時休嘉，百福宜資于康壽。某屬臨獻歲，阻奉壽觴，企仰門閎，益馳頌詠。《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

賀左右僕射正啓

伏以歷授人時，謹新陽之用事；史觀天象，審正歲之開端。伏惟某官全德自天，禔身許國，眷注

久隆於旒冕，勳勞夙著於鼎彝，經綸三事之司，表式百寮之右。調成元化，已施濟物之仁；順履嘉辰，益集自天之祐。某限司宮鑰，阻造台閎，徒馳詠頌之誠，莫罄編摩之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

賀宮使丞相正啓

史觀天象，審正歲之開端；歷授人時，謹新陽之用事。恭惟某官大忠許國，全德自天，聳多士之儀刑，隆四朝之羽翼。文持化軸，浸惠澤於黎元；累冠公台，著勳庸於宗社。引年歸政，養福在躬。適臨元吉之辰，益享休嘉之慶。某屬分郡紱，阻跪壽觴，其在係瞻，豈勝禱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

除館職謝宰相啓

沈迹下僚，分無它望；受知英相，恩匪素謀。從稠人忽被於詔除，豈薄伎可堪於時用！蓋師席託十年之舊，謂書林叨一日之先，猥以名聞，使之序進。伏念某起家寒甚，承學缺如。早慕功名，未歎儒冠之誤；晚諳夢幻，方驚客枕之迷。三陪御府之英，五見長安之閏。華髮駸駸而欲雪，故人落落以

如星。自笑蠹魚，生死不忘於文字；有同鳧雁，去來誰計於江湖！甘爲襆被之行，少逭懷鉛之責。孰云誤寵，更及微軀，守是正之遺篇，參編摩之載筆，既潤久枯之轍，仍安屢繞之枝。厚德難名，當於古人求耳；餘生未泯，期以國士報之。茲蓋伏遇特進少宰相公，偉業格天，宏材周物，人臣名世之盛者，天子舉國而聽焉。位雖次於周公，美實專於伊尹。制作悉還於邃古，經綸蓋積於平時。吴邑縱囚，異政流傳於父老；虞芮講藝，微言厭服於豪英。銓曹力挽於羈單，憲府靡談於陰伏。洎陟綱維之地，尤輸藥石之忠。沙合南臺，知千載真賢之出；春回東閣，喜四時元氣之新。凡負器以懷奇，皆願忠而望賜，有如孤進，茲爲曲成。雖大鈞播物以無垠，甯私小己；然飛鳥依人而向愛，敢有它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九。

除校書謝執政啓〔二〕

延閣鼎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爲郎！席寵則優，語心而愧。嘗謂治非文無以追古，而人惟學可以發身，故祖宗立三館而侈之以承明著作之庭，圖書分四部而詳及於《凡將》《急就》之作。於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平生未見之書，豈惟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簪纓之遠大。然自臺閣始於漢，逮今二千百餘年，合藝文至於唐，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漫更五厄之餘，悠悠真僞之相承，憒憒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赫然珍館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

星之象，何止下語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爲榮，或限資高而不得。至如某者，早緣承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擇。顧蕪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鼠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鉛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大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睿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詞。天閼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之書，坐費大官之膳，内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某官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閔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九。

〔一〕本文前半篇，自篇首至「或限資高而不得」，與本集卷二三《謝館職啓》同，僅個別文字小異。而後半篇「至如某者」以下則全異。蓋同一事而所謝者異，非是同文。

憲到任謝太師啓

海嶠四年，奉親輿而遠適；鄉邦十郡，持使節以榮歸。靖言私願之曲從，茲豈平生之敢望！闔門共感，没齒難酬。伏念某生於江湖，仕則州縣，早辱聽聞之誤，浸膺驅策之榮。誓爲蹇蹇之匪躬，恥計容容之後福。不移所守，雖爲世俗之仇；屢躓而升，實賴朝廷之察。昨自徒中而褒叙，叨分嶺外之

光華。行山川瘴霧之間關，趨獄訟簿書之期會。久處鯫生之地，難安烏哺之情。敢圖中詔之頒，忽有北轅之幸！以童稚所游而使之按求情僞，以田廬所寄而使之迎奉旨甘。矧賞恩收録之微勞，而寵命頻煩於中路。親朋相勞。喜伏波南越之歸；父母俱榮，勝嚴助會稽之寵。諒自擇不過如此，非先容何以得之！茲蓋伏遇某官道大格天，勳高佑聖，帶佩連城之玉，印塗三品之金。以甚盛之業而居甚盛之時，以非常之人而用非常之禮。朝夕精神之聚，歲時體貌之加。應物無心，是爲真宰；擇材任職，並奏膚公。故如疎遠之蹤，亦荷生成之化。某敢不奉行三尺，奔走十城，所至爲俗以求情，其心若人之處己！庶幾夙夜副廟堂遣使之誠，亦俾鄉閭受君相恤刑之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〇。

憲到任謝太師啓

奉親輿而入里，方劇銜恩；乘使傳以絶江，俄叨易地。治狀初無於一最，歲終乃至於三遷。仰戴生成，惟知感惕。伏念某本由孤遠，誤辱選掄。一脱銓衡，曾無左右之助；五持英籌，未出東南之區。昨緣嶺徼之數期，特與江壖之名部。親朋迎勞，説及平生；父老縱觀，傳爲盛事。謂樂莫樂於雙親之健，而榮莫榮於故國之歸。雖未閱於幾時，蓋已償於夙志。薦被更書之渥，俾分鄰壤之行，不煩跋履之勞，坐展澄清之志。方君相體好生之德，徧幅員皆遠罪之民。所至圄虚，無煩條策。第奉揚於美意，殊有愧於空餐。茲蓋伏遇某官爲世真儒，代天元氣，禮絶周官之九等，勳逾説命之三篇。帝庸

作歌，示君臣相得之盛；天錫難老，爲宗社無窮之基。雖四方莫繼於廣輪，無一物不歸於甄冶。有如孱品，亦竊誤恩。然今臺治之在虔，何異土風之過嶺！間關千里，不遑父母之將；岑絶一隅，益嘆雲天之遠。倘蒙終始之賜，不惜生成之餘。更從内遷，俾遂私欲。未填溝壑，當惟公意之使令；雖曰駑駘，誓畢此生而報稱。《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〇。

叙復謝太師啓

事遭非意，如拱璧以投人；恩予更生，幸大釣之播物。亟解鴈鴻之綴，遐征魚稻之鄉。展轉逾時，低回就職。伏念某世資寒賤，天性重遲，自初奮於途中，即辱收於宇下。雖禍患飄零，最爲可笑；而哀憐記録，終不少衰。屢陪鉛槧之群英，幾閱星霜於半世。獨依洪造，豈有他腸！當風波汹汹之時，每爲十手所指；然犬馬區區之志，未嘗一日少移。天實臨之，人皆知此。昨預鸞臺之屬，仍繙瓊笈之書，皆當世所必争，豈非才之可望！果聞側目，遂至求瘢。始騰憲府之章，繼上掖垣之奏。當其極口，聞者寒心。雖思欲返於故棲，而衆論必擠於外服。若謂叨逾於寵數，誠且甘之；至云結造於事端，則爲冤矣。蓋宰柄雖明於黜陟，而人心未泯於愛憎。幸公論之傾摇，借孤蹤而聳動。始謂帡幪之仰託，安得禍機；孰云萋斐之横生，反之恩地。但欲薄人於險，靡思投鼠之傷。事始流聞，人皆駭愕。市三傳而有虎，誰爲釋疑；墨一誤而成蠅，卒蒙觀過。茲蓋伏遇某官學官百聖，勳塞兩儀。執古

璣衡，轉一元於斗極；收時杞梓，列衆正於朝廷。爵齒並尊，身名俱泰。相堯舜既逾於七聞，猶伊周並數於三人。方爲天下之安危，坐灼人材之邪正。謂鴻飛天下，而人自楚越，雖迹難明；然鹿走山林，而命係庖厨，於情可赦。始從輕比，用息衆讙。某敢不仰佩生成，退安流落！問簿書之餘日，理編籍之舊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皆緣薄技；待以國士而報以國士，誓畢餘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〇。

宫祠謝丞相啓

黜居善地，方依蠻服之民；收預洪鈞，復予祠庭之禄。捫心知感，零涕何言。伏念某初乏技能，久污班序，但欲追參於簪紱，靡思退服於田廬。果速煩言，甘嬰顯戮。蒙止從於輕比，始屏處於遐方。龍鐘七十之年，躑躅三千之里。念孰興哀於緩急，唯當瀝懇於生成。爰繼頒粟之使，思遂叩閽之請。茲蓋伏遇某官學超今古，威聳華夷。致君澤民，孟子本六經之旨；制禮作樂，周公識萬世之勳。誦歌既被於管絃，人物皆歸於陶冶。有如孤迹，早辱誤知，幸平日甄收，當曲借筆端之潤；乃晚途顛沛，反重爲門下之憂。逮茲抆拭之難，尚爾矜憐之至。某敢不潛深伏隩，補劓息黥！飽粗糲於南烹，已安分願；望英賢於東閣，徒企光塵。《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〇。

全宋文卷三三八四

汪　藻　二二

蘇魏公集序

所貴于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于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于是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册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于公文見之。然公事四

帝，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于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佛也。公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録》，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説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殁四十年，公之子携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内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説若干，使藻預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護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于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浮溪集》卷一七。又見《蘇魏公集》卷首，《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六，《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南宋文範》卷四七，《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三，《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吴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紹興十年七月

六經惟《春秋》爲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爲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爲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爲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爲殊絶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受之，立爲弟子

退而異言之説，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于《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于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于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己説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爲非，弟子而以師説爲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爲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吴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爲也。吾嘗以諸國縱横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于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户讀書二十餘年，其見于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攷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浮溪集》卷一七。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二，《黄氏日鈔》卷六六，《新安文獻志》卷一七，《經議考》卷一八三，《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二五。

鮑吏部集序

括蒼鮑欽止既卒若干年，其子延祖始裒欽止之詩，爲小集若干卷，屬藻序。藻爲之言曰：古之作者，無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横錯綜，燦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爲一，況凌夷至于後世，流别而爲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于經，而筆力豪放，自見于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于二者可謂兼之。自黄魯直、張文潛没，欽止之詩文獨行于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口相傳以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于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憾矣！」欽止諱慎由，欽止其字也。風度凝遠，如晉、宋間人。談笑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率手下雌黄，非讎得其真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薦之。崇寧中，天子召見者數人，上獨偉視欽止，即日除尚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爲郡守、部使者。久之，方嚮用欽止，而欽止以疾廢于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不克施，而見于世者，特詩文而已也。故録欽止

之生平大槩而併見之。《浮溪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二五。

呻吟集序

造物者輕與人以富貴壽考，而重與人以令名，自古富貴未嘗一日無人，久生而長世者亦每每有之，率逌然與草木俱腐，世初不知其嘗有是人也。以童烏也而夭，以王輔嗣、衛叔寶也而夭，以李元賓、李長吉也而夭，是數子皆天才卓超，非偶然而生。游戲須臾之間，已暴白于世。如此較之，久生長世者，大都不過數十年之頃耳，彼今安在哉！而貽聲名以資説士者，炳然至今，雖垂之無窮可也。使數子復生，肯以此易彼乎？元祐初，異人輩出，以童子游諸公間，爲蘇東坡之客，黄魯直、張文潛、秦少游、晁无咎之友，鮮于大受、陳無己、李文叔皆屈輩行與之交。雖不幸短年，而東坡以爲足以藉手見古人，魯直以爲足以不朽，无咎以爲足以追逐古人，今《呻吟集》是也。敦夫卒六十餘年，而其姪總出此書，于是敦夫之詩文盛行于時，與黄、秦、晁、張並傳，信諸公許可爲知言也。嗚呼，敦夫尚何求哉！得此，不悼不幸于土中矣。《浮溪集》卷一七。

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一。

胡先生言行録序

紹興十年七月

自孔子没，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與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于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説，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巋然獨爲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曆、皇祐間，儒學無愧于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爲師。而先生之門爲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于時，蓋數十年未已也。熙寧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絶如綫矣，然識者知其必興。逮今天子一新斯文，力去黨錮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曆、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至京師，爲太學官，侍經天章閣，而教授吴興爲最久。其建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吴興，取先生之法爲法。則吴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關注子東主吴興學，而先生之孫滌在焉，相與裒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慰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若干篇、《中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宫矣，又録先生言行若干條爲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爲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

生之學復行固宜。然子東所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爲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于是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者矣。紹興十年七月，汪藻序。《浮溪集》卷一七。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九，《南宋文範》卷四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一。

御賜陳康伯金線譜序〔一〕

吏部尚書、左僕射、進封福國公陳康伯請於朝而作家譜，上賜詔以褒之，命史臣汪藻以叙之。藻端拜而言曰：夫六朝以來，家有譜系之學，又有譜系之書。隋《經籍志》載天下郡縣國氏族譜若干卷，唐世此學此書盛行。五季淆亂，四方割據，馬殷在湖南，獨能薄賦輕徭，又招納賢者，故中州士多歸之。後以希聲兄弟争國，士稍稍散去。今觀陳氏之譜，其先世系出潁川陳鄉。晉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六世孫步兵校尉鼎南遷，分爲五大支。太尉十九世孫雲騎將軍真，二十二世孫常侍將軍嶠、沆，遷於睦州，宗系載於碑碣國史，爲官族。二十四世孫太監太公逵，自睦州因官擔簦而來，乃息肩於信之輝光黄鑾社。後五年，徙居懷玉山下隱漿社居焉。生三子，長材析居於前，號曰前陳；次林析居於後，號曰後陳；三爲僧。但緣山水秀奇，風氣完固，陳氏又世多積德，澤及子孫，由是英傑輩出，開科業儒者一百三十餘人，蕃衍盛大。析居於祥符九年，分二十有一支。三十二世孫仁瑞遭難避地於亳州譙縣三里，後遷於弋之巒山下，愛山水之勝，遂遷居焉。生一子欽，拜官莆田尉，尋擢承

直郎，判信州，謚明道，以明堂及以孫貴恩，贈太師，追封英國公，實起家之祖。生二子，長文義，早年高尚，晚以禮聘玉山書院山長，謚學正，以孫貴贈太保，追封鎮國公；次文清，以文薦知東陽尉。文義生仕堯，以孫貴贈太師，追封越國公，謚孝靖。生三子，長林仲，以皇恩贈上騎軍都尉；次榮仲，以力名封上騎輕車都尉；次亨仲，登紹聖甲戌進士，拜左承議郎，尋擢江浙提舉、轉運副使，以子貴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謚忠肅。生二子，長康侯，登建炎己酉進士，授迪功郎，累擢防禦支使、大中大夫、統制；次康伯，登宣和丙午進士，拜左右僕射，進封福國公。家聲世範，赫赫播揚，世不乏人。夫木之茂者必盛，流之遠者必深。茲譜之作，上不忘其所自，下不忘其所傳，又所以收人心疏以之而辨，慶弔以之而往來，患難以之而矜恤，服雖盡而情不盡。後之子孫繼述而起者，遡流而尋源，斯譜之所以不可不作焉。方今聖皇在上，天成地平，相協厥居，彝倫攸叙，時乃化行於上而俗美於下也。吁！陳氏之子若孫，能體是心而勿替引之，則世澤之衍，世德之深，有以光於前，而譜之傳愈遠而無窮矣。藻承聖上命，俾書其端，不敢以不文辭。《古今圖書集成》氏族典卷一三〇。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三三，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七。

〔一〕此文當是僞作，蓋陳康伯爲相在紹興之末，時汪藻卒已數年矣。姑存此備考。

題竹林七賢圖

竹林七賢，西晉之士也。獨山濤、王戎仕顯，餘悉以其志終。七賢之在晉，猶管寧、華歆、邴原之在魏也。士賤華歆、邴原而貴管寧者，以遁跡遼東，不立魏朝。七賢高蹈竹林，無愧于寧矣。顏延年《五君詠》不數山、王者，豈無意哉？此畫奇甚，决非近世所能爲，恨不得其人，必有能辨之者。

《浮溪集》卷一七。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紹興十年十二月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内批，夜漏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宫虚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即追册温成后也。當時于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兖始録以示人。嗚呼，兹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于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于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悦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

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于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爲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浮溪集》卷一七。又見《雲麓漫鈔》卷八，《黄氏日鈔》卷六六，《南宋文範》卷六〇。

柯山張文潛集書後

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百八十有四，第爲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屏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複重，定爲此書，皆可繕寫。文潛名耒，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爲宣、潤、汝、潁、兗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黄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歿。其集以《鴻軒》《柯山》爲名者，居復、黄時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黄魯直、秦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爲最少。公于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公巋然獨存，故詩文傳于世者尤多。若其體制敷腴、音節疏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仿佛。公詩晚更效白樂天體，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棄而不取。其采獲之遺者，自如別録云。《浮溪集》卷一七。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六，《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

跋東原集序　紹興二十一年三月

嘉祐六年，先人爲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爲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預焉，且使交章薦之。藻爲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況交薦之幸哉？公于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藻書。《浮溪集》卷一七。又見同治《永州府志》卷九下，民國《婺源縣志》卷七〇。

跋折樞密錦屏山堂圖

葆真居士小築于壽安錦屏山中，趙祖文因畫居士泉石間，以示其人物風流濟勝之具。傳之江南，人人把玩，悠然想見其處并想見其人，便覺斜川、輞川去人不遠也。《浮溪集》卷一七。又見《南宋文範》

跋唐司農遇仙事

世傳陳希夷引一貴人見麻衣道者，曰：「神仙無此骨也，止堪作貴公卿耳。」蓋氣清而純陽者爲神仙，世人冒役于聲利，爲積陰所乘，何暇説遥興輕舉之事哉？惟忠義凛然，視死生如脱屣，功行既滿，必有不同乎人者。仙者識之。《浮溪集》卷一七。

跋鄭天和臨右丞樵舍秋晴圖

空如非能畫也，胸中丘壑，微見筆端，而瑰偉絶人如此。世間畫史，取青媲白，求象似于毫髮，豈復有林巒湖海真趣耶？《浮溪集》卷一七。

跋葉擇甫李伯時畫　紹興十三年三月

若人云亡，畫筆中絶，使杜少陵見之，當復有鄭公長夜之歎耶！宣和元年六月，鄱陽汪藻借觀于

寧國傳舍。宣和初余通守宣城，時擇甫官寧國，出此畫，書其後。比自泉南移宣城，過福唐，擇甫復以示余，則二十五年矣。一見如隔生事，爲感歎久之。紹興癸亥季春朔，新安汪藻書。《浮溪集》卷一七。

跋君謨有美堂記後

世之論法書、古文者，必曰王内史、韓文公。二子之學固美矣，然沿襲至此，豈一人之力、一日之積哉？特法出乎二子爾。本朝文章字畫之美，在祖宗時歐、蔡擅其宗。以淵源考之，逸少、退之固可一日南面。至於潤澤前人之法，加以嫵媚，則今二子焉過之。然逸少去退之數百年，而二公並駕於嘉祐、治平間，辭翰兼美，爲一時太平之瑞。以今驗古，豈但不愧之而已哉！此書及今尚爲完好，它日好事追求，彷彿於刻缺之餘，然後知爲可貴也。《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三。

跋張孝祥所輯先人手澤

宣和六年四月

仲宗尊祖追遠之志，叙事記久之文，余不復贊。其贈言皆百世之士，後之觀仲宗者，可以知其爲人矣。宣和甲辰四月六日，鄱陽汪藻書。《蘆川歸來集》卷末。

跋半山詩

《半山別集》有詩百餘首，表啓十餘篇，乃荆公罷相居半山時老筆也。祝邦直作淮南學事司屬官時摹印，甚精。德興建節鄉人周彦直，舊從荆公學，亦用此集印行。余皆寶之。過江以來二十年，求之莫獲。頃見徐師川，云黄魯直讀此詩，句句擊節。公器之不可掩也如此。近觀《臨川前後集》，猶識其在集中者數十首，因擇出録之。而表啓不存一字，可惜也。然録者極多舛誤。非不知其非真，但不敢擅下雌黄耳。今人謂荆公詩皆其少作，而此老筆無人辨之，尤悵然也。《永樂大典》卷九〇七。

長興周如愚殖齋説

余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芃芃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蓁蓁然者，若成人之願而欲進也；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于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一農者曰：「吾于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于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于成人也，懼其汩，日三視焉；于壯夫也，懼其摇，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

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菑畬之深淺。于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災，吾諰諰然防之，甚于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穫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穫半，怠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嘆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豈欺余哉！」長興周如愚闢便坐于其居之旁，而求名于余，蓋有志于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説以告之。《浮溪集》卷一七。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一，《新安文獻志》卷一一。

張光祖改名字盈之序

古之言立功名者，必曰才與識。然處之以貧賤則歉然而不滿，引之以投重委難之地則鬱然而不釋，及其得富貴，則又酌然無以容之也。如是而能引重致遠者寡矣。然則功名豈才與識之所能獨濟乎！蓋才能用於有爲而不用於所不爲，識能用於有見而不能用於所不見。至於深沉宏大。非淺中能窺識者，其唯量乎？然天下之量固相遠矣。陰陽水旱不爲之消長，風濤潮没不爲之動摇，縱納百川不爲之變者，海之爲量而無所待者也。虛焉則欹，滿焉則覆，中焉則正者，欹器之爲量而無所待者也。然量之有所待者，能慎而持之，則無所待者可以循而至其所以待者。然有道乎？養之以氣而鉏其驕，節之以禮而鳴其謙，蓋將有大者焉。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大受而可小知。」孟

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以我之浩然而使剛大，不能爲孔子之大受。受大者，其在於既盈之際乎！乃若夫至大者，則自善持積之而已。故志功名者，不可不學也。婺源張君從予游，秀整可喜，求更其名，故名之曰大盈、字持之，而告之以量之說。《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五。

全宋文卷三三八五

汪　藻　二三

范文正公祠堂記　紹興九年六月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于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服羌戎，其功烈與日月争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于偶然，不知公正素定于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爲于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獄具與太守争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辨

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于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于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余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于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摭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徽夏無且畫工爲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不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記。《浮溪集》卷一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二，《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一三，《范文正公褒賢集》卷三，《范文正公年譜》卷一，《新安文獻志》卷一一，《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嚴州高風堂記

紹興九年六月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可以爵禄致，必有輕天下之心。于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焉。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況其他哉？夫士之所以自重如此，非區區爲其身謀也。于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

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爲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爲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綺之徒，晚從太子之招，爲太子畫自安之策，正國本于談笑，而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爲得，而風節減于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來，高卧不朝，帝爲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三公若奴隸然，望印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尚風節而以功名爲不足道。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爲薄，竟不食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奉祠千餘年不衰。今釣瀨并臺俱存，而富春之境析爲嚴州。紹興七年，吾友董棻令昇爲是州，期年政成，乃爲堂于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曰「高風」，以景慕子陵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旁，而求予文爲記。令昇可謂能尚友千古矣。令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爲人。故余述子陵出處大概以告令昇，而使并刻之。紹興九年六月記。《浮溪集》卷一八。又見《黄氏日鈔》卷六六，雍正《浙江通志》卷四九，《南宋文範》卷四二。

翠微堂記

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而莫能有。其有焉者，率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爲樂。惟高人逸士，自甘于寂寞之濱、長往而不顧者，爲足以得之。然自漢以來，士之遁迹求志者不可勝數，其能甘心丘壑，使後世聞之翛然想念其處者亦無幾人。豈方寄味無味，自適其適，而不暇以語世耶？至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徒，始窮探極討，盡山水之趣，納萬境于胸中。凡林霏空翠之過乎目，泉聲鳥哢之屬乎耳，風雲霧雨縱橫合散于沖融杳靄之間而有感于吾心者，皆取之以爲詩酒之用。蓋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雖宇宙之大，終古之遠，其間治亂興廢、是非得失，變幻萬方，日陳于前者，皆不足以累吾之真。故古人有貴于山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槁項黃馘、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語哉？吾宗發之以豪自喜，讀書彊記，談笑多聞，頗欲以事業文章見世。一旦悉棄去不學，學所以治心養性者，買田三靈山之陽，前瞰大川，旁眺諸嶺，築翠微堂以居，藝蘭種竹其下，日與賓客飲酒賦詩，徘徊周覽，蓋將老焉。其意以謂世之有聲有色者，未有不爭而得，亦未有不終磨滅者。惟山水之娛人，無事于爭，且庶幾可以長存，故吾有以取之。蓋不學淵明而暗與之合。余既以仕爲家，老于憂患，引領林泉，有不可及之嘆，而發之沈酣饜飫且十年于茲矣，盍求其餘，結茅翠微之側，以休吾老乎？吾恐發之不得擅而有也，故遺書以問之。若夫山間之四時朝暮，可喜可愕，他日與發之共

之者，酒杯流行，尚能賦其一二爲翠微故事，兹不復叙云。《浮溪集》卷一八。又見弘治《徽州府志》卷一〇，《南宋文範》卷四二。

畫繡堂記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爲輕重。崧嶽生甫申，淇澳生衛武，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爲重也。莘野以伊尹聞，磻溪以吕望聞，隆中繇諸葛亮而顯，曲江繇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物爲重也。故爲名山大川者，不以生明堂大輅之材、九鼎之金、照乘之珠　連城之璧爲貴，而以毓英賢爲貴。爲王公大人者，不以功業載旂常、銘鐘鼎、書竹帛、流管絃爲榮，而以歸故鄉爲榮。此古人所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者，言得志而行乎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爲可樂也。新安自吴爲郡，今千餘年，山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爲最。繇唐以來，擢高科、登顯仕者，固不爲無人，然未有居將相之位者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大丞相汪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于京師數千里之外，爲時偉人。遭明天子艱難之中，總州符入侍，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金石，赫然爲佐命元勳。而新安之名一日聞于天下，此新安之榮也，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九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宣城。宣城、新安、鄱陽，三州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居鄱水之上，將歸老焉。建畫繡之堂，而命藻記之。藻曰：公以邁往之資，應期遇運，乘風

雲、依日月，而正宇宙于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旄秉鉞而兼師傅之官，亦可謂布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三居廊廟，坐籌帷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奉乘輿還宮闕，然後退從赤松子之游。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藻將不一書而爲天下國家慶也，又豈特爲新安之榮而已哉？《浮溪集》卷一八。又見《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四，《永樂大典》卷一八二〇七。

虔州神惠廟記

政和二年，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臣臨、臣根、提點刑獄臣景修、提舉學事臣聞、提舉常平臣邁言：「惟虔州地卑薄，章貢水出其中，洩發不時，輒冒城郭、敗廬舍，民之仰食于田者户十萬，俗呰窳，無隄防畎澮之儲，歲時豐凶，以雨爲節，故十縣方千里，常以旱乾水溢爲憂。惟靈順昭應安濟王廟在洪州吴城山，别祠之隸虔者三，負城之西北隅者尤絶顯異。政和元年四月，水至城下丈餘，雨晝夜不止，吏民惴恐。臣景修率官屬禱祠下，輒應。越六月，民穡在田，天則不雨，有艱食之憂。臣景修又禱，則又應。暨冬，鹽筴之役興，而常暘涸流，舟不得漕。臣根又禱，則又應。臣等竊伏思，雨暘天事，雖有智者莫能力致。今乃取必于神，如責券探囊，無不如意。民既足食樂生重犯法，得以其力，出賦租給公上，而吏亦因此省治訟，興事功。是神有功于國甚著，有德于民甚厚。雖三被封爵之崇，

而像設不嚴，名號不新，無以揭虔妥靈。願詔有司，議所以褒崇，俾民奉承，永遠無怠。臣等謹昧死請。」制曰：「可，其以神惠爲廟號。」初，提點刑獄張公治虔，嘉神之休，徯上之賜，而致民之思也，乃即故基，築宫而大之。土木之功，崇庳叶中；丹堊之飾，華質合度。于是神降廟之筵門，委蛇蜿蜒，顧享牲酒，屈伸中儀。及廟成而命書至，邦人駿奔，相屬于道，公遂命藻記其事。藻以爲古之王天下者，出命令，主神人，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致其能，無相瀆也。故人之能興利除弊者，時則賜之明；神之能致福弭災者，時則錫之幽。有顯號徽稱以昭明也，屬之祠官，世世不絶，謂之報功。宋受命極天，所覆罔不臣妾，上方以道德懷柔百神。肆虔之爲州，去京師數千里，而神之受職，如躬壇場之間，手圭幣之薦者。雖王之威神，南放洞庭，西及淮汳，可謂盛大，亦不敢以遐方爲間，服天子之寵靈。而部使者又能悉條其功，請命于朝，夸大顯融，垂示無極。是三者皆可書也，藻敢以固陋爲辭？乃作詩曰：

帝受天命，悉主百神。假神之休，以錫爾民。惟此南服，介于大川。負江而城，即山而田。十日而雨，民憂爲魚。十日而暘，時則狼顧。雨暘在天，人則必之。匪人之能，神則節之。嗟嗟神龍，執造物權。變化莫測，恩威在顔。寵靈自天，惟帝之渥。峨峨新宫，贛民所作。酒牲在堂，神則戾止。蜿蜒詘信，陳乎燕几。惟王威神，永有此都。屏翳陪後，風伯前驅。厲鬼螟蟊，却除不祥。俾我遠甿，躋于樂康。迄千萬年，保兹崇極。享帝之誠，是謂受職。《浮溪集》卷一八。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皋陶以刑事舜，其後封于蓼六，至春秋時，其國先亡，以爲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爲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皆以决獄，陰功遺福，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世，孰謂皋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乏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遽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爲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慮己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疏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温厚之氣于眉睫間。每訊報爰書，不以諉吏，平反决讞，必以其情，諸罹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廳廢圃，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爲亭對峙，而求説于余。余以爲《王制》：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蓋古之君子于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于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繫之中，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刑取禍。輕視民命，以喜怒行之，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爲捨福取禍，必無愧于心，然後可以樂此。《浮溪集》卷一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九，《黄氏日鈔》卷六六，《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江右文鈔》卷二，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四，乾隆《南昌縣志》卷五

五，《南昌文徵》卷一三。

鎮江府月觀記

紹興九年十一月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爲國屏蔽，尤重于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勢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爲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勝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攷諸圖志，始于晉王恭之時。繇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崒然孤起于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可觀也。紹興八年，吴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彊敏之才，易民觀瞻于談笑之頃。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遑于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嘆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頹甍圮棟，蕪没于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覿。今晨霏夕靄，晴嵐暖翠，復得于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鶩，畢陳于尊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于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于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爲襟要，其經理規模，必有足大者。嘗與予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貍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而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寇敵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

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之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爲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耶？季高曰：「可哉！」紹興九年十一月記。《浮溪集》卷一八。又見《方輿勝覽》卷三，《名山勝概記》卷七，《古今遊名山記》卷四，乾隆《鎮江府志》卷四五，《南宋文範》卷四二。

何氏書堂記

紹興十年十月

吳興環城皆水，獨西南岡嶺相屬十餘里，而得浮圖氏之居二焉，東曰道場，西曰何山。何山立于宋元嘉中，道場近出于唐末五季之初。然道場踵相躡得人，法席雄盛，鐘魚殷殷，聲聞東南。何山敗屋數椽，殘僧數輩，望之蕭然，游者弗顧也。雖其興先道場五百餘年，而衰陋反出其下遠甚。紹興初，余守吳興，得二禪老，曰慧林、曰居慧，使分居二山。慧居何山數年，剪薙榛蕪，易其圮腐而一新之。于是游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其隆樓傑閣，足以吞光景而納江湖。已而過何山，則草樹葱龍，軒窗窈窕，經行之地，皆雅潔幽深，如造幽人隱士之廬，至者忘歸，不知雄盛移而爲清勝也。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爲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爲吳興太守，以其居爲寺而名其山。顏魯

公書杼山碑，亦曰寺西南有何楷釣臺，則楷嘗居此山無疑。然楷之姓名，于晉史無所見，惟《宋書》言何子平曾祖楷，爲晉侍中而已。唐林寶《姓纂》亦云何叡渡江生楷，爲晉侍中。《晉書》稱叡有子五人，獨充、準有傳，而不及其餘。又《括地志》謂楷爲吳興太守，《宋書》乃以楷爲晉侍中，豈沈約見《晉書》，充嘗除侍中，因誤謂充爲楷？抑爲吳興太守，後亦至侍中耶？皆不得而知也。以余攷之，寺有宋《禪幽寺碑》云：元嘉十四年，創立精舍于金蓋山，初不言楷時有寺。且何山之名，于梁吳均詩始見之。疑楷嘗學于此山，其名蹟在人，後人慕之，即其處爲精舍耳。謂楷以其居爲寺者，非也。《禪幽寺碑》至唐會昌時已斷裂。無幾，有張道規者，以爲式道人書，識而龕之。今碑亦不復見。嗚呼！晉之士大夫，可謂求志而得其志矣。其退也，處山林而以讀書爲樂；其出也，居城府而以治民爲事。或出或處，不過乎數十里之間，其人物風流可以想見也。楷距今幾千年，此寺之廢興屢矣。世以爲可久者，莫如金石之傳，既金石磬滅，而此山之名獨存。則謂人物風流，非士大夫所先，而虛名無益于後世者，非陋歟？余老矣，方買田若溪之上，則此山將皆爲吾杖屨所有，其可不留語山中，爲吳興故事乎？乃訂其本末而并書之。紹興十年十月記。《浮溪集》卷一八。又見同治《湖州府志》卷四八。

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爲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

何？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惟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爲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爲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物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苕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胸中，而爲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于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目子劉子所有也，予曷爲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予之畏友也。子劉子以爲先君子歿，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言于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于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浮溪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長短，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烝嘗之奉也。苟爲無以承之，祀從而隳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下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説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説，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于今爲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夫子之没，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爲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夷戎狄之國，莫不知吾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之城東南隅，經始于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宫壞爲壘舍。徽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于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宫、佛刹，圮于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紛然相望于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之命司教于此，反熟視而不爲，可愧也。」乃謀費于州人。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贏來獻者，于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中通、

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事。未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于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于是人以程公爲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況出于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廐，莫不爲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頖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爲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昺以諸生之請來告曰〔一〕：「願書以貽後人。」乃爲叙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甸始，彗于紫微。篳篥棄道，學門雉飛。坐令此邦，祀不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莽，列爲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弦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矣兹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右山，輸秀于此。爲邦生材，以篤王紀。《浮溪集》卷一九。

〔一〕生：原作「主」，據庫本改。

靖州營造記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

國家承六世積累之餘，開拓土疆，過成周廣輪之數，于是極楚越之南陬，皆列爲郡縣。熙寧九年，增築唐之城州爲渠陽軍。建中靖國二年，又移軍于渠陽江之西，賜名靖州。初，夷人散居溪谷間，各爲酋長。及上版圖職方氏，爲王民〔一〕，與彼之山川壤比疆連，犬牙相入也。雖歲久聲教所覃，去椎結之俗而飾冠巾，轉侏離之音而通字畫，奉官吏約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實初郡，新民庶事，漫無紀律，重以連遭饑饉之災，斗米千錢，弄兵之民，乘時搶攘，五十年間，凡六七作，發卒擊之而後定。爲民上者，救過不給，間于憂慮，則趣辦目前而已，遑暇及市朝道巷門渠之制哉？紹興十九年，大梁劉侯臨是州，營丘王侯爲通守。二侯，今之材吏也。相與戮力，不鄙夷其民，有惠有威，撫善良如赤子，去姦慝如稂莠，州人翕然信服。渠陽舊爲芟舍板屋，雖官居帑庾亦然，侯一新之，聚材瓦于場，募工于市，又以三者非渠陽所出，經營于數百里之外，其勤可謂至矣。紹興己巳孟冬，遂甓州之通衢七百餘丈。行者免于崎嶇沮洳之艱，而望之繩直，循之砥平，爲無窮之利，咸欣然相告曰：自有此州，閱府守丞不知其幾，莫克爲之。今一朝談笑而成，非二侯之澤歟？且是役也，不期年畢工，其費出于二侯唱始之俸，與四方樂輸之金，無秋毫及民。集其事者，進士陳大有、僧世遂、祖能也。嘗謂天下事無大小，如不萌苟且之心，鮮不成者。魯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始

至，《春秋》稱其賢。況分符竹爲州，有社稷人民之寄，師旅之屯，賓客之奉，而通衢者憧憧往來之會，肩摩轂擊，朝夕是由，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乎？故薛惠爲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陳道弗不可行，單襄公知其必亡。政之能否，國之存亡，皆于此而見。則二侯經渠陽者，其澤豈不遠哉？後人求營造之因，當有所稽攷，蓋不可以不書。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記。《浮溪集》卷一九。又見《方輿勝覽》卷三一，《南宋文範》卷四二。

〔一〕民：原作「氏」，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三三八六

汪　藻　二四

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

彭城鄭固道，厭直承明而歸，得爽塏于上饒龜峰之下，種花蒔竹，若將老焉。以書謂余曰：「吾營吾居于此，數年而成，今欲名之曰『寓屋』，子意以爲如何？子爲我言其意。」余曰：人生天地之間，萬古在其前，無窮居其後，其與物浮沈者，不過百年之頃，而百年之期，又少有至者。則雖吾形骸之内，皆謂之寓焉可也，而況于屋乎？吾嘗怪陶淵明作《歸去來》，託興超然，《莊》《騷》不能過矣。而卒章乃曰「寓形宇宙復幾時」，何淵明知之晚耶？淵明既爾，而固道又取之名其屋，不幾更晚于淵明乎？然謂是身爲蘧廬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爲千載人者，以淵明不但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攀琅琊之柳，泫然流涕者乎？有記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爲誓者乎？是二人者，雖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爲物之所移，而其愚遂至于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

遠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爲憂；其既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爲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于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爲淵明，而爲吾固道之欣慕歟。固道少以功名自喜，爲人英偉，笑語軒然，視世間小兒皆欲卧之百尺樓下。今雖老矣，借不得坐籌帷幄如張子房，猶當據鞍矍鑠爲馬伏波。顧卷藏豪氣于數畝之宫，蕭散于茂林脩竹之下，放懷于詩酒之間，了然知身外之物，無秋毫可戀著者，故隨其遇樂之，略無留吝之意，而其樂至于不可勝計。非有得于淵明者，能如是乎？固道名望之族，今爲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浮溪集》卷一九。又見《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一二。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將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故，遂名聞天下。在先生謂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薙榛蕪，搜奇選勝，自放于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絶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于溪石之上。其謂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

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溯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黄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鈷鉧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黄溪則爲峒獠侵耕，嶝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口，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于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于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猥井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于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殁于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于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瑰奇絶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于學、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于是采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考焉。《浮溪集》卷一九。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二，《柳先生集》附録三，《新安文獻志》卷一一，康熙《永州府志》卷一六，嘉慶《湖南通志》

永州玩鷗亭記

紹興十七年正月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爲僇人，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爲亭，面愚溪之口，有群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説，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同見于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以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于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爲而不可玩哉？」余少迂疏狷介，自知于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于麋鹿之群，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脱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于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群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于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于胸中，頹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固宜。然俛而啄，仰而

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于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浮溪集》卷一九。

又見《明一統志》卷六五，嘉慶《湖南通志》卷一七九，光緒《零陵縣志》卷二。

爲德興汪氏種德堂作記

天可必乎？跖也而壽，回也而夭，慶封也而富，原憲也而貧。天不可必乎？臧孫賢而有後，鄧攸忍而無子，仲尼匹夫而世祀，龐公耕者而子孫安。故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常疑天以爲不可知者，皆指未定言之也。然君子亦豈屑屑然常置盛衰興廢于其胸中哉？知修吾身以待其定而已。胡不以種木觀之乎？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蘖耳。所謂蔽日月、擾雲霓者，固已萌乎其中。如使足可搔而絶，手可擢而拔，牛羊踐之，斧斤伐之，夫豈有木也哉？此以人勝天也。苟吾有以封殖之，潤澤之，養之以風霜之堅，待之以歲月之久，順其取受于天者而條達暢茂之，則蔽日月、擾雲霓者，有時而至矣，非天定勝人而何？汪氏世家新安，當唐宋五季干戈紛擾之時，衣冠散處諸邑之大川長谷間，率皆即深而潛，依險而居。迨宋興百年，無不安土樂生。于是豪傑始相與出耕，而各長雄其地。以力田課僮僕，以詩書訓子弟，以孝謹保墳墓，以信義服鄉閭，室廬相望，爲聞家。子孫取高科、登顯仕者，無世無之，而汪氏尤其章章者也。汪氏之居石田者，數世皆有隱德，而訓子弟尤力。石田之

先君子嘗撫其子弟而歎曰：「吾不愧于天，而無以見世矣。天其或者將使汝曹大吾家乎？」乃築堂于其居之東偏，名之以「種德」，曰「此吾所以志也」。未幾，果有乘駟馬高車而歸者，里人以爲榮。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至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石田南臨大谿，去江百餘里，而山水清奥，非秀民接踵而出，不足以當之。今汪氏其爲王氏乎？種德之報，未易量也。汪氏之子逮字及之，能世其家者，求余文爲記。于是乎書。《浮溪集》卷一〇。

又見《能改齋漫録》卷一九。

石頭驛記

自豫章絶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曰石頭渚者，世以爲殷洪喬投書之地。晉史記及《世説》稱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載，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傳。石頭於他書無所見，以圖志考之，唯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爲西昌，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其爲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爲驛也。豫章據吴楚會衝，扼甌閩交廣之吭，故古今爲刺史治所。凡南方之人往來吾州，與夫屬州之吏受約束太府者，肩相摩而袂相屬也。而石頭阻江，負城十里而近，至此者非風濤之不時，則薰沐以俟

見。或使客之迎勞，冠蓋之留連，其棲息徘徊，不可無所，而驛之故基僅存，草萊生之，芻牧所廛，爲屋數楹，以更傳遞而已。大觀三年，轉運使彭城劉公行府事之明年，當縣官置帥東南，百廢具興，公既以方略授其人，使之繕城，陴聯走集，加兵戍守，爲江湖形勝，而又間以其材圖驛之舊，撤而新之，且刻退之詩壁間，使躊躇興廢者有考焉。蓋役不更時，調不及民，而所以爲行李居處飲食之安者，皆具稱其爲江山俯仰之盛也。公名敦，字厚之云。《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八五三。又見《能改齋漫録》卷八，《方輿勝覽》卷一九，雍正《江西通志》卷三四，乾隆《南昌府志》卷一四，同治《新建縣志》卷七七。

譙樓記

政和三年，德興縣令缺，詔以通仕郎豐城黄君誠爲之。君通經術，長於政事，又善知風俗所宜。凡蒐情飾貌者，至於庭輒得之，若身居其間爲之計議者。故人人畏服，相與語：「勿違君令。」君亦撫以善意，若父兄之詔子弟然。居無何，部告無事。先是縣治有門，施重屋其上，歲久繕完不時，幾無以絶風雨霜露之氣。前爲令者，熟視莫敢治。君至，嘆曰：「夫門所以時啓閉，謹出入，且今縣例得爲樓於門，頒天子之號令以戒朝夕，其可不虔？余將改作之。」於是民知君意所向，咸歡趨之，百役之需，不戒而具。君因爲之區處，不陋不奢，修悠久是圖，丕亟不遲，恬安是務。經始於四年之春而落成於八月。君使來求記。蓋昔者門闕之制，自諸侯之下不詳見於經，學者無考焉。獨記禮者謂夫諸

侯臺門，《春秋傳》邾子在門臺臨庭，詩人之刺鄭，亦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孔穎達以《爾雅》釋之曰：「觀謂之闕。」則先王之時，自子男而上皆得爲臺門觀闕之制。雖區區邾、鄭之國〔一〕，不敢廢焉。今縣，子男之邦也，有人民社稷之寄，而教條獄訟在焉，其施重屋於門以爲觀美固宜。異時尺椽寸甓之役，縣常聽之州，州常聽於部使者。吏幸歲月可引而去，則曰：「吾嘗有請矣，如不我報何？」其以怠而止者十嘗四五也。否則厲民以逞，付託於下，並緣爲奸，至謗讟興而無以禦之，坐是懲創，不敢復爲。其以懼而止者十嘗八九也。惟君才足以信上，故以請則從；誠足以信下，故以令則勸。善具美并，遂任登臨。然大江之東，歲以士薦之於京師者，其州十而饒爲最；環饒之境，歲以士薦者，其縣六而德爲最。雖其好學使然，抑山川有以相之。今樓審面勢之宜，而一邑之山川可坐而得也，將使秀民於是焉出，以稱吾天子風勵學者之意，則君之爲政可謂知所先後矣。雖不吾請，猶當執筆以竢，況其請之勤耶？乃爲之書。同治《德興縣志》卷九，同治十一年刻本。又見《輿地紀勝》卷二三，《方輿勝覽》卷一八。

〔一〕雖：原作「難」，據文意改。

婺源縣清風堂記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窮，非人物都會。土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爲長雄，難於彈治。故吏之宰於婺源者，往往畏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既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登臨；有魚稻之珍，足以宴樂；平歲無過客使者厨傳之勞，足以安佚。其人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苟幸而得平，有終身不肯違法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元功之爲政也，胸中涇渭甚明。既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略除煩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幾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笑之間。於是昔之吏俗朋黨、投隙抵巇爲鑿穴首鼠者，既已化而爲心膂股肱，而椎埋摽輕、武斷鄉里爲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爲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刮磨果可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予聞而嘆曰：天下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夫徜徉於萬物之表，而人得之以除煩解暑者，惟清風爲然。是故至人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賞，騷人才大夫之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爲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於牛羊之地，物我俱弊矣，乃始絲棼而禽獮之，政之愈勞而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理，而與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之是營，徒以從容無爲，使斯民灑然以新，釋然以喜，而元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宜其所得清風爲尤多。且吾

邑雅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之頌，歌詠吾子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静深君子也。觀其命名之意，足以知其爲人。《新安文獻志》卷一一。又見《方輿勝覽》卷一六，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

永州刻崇寧三年太學上舍題名記　紹興二十年三月

神宗皇帝以經術造士，始於熙甯之初，當時欲遂放三舍天下，未暇也。徽宗益新月書季考之法，崇甯三年，首命太學上舍生賜第者十六人，蓋經術之興至是□三朝矣，而得人，此其選也。曩是政和翰林學士劉公實在選中。後五十年，公之子襄通守此州，願刻之石，以紀其盛，於是乎書。紹興廿年三月，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臣汪藻書。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六。又見《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録》卷一七，同治《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光緒《零陵縣志》卷一三，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繆專二五三一。

永州太平寺鐘銘　紹興二十年

起空寂中，無間斷者，非雷非霆。一剎那間，徧滿大千，非聲非形。以悉檀成，以慈悲撞，以歡喜聽。從無始來，如瞑而寤，如醉而醒。九疑之西，瀟湘之會，梵釋之庭。紹興庚午，春再浹辰，散

吏是銘。《浮溪集》卷二一。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上，《湖南金石志》卷二七三。

歙硯銘

非端溪温潤而漪文，非銅雀斷殘而古色。出吾州虹貫之巖，資爾輩筆耕之澤。《浮溪集》卷二一。

向滈刷絲硯銘

龍尾石，南唐物。匠何年，斲山骨？繭出盆，文不没。濡君毫，爲黼黻。《浮溪集》卷二一。

琴研銘

無琴之絃，有書之用。卧北窗而以此消憂，與淵明兮同夢。《浮溪集》卷二一。

懷璧硯銘

圓其外而不陵物，有似乎佳公子；瑩其中而不露才，有似乎古騷人。汝以此行世，以此發身，夫謂之席上之珍。《浮溪集》卷二一。

王氏種德齋銘

大梁深根，武陵清樾。風露華滋，山川秀發。干霄，起自毫末。人如甘棠，誰敢翦伐？子孫蟬聯我觀王侯，好德若渴。百年栽培，遲以歲月。坐令晚始條達。先翁所書，千載不没。《浮溪集》卷二一。

葉抗硯銘

縝栗而温，直方而厚。作于貪夫竭澤之前，得于元老著書之後。是爲君家文字之祥，與立言者同乎不朽。

璞而潛也，居萬仞之淵；器而用也，吐六經之言。汝師其潛、資其用，則名也與此硯長存。《浮溪集》卷二一。

愔箕硯銘

美哉下巖之石，得乎中興之年。續文章于六一、東坡之後，追議論于嘉祐、治平之前。嗚呼，汝能然，則無負此硯矣！《浮溪集》卷二一。

熊叔雅硯銘

禹鑿餘，韜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斲爲泓，携北南。毛褚陳，其友三。出瓌辭，與古參。《浮溪集》卷二一。又見《六藝之一録》卷一三〇。

董天任硯銘

圓其中，蒼璧橢。窳其前，初月破。出天滋液，如炙輠。爲臞仙，零寶唾。《浮溪集》卷二一。

悟硯銘

其澤也取之不竭，其堅也磨而不磷，其端方足以鎮物，其文理足以發身。學者比德于此，是爲席上之珍。《浮溪集》卷二一。

莊德邁硯銘

斲茲山骨，以發天液。縠理漪文，金聲爲質。楮松競爽，待子而一。遣瑞君家，漢廷給筆。《浮溪集》卷二一。

書墨言，忠佞筆，百世不磨由此出，臨泓當思擇其術。《浮溪集》卷二一。

恪硯銘

吴國太夫人贊

寶文閣直學士賈讜母，吴國太夫人王氏者，秦王審琦五世孫，而顯恭皇后之姑也。精修樂施，終身如一日。建炎二年，隨讜至金陵，薨焉，葬于城北正覺寺。會有司以其地爲元懿太子墳塋，讜欲舉夫人葬零陵，不可。紹興十五年，始得請啓葬，棺衾腐敗，巾屨杯圈，觸之埃散。獨夫人面如生，肩而下異蔓覆之若銖衣。及易棺衾，香聞數十步。金陵傾國都而出，焚香作禮，曰：「善哉！非夫人願力所成不及此。」于是藻爲之贊曰：

夫人生王家，具足諸福慧。珍寶千百億，視之如微塵。傾以飯伊蒲，了無留吝色。用檀波羅蜜，精進終其身。窆于給孤園，經十八寒暑。彼物皆朽壞，而吾面如生。爪眉齒髮膚，以至脂澤等。光潤柔輭相，與生亦無殊。寶花綢繆之，芬馥世希有。坐遺諸草木，悉成旃檀林。云何劫灰餘，有此殊勝事。誰非幻泡影，獨現金剛身。一時生信心，見者及聞者。極無邊無量，數等恒河沙。由茲證菩提，

是名爲説法。《浮溪集》卷二一。

僧可宗爲胡尉唐卿畫枯木怪石圖爲之贊

有巉其石，匪雨露而常澤，起卧兮欲立；有枒者槖，匪條葉而中腴，回既槁兮復蘇。高巖無伴誰與居，旁有疏篁鬱相扶。定知畫史貌不如，彼上人者詩之餘。《浮溪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三三八七

汪　藻　二五

郭永傳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繆爲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争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斂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脱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爲常。縣禱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迕。永械致之府，府爲并他縣追還。于是府檄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于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

吾志而已，遑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録，府事無大小，決永。吏有不能辦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録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目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輩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歲大寒，城池皆冰，敵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敵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桂充、漕臣張益謙相掎角。永得檄大喜，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没州縣皆叛敵來歸。敵亦畏之，不敢動，遠近宴然。居無何，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徂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

廷，且請朝廷先爲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擲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敵曰：「城破始降，何也？」雜然以永不從爲辭。敵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敵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敵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乃自爲好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嗔目唾罵曰：「無知醜類，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説降乎？」敵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絶。敵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縶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敵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皆相向慟哭。敵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古通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爲文，皆可録，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揜卷終日，而尤慕顔魯公。爲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咨嗟奬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充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慚。靖康冬，敵犯京師，中外阻絶。或以兩宫北狩告永者，永號絶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始勉强一

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于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爲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爲非所急，士之精銳，銷耎盡矣。一旦爲敵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或甘心污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徇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爲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爲無人，若劉韐、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敵不屈，無如永者。故掇永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永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浮溪集》卷二〇。

又見《黃氏日鈔》卷六六。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居江淮者，故今爲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言行爲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髫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太學生，群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

進士第，年二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于堂，人以爲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于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絶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于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方寸之地耳。一累于物，以失其正，則聰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淆，至于紀綱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于民。公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悦。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纖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爲惶恐盡力。于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況其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寖驕不可制。且帥臣監司，

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啓姦倖，爲朝廷憂。」于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霈恩，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百姓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榷貨務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户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爲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于民，爲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斂百出，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爲多。洪州官没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公曰：「十年失于譏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冤濫如此，何以召和氣乎？」朝廷爲罷獄。興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隆寬盡下，公欲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爲言。公奏：「救荒，臣職也。惟本路闕乏，所請

輒從，民力以紓，爲大利。若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上深然之，賜緋衣銀魚以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于民，方爲利國。」公奏：「訓辭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本路，有所見，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人之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答天戒時」。上大悦，即日趣議鹽事，得内侍省牒，事聽關白。公即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毁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于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樁錢，以志滅二敵。使中國競、百姓富、朝廷正、群臣和，以示人主尊强隆盛之勢。」反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爲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紬絹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封樁鹽可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敷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于漕計，能權其贏，爲轉輸之本，故屢辨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藝，吏緣爲姦。或州郡以非所産，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爲納直通融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爲陳，或紓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末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

斗賑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爲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淮諸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于是大失權倖意。徙兩浙，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奉，餘悉餉權倖爲己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于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寢。復以表謝，其略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爲過也。然得丘民爲天子，顧不重哉？」搢紳誦之。小人由是得以間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渠魁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貴人董捕，欲自以爲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軍興頗乏，公以爲縣官空匱，未有甚于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榷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爲之計。稍有水旱，即干叨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榷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得和買茶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于民，諸路當亦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羨，民窮困不聊生，可爲流涕。今羅本之外，復須五百萬緡。屬者趙霆宣御筆，令于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最正用。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爲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即不能無騷擾之患。今民和買既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户以倖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于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肯爲陛下言者，況復使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兼并，二曰下户均出役錢以

絶姦僞，三曰市易取净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斂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爲先，修造雖于國體有不可廢者，比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予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爲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爲造第也；定策如韓琦，不聞彫墻峻宇僭擬宫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之，奈何掠民膚髓爲厮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擿節用之説，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摇成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達綱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促限，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黄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辭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税，有「輕躁妄言，不循分義」之説。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平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爲孝子矣。」既罷臨江，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寒暑，往返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爲樂，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爲變，扶持彌月，癯然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絶復蘇。方哀毁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苫，不盥不櫛，不易衣，不嘗味，不飲藥，泣不絶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

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一有不及，爲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爲文頌歎之。未幾，復以己得之服爲祖榮，于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爲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于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爲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爲股栗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奬賚，于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讒公，雖卒坐言譴死，而天下拱手推爲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爲霣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閒十有六年，專覃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爲議論，辨博閎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大觀、政和則言羅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于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河，深以中國受屈爲恥，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贍薦用之。其説以爲「二邊之患，近而且遽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爲掎角，而國家懲寶元、元豐之失，以兵爲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蕞爾，政當徐以術制之，不當急與之較」。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爲持右臂授羌，將爲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贍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爲自祖宗以來，每敵犯塞，爲

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爲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敵。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憩縛元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公于吏治不爲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强明，人不能欺，尤汲汲于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己。其馭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實，不以偏辭。故自爲州縣吏至爲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服之。于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于機穽。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貧者。所至坐客常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繇江西以出者，多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賮之。退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篋而已。聞人小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雖自敵以上，非職所及，亦冒爲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干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之僚有攘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坐淮賊例鐫官，則乞併降己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損己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胸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于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于親疏長幼、大小厚薄，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

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夫人黄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燾，太學博士。熹，將仕郎。燁、煥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黄伯思、起居郎李綱、太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税范渭、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歷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温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澹簡古似其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躐臺省、躋侍從，爲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災異所詢，于愛君恤民之際，諄諄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爲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黄履尤器公，以爲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如救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没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救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爲得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郴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人于其里鑄印墩，謹録其行事如右。謹狀。《浮溪集》卷二四。又見《黄氏日鈔》卷六六。

奉議公行狀

公諱穀，字次元，姓汪氏。汪氏、軒轅，皆古國名。春秋時，童子踦以功顯魯，孔子韙之。中間譜系不傳，至五季有自歙之黄墩徙婺源還珠者，于公爲九世祖，子孫因家焉。用高資爲江左著姓，至公之父子，始以進士繼踵起家，知名一時。如文正范公、韓康公、王文公，雅相知友。年位皆不滿其德，搢紳悼歎。公皇祐五年及第，一命撫州宜黄縣尉。少年明鋭，遇事莫爲持難。盜殺里中民，胥憚于捕鞫，則爲虎傷以聞。公一見輒窮其僞，曰：「凡獸食人不容偏齧，今迹如此，謂之虎傷，何哉？」胥不意情得，即叩頭吐實，一邑以爲神。移泰州泰興令，會中遣御史按水災，他邑長以裁減民賦不均，訴者紛然。及被詰，莫知所爲，獨泰興有經式，公私交便。御史以公爲能，喜甚，召與語，大奇之。坐公堂上，庭折諸邑長，指泰興爲法。當是時，汪泰興名聞淮東。公進曰：「此未足爲御史言也，縣瀕江，民依沙爲田，出租賦，歲久沙潰，民抱虚責，閲數十吏無告，害莫大此。願益得爲民除去。」于是奏可，蠲復者無算，訖今泰人誦之。丁外艱，以長孫承祖母萬年君憂。改建康節度推官，知漢陽軍漢陽、潤州金壇縣、泉州晉江縣丞。元豐初，縣官立法，期會旁午，晉江雅多權右，前爲丞者，熟視强梗莫敢治，以故給納常殿。公至，則繫執政家吏一人，曰：「咎當歸我，不諉他人。」調太平州軍事推官、廬州觀察推官。部使者怒旁郡守，謀以危法中傷，鞫者莫敢直，直者輒以罪去。最

後請公，公曰：「禍人自免，豈吾心耶？」攷正于理，不爲屈。使者大怒，亟劾。公益不能奪，則以獄上刑部。至刑部，則以公言爲當，乃已。聞者壯之。公曰：「國家之著挈令也，日給糧如所給之秩，否則有刑，費則有償。今日汝何令之有？惟吾之有新貴人如京師，厚征從兵之食者，衆多附所從，欲他日刑吏而償之。無乃不可乎？且何必剥賤媚貴？」不聽。後果及于敗，皆以公爲知言。初令泰興，以材敏稱，至薦者一日倍當遷之數人，謂公且顯矣。無何憂患十年，僅得一幕吏〔二〕，漢陽以縣省去官，金壇以避仇稱病免官。當公之免也，法以期叙，而遽踵新令告滿二年，其爲幕吏，法當減舉將之半，而又以坐免沮格。居晉江日，有哀公者，驟薦于朝，皆爲公慶。會盜起閩中，按察者多得罪，復報聞罷。嗚呼，可謂窮矣！公亦自以直道孤立，知者不爲無人，然動輒跋扈，若陰有柅之者，乃益退縮，不爲表暴。欲爲地者，皆推而不受。一旦棄官，老于故居龍溪之上，治田桑、保墳墓。客至則醽酒擊鮮，劇談竟日，爲温厚長者。無纖介隱衷，然于親疏，曲有禮意，各得其歡心。雖面刺人過，而受者更以爲喜。與人説理，道成敗，反覆曰「後當如是」，初若闊疏，事驗皆信服。間則繙詩書，鉛槧不釋手。凡經抄録者，無不精審。歲時書問，無貴賤必親治惟謹，未嘗敕子弟占答，故辭翰可師，人皆藏之以爲珍。有詩百篇，意深語典，因事立誡，要不虚發，而不以示人，其隱德如此。家居十有二年，以致仕恩轉通直郎，以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蓋晚而子孫取科第，仍祖孫五世，基緒不絶。人方以鮮儷爲榮，而公卒矣，享年八十，寔崇寧乙酉六月某甲子也。曾祖某，故不仕。祖某，任司封員外郎，贈光禄少卿。父某，任都官員外郎，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妻開封陳氏，永

嘉縣君，繼室壽光縣君。男六人，槃、棐、槩、棨、藻、彙。棨，先公卒。藻，從事郎、宣州州學教授。公清慎剛介，出于天資，終始完節，不以勢利毫髮干撓，質之神明無愧也。乞身强健，時優游自得。常曰：「吾先世以才短年，今奇拙而壽足矣。」其退居龍溪，家日益貧，或以賂怵公者，曰：「吾寧貧，忍爲此耶？」官閩日，僧居歲熟荔支自守貳而下皆餽焉，無慮萬計。公曰：「是豢吏也夫！」獨斥還之。後有坐是而黜者，人方服公之廉。王文公于公爲父執，方用事時，汲汲于人物，諸附麗者多貴。有勸公以異時所得緘尺爲獻者，公笑而不答。雖緣吏事，一再造請，諄諄道舊故，而卒無一語及私。建昌李公常治湖，公以故人子往依焉。常屢以美官勉公，公不屑也。渤海張公擇賓、南劍陳公俁一見公于稠人，即嗟重論薦。公曰：「不緣介紹而能然，真知我者也。」録其諱日，歲蔬食以報之。公尤善攝生，至老精神容貌不少衰，時與壯者角膂力起步爲笑樂，往往多不及。常誦佛書，願脱疾苦。方與親串命酒如平時，神識不謬，俄側身而逝，衆以爲獲報。諸孤期以某月某日，奉公葬于龍溪源冕木塢，永嘉夫人祔焉，從公卜也。謹録公行事如此，以待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浮溪集》卷二四。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九一，《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七。

〔一〕吏：原與下句首字「漢」互倒，據庫本乙。

夫人陳氏行狀

代張耜作

夫人陳氏，開封府開封人，内藏庫使、遥授蔚州刺史贊之曾孫，累贈職方員外郎承道之孫，守曹州法曹參軍諮之女，而奉議郎汪穀之妻也。蔚州以客從太祖漢、周間。即位，録其勞，諸子踵入官，而承道獨以病廢。生子諮、詠，始業詩書，爲儒家。詠舉進士，至尚書屯田郎中。諮以扈真宗祀汾陰，得試禮部，卒用其弟婿參知政事丁度恩奏初品官。法曹之官于南也，爲諸女擇配，以非其士難之。聞奉議賢，曰「不可失也」，遂妻以長女，生男女八人而終，是爲永嘉縣君。永嘉之亡，奉議君哀之。以夫人嫻内則，少孤，事其母孝，謂撫諸孤，莫宜夫人，遂聘以歸。夫人内順外嚴，通詩書，力勤儉。雖不逮舅姑之養，然事其像，朝夕薰修，歲時奠酹，甚于事其生。食飲不薦不先嘗，踖焉如將見之。永嘉四男子，槩、棐、棐、棨，夫人鞠之盡力，自襁抱森然成人。諸子亦恩之，如實生己。夫人既老，槩亦齒髮衰矣。其就養豫章，槩自子舍來省之，相持逾月不能訣。既行，以悲思卒。夫人二子，曰藻、曰彙。少學章句翰墨，皆夫人親指授，有法度，程其日益之功，雖祁寒劇暑不置也。故藻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今爲宣教郎，充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奉議君與藻，仕皆小官，禄不足食。夫人爲簿其所入，銖量算計，不妄以毫髮費，雖迨老不衰。或諫止之，曰：「不爾無以養仕者之廉，且吾樂之，不爲病也。」至賓客過從，則親視肴醪，凡所以爲甘旨之奉者，豫節而儲之，以待一

時之須。故藻多得從名士游。奉議君清修畏人，疑于不滿，夫人處之晏如。暨藻之仕，意且諱貧矣，夫人每以奉議君所以勵己者戒之。故藻亦所至自飭，不汲汲于苟進，緊夫人之訓則。然少喜佛書，母病疾，灼香于臂，無完膚。中年尤精確，晨起齋祓坐誦，雖事顛沛于前，不輟以觀。晡則置酒戲諸孫爲笑樂，日以爲常。雖春秋高，彊健如壯者，事不少縱，閫内肅然。蓋主汪氏祭四十年。以今上登極恩封壽光縣君，用政和三年九月制改封孺人，享年七十七，于是奉議卒十年矣，槩、槩、槩、彙及諸女亦皆前死。孫七人。愷，通仕郎、監泰州西溪鹽。餘未仕。卒之明年某月，合葬于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冕木塢。

奉議、永嘉君之墓。嗚呼，夫人可謂賢矣！事親孝而一之以誠，友夫義而濟之以儉，撫子慈而成之以孝，卒也享壽考康寧，從禄萬里而考終于其鄉。嗚呼，夫人其可無愧乎！諸孤不敢違杖而走請，以玭子婿，知之爲詳，故屬書其懿範如此，以待世之立言者，圖不朽焉。謹狀。《浮溪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三三八八

汪　藻　二六

信州二堂碑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爲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清溪民阻山爲暴，吏不時制，寖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無一人奉尺書爲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陴浚隍，修戰鬬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浙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偪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于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爲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勠力締謀，屯韓巖以托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

竹巘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爲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爲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棖，益驅人爲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麾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因分其兵爲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于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賊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舉舜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爲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于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藻曰：天下之事，所貴于智者，以審于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于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于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爲吏者，方狃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爲？」巽懦譸張，爭爲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爲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誠以信于江南爲四塞地，使狺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閩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惟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于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笞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爲重，則君之建立爲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于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于吏治，所

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二年而錮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于此，可謂爲政知所先後，而功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爲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狃于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螻蟻，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勳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褒。在列咸啓，信爲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惟昔首孽，衆爲不聞。曰此猘者，吾疆懼紛。迺理隍壁，迺褒選鋒。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麾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鄰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惟汝予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户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于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爲父師。毋或去我，阽于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仂。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謡。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爲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浮溪集》卷二〇。又見《方輿勝覽》卷一八，《新安文獻志》卷四四。

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　爲毛友作

上既夢遊帝所，親受帝言，將興道教〔一〕，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萬壽宮。鎮

江府以金華龍遊寺改建，如詔書。越明年，館御既嚴，像設既新，學徒勸趨，雲委川至，聲聞京師。于是上親書殿閣等名十以賜。又明年，臣某領府事，上曰：「神霄宮成，當書，汝某其書之。」臣謹稽圖牒及道藏書，金山始爲浮玉山，言自玉京諸峰浮而至者。後有即山以居而得金于水涯者，易今名。父老相傳，先唐時嘗爲龍游觀，已而爲浮圖氏所有者幾二百年。金華陽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名于載籍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蓋其前臨滄海，却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爲際，風濤潮汐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環其左右，攬數州之秀于俯仰之間，而下蟠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奥區，古今勝處也。則高真所庭，逸士所廬，天閟地藏，餘千百年，一朝巋然爲海内琳宮之冠者，夫豈無待？臣仰惟皇帝陛下，繇神霄玉清之地，撫炎精累洽之運，凡意所屬，天必從之。方且恭承秘訓，興既墜之緒，滌源培本，合道德而一之，以幸天下。其神機所運，雖兩儀二氣，曾不外吾挈提把握。則名山大川，東放嵎夷，西屬崑崙，南極丹淵，北連窮髮者，特其融結之一。矧茲山當吴楚之衝，去京師二千里，而近在吾顧盼之地，是宜清光一屬，而土木眈眈，金碧差差，雄視東南，與天無極，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后，奔走率職，惟恐其後。故華榜既揭，天宇澄穆，鶴翔其空，沈符之晨，水波不興，赤龍自獻。世徒咨嗟太息，以爲瑰奇詭異之觀，殊不知天人精祲，胎合沖融，超出形象者，迺其餘事。故臣嘗論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説，望殊庭于彷彿者，未嘗不自以爲得與神明交也。彼不過涉其徑庭，味其糟粕，區區于巫祝之小技、禨祥之末節而已，亦嘗以神霄帝君之事告之者乎？於戲盛哉！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兆千變化，出應帝王，明道闡教，爲生民福者，上一人而

已。何以言之？世傳得道而應世者，莫盛于黄帝。遊赤水則遺其玄珠，訪具茨則迷于大隗。蓋黄帝自區域而企天遊，故納山川于車馬之間而不足；上由霄極而持世教，故用山川于几席之上而有餘。則臣以爲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上一人而已者，豈爲過哉？上敕漕臣詹度總視工事，始于政和七年之秋，而成于明年之夏。凡爲殿三，曰長生、曰青華、曰黄籙；爲臺二，曰寶華、曰蘂笈；爲閣二：曰龍游、曰經。又爲泰定庵，命太素大夫黄澄居之。澄學道茅山五十餘年，流輩推重。上以金山爲天下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澄。臣幸得以薄技待罪從班，適守兹土，事成而書，臣之職也，敢以菲陋爲辭？

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帝膺寶訓臨九瓘，萬靈祇衛來三天。真人下執樞中權，凝旒不動堪輿旋。閔兹頹俗劫屢遷，鍊形蜕骨誰非僊。聿興妙教窮海埏，叢霄相望清都連。偉哉浮玉當大川，地維四絶中巍然。世氛不及環以泉，吴峰楚嶠輸風煙。天穹地博棲萬椽，宛如龍漢初開年。帝揮寶墨題其巔，神光下燭陽侯淵。金符玉簡功用全，蛟龍讋栗江神虔。驚濤弭伏雲海鮮，回翔縞羽登蜿蜒。霞光星燭其數千，乘光日覲虚皇前。坐令下土侔高圓，焉知帝力施無邊。下臣作頌鑱蒼堅，不磨要與兹山傳。

《浮溪集》卷二〇。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六，《古今遊名山記》卷四，《金山志》卷九。

〔一〕篇首至此原無，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六補。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敵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安扶督民輸。一日敵帥坐城闉，猥謂四人者曰：「吾國賦羊馬于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繒何有哉？顧誠無有塞責。」敵帥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敵帥不勝忿，四人皆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等。于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酬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柩。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翱，世業儒爲聞家。翱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補將仕郎〔一〕，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録。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復留居東州〔二〕。五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

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奬重。後每進説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爲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怏然不悦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辭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謫提舉武夷山沖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内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内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拏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説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説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敵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掎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于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

以吏部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準祖宗故事，遇得旨即著爲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爲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敵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桌，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却之。桌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寔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

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敵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凶。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户』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于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上皇震怒，執楊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

詔鞫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介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辦之。蓋公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斁，爭藏弆爲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太夫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于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藻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藻。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追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欃槍而右窭窳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于夜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浮溪集》卷二四。又見《名臣言行録》續集卷三，《新安文獻志》卷六四。

〔一〕公：原無，據《新安文獻志》卷六四補。

〔二〕復：原無，據右引補。

宋故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贈少保汪公神道碑

公諱澥，字仲容，姓汪氏。惟汪氏世次綿遠，古有汪罔氏者，當三代時國于封禺之山，其人皆魁梧壽考，漢張衡所謂跨汪氏之魚龍是也。或曰汪姬姓也，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因氏焉。故哀公十一年，童汪錡死齊師之難，爲孔氏所褒。自漢訖陳，漫不見史。隋唐之際，始班班有人。曰華曰綱，率以武顯，而其人皆本黟歙。公，宣城新建里人也。宣城于黟歙爲近，豈其族蕃大，歲久而遷焉？公曾祖文戩、祖元亨、父衮，皆未嘗出仕。衮以公故，贈朝請大夫。自秦絶學，六經無全書。至漢諸儒，各以顓門相傳授，然泥於訓故，後世疑焉。宋興百餘年，王文公安石以經術輔天子，於時學者滿天下，非王氏不宗。方訓釋之初，公寔與其議，又首傳其説，故命世則爲醇儒，立朝則爲名臣，居官則爲循吏。非師友淵源有所自者，能如是乎？公結髮嗜讀書，當嘉祐、治平士未知經之時，已能專意義學，手筆口誦，晝談夜思。聞吴興胡瑗有大名，提《易》書以往，得其所學。既從王氏遊，遂於諸經無所不通。會初成大學，增弟子員，求人可爲諸生領袖者，獨公與李圖南分録學事，人莫不榮之。自是天子聞公名，書於屏間，有用公之意，而神宗棄天下矣。公年四十餘，始以元豐八年登進士第，調舒州懷寧主簿。丁内艱，喪除調鼎州司理參軍。時太守興學，聞公至，喜曰：「爲諸生得師矣。」一繇是方湖湘千里間，學者趨之，經公指授，皆有師法。薦者交章，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歙州黟縣。專用

靜治，教條皆可師。若辨僞券以擿民欺，築長堤以除水害，至今爲邑所祀。召爲太學正，改宣德郎，陞博士。以病不樂留京師，得僉書奉國軍節度判官。還朝，授太常寺主簿。屬徽宗親政事，選用人材，除公秘書丞，以朝奉郎充諸王府翊善，遷國子司業。皇子爲王，詔擇端亮鯁直有文學政事之人爲王府屬，以公應選，兼記室。尋對便殿，賜緋衣銀魚。大觀二年，遷國子祭酒，兼定王、嘉王翊善。逾年，擢中書舍人，累遷朝議大夫。久之，大司成闕，宰相未知所議。時公攝右史侍傍，徽宗顧公曰：「汪澥可也。」未幾，以議學制不合，除顯謨閣待制知婺州。上惜公遠去朝廷，留知潁昌府。推行錢幣如詔旨，進中奉大夫，移陳州。明年，移壽州。未幾，又移應天府。慨然曰：「吾可以歸矣。」即抗章以聞，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舟行及盱眙，遂請老。未受命而卒，春秋七十有五。積官至通議大夫，詔贈宣奉大夫，官其四孫，從優數也。公行與學爲時所尊，平居退然，與物無競，至辯論經義，則毅然以身任之。自布衣録天子學事，及爲博士司業，以至任大司成之官，官以儒名者幾三十年。朝廷法度更張，公未嘗不與。每諸儒商榷，公援古義而言，從容折衷，聞者亡不厭服。故紹聖中修學制，則爲編類官；崇寧中置講司議禮局，則爲檢討詳定官。洎爲侍臣，又必兼勸講之職，其言涉規戒者，天子未嘗不改容而聽焉。公亦自謂得聖人指歸，所至喜爲持論，方吏州縣，部使者或受業焉。晚歲爲州，時時詣學宮爲諸生講説，至忘食飲，雖老不衰。爲記室時，妃嬪有以王書句讀屬公者，公辭非其職，不聽。及出守將行，又請公釋其音，遺中貴官餉物甚厚，公一不受，人方知公名聞禁中。公雖喜談經，而言語妙天下，少從有司試，必處其尤。至奏賦崇寧中，又爲天子嗟賞。其掌帝

制，温厚閎深，一篇出，人争誦之。然雅非其好，不自以爲能也。遇人無貴賤長幼，一本于誠。居家未嘗問有無，所臨州郡，稍廩之入，率取其薄，而痛裁其贏。然親舊恃公爲生者，至不可勝數。所著書有《詩書講義》六卷、《孟子句解》十四卷、《詩義釋音》三十篇、《詔誥》三卷、《樂章》一卷、《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紹興九年，公之葬涇縣錢衝之原也，二十四年矣。公之子伯虎以書抵其同宗汪藻而告曰：「先公之葬有年，雖銘詩已納諸幽室，而墓道之碑未立。惟子從先公最舊，可辭？」當是時，公以伯虎恩屢贈少保，令人胡氏亦累封慶國夫人，子伯龔爲宣教郎、知江州瑞昌縣，伯虎爲朝奉大夫、監榷貨務都茶場。諸孫：汝則，爲朝散郎、通判紹興府；汝嘉，通直郎、通判通州；汝文，脩職郎、廣陽軍漢陽縣簿；汝言，迪功郎、處州青田丞；汝舟，將仕郎。伯龔、汝文、汝言，雖已前卒，而汝成、汝立、汝弼、汝勵、汝修皆有行能，嶷然向立而未艾也，公之後何其盛歟！藻以子姓出公之門，書公平生，職也。然其辭已載幽室之刻，故姑掇其大者而述焉。銘曰：

孔氏既没，六經中微。士守章句，失其指歸。熙寧喟然，興以義學。公承厥傳，爲世先覺。國有大義，法當罷行。孰能授經，繄我老成。進陪賢王，奉以師友。退程行能，亦訓其胄。遂入禁闥，掌王贊書。始終儒官，垂兩紀餘。政事文章，雖不汲汲。出爲數州，人莫能及。在昔賢哲，恥崇空言。公奚不窮，恃有本原。子孫繩繩，咸盛德之後。豐碑所臨，過者回首。

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户、寔食封二千一百户汪伯彦題額，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德興縣開國伯、食邑九百

户、賜紫金魚袋汪藻撰，右朝散大夫、新改差知台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紫金魚袋吴説書。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四。

施氏節行碑

孺人施氏，四明人，故府君周公諱良史之妻，故宣德郎、贈少師諱弁之母。今台之寧海縣東四十里，有磽介於數山之間，清溪周其前，大海環其外，水石參錯，桑麻雜植，其中多周氏居，蓋其故第也。施氏於四明爲望族，孺人有容色性行，其家慎擇所配。時府君雖不事官學而以能文稱，居鄉慷慨有器度，喜周給，人頗推長老，故施氏以歸之。周之先嘗縱大舶出海上，府君至府，不肯離其家〔一〕。納孺人之明年，侍其父適日本國，去二月而生少師，後七年而府君哀訃至。少師生，府君既不及見，而孺人年二十二，孀居家貧，其父母欲奪而嫁之，毅然守志不可回。先此閭里未知讀書，而孺人始教其子。有憐之者則曰莫若使田，富貴焉可必；有誚之者則曰是見錢遲，其窮可立待也。孺人則自信不疑而教之愈篤。乃遣就舅家，求良師友以訓誨之。少師少苦瘡瘍，累年不能療，孺人親自撫視，至達旦不寐。方是時，家惟四壁，而孺人一寡女子，倚少師爲命，而少師又多病，人莫不爲孺人危之。少師每學於他郡，或馳赴京師，行之日，飯素禱於家，俟其還無恙，乃爲肉食。自學以至仕，裝橐悉自辦，不取諸鄰里，至鬻衣奩以資之。有賓客至，必親爲之執爨具食，無少倦。故少師益得以結賢士大

夫，就成其業。年十八，薦於鄉，三薦登進士第。先是台州舉進士者曠歲不得一人，至少師而以文章取高第，於是乃知孺人爲善教子也。嘉祐六年，少師釋褐主越州會稽簿，遷建之松溪、婺之武義、黄之黄陂三縣令，得以禄及其親者十有九年。孺人以元豐三年七月初五日卒於黄陂之官舍，享年七十有四。後十三年，宣德郎卒於官，諸孫始遷孺人之柩與少師葬於江寧府上元縣金陵鄉紫金嶺。政和三年冬，孫炳、煒援元圭霈恩，叙孺人起家本末，乞封於朝廷。朝廷審其不誣，加以今號，迺降訓詞曰：「朕荷天景貺，嘉與宇内共承兹休。汝胚胎吉祥，慶鍾來裔，二孫瀝懇，祈渙異恩。朕方篤孝治以一天下，錫此命書，其克歆享。」嗚呼！孺人夙有淑德，中外所知，鬱而不彰，存歿爲恨。一旦朝廷恩逮九泉，發徽音於數十載之後，命下之日，聞者榮之。孺人性剛，動有法度，接宗族鄉里以和孝聞。飭身儉約不妄，嫺居五十餘年，未嘗出閨閣。而家悉自主之，不以累其子，使得悉志於學。洎少師登第，孺人年五十六矣，猶教諸孫亹亹不已，而炳、煒最早被誨育，以故同年登第。炳任左中大夫、知瓊州軍州事，煒任右中大夫、知汾州軍州事。炤、瓊、燦、爟，皆舉進士。炬，右迪功郎、池州青陽縣主簿。曾孫道，右承議郎、知化州軍州事。造，右朝請大夫、知泉州軍州事。苯，文林郎、撫州司士曹事。芊，右從事郎、真州六合主簿。萃，右承直郎、監潭州南岳廟。玄孫彭，右從事郎、黄州軍事判官。庠，右迪功郎、建州松溪縣尉。蓁，右從事郎、監杭州軍資庫、兩浙東路安撫準備差使。彤彰、之美，並右迪功郎。其餘舉進士者又二十餘人。源深流遠，子孫詵詵，久而益盛，實由孺人起艱難、守節義，慨然保育其孤，以致今日。異哉！孺人生有偉節，没有榮聞，刊之琬琰，垂之簡册，

可以勸慈母而勵節婦矣。然不得鴻儒大筆，表千載殊特之遇，則埋光泉壤，何以詔天下後世！是用備述孺人顯著之迹，與夫宗族之景仰稱道者，以俟異時史氏之所采擇。慶元二年春三月〔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六。

〔一〕「府君」句：文意不明，疑有誤。

〔二〕此文題下署汪藻而文末云「慶元二年春三月」。按汪藻卒於紹興間，不得於慶元初撰碑文。然考碑文所述人物，與汪藻活動年代頗合，而文末年月之後，應有「立石」或「重建」之類詞語，頗疑《浙江通志》取材石刻而有所脱漏。此文當爲汪藻撰記於前而立石重建於慶元之時。

全宋文卷三三八九

汪　藻　二七

故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紹興十年五月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賢良方正，屬六科罷，舉進士。既策名矣，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宣、邵、復三州以歿，贈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爲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潤州之丹陽。公諱携，字季升，丞相自開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于待漏院，宰相吴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爲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爲詞章。當路交薦

之，復辭薦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閒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服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岳廟。尋除丹陽縣丞，會令闕，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爲令者。徙通判廬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爲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爲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中。經郊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寇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寇退即求去。淵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耶？」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爲榮。數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兵、省科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温州，亦不拜。召爲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公退然如不勝衣，與人言，惟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交，一出于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爲苟且，而卒歸于忠厚。若摧彊去惡，則忘其身爲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毫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爲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隱然爲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

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盜二人，于情于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曰：「官吏無賴，至擅出人于死，既曰彊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紓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爲言其所以生之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公不爲回，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並緣掊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爲區處于未至前，既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饑，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可乎？」乃乞米于有司，有司以爲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汲然惟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爲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爲非，視州縣蔑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爲縮頸而公處之泰然，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肥俗喜告訐，爲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爲也。」立遣人捕之，則已亡去，索于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實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絶。麴院亡麴數萬斤，覺，麴官與獄官通，猥歸罪于持衡者，以爲私其贏于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麴官納磨户金而授之虛券，麴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裡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閣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讙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

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爲備。未及門，果譟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爲動，徐禽爲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一州爲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公雖精于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尤長于詩。韓駒、崔鶠，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爲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箴，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于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恭人祔。藻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胙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綿慶既遠，乃生魏公。輔佐泰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曰汝是似，爲吾近臣。似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巋然老成。入侍禁嚴，于禰有光。年及黃髮，祉非不長。無缺虧者，人胡歎嗟。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浮溪集》卷二五。

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潭州陳君墓誌銘　紹興十三年十月

君諱兗，字景淵，姓陳氏，世家閬中，昭陵宰相文惠公堯佐之曾孫。文惠事具國史。生述古，爲

正議大夫，贈少師，于君爲祖。生知祥，爲朝奉大夫、知德州，贈宣奉大夫，于君爲父。君少英發機警，方事紛糅，諸老生未能言之時，已洞然了其微處。及出語，人皆厭服。以父任爲陳州商水縣尉。郡守惑之，君調護令使善去，而寘胥于法，聞者快之。以親嫌，移滑州韋城縣，改宣教郎、通判常州。盜發清谿，浙西諸郡皆震，常當其衝，君親屬夫增陴濬隍，盜知有備不敢犯。宣撫司上其狀，遷承議郎。坐小法免，起主管西外宗室財用，提舉福建路市舶，通判大原府漳州，皆不赴。尋通判泗州。時金人寇京師，泗居東南咽喉地，郵傳不通者百餘日。盜王嗣擁衆數萬將及城，君白守收民入保。民玩安不知兵，孥入君舍，謀爲亂，君正色折之，衆逡巡引去，而圍亦解。頃之，淮橋戍卒與李丞相綱所留兵無慮萬五千人，寓城中，守以無儲，懍懍然欲亡去。君請五日除其憂，即夙夜營度，如其所須餉之，逮元帥府檄書至，乃已。擢尚書膳部員外郎，積勞至朝散大夫、知通州，遷朝請大夫。通既遠行朝，守兵單外無援。金大帥引兵十餘萬環之，君先士卒扞城，至食水藻四十餘日，卒使不能近城而去。通人德之，家繪君像以祠，飲食必祝。後數年復過之，則父老迎君境上，羅拜馬前十餘里不絶。未幾，宣撫使周望提兵屯姑蘇，與通夾江而軍。江北人歲以薪貿江南米，至是宣撫司遮之不得渡，淮人大飢。君請會糴于福山，且籍城中能食者日給之，通人滋以爲德。擢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以分鎮，請宮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除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宣諭使明橐詢民間利病，君請罷州之爲寨者四，置栅者三，廢栅者二，并請置檢察官以收鬻鹽之利，罷免丁錢以招材武之人，毀七星寨以防敵人對壘之姦，嶺南人便之。復主管江州太平

觀，改差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大使司罷，召赴行在者再，遷朝議大夫、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參謀，遷右中奉大夫，除淮南東路轉運使，進直敷文閣、知揚州，賜紫衣金魚。君至維揚，帑庾無一錢一縷一粒之儲，而負公私逋者萬計。居無何，兩朝議和，鄰使往來相屬，太母奉梓宮還闕，當供億者復萬計。君不請于朝，不取于民，上下充給，流民之歸者亦數萬口。異時典方面而長于理財者，皆推君之爲，自以爲不及。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君之得長沙也，訓詞甚寵，思所以報上者，將種種加意，一路八州之人，亦想見其風采。然到官而君病矣，一日視事如平時，忽持脉曰：「吾其不起乎！」以紹興十三年七月丁卯，卒于官，年五十九。君精明勤儉，居官有大過人者。凡陳請于朝，必爲可久無窮之利。不媮安于目前，不規合于時好。善任人，明于財計，下有姦伏，發之如神。故數經艱危，及當大事，無不談笑而辦。加以持己廉平，經宗祀恩，不任其孫而任其從兄之子。丞相杜充守建康，金人猝至，其屬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興宗陷敵中，君輾轉賊間，寧舍己橐而保興宗之金，訪其子歸之，人以爲難。娶胡氏，文恭公宿之曾孫，封令人。二男四女。男曰興祖，右從事郎，前卒。曰紹祖，右迪功郎。君爲帥時，皆以恩書寫機宜文字。女適迪功郎王拯，餘未行。一孫曰注，未官。紹祖以其年十月壬寅，葬君衡州衡陽縣慕石鄉石門里。藻與君游最舊，且君無恙時，若欲得余文傳之不朽者，會紹祖來乞銘，不得而辭。銘曰：

土之發身，惟志與才。得時得年，又奚足哀？嗚呼景淵，有是三者。獨于其年，天不之假。在昔文惠，克勤王家。再傳及君，大振厥華。少而激昂，晚益精敏。如臨霜空，忽見孤隼，盤錯

必用，所臨有聲。凡今立朝，誰踰仲卿？精神折衝，未老而没。君何存亡，哀此人物。奄宅異縣，祝融之峰。後人過之，尚式其封。《浮溪集》卷二五。又見《黄氏日鈔》卷六六，《永樂大典》卷三一五〇，光緒《湖南通志》卷三八。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大中大夫衛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一日顧宰相黄潛善、汪伯彦曰：「衛膚敏安在？趣以來。」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于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澂、諫議大夫鄭瑴曰：「衛膚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爲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爲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疾，猶扈蹕至臨安。拜尚書刑部侍郎，未拜，聞明受之變，慟哭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不聽。乞輿醫秀州，從之。進尚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大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可惜。」其爲上眷知如此。公諱膚敏，字商彦，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爲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贍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乂入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乂以實對。徽宗

曰：「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召公，既見，改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爲可，假給事中往聘。公言：「金主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金遣使而吾反先之，于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爲然。洎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陛辭矣，上改命公。道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敵且大入，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愈急，衆凶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金渝平，益不爲屈。金人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義，將何以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金主大怒，觀者爲股栗，公處之晏然，終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斡喇布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敵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無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僞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中事，公連挫敵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三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于是高麗入賀，以公爲宣問使，假太常少卿迓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高麗久矣，今一旦鏷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

年，東南之餼牽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敵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知敵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居，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于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暘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詘之。先是公論時政，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省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于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

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説，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宫，議者爲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還焉。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徙華亭，故今爲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王嵲。公爲人剛明，邃于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袞袞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于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施設當如何？方嚮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于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銘不已，余從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爲最詳者，是宜爲銘。銘曰：

自古臣主，鮮逢亟乖。公于三君，展也必諧。厥諧伊何，一以忠藎。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褒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寧盡規。謂不剴切，帝胡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關身，曾不少概。當饋興歎，詔追而來。來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刻貽無窮，曰宋遺直。《浮溪集》卷二五。又見《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四三。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劉君墓誌銘

紹興八年八月

君諱嶠，字仲高，吴興劉氏。吴興之劉，其傳蓋遠。熙寧間有諱述、知御史雜事者，正色立朝，與宰相争是非，宰相盛怒，至欲逮治之，不爲屈，卒奪御史。司馬温公稱其道勝名立，東坡蘇公爲之賦《吴興丈人》之詩，一時名士，慕而宗之，所謂劉孝叔是也。于是吴興之劉聞天下。卒官尚書吏部郎中，累贈金紫光禄大夫。中興，又特授秘閣修撰。生君，皆世其家而有賢子。君少以文名，端方厚重，不妄交游。范忠宣之子爲承務郎，贈通奉大夫。生君，皆世其家而有賢子。君少以文名，端方厚重，不妄交游。范忠宣之子正平，凛然有二父風，君從之數年，盡得其學。由是操修益進，賢于人益遠，爲鄉里所尊，聞其行于朝，擢政和五年上舍高弟，除陳州州學教授。丁内艱，免喪調監尉氏税，非其好也。會徽猷閣待制趙公鼎臣鎮鄧，聞君名，辟司儀曹事，一府高其文，部使者交薦之。居無何，争進者比而讒君，君推其能于人，一不之校，人皆服君長者，而讒者反愧謝。君遷宣教郎、睦親廣親南北宅大教授，歷開封府儀曹少監、少府少監、尚書比部員外郎。君爲郎六年，閱輩流登臺省者無慮數百人，未嘗以榮滯關懷。當國者賢之，擢大理少卿、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出，提點福建路刑獄。君内爲廷尉，外爲繡衣直指，于決讞重輕必平反曲折，得其情而後已，不以爰書諉吏，故中外翕然稱之。使閩時，尉誣民爲盜，帥幸尉遷，力主之。君知其冤，引囚物色非是，釋囚而黜尉。帥，貴人也，不悦。會貴人還朝，

君知其憾不釋，力丐奉祠，得提點洪州玉隆觀。居數年，以疾請老。卒，年六十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時紹興八年三月某甲子也。初室信安鄭氏，繼室開封朱氏，皆封恭人。二男子。曰坰，右迪功郎、懷寧縣主簿。曰瀼，將仕郎。一女子，未行。一孫，曰某。坰等以其年八月某甲子，葬烏程縣某鄉某山之原，以鄭恭人祔。君同産三人，長曰崧伯高，仲即君，其季前吏部侍郎岑季高也。君事伯高如父，而季高又以君之所以事伯高者事君，兄弟之懿，士大夫談之。伯高少曠達，不以世務經心。通奉公早世，母夫人嫠居而貧。君于内外幹蠱之責，與鄭恭人分任之，而遂伯高于閒適，以寬太夫人之憂。及伯高疾廢，藥必親嘗，飲食必親饋，以終其身。故君之卒，季高哭之，過時而哀。既葬，季高知君與藻善也，來求銘。會藻以語言得罪，斥居南荒三千里瀟水之上，焚筆硯不復爲文。而季高每書必以銘爲言，諰諰然惟恐君之不得其傳也。藻于是爲之太息曰：嗟乎！季高盡誠于君，固今人所無也。然能使季高不能忘君如此，則君平日所以處兄弟之間者于此見矣，銘其可已乎？

銘曰：

嗟仲高，名一世。學精深，行尤異。位九卿，非不試。車方馳，忽思税。歸里閭，友兄弟。合塤篪，爲樂地。謂當還，以經侍。甲子周，奄然蜕。相山川，攷龜筮。望先塋，窆于是。刻幽堂，詔來裔。《浮溪集》卷二五。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紹興四年十二月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光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爲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即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宦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頎秀，望之嶷然。嘗與兒曹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汙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太學，籍籍有聲。既擢第，調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軽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饑，官出粟，糴者萬人，坌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以命君，君布灰于地而疏其行坐，彊者東，弱者西，以五十人爲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曰：「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而右輸金，各以序進，未晡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君朝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既去，父老指防而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静爲政。凡追逮，書縣門而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晷刻，田里間未嘗識游徼嗇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説乎？且道遠奈

何？」民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束濕，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爲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用薦，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橐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賊平戎，此鼠輩何爲者！今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群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召監延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會金人立張邦昌，法當郎草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倖非常者僥曰：「僕請爲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賊，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病于家。今上即位，病即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喋血餘，守將屢易，公私埽地，萬目睢盱，君一調而細大咸舉。于是衛兵留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駿卒驕，凌藉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榷酤之贏，給其稍廩，歲終贍足，民不知兵，治聲流聞。加直秘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寔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而不以歲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折之。然胸次實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

親没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上之。内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饑者食、寒者衣，病者醫、死者葬、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合三十餘卷，豪壯而贍蔚，似其爲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兩男四女。男曰師尹、師説。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受，其志非苟且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兹乎。女曰琚，適左修職郎陸景瑞；曰瑢，適左迪功郎元盥；曰瑶，適右承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瑞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藻與君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巢岌也。人視蔭以偷，君汲汲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門洞開，胡過而不入也？寧羸厥躬，尚後人之及也。《浮溪集》卷二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五一，《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二九，《南宋文範》卷六五。

全宋文卷三三九〇

汪　藻　二八

左中大夫致仕吴公墓誌銘　建炎四年十一月

崇寧初，制詔以尚書左丞爲丞相，天子虚己而聽焉。丞相因得操其權，進退天下士。諸附麗者，自布衣不旋踵至大官；或捨己而從他，則中以危法。于是一時嗜進之徒，莫不希其聲光于顧盼間，諰諰然惟恐不得當也。當是時，太僕寺丞吴公點雅爲相所知，相敬畏焉。恥以其黨進，力從之求去。相嘻笑曰：「君欲首爲去國之人耶？」嗛之。自是相持國柄二十餘年，士大夫不堪其專且久，撓節從之多矣。惟公卒不求合以死，天下莫不高之，雖阿相之人，亦自以爲莫及也。公字聖與，其上世占籍光州，于唐爲聞家，後徙閩之邵武。至公之高祖沇，仕南漢爲循州軍事推官。曾祖漢卿、祖顒，皆以行高其州里。皇考詔益務修飾，教諸子以經。子四人，踵登進士科，兄弟競爽，知名當世。累贈其官，爲少師。公少持重寡言，人未之奇也。總角以文見鄉先生黄履，進退如成人，問皆可觀，履歎賞彌

日，曰：「子必爲令器。」聞王文公修經金陵，負笈從之，繇是學益進。元豐五年，擢進士第，調舒州司理參軍。年少，人或易之，有市醫砭人死，繫月餘莫能決，公一見曰：「此非律所謂誤不如方者耶？」老吏相顧大驚。移英州真陽令。嶺海去朝廷遠，吏多版授，守率以胥遇之。始至，風公庭趨，公不爲屈。守大怒，欲誣以事，久而知其賢，反薦諸朝。丁內艱，免喪監建州買納茶務，守正無所阿徇。用薦者改宣德郎。韓宗道知杭州，奏知富陽縣，政績爲一路最。時孫傑察訪東南，官吏重足事之，獨薦公爲可用。徽宗登極，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簽書常州判官廳公事，州倚以爲重。擢太僕寺丞，相憾其去，出通判婺州。行未半塗，差撥發福建路錢物。凡當是選者，事已必歸報求美官。至陳留，以記白曹，不見宰相而去。相滋不悅，下除通判睦州。秩滿，移越州，遂請老。貧不能歸，客婺州蘭溪，四壁蕭然，處之晏如也。御史中丞吳執中知其賢，起之再任，公不得已至京師。會同年生在廟堂，欲以公見上，公固辭曰：「吾嘗謝事矣，豈可復見上乎？」得通判洪州，徑出關不顧。時茶法初下，責有司奉行，郡以丞領之，敢議者斥，吏奔走不暇。公獨條不便于民數事上之，人爲寒心，公不恤也。已而朝廷施行其說，至今賴焉。秩將滿，報政或欲召公，公聞，即以病告，得提點衡州露仙觀，繼領亳之明道宮、建之沖佑觀、南京之鴻慶宮，奉祠十餘年，卧家不復出，賜三品服。淵聖皇帝受內禪，轉中大夫，擢知漳州。于是公無意于世矣，復請老。以建炎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官自宣德郎十一遷至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娶同里黃氏，封令人，先公二十年卒。二男四女。男曰延年，朝奉郎。次早卒。女適從政郎廣德縣汪詩〔一〕、迪功郎長沙縣尉張某、朝散大夫

徐敏中、朝散郎直徽猷閣范浩。孫男女各一人。男曰祐，迪功郎、南劍州司户參軍。女適從政郎、建昌軍教授李汝翼。公退然如中人，而操履剛方，其堅如金石。與人言，雖面目嚴冷，而衮衮皆可書紳。少清苦，一毫不取諸人。其舉進士、出京師也，僕遭癘焉，人皆惡之，欲委諸道，公輟己輿以載，徒走千里而歸。晚讀佛書，益翛然有遺世意。其于簡淡，蓋往復而身安之。凡世間所謂矯揉以釣聲名者，公無以焉。嗚呼！慕富貴而仕者，固人之常情，守道而不求，亦士夫之所當務也。然利害陳于前而爲舉世之所熏灼，其不從者幾希。若夫屹然如砥柱，立于頹波之中，久而不爲之動，蓋今人所未見。至終始完潔如公者，殆百年所無也，可不謂賢哉？藻少從公游，服膺最久。延年既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公于其居之西若千里王公嶺之下，迺屬藻識其墓，藻于是叙公之實而爲之銘。銘曰：

古之仕者惟己責，于遭窮通我何擇？世衰鄙夫乃求獲，相時射利規什伯。偉哉吴公挺松柏，力排冰霜傲陘阨。世方賢愚糅黑白，朝爲之徒暮隆赫。幸公來游重其客，疾趨而逃遠瑕謫。終身軒裳不能迫，浮沈數州下膏澤。晚歸遐陬與世隔，竟全孤高返真宅。向來公卿愧方册，揭兹銘詩告阡陌。《浮溪集》卷二六。

〔一〕「廣德縣」上或下當脱一字。

户部尚書許公墓誌銘

政和六年九月

政和五年四月甲寅，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許公卒于袁州。公以文學起家，以材力結人主之知，爲世名臣。當朝庭建立法度之時，所更皆其要劇。凡事紛于前，衆人圜視莫知所爲，公獨從容處決。初若不以經意，退而視其規模，條析明甚，有深思熟慮不能至者。用此四歷大鎮，五爲户部侍郎，一爲尚書，官至中大夫，職至樞密直學士。雖間用言者數出，然天子思公，不逾時輒召。故卒之日，賢士大夫皆盡然悲傷，以用公之材爲未究。公諱幾，字先之，世居饒之餘干，至高祖始占籍信州貴溪，故今爲貴溪人。曾祖待用、祖堯卿，皆不仕。皇考宗舉，舉進士，卒官秘書丞，以公故贈光禄大夫。公兒時有大志，出語驚人。大丞相韓公琦鎮大名，公在大名以諸生見，獨偉視公，爲加禮，遣詣太學。未冠，擢上第，調筠州高安主簿。光禄公間往視之，會攝邑事，規畫良善，光禄喜曰：「兒能爾，吾何憂？」爲之信宿而去。丁光禄公憂，起主饒州樂平簿。已而爲其令，大興學校，課士習經，親與之酬酢，雖旁邑亦遣子弟從學。濬陂池利于民者，責其寮分任之；獨練湖之役爲大，則躬按行其地，爲之區處，溉田無慮萬計，民刻石紀功，治行爲江東第一。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爲姦者數百人。勾當開封府右廂公事，尹高其能，雖府事亦關決公。會復常平官，大臣首薦公，擢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奉使有旨，爲開封府推官。丁普安太夫人憂，免喪除虞部、

金部、户部員外郎，賜五品服。今上即位，有以永興等路饋餉爲言者，遣公馳視，數月畢，財以不乏。館北使，除大府少卿。先是吏俸不時得，貧者患之。公能使利無遺入，用品秩高下，分日而給，未幾以均足聞。爲提舉南郊事務官，除將作監。吏與工比爲姦，盤結牢甚，如斲削塗墅丹臒之工，當以次用，而吏于役初，概給其廩，故浮耗不貲，且閒劇不均，訴者紛然。公以楹數逆爲之程，使未役其役者不食其食，費省而功倍，遂爲永法。除大理卿，改太僕，馬政蕃息，入户部爲侍郎。公前爲郎多在户部，其財用出納斂散，銖分縷析，皆有成法。及蒞官左曹，益當天下之劇，夙夜盡瘁，講求利病罷行之。其大者必反復議論，務合熙寧、元豐之法，毅然不可回奪。上亦知公忠，乃多見納用，議者以異時居大農無與公比。除顯謨閣待制、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盜倚梁山爲藪，害所被甚衆。公籍漁者十人爲保，晨肆其出，夕責其歸，否則同保以聞，自是窮治無脱者。汶上多衣冠，其黨子儉孫，惟怙勢横閭里，善良苦之。公刑其尤者以徇，風俗爲變。遷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入見，除户部侍郎。以子喪乞外，上曰：「卿宣力久，其少安。」復除直學士、知成都府。言者以公摇泉布法，降充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宫。既投閒，築室饒之東湖，盡江山之勝。大觀三年秋，亟召，除工部侍郎，數日改户部。歲有大禮之費且倍，經人爲公慮，公不取于下，不貸于中，前期而辦。會開封府李孝偁領詔獄，以公攝尹事，剖決精明，廷中皆指相示曰：「是故爲厠官者，其可犯耶？」稍稍引去。拜本部尚書，兼詳定一司勅令。公練習邦賦，每檄在京庫務及移文諸路，口授吏曰，某所爲錢若干，某所爲物若干，某費當取彼，某儲當給彼，吏且聽且書，莫知其端。及覆視案牘，無一不如公

言者，人人駭服。言者以公治染院事不實，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婺州，俄降充天章閣待制。已而事白，除樞密直學士、河東路計度轉運使。公屢辭不獲，則請廣糴以絶豪右射利之姦，從之。改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河東被邊，綿地數千里，公盡護諸將，紀律赫然。及其暇時，修墾田法以利兵農，謹烽燧、明斥候，姦不得發。或報衙頭招集亡命，公用防秋法戍境上度兵官牛宗可，使用防城法，布鹿角、壞道路、爲陷馬坑，賊知有備，訖公去不敢窺邊。有惡少數人，結死黨，號弟兄，其一犯法，悉捕治之，而流其爲首者。邊郡例以撫養庫錢易貨他郡，公爲盜欺，至乾没不可計，莫能摘其姦。公一追償，無敢隱。以其贏勞將士，皆得其死力。坐户部時裁減吏禄非是，奪樞密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尋謫授永州團練副使，袁州安置。公屏居杖履，翛然無流落之歎。既二年，上立皇太子，復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命未至而公卒，享年六十二。公于父母兄弟，慈祥孝友。樂振人之急，成人之善。其于宗族，振之尤厚，于鄉里成之尤力。遇恩不任其子，而任其弟畿。及帥河東，辟畿自隨。終公身，五子其官者一人而已。故人陳于揚越客死，公爲歸其喪，具本業，其家至今賴之。蓋節義如此者甚衆。公聰明强記，任氣敢爲，狀貌雄偉，議論軒然，見者竦動，知其爲非常人也。居官無小大久暫，要爲不苟。不以吏追民，不以獄諉吏，然民亦勸趨無敢怠，吏亦莫能竄其姦也。故去樂平、南陵且三十年，父老至今誦公懷之。于馭軍理財知大體，遇事纖悉必有法度，後人用之輒享其便，雖欲出意變更，然卒不能出公之意外也。喜讀書，爲文立成，不屬藁，亦未嘗引以自名，專用緣飾吏事，故其所施爲卓犖過人如此。有文集三十

卷。妻趙氏，清獻公抃之孫，封安康郡君。男六人。曰璹、曰球，皆前卒。琰，承奉郎。餘尚幼。女五人。適某官胡幹化，亦前卒。餘未行。琰將以政和六年九月某日，葬公饒州鄱陽縣某鄉里之原，以藻世姻，知公爲悉，使來問銘。故掇公平生行事之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天之生材，不妄付與。惟與偉人，則莫量數。公方妙齡，即以材著。兩乘軺車，三帥戎旅。五司邦財，最久其所。事之紛來，衆色疑沮。惟公怡然，麾以笑語。孰幽無明，孰廢無舉。燁如星旋，浩如川注。旁觀嘆嗟，縮手無措。出入踐更，咸有譽處。雖班中臺，十未施五。官三紀餘，卒以才赴。彭蠡之南，是謂平楚。岡巒屬連，氣象吞吐。築宮其間，龜筮咸許。非公之英，孰配茲土？《浮溪集》卷二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〇八二。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墓誌銘

紹興九年

崇寧間，鉤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爲世指名者，悉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齎志以没。既没矣，子孫懼及，率秘其閥閱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人人争言嘉祐、治平以前事，于是昔之悼不幸土中者，咸振耀于時。公雖没于崇寧之初，爲不預其禍，然用事者猶指公爲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藻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爲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藻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爲諱之時，公之

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傅氏系出北地，自祇、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遊縣，故公今爲仙遊人。曾大父獻、大父俛、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爲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摳衣從之。襄門人有許安世、江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户參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會天長令缺，檄公攝承。公發伏摘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褫氣，天長大治，更以最聞。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公鈞禮。改蘇州録事參軍。復丁内艱，免喪授太原府太谷令，白誅徙鄉而還爲民害者一人。于是公之仕也二十年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太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傅丞，爲吾兄所知者耶？」率部使者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州龍泉縣。時孫覺爲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幸少留，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

督責之辱。今頫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

者闐門。官太學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秩滿，即日詣曹。曾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二年，徽宗由遂寧邸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爲傅，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説書。舊制，諸王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爲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先講經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參軍。又明年，爲侍講。又明年，爲翊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爲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爲之加禮。閱五年，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譴，公厚賮其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除直秘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内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訓詞有西漢風。于是曾布當國，以兄弟于公有汲引恩，冀其助己。公巋然守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厭衆望，如救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却不爲之回奪。布每以爲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獻，語宰相亦諄諄及之。歸則削藁，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惟傅楫爲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寖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聞者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爲信。」遂求補外，詔不許。懇祈不已，最後中

書舍人鄒浩爲請，迺聽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趺坐而卒，年六十一，寔崇寧元年二月五日也。公于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于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閨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胸中，視進退窮通若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爲無人，若夫先見如龜蓍，卓然引去者，惟公一人而已。大觀中，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爲大臣所右，故公之沒，恤典不加焉。公之葬在今常州宜興縣善拳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誼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誼夫，朝請郎、尚書兵部侍郎。謙受，朝奉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與詒微、去病、譽處，皆相繼前卒。詒度，今爲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爲法。銘曰：

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軻，知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壺。用此玉立，直哉惟清。世無可娛，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躋近臣，初不求可。正色凜凜，傾忠上前。寧非大剛，吾道則然。帝知雖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脱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我爲銘詩，以詔來者。《浮溪集》卷二六。

尚書刑部侍郎贈通議大夫周公墓誌銘　紹興十年

故尚書刑部侍郎周公既葬之四十年，其嗣子石聚族之長老而謀曰：「先君以清節直道事三帝，隱然爲國名臣，今墓櫝成陰矣，而墓碑未立，其何以飭來裔？若求當世能言者，揭其一二而顯誄之，豈不足以慰先君地下而寵綏周氏之祧？」皆曰：「然。」遂相與來請。藻讀其書，曰：「噫！吾先大夫同年進士也，于藻爲丈人行，銘其可辭？然吾生也後，不獲拜公，公之平生，藻莫得而詳也。今班班在人耳目者尚多有之，姑掇其大者識之，可乎？」石再拜曰：「幸甚！」乃書以授石，使歸而刻之墓上。公諱之道，字覺民，世家吳興長城。曾祖父鋋、大父仁皓、父亨，皆以修謹聞里中。亨用公恩爲光禄寺丞，贈大中大夫。公少寒苦，刻意于學。年十三，以文謁安定先生胡瑗，瑗奇之，因留受業。年十五，擢皇祐五年進士第，調主杭州錢塘簿。轉運司治錢塘，吏習倨驕，視州縣蔑如。轉運使元絳委公督租，吏胡通者，絳任之，有田邑中，租過期不入，公執通歸，杖而徇，一邑大驚，他租不日而辦。絳大喜，帥使者薦諸朝。移歙州祈門令，有政蹟。改著作佐郎、知江寧府江寧縣。縣素劇，更數令不能治，公視訟牒如流，庭無留事。守知其敏，雖府事亦以委公。于是田苦下潦與江通，公築圩數千丈，民賴其穫，至今以公名其圩。秩滿，知遂州録事參軍，改通判戎州。初，王文公安石奉使江東，祁門其屬邑也，熟知公治狀。已而寓居金陵，得公尤詳。居無何，文公當國，絳亦預政，皆言公可用。召

對，擢知開封府司録參軍。當是時，朝廷更法令如毛，詔之關府者日十餘下，公隨事酬酢，悉得其宜。且摘隱發姦如神，吏爲屏息。他日以事衆見，上獨目公，曰「卿決獄非畏忌顧望者」，公頓首謝。除京西路轉運判官。丁外艱，服除，復提舉其路常平，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會御史朱服言參知政事章惇交通臺臣，蹤跡連公，詔有司覈實，雖不盡如服言，公猶坐免所居官，廢斥者累年。元祐初，直前謾，留爲大理寺丞，已而遷正。以母老丐外，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入尚書爲刑部員外郎，以母憂去。久之，還故職，陞郎中。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他官熟視莫敢言。公至則除其半，民以蘇息。召爲大理卿。異時決獄者株連無辜，牢户皆滿。公有所訊鞫，擇其詿誤者先釋之，廷尉省爰書，蓋自公始。擢尚書刑部侍郎，日閱具獄數百紙，無倦色。至死生疑似之際，必反復加意，不啻如利害關身者。每奏讞上前，或未當于法，必爲上別白其是非，往往多見聽。否則抗論力陳，至漏下數刻，猶固争不已。以此出入省寺十餘年，坐獄事鐫官者三，未嘗有悔色，而全活者不可勝數，其詳蓋莫得而記也。疾革，姆抱幼子侍前，麾而去之，曰：「吾起布衣，致位三品，尚何求？」翛然無戀嫪之意。卒，年七十一，寔元符三年四月甲寅也。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通議大夫。以其年十一月乙酉，葬其縣東北五里平望鄉雉山之原。娶同邑袁氏，封永和縣君，先公十五年卒。三子。曰厚，從事郎。曰原，朝奉郎、通判撫州。皆前卒。曰石，今爲通直郎、知常州武進縣。女二人，嫁承議郎吕必强、顯謨閣待制吕益柔。孫男女合八人，曰沖、曰凝、曰沆、曰洸、曰汜。沖今爲承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而朝散郎曾綸、朝奉郎莫伯輿、承務郎章奎文者，其女之所

適也。公清約廉平，胸中樂易，平生未嘗以喜怒加人。初，公被誣而復爲使者也，陸佃給事中，格其除書不下。洎公奉使淮南，佃適爲郡守，隸焉，佃不自安。公至，則釋怨與交歡，且陰佐其政事之不及者。既歿，佃哭之慟曰：「此公真不可以意量者，世豈復有斯人耶！」鄉閭寒隽，汲引盡誠，不進不止。故卒之日，知與不知，皆爲之出涕，可謂厚德君子矣。銘曰：

自古盛世，必多名卿。典刑百年，如見老成。熙寧有爲，公適逢世。以材結知，終始三帝。惟始受學，得其師承。攄而及民，久乃濟登。出乘軺車，入秉丹筆。爲邦持平，斷以經術。心本忠恕，輔之敏明。讞書滿旁，爲汝得生。雷霆或愆，必犯顔也。諄諄靡回，帝屢旰食。白首三尺，躋榮近臣。能使四海，歲無冤民。矧夫持躬，清約直諒。不名一體，當世師仰。歸閟窀穸，今茲幾時。封木岑蔚，子孫似之。于、張之仁，天豈忘報？鑱詞于阡，來者是告。《浮溪集》卷二六。又見同治《長興縣志》卷三〇上。

徽猷閣待制致仕贈少師謚僖簡莊公墓誌銘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莊公卒于常州宜興縣之里第。訃聞，天子嗟悼，詔贈光祿大夫，賻之加等。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諸孤奉公葬其縣西南三十里厚山之原。既葬，太常上其狀，尚書謚曰「僖簡」。又十餘年，其子左朝請大夫安常有秩于朝，累贈公爲少師。于是安常與其

宗老謀曰：「惟我公以經術起家，顯于朝廷，尊爲士大夫，壽與祉並，官至二品，歿而墓碑未刻，其何以飭來裔？盍求能言者顯書之，以垂無窮，而寵綏莊氏之祧。」乃使來請，藻辭不獲命，則叙公族出官爵，與夫平生之行治而銘之。君諱徽，字君猷，世家揚州之江都。曾祖餘慶、祖允明，皆居鄉，稱善人長者。父詢，始南渡，徙居于宜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議卒時，有子四人。夫人某氏，賢躬門户，而縱諸子于學。由是公兄弟三人同時薦于有司，至禮部，獨第公文爲高等，中元豐二年進士乙科，解褐調主江寧之上元簿。王文公居金陵，四方英雋闐門，公一與之交，而非其人未嘗往，縣是名聲日聞。授安州安陸縣令，縣多彊宗大姓，以侵漁閭里爲能，令不之從，則持其短長以逞。公至，一切以法裁之，諸豪皆怒，合爲飛語撼公，公不爲變。既久，知其不可幸而肆也，皆靡然而服。蔡公確以故相守安，遇僚屬簡嚴，無許可者，獨期公遠大而首薦之。改宣德郎、知單州碭山縣。碭山在窮谷中，地偏民野，公憐其陋而以静治之，至閱旬無一人訟于庭者，與諸生終日談經義而已。蔣公之奇尹京，辟右軍巡判官，以非其官不就。無何，章丞相惇薦公于上，召對，擢提舉秦鳳路常平。遭成夫人憂，免喪除提舉廣南西路。象山令鄭子淵，妄人也，姍常平新法，連以書抵公，有言及宗廟者，公不敢隱而以聞。上曰：「遠方使者能然，茲得人矣。」命中書記其名，擢尚書司封員外郎，尋移金部。上以承平久，曹多諉吏，吏緣爲姦，詔左右司取諸郎勤惰各一人殿最之。于是司金號爲冗劇，公課居優，進官一等。力求補外，得提點河北西路刑獄。真定府判官劉曾録人陰私，爲不法，至郡守監司無敢按之，公悉條具姦贓上之。曾令其子白冤，詔遣臺臣就鞫，無一不如公言者，即抵曾罪。一路聞之

懍然，或望風投劾而去。入爲尚書度支員外郎。未幾，除司農少卿。復求補外，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未行，移兩浙路。公領漕事四年，餽餉爲東南之最，褒賞沓至，賜紫衣金魚，進官者再。明年，除直秘閣。又明年，除太府卿，遂除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興仁爲輔郡，四方之戍，雜居而屯，頗悍驕難制，前爲守者，惴惴然常有意外之憂。會偏裨刻其軍，聲言將爲亂，闔城兇懼。公鈎得其情，取爲首者二人治之，餘置不問，談笑而定。徙知平江府，郡豪朱勔挾寵張甚，視州縣蔑如。且中貴人緣勔而使者，冠蓋相望，皆能禍福人于牙頰間，官吏無不傾身事之，至郡守亦有出其門者，獨公不少貶。勔輩雖憚公之正，不敢讒，而訖公去，賞亦不及。方勔盛時，造乘輿服御之珍，設官于浙西諸郡。一日，上知其姦利，詔守臣悉罷之。令下，郡人讙呼，而旁郡方遷延幸其必復。公曰：「此天子盛德事也，人臣當奉承之不暇，乃顧望乎？」即日結罷如詔旨，識者皆歎以爲不可及。留平江六年，丐閒，優詔不許。久之，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公雖七十餘，而彊健敷腴，如五六十許人。人謂公且復起，副明天子所以委任之意，而公已翛然忘世，敕諸子勿以家事相關，築大第荆谿之上，時從賓客倘徉谿山之間而已。以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得年七十八而終。娶吴氏，京口大族，有賢行，封越國夫人，先公十一年卒，祔公而葬。三男。伯曰志行，季曰安上，皆以公任爲從事郎，亦先後公數年而卒。仲曰安常，擢進士第，爲太常博士，歷持節分符之選，今爲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女，長適左朝散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岡，次適右承議郎、通判太原府方笈，次適左朝奉大夫、尚書吏部員外郎董將。孫男女合十四人。公敦厚高明，遇人

無親疏貴賤賢不肖，一本于誠，委曲周旋，惟恐其不至。及于義當爲，則其守確然，雖禍福在前，莫能爲之搖奪。其使秦鳳也，成夫人以遠不能行，公朝夕慕懷，至忘食事。洎執喪，癯瘁骨立，築室冢旁，終喪而後歸。晚年得君，褒擢無虛歲，然居中則請外，居外則請閒，淹速未嘗置于胸中。平生無嗜好，所至左右圖史，簾閣蕭然，故歷官四十餘年，無秋毫之累，以令名始終。少喜釋氏書，晚而彌篤。疾革，呼子孫甥姒至前，人與之訣，無一語之亂，非有得于中者，能如是乎？嗚呼，其賢于人遠矣！藻，公姒婿也，得公之詳，固無如藻者。銘曰：

在元豐世，英材畢臻。數十年間，國爲有人。以經術進，公當是時。聖考遺我，帝其用之。用公伊何？維德敦厚。學爲人師，材則多有。出入四紀，績皆可書。儒雅飾吏，蓋公之餘。遂升邇聯，出殿藩服。惟皇懋功，非我求福。終始一意，誠于事君。視富與貴，乃如浮雲。浩然而歸，説此眉壽。蟬聯未央，公且有後。松檟岑蔚，與家相望。尚千萬年，記公之藏。《浮溪集》卷二六。

全宋文卷三三九一

汪　藻　二九

滕子濟墓誌銘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交。漢、魏、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爲國子司業者，子孫蟬聯，綿十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于公爲曾祖。曰公綽，任宣德郎，于公爲皇考。以公貴，皆贈東宮師傅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以補太學生，俊邁絶人，諸老生皆屈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參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冠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爲正字。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年有餘，人爲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爲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爲國子司業。連丁内外艱，服除，而靖康二

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群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于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任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母后，故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垂省覽，以毋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必法祖宗彝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邢煥，中宫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彝憲如此？義者，内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于外戚之撓法，則出于内侍之干政，漢、唐可鑑。登極恩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寶批降特旨遷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觀此有異于墨勅斜封之時乎」？凡再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金，公言：「世忠偏裨，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躐官數等，位亞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群盜充斥，姑責其後效。比卒伍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于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彦文，用劉光世保奏，録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

主彦文，趣公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爲是耶，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彦文進職。以臣言爲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遯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爲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陛對，奏疏乞寅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略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爲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知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恩倖斂怨而幾蹈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授首，陛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以爲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爲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之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奬再三：「卿言甚忠，非卿孰爲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既還建康〔一〕，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于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黄潛善、汪伯彦，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

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綿長，過于兩漢者，此也。」上大悦。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吕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邇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爲資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知，劉玨爲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許綴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軍爲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乃退保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于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二年九月某甲子，薨于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寧郡夫人。一子曰珙，某官。二女，爲某官管鎮、某官梁興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韶武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平江府吴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藻與公同爲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訏謨獻替之餘，莫詳于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係之以銘。銘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興其後，獨紹乃風。造膝衮衮，略無隱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應變不窮。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

咨，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返崧。琢詞于阡，用赫厥終。《浮溪集》卷二六。又見《黄氏日鈔》卷六六。

〔一〕還：原作「遠」，據庫本改。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紹興十三年十二月

新安汪氏，見于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黄墩徙婺源者，以貲雄饒、歙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起家爲秘書丞，贈光禄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爲江南聞家。皇考諱槃，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于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贈大中大夫。君諱愷，字伯强。少奇穎渾厚，甫冠，爲有司所推，入太學爲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爲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録事參軍。丁大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期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于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

中胡交修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鹽香、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莅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競渡鬬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人。時大暑，牢户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争，守不能屈。太平有爲五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迕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衆，躬造其廬，人爲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姦，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爲關吏所録，守即誣以叛，并共械于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敵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間，王瓌、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宫儀焚處州，于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以女歸其鄰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爲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于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父欲盜吾判耳。請爲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爲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爲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于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爲事，循循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

奪，而卒歸于忠厚。方大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大中以爲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遺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爲難。先是君恬于進取，數免稀遷，居閒之日多。洎大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錐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絶甘分少，于長幼親疏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淡終日，出于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吕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吕全、宣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巖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傅墓南三里。藻雖于君爲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爲之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祺齎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莅民思之，無秋毫愧怍于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宮。《浮溪集》卷二六。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八四。

朝請郎陶君墓誌銘　紹興二十一年

陶氏自征西將軍爲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爲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吴興者何別也。君諱旅，字季成，吴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彖，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宦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參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彊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爲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汲汲于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即日詣曹，以己所當得者調官。于是又知鄭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于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寧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鬬，家藏鎧仗，閭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爲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爲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爲，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于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略無幾微見于言面，所謂安于所遇者，如君非耶？元室吴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爲從事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

葬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余銘。銘曰：

世競馳之，己静持之。世依違之，己勇爲之。仕雖柅之，志則起之。杼山窶之，蓍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浮溪集》卷二六。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六八。

贈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左大中夫致仕陳君彦恭既葬之五年，其子袤令衢之龍游，以書抵君之故人汪藻而告曰：「先大夫之没，不幸葬于兵間，不暇求能言者識其墓。今不肖孤老矣，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使先人之平生泯泯然無以見世。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以振耀陳氏，使死而不朽，先大夫實寵嘉之。」君奉使九路時，治江南之番陽。藻歸番陽，與君游最久，熟知君行治，銘君固宜。君諱彦恭，字子愿，其上世家閩之莆陽，後復徙居姑蘇，今爲姑蘇人。曾大父絳，舉賢良方正，景德間卒官左司諫。生動之，爲秘書丞，贈銀青光禄大夫。銀青生侗，以文行爲富韓公所知，出入册府二十餘年，更熙寧、元豐，無所附麗，歷朝奉大夫、衛尉少卿以歿，贈金紫光禄大夫。金紫于君爲皇考。君少力學，落筆過人，父友蘇軾、孫覿，皆器而勉之。中元祐某年乙科，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擢編修敕令所删定官，改宣教郎，出通判保州。先是編修敕令官蔡京以事屬君，君不應，銜之。及是代還，京當國，除提舉河北東流物料，不拜。復通判鞏州。鞏被邊，官吏習用庫錢，無所忌。君洗手奉法，不以一錢假人，且條其宿贓

十餘萬，其風爲變。熙州帥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陰沮之，州縣莫敢迕。君推行自如，歲得米九萬斛。貫之至鞏也，守率其下屬橐鞬拜道左，君獨朝服揖貫，貫滋不平，人爲君懼，君處之晏如，會罷歸以免。除提轄河東路坑冶鑄錢，蔡京以其黨轉運使王桓兼之。桓欲增監鼓鑄，其數倍經，君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君歸吏部。久之，除提點九路坑冶鑄錢。九路地綿百餘州，異時居官者，憚江湖嶺海之艱，率家居可否事。君周行萬里，冒風波瘴癘而前，至課贏十餘倍。入大理爲正，拜尚書刑部郎中。京師水，環城浩然，上以爲憂，命君出按。使還合旨，除户部郎中。户部議留炭場，朝廷以爲非。不樂君者讒曰：「陳某實爲此。」君受誣不言，黜監滑州酒。事白，差知眉州。丐閒，得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朝，宰相欲以君爲光禄少卿，君曰：「吾不用于世久矣，裹除豈吾事哉？得方數百里，爲天子牧民，足矣。」語聞，除知壽春府，移泗州，復還壽春。會金人寇京師，王室來告難，君讀詔書泣下，悉禁旅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君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以其師皆出。東諸侯聞之，無不愧服。是冬，詔令不出國門，群盜紛然，旁郡光、黄等州皆陷。叛將李安提兵及疆，鼓聲聞于壽；劇賊李全亦環城宵掠，城中洶懼。公以計招安，安許諾，即單騎叩安營，爲之陳逆順禍福。安不意君來，矍然下拜。君知二寇不復合也，乃聲言討賊，安以兵會之，臨陣斬全，餘黨皆殪。師還，厚犒安等，趣其兵西，安畏威不敢留，夜半引去，州以無事。歲餘，復請祠而歸。屬金兵南渡，避地輾轉數州，至會稽請老，以疾終焉，春秋七十有二，寔建炎三年十月某甲子也。以某年

某月某甲子，葬君平江府光禄山祖宗之原。妻令人梅氏，龍圖閣學士摯之孫，先君四月卒。四子：長曰高，蚤世。次曰衮，奉職郎龍游君也。次曰袞，宣義郎，出後君之長兄某，亦前卒。次曰衮，授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三女，北海簿楊符、右承事郎梁庭誨、迪功郎彭燁，其婿也。君肝膈洞然，平生不以一語欺人。服繼母劉夫人喪，哀毁骨立。王室在難，語輒流涕。忠孝純誠，蓋其天性。聞勝流奇士，必先就見，以身傾下之。苟非其人，雖在勢視之蔑如也。坐此連蹇四十餘年，雖老而衰，猶不少貶，所至稱長者。居官不立奇，不釣聲譽，既去，後人以爲法。其守壽春，活人以千萬計，相與圖君像事之，至今壽春人尚奉祠不衰云。銘曰：

國風中微，士習浮僞。惟諼之臧，以直爲否。陳君慨然，自別茲世。持身治人，一用其至。彼權者夫，威福惟意。吾躬可摧，寧汝軒輊？以茲數窮，材不容試。君何悔追？精白彌著。莫榮有終，莫樂無愧。後人求君，視此銘誌。《浮溪集》卷二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五。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莊君墓誌銘

紹興十七年三月

君姓莊氏，諱安常，字子尚。曾祖曰允明，世家廣陵。祖詢，始徙宜興。宜興之莊，逮君三世矣。皇考曰徽，以進士起家，事永祐陵爲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贈少師，謚僖簡。而君之祖，亦贈通議大夫。僖簡于時爲名臣，君世其家學，入太學，爲英俊所推。僖簡任子次及君，君不願也。政和

二年，賜上舍第。臚傳庭中，徽宗識之曰：「是莊徽子也。」搢紳榮之。調青州益都縣主簿，改監惠民局，擢廣親宅宗子學正、太學録、太學博士。時朝廷以三舍法頒天下，學官號一時人物之選。又擇老成厚重者使諸路，黜陟勤惰，以廣上意，首用君提舉京西南路學事。遭僖簡公憂，免喪知南劍州。靖康初，金人犯闕，諸道兵戍京師。福州軍行不滿意，戕其帥，道將出南劍，部使者莫知所爲，厚糗糧金繒幸其去。君移書顯責之曰：「王室方艱，日夜望天下兵至，今此軍甫授甲，已無顧忌如此，尚敢望其冒萬死爲朝廷用乎？不痛懲艾誅，其人將悉效尤而起，禍有不勝言者，公等忍坐視其亂耶？」不聽。賊鼓行而來，所過殘蹂，南劍空一城皆欲亡去。君豫有以鎮撫之，而陰爲之備，賊頓城下，出醜語摇城中，君不爲動。至留月餘，秋毫無所得，反虞君襲之，則來告曰：「首亂者，某人也。願執于公，假道以行。」于是縛二十餘人來獻，君率僚屬坐溪上受之。君既得罪人，即遣其餘出疆，悉以手加額而去，無一人敢譁者，繇是閩之八州皆安。無何，南劍受代，交印符，而代者以憂去。適建州兵亂，州人挽君不得行，乃相與乞部使者留君。君不得已，復留三月，闔境無犬吠之警。南劍人德君，歌思至今。久之，知處州，處州大治。請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撫州，尋辭之，復食崇道之禄。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卒于鎮江府金壇縣其子之官舍，得年七十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初室張氏，繼室石氏，皆封宜人，石氏亦先君卒。六男子。曰琯，監潭州南嶽廟。曰璵，婺州蘭溪縣主簿。皆迪功郎。曰玠、曰璋、曰璠，皆將仕郎。四女子，右承務郎蔣慶祖、左奉議郎仲并、右從政郎王直諒，其婿也，季未行。君渾厚疏通，于經術得

其指歸。與人交，一于至誠，未嘗用趨舍爲疏數緩急輕重厚薄也。平居笑語呴呴，若儒生于世事不經意者，及變出非常，關豺狼之口而奪之氣，雖久臨方面而老于應變者不能爲，人以是服君。君自南劍歸，翛然自放于溪山之間，日從諸子質問經義，口未嘗掛除書。雖暫出，不旋踵而歸，然享靜退清康之樂者二十餘年。自渡江，士大夫終始無媿，少君比者。十七年三月乙亥，諸孤奉君葬宜興縣君山鄉紫花塢，以石宜人祔。璵等來乞銘，銘曰：

德本于誠，學本于經。隱然振其家聲，爲後學之師承。遭變而得豺虎之情，立談而弭一方之驚。早休而與世無營，享黃髮龐眉之齡。所遺子孫者非滿籯嬴也，君之後其皆有成乎！《浮溪集》卷二七。

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君墓誌銘

紹興九年正月

崇寧初，余入太學爲諸生，始識蘭溪江安中。望其容粹然而温，聽其言款然而誠，與之談經，超然得其指歸，及議論反覆，確然莫可回奪也。余于是定交焉。自此間數年必一相從，見于婺源、于會稽，而婺源爲最久。紹興戊午，余居吴興之長城，與安中不相聞者三年。一日，其孤靴以狀來告曰，六月壬午安中卒矣。余爲位以哭，曰：嗟乎，安中之材而止于是哉！非予銘安中而誰歟？君諱惇提，安中其字也。高祖澄，以貲雄其鄉，重功名，省器識，厚幣致四方賢者，使與其子游。數十年間，諸

孫登進士第者十餘人，繇是蘭溪之江聞天下。祖遜，贈朝請郎。父術，以奉議郎致仕，贈朝散大夫。君少沈厚秀整，長七尺，美鬚眉，閉門讀書，不關世事。游太學，以俊偉稱。大觀三年，擢進士第，調湖州司法參軍。丁內艱，築室墓左，終喪而歸。授歙州司士曹事，婺源令闕，州以屬君。縣居山谷間，民喜訟，凡令至皆謝病去。君曰：「是不足與爲治耶？」涖以至誠，俗爲之變。除鄆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居家。會方臘之黨陷蘭溪，求官吏甘心焉。或執君以獻，適用事者婺源人，識君，曰：「此吾邑江令君也，其可殺耶？」趣釋之。移處州麗水令，增城陴于群盜喋血之餘，至今爲邑人所紀。以功改宣教郎、權衢州江山丞。叛苗傅兵潰，王師躡之。縣以不前知，官吏皆遁去，君攘袂曰：「賊趨閩且得險，攻之引日，今追兵之機，間不容髮，爲州縣者，當亟索所有迎餉，奈何尺寸紙耶？」即擴廩齎糧而前，師賴以濟，士大夫服其知變。金人渡江，傅崧卿爲防遏使，君以客從。時潰兵踵降，州縣無見儲，或請取諸民以給。君不聽，悉發封椿錢粟賦之，所過無秋毫擾人。乘輿還闕，千里晏然，君力爲多。遷奉議郎、通判宣州。州承廢亂之後，流冗係道，君撫納有恩，人爭圖君像事之。會監察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詔求人材可用者，大中異之，至州察君而信，首以君應詔。遷承議郎，詔詣行在所，入對合旨，除知處州，遷朝奉郎。未行，卒，年六十。娶胡氏，封安人。二男一女。男曰靴、曰鞘。靴，求君銘者也。女未行。君襟量沖夷，與之游者未嘗見有喜怒之色。爲文簡勁，似其爲人。平居退然不能言，遇事剛決，率出人意表，又裁處悉得其宜，故當多事時，數以功顯。甫中壽而歿，用不極其材，聞者惜之。諸孤以紹興己未正月己酉，葬君其縣龜阮之原。其銘曰：

古儒者，學不虛。出逢時，迺發舒。逮世龐，異古初。以儒名，類闊疏。反卿相，出戲車。嗟安中，少凜如。取儒科，始一攄。屬民間。去里閭。曰予吏，責在予。起創殘，已喟歔。果遄追，覲帝居。達雖晚，出有旗。謂功名，當特書。曾甲子，不少餘。孰君藏，俯故廬。學士藻，識厥墟。《浮溪集》卷二七。

全宋文卷三三九二

汪　藻　三〇

朝散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建炎二年

建炎元年，朝請大夫、秘閣修撰王愈以書走廣陵，屬其邑人汪藻曰：「愈不天，不能事親。先人棄諸孤，將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德興縣靈湖之王塘。惟先人束髮讀書立訓，故爲後學宗，抱能不施，以不大振耀。惟不肖孤材下，不能嗣事，使其名聲顯聞。今既返九原，若不刻藏，懼日遠日忘，終泯泯無聞。惟夫子賜之銘，以寵綏其歿，假王氏無窮之休，敢請！」藻曰：「噫！是吾邑老成，望其貌如東郭順子，聽其言如仲長公理，叩其學如皇甫士安者也。銘其可辭？」君諱某，字公權，其先琅琊王氏。晉渡江，居江南。訖唐廣明之亂，有徙名數于婺源者，于君爲九世祖，以力田遺子孫。至君大父，始釋耒爲儒家。君兒時穎甚，得書敏視若流。游太學，籍籍諸生間。以父老丐歸，從鄉舉，州再上其名，再不中。父喪，既除，即慨然有高世意。或勉之仕，泣曰：「吾所爲汲汲者，以親在

也。今親逝矣，奚仕爲？」迺杜門息交，著書數萬言，言覈而理申，要必自己出，不借他人一詞。愈用君學，擢紹聖元年進士丙科，調建昌令。時江南荐饑，縣無儲，獨經廩厚藏，吏守文不敢發，君亟以書抵愈曰：「令活民而黜，職也。」愈稟行之。由是建昌之民居數千里，流殍少間，不知其無歲。已而愈守信，會賊方臘寇城，危甚。君索橐得白金數千兩，間道資愈餉軍，且戒之死，聞者無不感奮。以故兵焚殘十餘州，惟信屹然無秋毫之失，蓋君明于事機以成其子者類如此。建中靖國初，以進士久次得官，不赴。用愈恩，累官朝散郎，賜五品服。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八十有三。曾祖某、父某。妻余氏，封安人，先公卒。二男子，其一愈也，次曰慎。孫六人，德昭，迪功郎，餘尚幼，而德昭前卒。君居鄉，博施兼容，歲折券以爲常，而與人未嘗校。于治心養性，皆得其要，蓋不讀釋老之書，而闇與之合。古所謂耄期稱道者，如君非也耶？銘曰：

晉之王姓兩族蕃，至唐獨有琅琊孫。公家江南乃其昆，以學自表爲清門。著書上與千古論，材雖不施聞則尊。遺子出仕乘朱轓，葉膏既沃還流根。暮年章紱榮詔恩，奄蛻壽骨歸丘原。靈湖有阜如鵠鶱，君手自窴非承言。我書其實要不煩，刻著玄石期長存。《浮溪集》卷二七。

主簿胡君墓誌銘　政和六年十二月

安定胡者，君族姓也。霖、君濟者，君字名也。世家歙之婺源，嘗得奉新主簿以歸者，君爵里

也。曰順宜、曰大明，居鄉稱善人長者，遺芳衍慶，逮其子孫者，君祖、父也。少孤，能自樹立，喜讀書屬文，與其兄學四方，要必自我起家，雖祁寒劇暑不置者，君志操也。以貲長雄其鄉，務交結賢士大夫，間斥其餘，趨人之急，晚不樂試吏，居家以甘旨奉其親者，君行義也。築亭館溪山之間，藏書萬卷，以課子弟，蒔花萬本，以娛賓客，一時臺閣之彦、戚里之賢，交口譽君，以文紀其實，至無慮數百篇者，君能自適其適而有聞于世者也。得年五十有三，以政和二年某月甲子歿牖下者，君之始終可攷而無媿者也。曰清河張氏，宜家媲德，曰師禮、師雄、師愈，嶷然爲舉子之秀者，君之嬪、息也。女一人，爲進士張亨龍妻。孫男女若曾孫合十人者，君之後將大而無窮也。六年冬十有二月某甲子，卜其家百步曰西園之石者，君之葬所年月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君于志義，幾于兩得矣。而孤師禮又能狀君之行實，求銘于余，以行世傳後，其言皆合理應法，此余所以爲之銘而不得辭者也。銘曰：

德人之生，如玉粹然。與璠琮璧，交神享賢。寧韞諸石，輝山潤川。孰能自珍？君實有焉。不受世琢，獨完其天。徜徉林廬，匪輊匪軒。喜事如俠，遺神若仙。俯仰一世，歸安九泉。繩繩諸郎，駒駿雛鵷。尚想來世，幽光益傳。其植墓櫝，清陰滿阡。刻吾銘詩，信必有年。《浮溪集》卷二七。

判官程克一墓誌銘 紹興二十年二月

公諱克一，字貫之，衢州開化人也。曾祖壽、祖昭、考璣，皆隱德不仕。程氏之先，見于詩書，其後解散流衍，布滿南北，各自爲族。公之上世，口相傳授，以爲黄巢之亂，自徽州之黄墩徙焉，不知徽州之程何別也。至公始推究本末，譜而第之，于是知其爲程忠莊公靈洗之後，今其丘墓尚在也。自黄墩之徙凡八世，公之兄寵始以經學應書，公與弟允若皆從受教焉。三人相繼貢于鄉，而允若以政和八年賜進士第。未幾，兄弟皆蚤世，公巋然獨存。公儀表魁碩，語聲如鐘，性厚重謹慤，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鄰里鄉黨。其弟没于京師，犯大寒奔走脩途，取其柩以歸。傷兄弟之蚤世，凡所以恤嫠拊孤，恩意周浹，調胹裹外，一無間言。靖康、建炎間，盜起鄰境，柝聲相聞，人惴惴不自堅。公糾合廬井，以相保衛，無敢後先，訖賴以安。平居言語確訒，人以其可否爲輕重。間有鬬訟不能平者，往往得公一語即定，蓋所以信服之者舊矣。議者謂公祖考之積行，兄弟之力學，皆不克施，意者其有待于公乎？然且偃蹇不偶，紹興八年，乃以特奏名〔一〕，攷中乙等，補京府助教，年五十餘矣。太夫人在堂，公不忍舍去，求便于養，以右迪功郎監西中嶽廟。太夫人没，既卒喪，迺調澧州軍事判官。公不以老故自任而薄其官，事無纖悉，皆親之。析疑發伏，多出人意表，于是又知公之敏于事也。部使者仰其才，符檄狎至，不遑寧處。公素有足疾，至是寖劇，十有九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官，年

六十有三。既而命下，以右承奉郎致仕。娶江氏。子男三人，曰知訓、知謙、知誼。女三人，長歸進士劉翰，次未纓。孫三人。越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衬公于開化之某鄉裴源先塋之次。嗚呼！世所以望于公者已矣，而曰或在其子孫乎。雖然，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公何憾焉？公之兄子剛中，幼鞠于公，念無以報罔極之德，則疏公之行事，以來請余銘。銘曰：

開化之程，其來自歙。至公弟兄，始事儒業。公于其間，天假之年。謂將顯庸，而又不然。惟孝且友，是亦爲政。子孫其承，所謂餘慶。

〔一〕特：原作「時」，據文意改。

《浮溪集》卷二七。

左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紹興五年十月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武成者，四世而生世瑊，世瑊生仲思，仲思生升。升于君爲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説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嗜鬬，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君決之。豪鄒氏横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爲請，不聽，卒以法投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爲布衣交，君至京

師，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删定官，欲挽君置黨中。會僚常瓌書詩屏間，京疑瓌姍己，屬君求其跡，且遷官。君笑曰：「此市道也，胡爲及我哉？」京不悦，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盟，袖所著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太常博士，道阻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于近臣，學士詹父、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彦言君可用，詔用君爲建昌軍。君小時鋭功名，既數罷歸，意益怠，頗治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汲汲，當國者數以人先君紓其期，君不校也。至紹興三年冬，適五年矣。一旦尚書符趣君行，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及母妻皆死焉，天下冤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也。驛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于是御史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囚于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爲陋于拊循，繇是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選懦，威權不張，兵卒悍驕，邀取無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群入市，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兹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録滂之死，以白其冤。」乃詔褒君爲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埴、曰墉、曰緇郎。埴蚤卒，緇郎軍亂失之。墉以紹興五年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吴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聞建

昌難作，余爲之矍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餘里，問建昌人君遇禍時曲折，皆慟哭失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絶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彊致耶？然則君雖遭奇禍，而其亡爲不朽矣。余方欲會萃其事私識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不可不銘。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求其志之必行。苟利及于茲世兮，顧何爲于久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歷羊腸而靡辭兮，敢前知于如仆。皇揆余之忠信兮，畀盱水之四封。將鋤薙其榛梗兮，反殺身而覆宗。民哀君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弔沈淵以斯文兮，表我侯于世世。《浮溪集》卷二七。

奉議郎知舒州曾君墓誌銘

紹興十年三月，故人子曾協以書抵余曰：「惟先人棄諸孤有年，惟不肖孤于窀穸事不敢緩。今歲月逝矣，所以詔後世者無傳焉。顧先人好友惟丈人存，敢介伯父以請。」則又爲書一通，録君平生族出官閥行治，授使者速余銘，乃序而銘之。君諱纁，字元禮，世家建昌南豐。南豐之曾，自國初聞天下，蓋君之曾祖致堯，事太宗、真宗，有大臣之言不克施以歿，仕至户部郎中，贈諫議大夫。君之祖易占，復以議論文章名世，卒官太常博士。有子六人。曰鞏，爲中書舍人，神宗時學者宗之，號南

豐先生。曰布，相徽宗皇帝，謚「文肅」。曰肇，終翰林學士，謚「文昭」。同時鼎峙爲名臣，于是曾氏之名，益彰徹于時。士大夫以氏族名家，皆出其下。君文昭暮子也，少警敏，自以承父祖百年餘，不痛自激昂，無以紹厥世，乃力學問，爲詞章，被服勤苦如寒生。未冠試有司，已能超出其輩類。坐黨家子不得至京師，著《七志》、《鷗鳥》《老酒》二賦以自見，文昭公見而奇之。年三十餘，始舉進士，中其科，調主應天府虞城、明州鄞縣簿，復陞陁。久之，當路有憐其才、悼其屈者，挽爲大晟府主簿，非其好也。出提舉兩浙河北京東路鹽香，又皆不赴。選知高郵軍，移未期年，遭母兗國夫人憂，君黨家子免之。得知太平州，提舉兩浙鹽香，又皆不赴。除京畿提舉學事，言者猶指歸吳中。至毗陵卒，年四十一，官止奉議郎，時宣和五年四月五日也。娶强氏，資政殿學士、文憲公之女，兗國夫人之姊。生子五人，曰憓、懌、慄、慄、懽、協。憓，迪功郎、鎮江府金壇縣主簿。懌，承務郎。慄、懽，皆未命，皆後君數年卒。協，今爲右承務郎、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君清修謹厚，齠齔時已凝重不可干，見者無不敬異之。及長，嗜書，得一書必手鈔口誦，非得其甚解不已，于《春秋》之學尤長。平居終日寡言，淡若與世無情者，及處父母兄弟朋友之間，則能爲人之所難。文章簡古，似其爲人。議論衮衮，挾其家數世敢言之氣，必有爲而發，不崇空言。政和間，余始識君文憲公座上，自是日相親。每君文一篇出，讀之若川增條達，莫見其止，余未嘗不愧嘆彌日，以爲不可及也。當是時，人材盛矣，君獨秀出其間。自艱難以來，典章文物委地，昔之所謂人材者，各以其所長班班見世，取能名，登顯仕，而君墓上之木拱矣。古人所謂人不可無年者，如君非耶？由是知君者莫不哀

君。君歿時，協未勝衣，今頎然爲舉子之秀，乃能數百里求文識君墓，人又莫不喜協之能紹君，如君之紹其家者。謂君有後，而曾氏世不乏人者，其在茲乎。君墓在鎮江府丹徒縣丹徒鄉，其葬也，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嗟夫子兮志莫倫，承奕世兮自發身。佩明月兮冠切雲，策堅良兮問要津。八鸞奏兮步始陳，忽中道兮柅厥輪。成之艱兮意若勤，復奪去兮疑大鈞。君有後兮將益振，謂不信兮視此文。《浮溪集》卷二七。

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趙公墓誌銘　紹興五年十二月

公諱億，字延之，姓趙氏，信安西安人。趙氏自清獻公抃，以直道危言事三帝，事載國史，天下遵仰之。故五十餘年，信安士大夫家，無出趙氏右者。清獻公二子，長曰屼，於潛令；次曰屼，太僕少卿，贈銀青光禄大夫。屼生霖，屼生霆、霆。而清獻公喜甚，爲制名且字之。用清獻公遺奏，補郊社齋郎，調海州懷仁尉。縣瀕海多盜，有王皋者十餘人未捕，以公年少易之。公布耳目，立擒之，他皆遁去。改承務郎，主少府監簿。逾年，遷國子，出通判絳、潤州。丁祖母時氏憂，卒喪除太僕寺主簿，轉宗正寺丞，司開封兵曹事。京師大雪，民饑，公以府屬賦粟均平，所活不勝計。入尚書爲水部

員外郎，詔館大遼使客，賜同上舍出身。往返兩月餘，錫服者再，改兵部、户部。復館高麗，擢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爲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副使，轉輸如期，進右文殿修撰。忤中貴人，奪職，主管江州太平觀，俄廢于家。明年，復朝奉大夫、知萊州，復直秘閣、知明州，尋悉還故職。州有天童山，爲浮屠居者數百年，瓌材以千萬計。道士利其貲，猥曰吾教以茲山名經，今浮屠有之非是，官當見還。時靈素之黨居中，道士張甚，州縣莫敢牴牾，公獨判其妄。道士訴諸朝，詔部使者按之，不能易。械道士于獄，笞其背遣之，其徒屏息，人以爲難。秩滿還朝，得鎮江府。會上皇南狩，乞主管西京嵩山嵩福宫。上至維揚，除廣南東路轉運使。至則求民疾苦上之，如減劉氏丁米、蠲潮州茶租、分嶺南之選以杜詭柅之姦、輟攝官之員以處落南之士。又奏捕盜官，凡得級若瘐死之人不爲賞，識者韙之。車駕幸永嘉，募海舶百餘，公先諸路至。且徭人窺省地，公得其主名治之，皆手詔嘉賞。召還，知温州，一月罷移漳州。以疾請老，從之。既三年，朝廷知公未衰，起提舉台州崇道觀。官命及門而卒，年五十有五，時紹興乙卯十二月丙申也。礿之三月，葬公于某鄉某原。公四歲而孤，外家奪母志，屹然自立于齠齔之中。既長，以通敏結人主之知，出入臺省二十餘年，積官至中大夫，職至右文殿修撰，贈其父至正議大夫，亦可謂有志矣。公眉目如畫，論奏詳明，故金使造朝，必以公充選。自以公卿之後，懼爲豪習所移，兢兢濯磨，平生無秋毫子弟之過。奉身清約如寒士，奉公謹嗇如私家。嘗曰：「吾結髮至成人，銀青之力也。以所得之恩，官其孫傳。蓋公之可書者類如此。先室江氏，次室郭氏，皆名族。子二人。曰蕃，修職郎、監南嶽廟。曰莊，通仕郎。女一人，嫁迪功郎何

彬，前卒。藻少以姻黨從公游，今髮白矣，公之云亡，銘莫宜藻。會蕃以狀來請，乃爲之銘曰：

盛德之後，子孫多材。譬木萬丈，棟桴條枚。公生而孤，表表自好。材雖逢辰，年不獲老。遺子以約，尚其似之。納此幽刻，無窮之詒。《浮溪集》卷二七。

承議郎通判潤州累贈朝議大夫趙君墓誌銘　紹興十六年

政和二年正月丁丑，承議郎、通判潤州趙君諱鈞臣，字秉之，年四十五，卒于家。宣和五年辛亥，葬君開封府長垣縣吕村之原。又二十四年，當紹興十六年，君之子奇爲朝請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以書屬其故人汪藻曰：「先人以文學行治，有名崇寧、大觀間，不幸不得年以歿。既葬而衣冠南渡，幽堂之銘未刻也。惟先人平生所以樹立者如此，而無傳于後，不肖孤懼焉。敢以前著作郎王辟章所書行實一通累夫子，惟夫子哀而賜之銘。」藻讀其書，曰信。藻與君生並世，雖任之南北，相去數千里，不獲從君游，然每至中朝，必聞君名賢士大夫間。今得刻君之藏，幸矣。君滑州韋城人，其先世序綿遠，至君之祖諱某，始仕爲鳳州録事參軍，贈金紫光禄大夫。生皇考，諱俛，元祐中嘗以河北轉運副使，論黄河北流貯堤事，名敢直言，事載國史。一時偉人如司馬温公、翰林蘇公兄弟，皆手書慰勉。卒官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贈正奉大夫。君少讀書，嗜古文，恥以諸生訓詁之學干有司。用父任爲楚州寶應縣主簿，會令缺，攝行令事，有能名。部使者莊公岳過之，喜曰：「昔吾以州

從事吏部公淮南，觀典刑前後，常恨不復見之。今君能然，吏部公不亡矣。」調監雍丘縣酒稅，縣跨汴堤爲橋，一夕火作闤闠中張甚，或請斷橋以紓火怒，君曰：「雍丘之爲邑，以有此橋也。今火未至而撤之，萬有一夫叫呼于其間，則此十萬餘家生靈成胡越矣，幸勿遽，請盡力除君憂。」即冒鬱攸坐橋上，相火所煽，爲之區處。頃之火熄，而橋卒不毀，邑人德之。崇寧初，預增修永裕陵，以勞遷宣德郎、簽書常州判官廳公事。未行，御史察訪河北，請君俱。是行也，事有關權倖者，御史難之。君曰：「御史坐臺，猶許以風聞言事，況專屬公，何憚哉？亦爲吾之所當爲者而已。」御史矍然曰：「公言是也。」乃具以其實歸報〔一〕。張幾仲帥高陽，開幕府，孫勰志康、王安中履道、趙鼎臣承之、霍安國子磐實從，皆一時之望也。一日，幾仲謂君之弟承之曰：「今茲佐吾軍者，得公等矣，而付之民事，未得其人也。欲煩秉之重吾府，可乎？」即辟君知河間縣。君感知己，欣然就職，而孜孜于民俗之所先。每訟至庭，率以片言面折其是非。父老至相戒曰：「汝曹毋妄訴人，今令君得人眉睫間，不可欺也。」先是河北行夾錫錢，而有司調民賣白金甚急。居無何，錢幣改議。議者謂君：「錫錢積之官，糞土耳。幸詔下民未周知也，胡不白府，豫以此錢貸爲買白金之費乎？」君愀然曰：「是罔民也，吾曹而忍爲此哉？」言者語塞而去，時大觀初也。當是時，朝廷方新法度，信賞以勸從者，而州縣吏至一歲屢遷其官。君曰：「吾知逭吾責而已，多賞何爲？」蓋其用心，皆如却錫錢之議也。官滿，民遮道不得去，則相與守府門，願復借君數年。擢通判潤州，未之官卒，以奇故贈朝議大夫。君平居澹然，未嘗見喜慍之色。與人交，初若簡嚴，既久無不敬愛而思之。家有田二頃，親戚之貧者皆

從君食，歲以爲常。至自奉則僅免飢寒，不恤也。官寶應時，已聚書數千卷，無日不觀，歸則鬻衣衾載之以從。有詩文百餘篇，合爲三卷。與承之齊名，而友愛尤篤，平居倡詶贈答，若朋友然。故君之卒，承之哭之，過時而哀。取劉氏，封安仁縣君，贈恭人。四男一女。男曰奕、曰京、曰奇、曰亮。奕，通直郎、主管登州鹽事，與京、亮皆前卒。奇，則大夫君也。女適承事郎永静軍司録事韓承胄。孫曰如圭、曰如川、曰疇，而如圭、如川亦前卒。曾孫曰祖壽，將仕郎。大夫清修而文，復有盛名于時。而大夫之子如川資尤雋敏，年二十餘，以右迪功郎取進士高第，未及策試于庭而卒，士大夫惜之。嗚呼！君家其世有人乎！君雖不得年，而所以遺子孫者無窮矣。銘曰：

先生讀書惟古求，悼世俗學非其流。伯塤仲篪天北陬，合爲雅頌來中州。一官所至民挽留，忽棄華屋歸山丘。厥波之餘子則收，彼壽而達誰吾優。窆于異縣龜告猶，耳孫世世祠春秋。《浮溪集》卷二七。又見民國《寶應縣志》卷一〇。

〔一〕具：原作「其」，據庫本改。

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墓誌銘　紹興八年三月

紹興八年正月癸卯，左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卒于家。其孤及祖以公治命，用其年三月

丁酉，葬公宜興縣篠嶺之原。既葬，議不可無銘，乃以丹陽邵彪之狀來請曰：蔣氏出周公之子伯齡，封于蔣，而子孫因以爲氏。後其地并于楚，遷齊之樂安。漢光武時，有以功封丞亭侯者。丞亭在今陽羨滆湖西，故蔣氏世爲常州宜興人。公諱瑎，字夢錫。以贈太傅諱九皋者爲曾祖，贈太師諱滂者爲祖，而觀文殿學士、贈太師、魏國公諱之奇之季子也。公少穎悟，方總角時，魏公與群從讀釋氏書，論淤泥蓮華之義，公從旁請曰：「非孟子所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者耶？」魏公大驚，問疇復類此，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是也。」魏公繇此愛異之。元豐初，太學成，四方之士來集。公甫冠，提所著書入焉。有司試其文，爲諸生第一，遂知名于世。魏公欲任以官，以非其志，固辭，魏公莫能奪也。擢元祐三年進士第，調壽州司户參軍。魏公帥熙河，奏爲書寫機宜文字。夏人來議疆事，命公館之。敵以重兵屯，並塞山谷間，使者援例期必得。公陳禍福與相撐距，敵爲詘服不敢言。魏公召，罷爲保寧鎮南兩軍節度推官，不以秩卑故于事有所怠忽。當路交薦，改宣德郎。大臣言經術通明，除太學録。魏公請外，出爲發運司管勾文字官。丐閒便親，得監兖州東嶽廟。魏公薨，服竟，乞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尋通判廬州。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未至，改著作佐郎。言：「日曆爲信史根本，今時政、起居注先送兩省官，恐不時頒，因循放逸，乞徑付館分讎，責其成功。」詔特從之，人以爲知體。逾年，召對問魏公事甚詳。公歷叙始終，占奏華敏，有言動聽。即日除尚書主客員外郎，徙兵部，升郎中。坐曹四載，怡然無留滯之歎，遷鴻臚少卿。丁内艱，終制除光禄卿。居亡何，擢大司樂。時用魏漢津樂，以中貴人梁師成兼領。師成挾恩怙權，人莫敢忤。會欲增舞佾而三倍之，公顯

斥其非，且樂工募市人，猥冗，非所以奉天地宗廟，請一切沙汰。從之。師成怒不主己，語有侵公者。公曰：「一代禮文，當質之經。」師成曰：「僕不讀書，愚抵此。」公不爲動，而深銜之，日求所以傷公，久之無所得。于是宰相之權，熏灼中外，公未嘗一至其門。他日擬官，以公名進，或問其故，曰：「人望也，用之得人。」然亦不果遷。繼此當國者數欲挽公爲助，公毅然不與之合，人以爲難。會收復燕雲，群臣上尊號，或謂庶官之長，當爲群臣先。公曰：「裕陵嘗却徽稱，爲萬世法，上躬行之是也，奈何縱諛以虧盛德乎？」卒報罷如公言。一旦如有不樂者，力祈補外，得徽猷閣待制、知宣州。未陛辭間，改興仁府。府有戍卒，其將鄒迪不能制，軍卒王靖以衆殺迪于庭，官吏駭散。公聞，即出慰撫，號令詳明，徐遣親兵躡之，悉擒無所脱。即手檄開示大信，以靖其餘。是日，興仁微公幾大亂。初，興仁俗懻忮難治，公不忍威制而寬撫之，時以爲仁。至是變起倉卒，人皆褫氣，公獨坐閣决事如平時，而得群兇于談笑間，人更服其勇。歲終求罷，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奉祠數年，遂抗章請老。既得請，淡然與世相忘。遭金渡江，生涯焚剽，乃退居無錫西山之麓，結廬終焉。杖屨婆娑泉石間，如是者七年不厭。卒，年七十六。手書遺奏，使其子上之。書無一字欹傾，亦無一語及私者，人歎其忠。階自宣德郎十一遷爲大中大夫；爵宜興縣子，食邑五百户。妻沈氏，有賢操，封令人，先卒十五年。子五人。康祖，承務郎、知饒州永平監。寧祖，左朝奉大夫致仕。益祖，文林郎、東平府刑曹掾。及祖，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慶祖，承務郎。而康祖、寧祖亦前卒，慶祖陷敵中。孫七人。曰華、曰蘩、曰芾，登仕郎；曰荀、曰著、曰莊，將仕郎；曰芹。公莊重清修而資長

者，治官居家，皆有法度。與人交，終始如一，趨人之急，甚于關身。魏公釋位而歸，日娛侍膝下，飲食起居湯熨必躬調護。逮卒，幾不勝喪。性嗜書，每挾之與俱，雖耋老疾病流離，未嘗一日廢。遭喪亂，失故居，并其本業亡之，未嘗介意，獨以書復完爲喜。文典雅，而尤長于詩，所賦幾千篇，有《梁溪集》百卷，讀之知得于聖人之學深也。嘗謂周衰數千載，士大夫無慮數百家，鮮有不失其傳與其始之所以氏者，獨蔣氏班班可譜，無世無人。宋興，太尉堂始用儒術致身華近，爲嘉祐名臣。魏公以從子繼之，歷四朝四十餘載，遂秉機政，功業文章，碩大光明，載于國史。公復躬清厚之德，完節而終。公子五人，又俱力學登進士第，膺館閣師儒之選者接踵于時。皆申申孝謹，篤于名教，如漢萬石君之家而文采過之，言東南家法之盛，未有能先之者也。是宜爲銘。銘曰：

魯別子六，蔣爲始分。太尉既顯，樂安乃聞。惟時魏公，以道事君。出入四紀，有勞有勳。誰其似之？公則有文。惟始秀發，蔚如興雲。躋于禁嚴，以屏輔軍。遂返丘壑，超然莫群。天胡已之？帝閔厥勤。坐訖眉壽，初無戚欣。詩書傳家，既久益芬。刻此玄石，寘之幽垠。萬古勿毀，德人之墳。《浮溪集》卷二七。又見《黄氏日鈔》卷六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九四。

全宋文卷三三九三

汪　藻　三一

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誌銘

紹興三年二月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爲流俗，由是名節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爲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興諸生，任中執法，獨信其所學，爲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緘嘿，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漢時有封義興丞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爲金壇人。曾祖郢、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以公故贈光禄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

群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八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鬬。公初至，訟坌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豪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初，詔天下興學，以公爲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丁光禄憂，服除爲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僖祖殿，工既畢，言者以爲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之敢廢也。今既奉安祭告矣，奈何毁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議，復故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爲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浮薄，「今群臣無他能，惟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爲向背者，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爲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惟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爲中傷計，此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瓦木塗墍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于自奉，與士階卑宫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内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即以公言正之。尋察内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古之人君，于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爲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于是内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内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

宗時未嘗有此，昨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多，不可以人而廢。」公徐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觖望。若夫攀緣輾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爲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興水利，王安石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于爵賞較秋毫如此，況節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戩之命已行，當爲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當遵守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倖率請建墳寺，及彊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降敵狂妄，不宜出入禁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更告訐，付公治。守李釜雅爲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婿也，帝怒甚，釜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冤。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役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于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往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即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爲勞民費財，徇虛名，虧實效，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更，卿于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爲大臣沮格，識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出，詔之才求之，無所得。懼辭竊且得罪，即督州縣，發民畎水鑿山，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狀，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不爲不足，殫財力，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常平徐鑄以羅本錢畀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惕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興作，

乞重賓之法。帝不從，公卧家待罪，詔起之。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吏部四選，事素繁猥，其長率怠于省治，吏得緣茲爲姦。公晨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參稽律令可否，立疏于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爲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兼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投閒，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善堂翊善。公再至京師，顧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敵騎至京師，天子内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上章乞遷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帝貶貫環衛，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爲慮。」淵聖皇帝喜，賜緡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于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間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惟陛下財幸」。上皇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閒，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兵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遷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于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該，右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吴恢，次適右從事郎、惠安尉王悦，次尚幼。孫四人：臺卿，右承事郎；和卿、沖卿、元卿，右承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以游辭僞色借人，

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爲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論薦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其爲文一本經術，無益于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似其爲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祔。以左朝散郎許德之之狀來請銘。藻嘗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爲輕重。士君子一志于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正素定、不與世推移者。方公在朝廷時，搢紳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啓迪人主爲心，攖逆鱗、批大郤，聞者爲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子間。洎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躡，或以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之所立，豈偶然者哉？藻服膺公門，知公爲最詳實，諸孤又以禮請，敢不叙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衰所關。在昔祖宗，政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靡，人因世移。安得剛者，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爲鳳麟，心則金石。見義而作，直言靡思。觀者爲栗，未嘗少卑。坐茲寡諧，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棁，間關異州。不在其位，莫如我憂。闔棺海山，因窆其域。後人懷公，視此銘刻。《浮溪集》卷二七。

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

紹興六年五月

紹興五年十月戊辰，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卒于信州。明年五月丙申，即其州之南七里上饒鄉葬焉。將葬，其孤惇以吴興劉一止之狀，屬公故人汪藻而告曰：「先人以文章議論政事，行世三十餘年，卒不克大施以殁。葬而不得傳信之辭納之壙中，猶不葬。惟夫子幸賜之銘。」藻謝非其人，不可，則書而系以銘。公諱紆，字公衮，世家撫之南豐。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致堯之曾孫，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之孫，而丞相文肅公布之第四子也。母曰魯國夫人魏氏。公少穎悟，天資既高，又受學于賢父母。當是時，文肅公爲天子守邊，不暇朝夕視，專以魯國爲師。年十三，伯父南豐先生鞏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文肅公任爲承務郎。學士鄧潤甫、尚書彭汝礪與語，大奇之。舉賢良方正科，上其文公車，會科廢而止。建中靖國元年，文肅公爲二后山園陵使，用故事辟公以從。事已，左丞相韓儀公欲擢公館閣，公白文肅公力辭，下除太僕寺主簿，一時名士賢者皆願見之。于是左司諫江公望累數百言薦公，不敢以宰相子爲嫌。文肅公免相，言者指公嘗夜過韓儀公家議復瑶華事，且受父客金，請付吏，當國者用吕嘉問尹京典詔獄。嘉問，熙寧中與文肅公議法爲敵者也。鍛鍊半年，無所得，詔自中，竄永州，入元祐黨籍，會赦移和州，又會赦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文肅公殁，執喪以孝聞。服除，調監南京、河南税，改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宣城

江溢，没數千家，公白守曰：「饑而賑貸，法也。然廩非部使者不可發，今事急矣，請船粟以哺垂死之民。」守曰：「如三尺何？」公曰：「紆，常平主管官也，有罪當坐之。」即發廩自言，部使者嘉而不問。除通判鎮江府，會淮南漕渠不通，泗、楚州連數守罷，發運使陳亨伯密奏選公知楚州。公因荒政役饑民，渠通而民活者，不可勝計。以功加直秘閣，與部使者論事不合，移秀州。州歲比版圖，前此吏高下其手，民患苦之，公委僚屬降登，不使吏預其間。吏怨公入骨，則爲書以摇衆，人人自危，公立焚其書，州以無事。還朝，除蔡河撥發。未幾，提舉京畿常平，改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陛辭，陛副使。罷歸，得主管南京鴻慶宮，屏居湖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彦反，吕、張二公檄諸州勤王。檄至湖州，守梁端會士大夫謀之，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間數日，苗傅來取兵，公請端械繫使者，毋令還。當是時，微公幾殆。上反正，御史中丞張守白發其忠，除直顯謨閣。且召見之，公曰：「守臣在也，吾何爲者？」辭不行，然上雅知公名。明年六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九月，移兩浙路。于是大軍屯江上，求索無涯，公隨給之，猶不滿意，狼籍公牒。公度不可留，引嫌自言，復還江南東路。先是盜孫誠等暴誘屬邑，一方騷然，公作聖旨招安，單舸見之，諭以禍福，誠等望風迎拜。上書歸矯制罪，天子賢而釋之。未幾，隆祐皇后崩，參知政事李回爲監護使，辟公修奉，議者欲稱園陵，公曰：「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祔，此特攢宮耳，當先正名。」朝廷用其言，聞者服其知體。再請宮祠，提舉亳州明道宮。甫兩月，起知撫州，鋤治彊梗，民畏懷之。逾年，以鄉郡自陳，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明年九月，除司農少卿，改福建路提點刑獄。明年二

月，進直寶文閣，詔齎文肅公《正論》手書赴闕，中道除知信州。尋移衢州，未之官，卒，春秋六十有三。公才高而識明，博極書史。始以通知古今裨贊左右，爲家賢子弟；中以文章翰墨、風流醞藉，爲時勝流；晚以精明强力、見事風生，爲國能吏。雖低徊外補，位不至公卿，而所交皆一時英豪，世之言人物者，必以公一二數。公之謫永州也，黄庭堅魯直過焉，得公詩讀而愛之，手書于扇。公之叔父肇，不妄許可人，嘗曰：「文章得天才，當省學問之半。吾文力學至此耳，吾家阿紆所得，超然未易量也。」故公詩文每出，人爭誦之。又篆、隸、行、草，沈著痛快，得古人用筆意，江南大牓豐碑，率公爲之，觀者忘去。文肅公薨于謫籍，公不敢求爲碑銘，獨取平時奏對之辭會萃之，如辯明宣仁誣謗等事，名曰《朝正論》，藏于家，不敢出者二十餘年。靖康中始傳，猶有仄目者，公不之恤也。公襟韻夷粹，與人交洞見肺肝。談笑多聞，坐客皆屈。聞人緩急，若拯救焚溺然，忘其身奔趨之，雖蹈傾危不悔。于理財尤得其要，所臨沛然，未嘗有不足之歎。或有疑而問焉者，公曰：「吾豈一毫取民哉？第當輸者，人不能欺，常賦自有餘耳。」初，文肅公歿，窆于南徐，于是公客信者數年，不克歸葬，而葬其所，以令人王氏祔。令人，秘閣校勘安國之女，先公卒四年。子三人。曰惇，右奉議郎、通判洪州。曰忻，右從事郎、臨安府司法參軍。曰愔，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承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王銍。銘曰：

惟曾顯融，開迹南豐。密國之裔，以儒鼎峙。文肅獨騫，相帝初元。公雖承家，再振厥華。與時卷舒，行三紀餘。才大不酬，老于一州。植我墓櫝，龜峰之下。遥望蒜山，而不東還。《浮

溪集》卷二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三，道光《永州府志》卷九下，《南嶽志》卷一一。

譚章墓誌銘　紹興十四年十月

長沙有隱君子，行義如古人，生子爲國忠臣，饗耆齡而終，曰右朝奉大夫致仕譚君。諱章，字煥之，其先衡陽人。四世祖徙家洞庭，過長沙昭潭而愛之，因家焉。曾祖裕、祖暎、父盛，三世居鄉，稱善人長者。盛用子恩，贈朝議大夫。君隱居昭潭六十餘年，專以求志爲事，孝于親，誠于物，視聽起居，必依于禮。故修之身而家齊，家齊而人化其德。平居讀書，大而六經，小而諸子百家，與夫天文、地理、星曆、山經、釋老氏之學，無不周覽而求其義之所歸，不爲諸生循誦習傳而已。故歷代治亂興衰之所由，人材善惡忠邪之所判，祖宗以來因革罷行之所紀，悉貫穿商榷，亹亹牙頰間。稠人廣衆，縱談極辯，聽者忘倦，傾其坐人。發爲詩文，高古精深，根于義理，無補于世者，未嘗落筆。于是方數百里間，有識者君教之使學，有材者君養之使成，不能仰事俯育者，君振之使給。所施之博，至不可勝計。鄰里之訟有不能決者，不之官府而之君，人尊仰之，甚于父兄。有老人黄升貸君錢百萬，行而遇盜，盡亡之，歸謝于君，君曰：「幾累吾故人，今生還幸矣，尚何言？」升感之，爲文紀其事。君少時儆敏，人莫能及。爲文立成，視取科第若摘髭拾芥。然一旦以親老不可遠游，盡以所得之學付其子弟。由是弟申、子世勣，皆擢進士第，顯于時。中遭靖康之變，君慟哭，一目爲喪明。時

世勣爲尚書禮部侍郎，數以書勉其忠義。故世勣當僭僞時，力起之，不從，至不食，幽憤而死，朝廷嘉之，贈延康殿學士。訃聞，君歎曰：「吾子得死所矣。不勝父子之情者，一己之私也。爲國盡節死者，天下之公也。吾安得捨此取彼哉？昔藺相如、廉頗死向千載，凛凛然尚有生氣；曹琮、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原下人。重輕知所處矣，吾何恨哉！」乃雪涕欣然自慶，不復戚戚于懷。後延康之歿十有八年，壽八十六，無疾而終，寔紹興十四年四月某甲子也。君以世勣恩，累封至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妻龔氏，亦儒家女，有賢行，封宜人，前君卒。子二人。曰世勣，延康君也。曰世南，未冠而夭。女一人，適進士胡擴。孫二人。曰知古，右承事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早卒。曰知默，右宣義郎、守太府寺丞。曾孫四人，曰式祖、曰述祖、曰企祖、曰昭祖。式祖，將仕郎。君卒之若干日，得十月甲申，合葬君于其縣潭子岡龔宜人之墓。銘曰：

衡山峻極連瀟湘，中有君子潛德光。閉關求志聞四方，群書萬卷胸次藏。上談羲農下漢唐，諸儒結舌莫敢當。遭時天地紛低昂，有子夙在人主旁。浩然之氣大且剛，節義凛凛明秋霜。殺身成仁聖所臧，慶門萬古傳芬芳。天相吉人宜壽康，龐眉歲舉春酒觴。歸安窀穸川之陽，潭流要與茲川長。《浮溪集》卷二八。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三七。

詹太和墓誌銘

紹興十一年九月

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知虔州詹君諱太和，字甄老。曾祖瑀、祖諴、父時，世爲嚴州遂安人。時以君故，贈朝請大夫。君擢政和八年進士第，官自迪功郎八遷爲左朝請大夫，職自直秘閣再遷爲顯謨閣，嘗歷真州揚子縣尉、監泗州糧料院、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尚書水部員外郎、淮南路轉運使、知江、虔、撫三州，再知虔州以歿。君年十八，秀出其鄉，有司以君應詔，後數年解褐調揚子尉。揚子瀕江，雅多盜，君能得名，捕者十餘人。改承務郎，以母憂歸里中。會方臘起清谿，方千里皆震。君家距清谿不百里，里豪余熙者欲連衆應賊，君挺身見熙，熙嚴兵待之，幾不得脱。君無懼色，徐以禍福譬之，熙矍然悟，願併力討臘。君爲徒步越境，見熙于官軍，表其忠以徇。當是時，承平久，賊振臂一呼，州縣皆没，朝廷意嚴民皆盜，欲蕩平之，得君書乃已。君因率諸豪道官軍，徑趨賊巢，擒臘以獻。是役也，嚴民微君，幾不免。幕府上功，拜熙武義大夫，并官其民百餘人，而君止授宣教郎。衆恨待君薄，君笑而不言。以會課轉奉議、承議郎。淵聖登極，轉朝奉郎。上皇幸東南，事出非常，泗州當孔道，守臣皆惶恐稱病，君以監糧料院領州事。一日行宫關白，士卒若送文書如京師者悉還之，且毋給其廩，官吏莫知所從。君請白之朝，衆持不可。君乃自爲奏，間道蠟書以聞，朝廷嘉其敏，録付行宫，上皇爲之切責左右。或譖君「小臣離間當誅」，上皇曰：「彼尊朝廷也，

何罪？」君由是知名。先是契丹歸我之人分隸諸州，朝廷用議者將悉還之，君曰：「敵以此曹叛己，日須其至甘心，奈何使之趨死？愚謂不若留爲腹心便。」從之。後契丹人見君揚州，羅拜馬前以泣曰：「非君，吾屬無類矣。」右丞李公宣撫河東，辟君爲屬。未行，朝廷欲奪君使金，君謝不能。今丞相秦公爲御史中丞，謂君曰：「今國難如巨石蔽天而下，壯士試出力當之，或百萬生靈可活。此何時而君辭難乎？」君感其言，惶恐聽命。會兵部尚書王雲使還，以不及期而止，遂從宣撫使出關見李公。明日請辭，李公愕然問其故，君曰：「太和寒士，宣撫不知其不可收之，必以太和爲有補秋毫。今候三日始見，見與客俱，宣撫不問，客亦無關白者，何以留爲？」李公改容謝，與語大奇之。宣撫罷，歸遂安，道除尚書水部員外郎。歸未及家，邑人倪從度亂，浙西騷然，人皆推君，浙西帥葉公因請于朝。君爲斬內應者五十餘人，且塞其餉道，賊即日降。時上在維揚，得奏良悅，進君朝請郎，趣之還省，轉朝奉、朝散大夫。丁外艱，詔起爲直秘閣，淮南路轉運使樞密張公使川陝，亦辟君以從，皆不應。終喪，即慨然請老，時年未四十也，士大夫莫不高之。居數年，以廉直爲鄉人之平，而與尉曹鋤其强梗難治者，一邑爲清。紹興六年，給事中吕祉等薦君可用，詔復故官，詣行在所，君猶不應。久之，過臨安，見留守，吕丞相謂坐客曰：「諸君識詹直閣乎？天下奇士，頤浩不及也。」時有飯蔬惑衆者，君亟請除之。未數日，果有以此謀亂者，丞相太息曰：「君可謂有先見之明矣。」其策慮過人類此。樞密張公爲相，以君見上。君首陳强兵選將之説，上深以爲然。時方議遷都，集近臣于前，各以意對。上曰：「朕欲以詹太和守九江，如何？」衆雜然曰善，遂知江州。先是諸將部曲往來

九江者率爲姦利，莫敢問，有王瑋者尤專恣，民厭苦之。君械致諸獄，自是過九江者莫能犯。治最聞，擢直顯謨閣、知虔州。賊黄細三等暴甚，君示以威信，君争提點刑獄趙渙規以爲功，督兵往捕，君争不能得，果大敗而還。詔罷渙，專諉君，君示以威信，平其尤劇者二十餘輩，渠魁皆生致戲下。于是汀、吉、循、梅數州皆倚君爲重。轉朝請大夫，移撫州。到官擴廩濟饑民，所活以萬計。召對，復知虔州。又召對，卒于臨安客舍，年四十八，時紹興十年十月癸未也。君剛勇高明，見事立行，未嘗猶豫，故所向有功，而居官皆可紀。方朝廷多事，君未嘗不在選中。議者謂少假之年，其施設何如也！君娶陳氏，封宜人，生一男二女。男柬之，將仕郎。女適進士汪量，次甫數歲。柬之將以紹興十一年九月某甲子，葬君于其縣霞山之北，以君兄左中奉大夫、直秘閣至之狀來請銘。藻與直閣，同年進士也。銘曰：

人之才能，患無位以施。得其施矣，患不逢其時。君班内朝，持節而使，剖符而守，位不爲卑。以應變之長，投功名之會，又得時以爲。十年之間，所成就者如此，亦少發胸中之奇。曾未及中壽而歿，此識與不識，皆爲君悲。君之可書者多矣，姑掇其大者而志之，于以伸君未卒之志，而慰後人之思。《浮溪集》卷二八。

安人汪氏墓誌銘　紹興十九年

安人汪氏，世家新安，余伯兄大中大夫槃之女也，爲邑人武節郎俞積之妻。武節之父曰翬，字彦升，知書喜事，從一時賢士大夫遊如不及，以大中長者，尤歸心焉，請安人爲其子婦。安人入俞氏，無幾何時，而舅姑皆歿，家衆千金。安人資警敏，輔佐其夫，奉烝嘗、持門户，有健丈夫所不能爲者，而武節、安人之年未冠未笄也。不數年間，閫之内外，繩繩秩秩然，賢于彦升無恙時。乃勉武節于學，使與勝己者周旋。客至，安人舉中饋之職，酒殽聲伎之奉，咄嗟如其所須，必樂飲極歡而罷。由是武節三十年間，無秋毫不滿意者，以安人之賢也。武節藝成，再以名上禮部，不報，得武功爵而後歸。安人相敬如賓，交遊日廣。再錫命書，封曰安人，仍賜冠帔。武節先安人十五年歿，安人撫其孤，恩意周盡，雖鄰里族姻，莫知非其所生。當是時，安人母兄全州府君老矣，安人奉之如父，歲時温清，禮無違者。既卒，哭之過時而哀，言及輒聲與涕俱。凡父黨夫黨，無親疏小大，稱其力調護之，一以至誠，始終無少異。安人以紹興十八年八月某甲子遇微疾，終于家，得年六十有九。一邑之人，講聞安人之賢者，莫不爲之嘆息。曾祖諱某，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奉議郎，贈少傅。子三人。曰允中，承節郎、徽州黟縣尉，前卒。曰允若，登仕郎。曰允恭，未仕。孫男女合若干人。男曰某、曰某，尚幼。女適迪功郎、饒州府鄱陽縣東尉徐琰。十九年某月某甲子，允若、允恭

奉安人之柩，合葬于婺源縣何村武節之墓。銘曰：

家遡而盈，莫見其缺也。子孚而成，莫見其別也。以未亡之身，屹然立俞氏之門，曰女之烈而非婦之哲也。《浮溪集》卷二八。

全宋文卷三三九四

汪　藻　三二

孺人晁氏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八月，姨母之孫孫鎮元樸以書抵余曰：「吾婦晁氏稟和于天，承庥于大族，受訓于賢父母，其端柔明莊，類非世間女子所及。故吾母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良配。蓋吾妻奉吾母與所以事吾者，無秋毫不用其至。今不幸死矣，吾母悼之至不能獨存，而棄吾之養。吾方哀吾母，不暇他哀，而念吾妻常戚戚于中而不能已也，君其爲我書其生平，以泄其思。并授其家爵里一通。」云云。孺人出濟北諸晁，尚書虞部郎中、贈金紫光禄大夫端知之孫，而右朝請大夫、提舉兩浙市舶賁之女也。初提舉止一女，與宜人程氏愛之尤篤，常撫而示族姻曰：「此閨房之秀也，孰能當吾女者乎？」時元樸好學清修，名聲藉藉士大夫間，事母夫人孝，求所以奉温清者，聞晁氏女佳，乃往聘焉。提舉曰：「是上饒孫令耶？」吾知之久矣，兹可依

也。」以女與孫氏。家素貧，孺人安之，無不足之色，與元樸相敬如賓。從元樸官湖南，無何遇疾。疾之三日，謂其保母曰：「吾且死，不得終吾姑之養矣。」琅然誦佛書而絶，無一字差。得年二十一，時紹興十年十月某甲子也。孺人得疾，保母欲呼巫覡禳禬，孺人遽止之，曰：「吾夫得禄奉旨甘耳，奈何以兒故他費乎？」既卒，元樸聞之慟曰：「姆獨不素告我乎！」蓋其不能忘者，大率如此。元樸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孺人之喪，葬于饒州餘干縣斛塘之原，從吉卜也。元樸嘗爲上饒令，有績。今爲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云。銘曰：

承也厚而得也多，不爲松柏而爲蓁也，嘻，其奈何！《浮溪集》卷二八。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宣和七年三月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絲，以兵部員外郎事昭陵，爲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聞吴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亡，諸幼累累肩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爲收育撫携，甚于己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髽者笄，交手授姑，退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于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洎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關我，日從

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烹庖，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闇闇，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興于學矣，安人間于盥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嶷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禄二十餘年。愷于内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婦，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洎屬纊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愔，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杜璟。孫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太學内舍生。愷、忱、愔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于宣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爲最久，乃再拜叙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于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繄族之慶。安人方處，母訓則孚。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婦趨出房，醴菽咸列。退視諸寢，詵然執經。孰成其親，有子在庭。禄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厚矣，報疑未酬。豈無後人，尚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詞于幽，銘窀穸之始。《浮溪集》卷二八。

王夫人墓誌銘

紹興十八年十一月

夫人王氏，營丘人。父師敏，卒官太僕寺丞。母趙氏，丞相清憲公挺之之女。爲同郡從事郎、晉江縣令張君諱應辰之妻，中奉大夫諱純之子婦。中奉、寺丞，同里閈相好也，兩家子弟日過從，寺丞與趙夫人賢晉江之爲，故夫人甫十八，歸于張氏。夫人智識明辨，有賢士大夫所不能及者。靖康末，山東亂，士大夫流離，率鬻田宅去鄉里。或請于夫人，去謂吾夫何？不如聽之。」晉江聞之，喜曰：「真吾妻也。」晉江爲萊州推官，一日其守出，夫人自牖闚之，謂晉江曰：「人不忌其上，鮮不爲患者，今卒驕矣，盍白守爲備乎？」守不聽，數日而亂作。亂定，人悉翫安不能去。夫人獨曰：「是不可留也。」晉江以中奉在商於，道阻不通，議所向。夫人曰：「東南天子在焉，尚何問？」遂渡江，居金陵。不旋踵萊州陷，仕族無脱者。已而過湖湘，向商於，中塗遇盜，囊衣一空，夫人夜取敝衣紉縫，爲之達旦不寐。未旬日，舉家衣履皆完。其共艱難如此。晉江屬疾，藥非夫人所嘗不進。洎歿，有欲以賻襚之贏謀生者，夫人正色却之曰：「于窀穸無憾足矣，此何爲者哉？既葬，四壁蕭然，人皆以非晉江之清，無以見夫人之賢。然自是家益窮空，夫人奉養益薄，諸子有憂色。夫人語之曰：「而祖而父，以廉居官，以貧爲樂，吾習而安焉。汝等忘先人之訓，雖日致四方之珍，吾不樂也。」平時勉諸子以學，戒諸女以順，于是婚嫁甫畢，而夫人病矣。

紹興十八年十一月癸巳，卒于其子棟之官舍，得年五十有五。子五人。曰林，右從政郎、南州劍浦縣丞。曰材，右迪功郎、湖州司理參軍。曰埜，未仕。女二人。長嫁宣教郎趙善究，前卒。次嫁右迪功郎向士晳。孫男女合十三人。以卒之十六日戊申，合葬于晉江之墓。銘曰：

嗟夫人，出華胄。資敏明，自其幼。適名家，媲廉茂。遭百罹，謀必售。脱危機，如夙授。老而從，甘儉陋。子詵詵，咸孝秀。各以能，爲親壽。方燕安，饗遐祐。曷傾之，人莫究。窆閩山，衿夫右。尚旋歸，昌厥後。《浮溪集》卷二八。

吴夫人墓誌銘 政和五年十二月

夫人吴氏，新安郡人，爲同郡崔光弼少李妻。年五十七，以政和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廣州其子耀卿之官舍。明年十二月壬申，耀卿護喪歸葬郡之長南三十里永豐鄉鸞坑原，始叙夫人之行實，求予銘。夫人之先世以力田爲家，居鄉稱善人長者，未嘗出而求仕。其父瀚，始以貲交結賢士大夫，名有器識，所爲多可紀，一時衣冠喜從之遊。夫人生而豐端奇穎，瀚教以詩書筆墨而黜女工。居無何，夫人于筆墨女工皆善，諸豪争聘之。瀚笑曰：「吾有一女，愛甚于男，所不足者非財也，何至與兒曹爲偶？」立謝聘者。會少李蚤孤，以身歸其伯父駕部君，至新安而駕部以前死，留不得去。瀚一見喜

曰：「吾閱人多矣，無如崔君者，必以爲婿。」父老諫曰：「君求婿久矣，今妄得一遊士，初昧平生，獨奈何予之女？」瀚曰：「吾極知崔君人材足依，毋多言。」歸夫人崔氏，厚以金繒田宅畀之。故少李從學四方二十餘年，未嘗以家事關心。而歲時烝嘗慶弔，晨昏飲食起居，于流寓中孑然自表白崔氏之門者，皆夫人力也。及少李兩薦有司，不報，倦游而歸。夫人益傾貲供賓客費，日進諸子于學。歲晚或幾于不足，人以爲憂，而夫人處之自如。逮崇寧初，天子新學校法，次子耀卿以文學知名，中進士科，爲施州州學教授、廣南東路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奉夫人以行。人謂且享于報，而夫人卒矣，距少李卒之八年也。夫人資寬厚，孝于親，順于夫，慈于子，睦于宗族，而仁于僮使，靜專婉孌，無一不宜。晚喜釋氏書，薰祓精甚，或日一食，門內之治，絶不經意。間用聲樂自娛，若淡然于世無情者。子四人，曰櫟、曰耀卿、曰夏卿、曰真卿，皆力學如夫人教。女三人，適進士汪某、李天貺、汪文。嗚呼！夫人始嬪崔氏而亢其宗，晚從子養而遺其累，終始皆合于義，是宜爲銘。銘曰：

壺則母訓，古必能之。後專組紃，鮮克承之。懿此碩媛，學而明之。夫曰匪婦，余孰成之？子曰匪母，余孰榮之？宜老宜壽，福禄盈之。百未酬一，神遽傾之。令龜崇岡，室且城之。孰貽無窮，歌以永之。《浮溪集》卷二八。

吳國夫人陳氏墓誌銘

建炎二年七月

丞相彭城郡徐公處仁之夫人陳氏，以宣和五年正月己卯，薨于北都公府之正寢。越三年，彭城公薨。又明年，得建炎二年七月甲申，其子康、度奉公、夫人之柩，合葬于吳興卞山之陽。夫人世家嚴州，朝散郎、知楚州向之女。向父逸，卒官奉議郎。楚州以進士起家，爲開封令，有能名。未滿歲，奏圌空者三，神宗以爲材，將用之，擢尚書度支員外郎。永裕陵建，以本曹兼京西轉運使，出奉祀江西。徙楚州而終，翰林學士沈括識其墓。夫人生有奇相，視瞻舉措必端。奉議君奇之，謂楚州曰：「此兒喜怒未嘗形，言笑不妄發，使男也，吾家其興乎？」甫笄，歸丞相彭城公。時公貧甚，幾無以爲家。一日，楚州持節過睢陽，盛車服遣女。夫人廟見徐氏，乃在窮巷中，破屋數楹，太夫人坐堂上，旁無扶侍，夫人奉盥饋堂下如儀。楚州恐不堪其憂，使人察之，宴如也。已而斥賣嫁時衣被鬻悅，以太夫人之命，訪族姻之貧者而賑之，人人咨嗟，以爲不可及。丞相爲齊州掾，月俸不滿萬錢，惟太夫人甘脆是奉，夫人帥家人食粥無難色。丞相預政，封安定郡夫人。政和末，丞相自徐州朝京師，一時眷禮，群臣莫望。夫人曰：「上恩固非常，然寵盈之戒，古人所謹，不可不思也。」每奏事歸，必問見上安所陳，上開納否。嘗詔丞相病已，無下拜。當是時，蔡魯公耋老，徒損拜數而不得免焉。或以是爲公榮，夫人愀然曰：「忌者至矣，其能久乎！」未幾，果坐讒出知揚州，其先見如此。

夫人事姑孝，教子義，遇僮使有恩，敬夫如賓，治家如官府。丞相曰：「吾平生以直道事君，取顛躓屢矣，而未嘗置欣戚胸中者，繄室家是助。」一子曰：「使我學成而不墮其家聲者，惟吾母之訓。」一性通悟，于出世間法，得其指歸。疾病，精爽如平時，謝醫巫不問。屬纊之夕，猶起坐若有所言，于死生蓋超然者。薨，年五十四。歷封温、福、陳、吴四國夫人。子五人。曰庚，擢進士第，仕至宣教郎、直秘閣、管勾亳州明道宫。曰廉、曰庾，承務郎，皆前卒。曰康，今爲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常平。曰度，爲左宣教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孫男女合十人。男曰延老、曰同老，右承務郎。女適湖口主簿姚溥、麗水主簿王怡、右承事郎毛幵，餘未行。初，楚州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宿陳留僧舍，夜聞垣外汹汹人聲，起而燭之，得骸八萬計。雖位不滿德，其後寖微，而慶鍾夫人，作配名宰。疏封大國，始終安榮。後楚州之孫有以丞相之恩入官者，人以爲積德之報。銘曰：

嫣出舜後，胡公始侯。以國氏陳，晚聞太丘。夫人之先，南土是宅。英英度支，位止邦伯。德厚而躓，于償不宜。集于夫人，莫貴與夷。厥初來嬪，儀則多有。即安窮空，以服箕帚。朝夕警戒，輔成公躬。燕及群息，亦云似公。卞山之陽，維水瀰瀰。與公同藏，千歲之始。《浮溪集》卷二八。

令人施氏墓誌銘

紹興十八年十二月

令人毗陵施氏，朝奉郎、知臨安軍、贈少師諱辨之子，贈殿中丞諱洵之孫。歸同郡孫氏，爲朝請郎致仕、贈中奉大夫諱庭臣之繼室。以夫封縣君者二，以子封宜人、恭人、令人者三，以年賜冠帔者一。群從同居五世，合庖二千指，男女十五人，孫若曾孫、玄孫六十餘人，壽九十四。東南士大夫治家教子，以令人爲法。其壽考康寧，子孫蕃衍，閨門雍睦，兼諸福有之，則自宋興二百年間，如令人者殆一二見也。令人在父母家，即以孝友聰明聞。年十七，適胡氏，逾年而嫠。會中奉求繼室，徧國中莫如令人之賢，少師亦以非中奉無足當令人者，乃彊奪其志歸之。令人入孫氏，及其姑廣陵郡君劉氏之養。廣陵性高嚴，少降接，獨令人怡聲氣奉之，凡歲時祭祀，率諸姒與其諸婦，夙興視滌濯惟謹，羹胾葅醬，非手烹調之不薦。廣陵微疾，自官居數百里晨夜馳省之。廣陵喜其誠，恨得令人之晚也。中奉元配王氏，有子數人，令人專其家政六十八年，養生送死。冠婚賓祭之用，尊卑長幼之序，皆有成規，非其財一毫不私也。計歲之贏，則儲之以待族姻之不足者，予取予求不少厭，寧衣澣濯無所擇。于是族姪孫、外姻孤甥若孫甥與賓客之女，受其嫁遣者十一人。專以勤儉孝謹爲訓，上下化之。入其門，弦誦相聞，恂恂然如在庠序；幹蠱相先，整整然如在官府。令人少喜讀書，老而不衰，六經孔孟之書，略通其大旨。聞士大夫之賢者，必使子孫見而親之。未笄，從少師官洛時，耆舊諸公

皆在，得嘉言善行非一，歷歷能記。晚傳司馬温公《家範》，切責之，故子孫皆有前輩風，詔以文行擢進士第，薖亦通籍于朝，而長孫璹博學好古，爲諸儒所稱。諸女習于禮法，所嫁必爲夫家之表。郡人敷文閣待制張宬等請表其閭，上之尚書，未報。紹興十八年八月，忽告其諸婦曰：「吾餘日再浹辰耳，將與而等别矣。」至期，精爽不亂，視子孫無戀嫪之色。以九月某甲子，奄然而逝。男曰邈，通仕郎、監泗州軍資庫。曰迟、曰迴、曰迨，皆前卒。曰薖，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曰薖，右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女適進士詹直文、李殊、文林郎張彦、右承事郎蔡載、進士刁粲、俞簡廉、右朝請大夫應處仁。孫曰璹、曰珂、曰琯、曰玿、曰璵、曰琎、曰璉、曰瑮、曰璞、曰璡、曰琇、曰玭、曰璉、曰瑮，而琬、琰、琥亦皆前卒。孫女十六人，皆爲士大夫妻。曾孫二十六人，玄孫七人。薖等以其年十二月壬申，奉令人之柩葬晉陵縣定西鄉浮塘橋中奉公之兆，以令人弟左中大夫大倫之狀來請。藻觀詩人載諸侯大夫母妻者多矣，《閟宫》頌魯僖，而終之以令妻壽母。僖公，魯之賢君也。成風，春秋之賢母也。能使國人祝其君，曰：「壽而臧，壽而昌」〔一〕，「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并及其母，則閨門之積累，必有大過人者。孫氏自廣陵君歷年之多，春秋九十一而終，令人繼之，至九十四，令人之冢婦葛氏亦九十。比三世皆壽考百年，孫氏之積累何其厚耶？是宜爲銘。銘曰：

施本系魯，惠公始殊。常事孔子，讎爲漢儒。唐有士丐，其家在吴。令人之先，世佩左符。是生柔明，天錫百祥。來嬪于孫，黄髮在堂。五世同本，條支日昌。孝謹屬屬，執經鴈行。或第

于庭，或躋于朝。恩錫顯號，壺儀屢昭。金蕤錦韜，翟衣步搖。奉祠春秋，燕及廟祧。云胡多休，閱此永年。曰仁是常，如一日然。祔公而藏，京兆之阡。刻銘于石，以永厥傳。《浮溪集》卷二八。

〔一〕壽而昌：按《詩·魯頌·閟宮》作「熾而昌」，又曰「壽而富」，此處「壽」字、或「昌」字當有一誤。

周夫人墓誌銘

爲其夫張大夫作　宣和元年正月

亡室宜人周氏者，同郡安仁人。父曰知默，故國子博士。母曰鄧氏，尚書左丞潤甫之女〔一〕。宜人少孤，依母家。紹聖某年，余中進士科，時鄧公輔泰陵，以夫人歸焉。明年，親迎于揚州。明年，廟見于德興。明年，從余官于邵陽、于永州、于醴陵。二年，從官于衡陽。既滿秩，余如京師，寓宜人衡山。居無何，其長女卒，宜人悲哀，遇病而終，得年若干。會予奉親之黔中、之廣州，不克葬殯于德興所居之南者十有五年。至宣和元年正月，余奉太夫人之喪葬于樂平縣金山鄉濟歸橋，迺穿其域之東若干步，以宜人祔焉。宜人初封榮德縣君，後徙今封。男女合六人，前卒者四。炳，將仕郎。女適進士臧某。惟宜人族出華大，性資茂淑，歸于我者十年，舅姑以爲孝，宗族以爲順，所以相余者又義且正。不幸短年，念無以泄余思也，姑叙其終始，納之壙中，且爲詞以哀之。詞曰：

嘉若人之茂族兮，既婉孌以好修。又申以母家之寵兮，布卿雲而作庥。嬪余宗于初仕兮，奉魚菽之薦羞。擷桂椒以爲糈兮，官沅湘之上游。日啼飢余靡悔兮，恃夫子之白頭。胡彼蒼之不弔兮，霣崇蘭于未秋。嗟人生孰非夢兮，汝曾不得以少留。魂煢煢其焉託兮，星苒苒以既周。息之華者六而再實兮，幸姻宦之畢酬。從汝姑以安宅兮，閟長夜于一丘。創予胸其若刈兮，淚及漬而不流。窀斯文以泄余哀兮，庶來者之是求。《浮溪集》卷二八。

〔二〕尚書左丞：原作「尚書右丞相」，據《宋宰輔編年録》卷一〇、《宋史》卷三四三《鄧潤甫傳》是正。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銘

紹興元年五月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學，新安爲最。新安之屬，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爲最。績溪爲氏以族名者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爲最。胡氏有隱君子曰誠甫，其書滿家，仰承俯受，皆有師法，又其族之尤者也。君諱咸，字誠甫。曾祖嶠、祖筠，皆樂里居，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爲鉛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師。長子宏，登進士科，仕至處州司法參軍。君其次也。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史書，皆手鈔成誦。會熙寧、元豐間，朝廷以經術新天下人材，學者宗王氏。君于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于《易》。游太學十餘年，率杖策往還，其精如此。

方是時，士集京師，歲以千計，君穎然出其間，爲之領袖。一旦如有不樂者，謝病歸，召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陟、舜舉，踵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從、典大州，隱然爲天子名臣。君享其禄幾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至朝散郎。舜陟又以所當得之服授君，賜緋衣銀魚。績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稱章紱而歸者無幾。而君又慈祥豈弟，有以宜之，長老稱焉。方舜陟之爲御史也，屢擊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以爲憂。及守合肥，盜環其疆，禽制有功，州人懷之，爲肖像以祠，而君不以爲喜。蓋君之得于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月辛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閔氏，封安人，前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請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曰舜俞、曰舜申，皆嶷然有立；曰舜舉，迪功郎。二女子，適士人葉文仲、鄭邦彦。五孫，曰僩、仔、傅、俊，其一尚幼，而仔亦迪功郎。諸孤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湖州安吉縣管城之原，來求銘納之壙中。某與君世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銘以詔後。銘曰：

君之德，純明亮直，懿鄉而隆戚。修身以亟，動而有則，爲國人之式。君之學，得之先覺，聞尊而見卓。不琱其璞，遺其子琢，有連城之穀。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志行。有子在庭，吾亦彭纓，饗耄耆之齡。卞山之陽，維水泱泱。雖非其鄉，與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爲萬世之藏。《南宋文録録》卷二三。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九一。

〔附録〕宋故宗正少卿董公墓誌銘〔一〕

公諱濬，字禹川，饒之德興海川人。董爲德興著姓。大父僔，贈正議大夫；父伋，贈通議大夫。咸憲憲令德，積厥餘慶。公生於熙寧丙辰十月之三日，自幼卓犖不群，方質有氣，不事小節。甫冠，明經，從進士舉，始授岳州司理、荆南府知江陵令。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律人心，績用宏博。馴遷國子學録、秘書省正字，改宣教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秘書少監、起居舍人，復陞宗正少卿。紹興中，秦相國專政，凡有諍謬不黨附者，皆誣以非法。公棘棘不阿，嘗遭論主管江州太平觀、江西提刑，又遭論主管亳州明道觀、知興化府，再遭論主管台州崇道觀。蓋公雖歷巉厓、處鬱抑，而是時天下莫不高公之誼，慕公之名，而想見其爲人。明年，侍臣以公實上聞，亟召見嘉惠之，改除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未幾卒於官，時紹興壬戌五月之十有七日也，壽六十七。常好施與，與賓客處，謙謙如布衣，未常以爵齒自高而有懈意惰容。其蒞官言事謇然有完名固節，自是人皆目爲才臣，雖齒牙之滑無垢焉。其事親以孝，而誠意躬行，宛然見於《報慈堂記》矣。娶胡氏，封宜人，累贈崇陽縣君，先卒，奉旨合葬其里北岸之洋隖口。男元一，爲司法參軍。一女，適鄒評事之器，今贅居焉。司法嘗謀於搢紳曰：「先君已矣，安得令辭以昭不朽！」叙行實來，拜泣請銘。予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門也，爲之銘曰：

少卿之顯，職其慶餘。行本於忠貞，又著於丕謨，蹇蹇乎持國家，砥乃節而自圖。爰始訖終，不降色辭。銘此元石，高風遠而。同治《德興縣志》卷九。

〔一〕按此文所叙墓主卒于紹興十二年壬戌五月，汪藻卒于紹興二十四年，則此文之作在紹興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之間。此正秦檜專權、氣燄煊赫之時（檜以紹興八年拜相，二十五年卒，獨相十八年），而文中乃云「紹興中秦相國專政，凡有諍諤不黨附者，皆誣以非法」。若此文爲汪藻所作，豈敢如此指斥秦檜！文中所述官名亦多與宋代官制不合，如「荆南府知江陵令」、「主管江州太平觀江西提刑」、「主管亳州明道觀知興化府」，顯係不諳宋代官制。文辭亦多鄙俗，不類汪藻之文。且此文僅見于地方志，當是董氏後人僞撰，而爲方志所采。今姑附録于此以備考。

全宋文卷三三九五

汪　藻　三三

祭張徽猷文　紹興二十二年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提宮徽猷張公之靈曰：公出西蜀，大儒大家。逢時中興，大振厥華。幹國利器，深藏莫邪。揚于丹墀，天子嘆嗟。進直延閣，恩光日加。西清近班，唾手可拏。一日去國，君門遂賒。甘心外庸，兩郡拜嘉。吏畏民愛，聲聞邇遐。惟公有常，不陋不奢。晚復靜退，紬書五車〔一〕。珪璋粹温，無可摘瑕。游戲翰墨，如錐畫沙。叢林飽參，諸障莫遮。心法照了，談餘雨花。中年養生，彊健靡他。云何鵬飛，庚子日斜。重到舊治，歲方及瓜。士林宗師，誰借齒牙？行哭相弔，堂空絳紗。藻久叨游從，敢並等差。一觴永訣，哀豈有涯！尚饗。《浮溪集》卷二一。

〔一〕此下原有雙行小字注云：「一云『至即豐稔，邦人所誇。晚塗就閒，兩部聽蛙。商略中古，其書五車』。」

祭薛大資文

嗚呼！惟公道學，得之鍾山。如郢堊鼻，揮斤者般。坐振聲譽，雷驚瀑潺。帝顧駔駿，宜歸廄閑。首付言責，繩愆督姦。旋寘臺閣，翱翔兩班。學省詞禁，英髦所寰。公一揚歷，陳言悉删。遂秉大政，嘉謀必關。功在宗社，澤流寡鰥。爲時元老，二十年間。身被三組，腰圍九鐶。榮寵雖極，視猶觸蠻。藻也晚學，羈窮鈍頑。當路熟視，云誰肯扳？公獨與進，爲之解顏。曰此孤秀，擢于蓁菅。極力推輓，卒辭伏跧。歲在丙午，威弧始彎。天子南狩，朝廷孔艱。公實舊德，人期賜環。顧斂英氣，蘋洲蓼灣。詩酒陶寫，漁樵往還。許國心壯，憂時鬢斑。猥辱茲土，日虞曠瘝。公屈小擢，來臨市圜。燕笑未幾，遺言已頒。壽且八十，人猶公慳。望柩百里，無緣往攀。一尊馳酹，詞訖涕潸。尚饗。《浮溪集》卷二一。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五。

祭族叔承議文

嗟惟我公，全德自名。酬酢萬事，一專以誠。稗雄夸，藻藉琮璧。外雖粲然，中滿瑕謫。公獨樸茂，不爲琢彫。經術自奮，通班漢朝。世人紛争，步魏有東郭，唐有魯山。千載相望，與公爲三。世人

設機穽。術窮數殫，還復相勝。公惟誠至，不爲巧巇。兩莅劇邑，豺狼化之。文爲人師，行爲人則。凡人所趨，無一能惑。坐禦浮薄，如隄捍川。天胡不留，使至百年？公于死生，視若泡影。伊人則憂，風俗誰正？吾宗之幸，家有德人。況蒙公知，愛與子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寓辭寫哀，非公誰慟？尚饗。《浮溪集》卷二一。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九，《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莫大卿文

嗚呼！惟大觀之初元，始識公於班序。望眉宇之粹然，知德人之可慕。奉談宴以周旋，紛數遒而莫數。辱投分以日深，人孰如於我故。逮抵命以剖符，辱若溪之佳處。偶通德之里門，憩康成之杖屨。豈綿薄之克勝，得吏師之祗懼。間簿領之沈迷，輒相從於樽俎。訖歲時之主移，免鄧侯之摧去。既沮闊於山川，猶書郵之旁午。申松柏之後凋，每勤勤於縞紵。歲二月以來冬〔一〕，即名山而暫寓。聞宿疾之復侵，冀即寬而調護。悵城闕之相望，莫見公而勞苦。蒙手字之欹傾，訣終天於朝暮。曾閱日之幾何，忽傳聞於音訃。偉夫子之好修，極精明而本恕。鄙奏讞之深文，家傳書於小杜。流愷悌於三州，寄哀矜於兩部。雖祉壽之已多，人方期於衛武。胡遽奪於老成，哀鄉評之誰主。矧千日之服膺，將典型之安取。寫哀涕於一觴，隔言語於千古。嗚呼，尚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

〔一〕二：原無，據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六補。

焚黄祭考妣文

嗚呼！某獲罪於天，不獲終考妣之養，又不能躬守墳墓，奉祠春秋。日往月來，於心哀慕，有不勝言者。幸銜訓詔事，叨榮於朝，每朝廷恩數之頒，必推本有所自，進官遷秩，追贲泉扃。故自某去松檟，十八年間，被命書者，無慮十數。謹擇剛日，告於墓前，惟我考妣，惠顧不忘，服天子寵休，以垂裕於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

堂祭壽光縣君文

某等得罪神明，傾奪慈蔭，煢然孤露，駒犢不如。日月有期，禮當即遠，扳號莫及，縻潰肺肝。不敢滅生，以身爲殉，忍羞甘旨，如奉晨昏。瀝血呼天，訴冤何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九。

代壽昌縣君祭張通直文

嗚呼！余來媲於君門，逮舅姑之輔佐，同張氏之艱難，若塤篪之應和。憫叔姒之二三，及所天之遘禍。保齒髮於桑榆，蓋唯君而與我。幸似續於兒曹，各承基而不墮。余竊邑於脂膏，玷清班於禁鎖。享甘膬於優游，亦吾家之足賀。憶靖國之初齡，從子官於浙左。承祖餞於行車，起柏持於別坐。謂聚散之何常，涕交頤而疾墮。曾此會之幾時，遽春風之五過。聞霜露之憂居，欲亟歸而不果。恨嘵嘵老之無窮，氣傷孤而愈挫。唯福壽之平生，無秋毫之坎軻。爲天子之甲門，孰人言之敢破。天胡嗇於百年，使不終於保荷。退忍哭於總幃，反惜成於香火。嗟已矣於一觴，終莫聞於咳唾。嗚呼，尚饗！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九。

祭太學同舍文

嗚呼某人，命止斯耶！以君之年，如猗蘭杞菊，方欲擢秀，而遽掇其芽；以君之才，如連城玢珞，方欲追琢，而遽裂於瑕。矧君之慈祥豈弟，尚友之久，而中道奪去，其誰不嗟？嗚呼哀哉！人世如沫聚水，合散須臾，甯有定體！蟲臂鼠肝，均在鑪錘，方生方死，其樂等爾，子返其初，何足追

企。但悲夫北窗之間，几席蕭然，霜月明空，秋風激天。想音容尚存，而人則已矣。況於家山阻深，復絶千里。壽親在堂，誰繼甘膬；室有孺人，今則誰恃。旅魂孤煢，何日歸歟！興言及此，殞淚如洗。嗚呼哀哉！悠悠百年，壽夭一終，死必有所。予今者白馬素車，敢替交情於元伯；隻雞斗酒，聊陳哀醊於橋公。嗚呼哀哉，尚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一。

祭趙淑人文

嗚呼！天奪我中饋之良，二紀于兹矣，墓松乖隔，亦復年多。幸叨榮于朝，屢蒙天子恩數，褒我賢配，命書具存。乃涓剛辰，告于墓下，惟靈不昧，鑑而受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壽光縣君文

嗚呼！太丘之孫，懿行藹聞。相爾攸矣，平陽繼嬪。舅姑不逮，慕老終身。歲時祭享，必潔以親。采蘋其職，法度是循。鳲鳩其德，惟一惟均。受錫爾邑，從爵而君。篤生令子，事業青雲。義方詒訓，遂大厥門。榮養踰紀，忽反其真。令終有淑，夫復何云。牛眠吉卜，指日高墳。爾酒既旨，爾

殺伊芬。臨岐祖奠，用表精勤。嗚呼，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靖安縣君文

嗚呼！余之先人，遺息十數，事親日長，惟余與汝。相望卒歲，汝遽而先。曾未再稔，先人不天。嗚呼哀哉！天倫云亡，誰不痛楚。令余此心，倍極摧苦。雖汝福惠，不見缺虧。出媲高族，慶無不宜。大邑啓封，焜燿宗祐。而不永年，天獨何嗇。嗚呼哀哉！死如有知，從地下遊。得侍先子，承容薦羞。顧予纍然，越在苫次。攀慕無由，生孰如死？嗚呼哀哉！人生百年，如穴過風。況今白首，幾不汝從。叙訣祖行，在此巵酒。同氣之恩，寧復歆否？《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魯國太夫人文

蠲日既良，窆儀將舉。新阡在望，旁可置于萬家；襄事益光，後益隆于五鼎。辱在分符之地，獲陪執紼之賓。敢駐遣車，恭陳祖奠。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

祭遠祖顯靈英濟王文

嗚呼！隋失厥馭，中原沸騰。擾擾名字，群雄競稱。王起閭里，幾同販繒。有地千里，一方所憑。聞真主出，矍如履冰。遽藉疆土，輔唐以興。屢錫褒詔，人知勸懲。既歿牖下，咸思奉承。廟食故壤〔一〕，左淵右陵。歷祀五百，若王始薨。逮入吾宋，神光愈明。請雨請霽，信而有徵。乃進王爵，彝章並升。燕及後裔，日蕃歲增。散處諸邑，非雲則仍。間顯於世，如膏續燈。小子何幸，守符是膺。身則寵矣，懼材弗勝。日賴陰相，宜其股肱。欲走祠下，拘攣莫能。爰薦菲薄，實之豆登。用告來者，毋忘禴烝。尚饗。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一〕廟：原作「席」，據《永樂大典》改。

祭俞武節文

嗟予與君，同一甲子。少而周旋，今則三紀。況連婚姻，情莫君比。中間倦游，雖見無幾。見斯忘形，笑語終晷。稍相離群，書輒盈几。比聞君歸，自適生理。客來舉觴，客去掃軌。間嬰微痾，旋即拜起。云何訃音，忽到余耳。嗚呼哀哉！惟君之文，貫穿經史。揮毫詞場，觀者血指。惟君之才，寔中煩使。一官意行，三仕三已。余年早衰，世味如水。三靈之陽，日拱松梓。願還印章，同蠟屐齒。谿山宛然，君則已矣。嗚呼哀哉！人生百年，曾不旋趾。幾人如君，卒以樂死。濁醪一樽，寄酹千里。屬辭寫哀，并用當誄。嗚呼哀哉，尚享！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七。

祭河文

惟神以海爲宗，主百穀也。霧雹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爲陰陽？戾盈縮也。冰澌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爲頻蹙也。貔貅萬屯，懼枵腹也。神寧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

掬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貺霑足也。繄邦是圖，匪私瀆也。《浮溪集》卷二一。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二四，《新安文獻志》卷四六。

明堂大禮册文

昊天上帝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伏以明明在上，臨照四方，惟我邦家，夙膺景命，世脩禋類，猥及冲人，祇見合宫，敢忘其舊？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禋祀，式展誠欽。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皇地祇

伏以肇禋明堂，享帝之盛，於赫厚載，與天同尊。二儀合祛，厥有常典，敢罄齋栗，用祈顧歆。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禋祀，式展誠欽。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太祖太宗

伏以於皇祖宗，肇有四海，陟配上帝，百年於茲。謹以制幣犧齊粢盛，肅恭明薦，侑神作主。尚饗。

太廟

伏以維德不類，嗣承明禋，乃涓剛辰，祗見上帝，明粢鄰合鄰萁嘉蔬，嘉薦清酌，式陳明薦。尚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明堂大禮奏告諸陵宗廟祝文

伏以自頃郊見，復茲歲臨，將擇季秋之辰，恭惟重屋之祝。《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明堂大禮奏告太祖太宗祝文

伏以比涓剛日，恭致嚴禋，昭五室之祼容，輯兩朝之靈貺。禮有登配，神所顧歆。爰殫孝享，式

舉累朝之典，不敢不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大禮畢恭謝景靈宮諸殿神御祝文

伏以比即崇筵，具陳嘉玉，幸高穹之顧答，知景祚之靈長。坐格熙成，實詒燕翼。敢懋菲凉之質，永承錫羨之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改元奏告天地社稷諸宮觀祝文

比以薦更大故，思靖群生，乃即履端之辰，博稽居正之義，疏恩肆眚，易號冠元。尚祈降鑑之明，克集係隆之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公主下嫁祭告祝文

天屬至親，王姬貴胄。爰卜國婚之吉，茲逢后族之良。車服有輝，將成夫婦之教；蓍龜咸喜，爰知祖宗之心。謹以良辰，申茲吉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謁先聖祝文

某奮自諸生，蒙聖恩移守此土，視事之初，祗謁廟下。誓行所學，以臨其民。雖在軍旅，敢廢俎豆？尚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

謁諸廟祝文

某奉天子之命，來殿此邦，與神分職幽明，均保疆域，下車之始，敢以虔告。惟神陰相之，使枹鼓不鳴，雨暘時若，非特吏逃其責，而神亦廟食無愧。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謁社稷祝文

國家當艱難用武之秋，擇循良宣化之吏。不以某之不肖，使守此邦，撫其人民而事其社稷。大懼迂愚，無以報稱。神惟降鑒下土，秩祀萬世，使雨暘以時，疾癘不作，而守亦預有榮焉。尚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春賽祝文

國之大事，在祀爲先。雨露既濡，仲春在候，吉日，祗薦庶羞。冀闡鴻秋，俾民受福，雨暘順序，不違農時。指日秋成，報其敢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秋賽祝文

國事之大，祀典爲先，有德在民，稱情立禮。廟食是土，恃民爲尊，民社既安，神祠亦永。秋成在望，雨暘失時，冀顯靈通，以福黎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秋祭諸廟祝文

提封千里，維民所止，神實庇焉；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吏實主焉。況夫典禮首戒，祀事式遵，

走群司以致誠，哀百靈而時對，蓋將有禱於上下神祇矣。今三秋載戢載肅，萬寶將成，精意以享，必潔必豐，諒應其求者必在乎冥冥之中。恭惟明神，血食廟社，亦既有年，斯民奉祀，久而益謹，巫祝所告，神其鑑之。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祈雨祝文

常暘從夏，酷毒異常，庚伏既終，秋後奇暑。旱魃爲虐，農人是憂，日望雲霓，以蘇南畝。承流之寄，敢怠懇祈？潤澤焦枯，亦神之職。惟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一〕。伏願咳唾雲雷，散施膏澤，秋成不日，疵癘潛消。稼穡豐登，公私並濟，吏寬其責，神亦何羞。儻神有靈，烏敢忘報〔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四。

〔一〕而行：原脱，據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二四補。

〔二〕報：原作「私」，據右引改。

謝雨祝文

比因旱暵，仰叩洪私，果遂感通，沛然甘澤，田疇充足。禾稼甫成，刈穫及時，正須杲日，浸淫不已，適害農工。是瀝丹誠，再禱祠宇，頑雲一掃，積潦頓收，慰彼三農，助成樂歲。神靈如在，報其不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晴祝文 一

民命所繫，軍食尤重，一或阻饑，流爲盜賊。吳興澤國，土薄水深，時暘獨宜，他郡莫比。自春徂夏，苦雨浸淫，蠶麥粗收，耕農告病。牧民是職，任責其誰？用瀝丹誠，力祈靈宇。覬垂哀憫，以福斯民，即掃頑雲，頓收積潦，農夫相慶，指日有秋。民既蒙休，神亦何愧。《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祈晴祝文　二

吴興下澤，水潦是憂。禾稼甫成，刈穫在望，比緣霖雨，有廢農工，浸潤爲傷，民情愁歎。承流茲土，敢怠懇祈！百姓困窮，伊誰之責？用遣僚吏，請命靈祠。惟神靈德昭然，功在社稷，呼吸之際，陰氛頓開，收捲風雲，散除積潦，農夫農婦，嘆聲相聞。賴神之休，使民蒙福，三牲之薦，聊以寓誠。神其鑑茲，以永靈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五。

全宋文卷三三九六

汪　藻　三四

南郊禮畢奏告南嶽表本

茲者舉上高之儀，遵皇祐之詔，合祛天地，升配祖宗。蒙仙聖之護持，獲純精之陳薦。冀垂景貺，永佑丕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一。

南郊禮畢奏告普賢菩薩表本〔一〕

伏以少昊方秋，上辛惟吉。重屋青祠之禮，肇講宗祈；十萬普現之身，悉垂冥助。既獲熙成之況，敢忘昭報之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一。

〔一〕此篇原未署名，據《四庫全書總目》云，藻有《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賢菩薩等處表本》一文，以其非文章之

正軌，概從删削。疑即此文。又此文前篇署汪藻撰，故録於此。

明堂禮畢奏告景靈宮諸陵表本

比卜九秋之告，躬陳五室之儀，荷帝溥臨，及時祗薦。惟夙承於丕訓，用克祭於嚴禋。既享休成，敢忘昭報？《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一。

明堂禮畢奏告表本

伏以比涓剛日，祗見合宫。天地同禋，既盡靈承之禮；祖宗並侑，復殫孝享之誠。仰獲顧歆，實由孚佑。冀永監觀之命，俾承興復之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一。

明堂禮畢露香表本〔一〕

大享告成，舊章不墜。邇答昊穹之貺，升侑文考之靈。精意潛通，多福荐至。敢因清夜，躬薦薄誠。《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一。

〔一〕此篇原未署名，據《四庫全書總目》云，藻有《明堂神異露香表本》一篇，以其非文章正軌而删去，又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所載「露香表本」而係於汪藻文後者僅此篇，則此篇當是汪藻文。

禳謝火星道場表本

推類而言，惟至誠之獲相；降衷於下，非洪造以疇依！既祗祓於殊庭，蒙曲垂於昭鑑。嘉與敷天之裕，共承嗣歲之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一。

奏告宣仁聖烈皇后忌辰表本

真游厭代，厚禄在民。適丁奉諱之辰，式謹寧神之禮。恭惟宣仁聖烈皇后殿下，功高任姒，治格唐虞。豈特六宫永遵儀極之範，坐令四海咸賴補天之功。仙馭益遐，孝思何極！《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一。

鴻慶宮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別都之奥，皇運啓基，作爲靈宮，館寓衆聖。顧循妙質，嗣撫休期，屬歲律之垂秋，推命元之協日，載嚴道式，丕迓純釐。《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一。

奉元殿啓建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正陽紀月，元命届辰，仰叩清都，恭開靖會。舉靈文而參講，集芳品以具陳。伏冀肹蠁儲精，希微降鑑，垂在天之仙蔭，祚卜世之皇基。《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一。

明堂禮畢道場青詞

比講嚴禋，用昭美報，荷三靈之降鑑，致百禮之備成。敢修秘笈之儀，用企叢霄之馭。庶扶景祚，永格殊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一。

福寧殿祈皇嗣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高穹降慶，方垂祐於邦家；彌月告期，用薦誠於科籙。冀衆真之昭鑑，臻百順以儲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二。

集禧殿禳謝火星道場青詞

統輯群元，懼德莫勝於厥付；導迎休應，惟真曲赴於所祈。茲緣駘蕩之辰，懼有欝攸之沴，敢延冲馭，俯鑑靈場，冀憑敷佑之仁，永享平安之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二。

福寧殿啓建禳謝彗星道場青詞

上帝聽邇，每示人以災祥；一人保圖，必畏天之威命。乃妖文著於營室，戾氣歷於金方。竊循災變之由，實致瑣凉之懼。用按科於秘殿，方謁款於高穹。庶蒙降鑑之私，以返在躔之象。《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二。

福寧殿滿散禳謝彗星道場青詞

太史占文，西躔爾變。顧天衷之靡測，省邦咎之所從。內格至精，仰孚靈鑑。忽妖芒之澄象，致順氣之凝休。益厲菲思，庶符元祐。《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二。

太乙宮爲民禳災天皇九曜道場青詞

天聽之卑，速下災祥之告；君應以德，敏如影響之隨。比春律之向闌，乃星躔之示變。爰祓華林之會，仰延欵駕之休。至誠格於靈觀，順象澄於妖晷。益懷修省之懼，庶答蓋臨之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二。

醴泉觀啓建祈雨道場青詞

時當長夏，旱至累旬。力穡有秋，徒極嗟吁之請；密雲不雨，未知霈足之期。顧咎徵之匪虛，皆菲躬之所召。伊民何罪，惟帝降衷。起潛伏之群龍，徧行膏澤；蘇焦枯之百粟，坐致豐年。長與群

生，恭承景貺。《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二。

集禧觀啓建仁宗百日道場青詞

仙輿趣駕，莫攀上漢之遊；宮隙流陰，遽又踰時之慕。庶格精因，更資遐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二。

資薦隆祐皇后首七道場青詞

彤管載功，方紀關雎之化；褘衣告復，忽虛長樂之朝。顧游景之莫留，集哀悰而如割。敢祈珍衛，俯降靈場，庶緣陰隲之仁，益廣遐升之福。《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二。

乾龍節道場疏

祥開甲觀，將臨震夙之期；會啓樞庭，預慶延洪之祝。諷三乘之密記，演九籥之真科。恪傾寸誠，懋祈景貺。皇帝陛下伏願與天無極，如日之升，歡聲長浹於東朝，妖祲永消於北極。九功惟叙，

斂五福以錫民；萬歲成純，奉三無而勞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

興龍節功德疏

璇歷儲休，夙啓千齡之運；絲囊紀節，爰均萬國之歡。雖遥汾水之遊，敢後華封之祝？恭惟皇帝陛下，性率恭儉，德兼文武，自傳序于祖宗，即軫憂于宵旰。力收群策。銷禍變之胚胎；躬蹈危機，拯生靈于塗炭。方人心之愛戴，忽天步之艱難。左袒雖堅，北轅莫駐。適遇流虹之節，尤深向日之誠。是仗勝因，仰資鴻算。伏願皇帝陛下顯膺景命，光復丕圖，脱陽九非常之災，享大千無量之福。瑶池宴畢，御八駿以遄歸；羡里書成，用六爻而致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

天申節功德疏

甲觀開祥，方嗣無疆之歷；梵宫營福，或憑大覺之慈。載逢彌月之辰，咸聽後天之祝。皇帝陛下伏願紹恢大業，永御丕圖，綿帝力以常新，齊佛壽之無量。卜年過歷，方同周室之興；致治以仁，遠邁堯齡之永。《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

聖節開啓疏

炎帝執衡，允協中興之運；昊天申命，誕開長發之祥。罄萬宇以傾心，望九重而申祝。矧叨禁從，敢後封人？皇帝陛下伏願萬福來求，五兵不用。河如帶而山如礪，盡復漢疆；天爲蓋而地爲輿，永居宸極。《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

龍圖天章閣開啓祈皇子催生道場疏

炎律布生，靈媒占慶。啓梵筵之妙供，披寶藏之諦文。聽法下於諸天，傳香零於四座。願慈悲之慧力，導因報於真期。丕序早隆，至心永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六。

隆祐皇后首七水陸道場疏

慈壺興災，仙遊厭代。既徽音之永隔，非真實以疇依！大行隆祐皇后伏願頓悟三乘，坐超十地。如明燈焰，千薪傳而千處不窮；若大海流，一滴入而一切無異。證成佛果，敷祐邦圖。《五百家播芳大

全文粹》卷七七。

隆祐皇后二七道場疏

慈闈棄養，永纏隙駟之哀；仙馭升遐，俄閱親蠶之候。爰即椒塗之地，恭繙貝葉之文，憑仗勝因，增崇冥福。用東朝之積慶，契西竺之真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七。

昭慈獻烈皇后啓攢水陸道場疏

騶駕登遐，莫盡飾終之報；龍輴在御，將臨先遠之期。爰稽梵釋之文，溥作人天之供。徼福萬緣之會，歸誠兩足之尊。仰冀慈雲，俛垂法蔭，悟總持于妙湛，用升濟以神明。《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七。

昭慈獻烈皇后中元水陸道場疏

塵撿宮衣，理莫回于長夜；涼生陵柏，時奄及于新秋。當茲芻是薦之辰，陳蒲塞無遮之供。仰祈

法力，永導仙游，集諸福于人天，降餘祥于宗社。《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七。

請僧住墳菴霜露臺疏

風樹纏悲，既抱終天之戚；泉臺卜吉，適逢遠日之期。念攀緣皆自於愛生，欲解脱當求於佛力。佳城增廣，瑞像來臨。若非除僅之男，誰作住山之計？某人奮身名族，投迹勝藍，久從善知識游，常有大因緣志。輒迂杖履，來賁松椒。香飯化成，何須摩詰；淨瓶踢倒，贏得潙山。願持不退之心，副我無窮之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八。

請明教長老開堂疏

不離世諦，諸佛刹刹現前；直指心源，衆生人人説法。然言下有可傳之派，而古來無不續之燈。不假當人，孰提正令！堂頭入毘盧境界，真臨濟兒孫。土木形骸，冰霜志操。一言半偈，久爲衲子傳來；萬水千山，行到江南静處。潮音一振，海衆遄歸。正當象一千年餘，大家説臘月三十日話。信手拈來皆是，臨機踢倒便行。要使吴頭楚尾之區，坐增齋鼓粥魚之氣。遇緣斯感，無事于謙。《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八。

修定香院疏

童子聚沙爲塔，道師幸險作城，雖非真實示世間，尚謂莊嚴成佛事。矧茲古刹，建自唐朝，俯百家樵牧之區，控千里舳艫之會。山明水秀，勝迹宛然。雨作泉傾，舊基無幾。仰賴天福長者，垂憫百年道場，一新鐘梵之音，再振江湖之上。同修勝事，各起信心。庶慈悲喜捨之緣，成廣大無量之福。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

化度牒疏

離愛出家，期紹如來之種；遇緣祝髮，必資檀越之恩。道思雖匪上根，蚤持淨戒，久執道人之巾屨，未陪衲子之鉢囊。倘善知識之垂悲，俾比丘身而得度。唯茲財施，誓以法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〇。

追薦道場疏

伏以即水成漚，起滅孰爲自性；將花覓果，因緣悉是無明。蓋圓通一了則觸境皆真，取執二途則無方不得。況履六塵之搖奪，妄隨四大以拘纏。現前而互別群機，究境而本無一物。出没死生之苦海，生成煩惱之癡根。月以指標，詎可指端而認月；跡因空有，云何跡以忘空。若非法力之宣揚，誰識心源之解脱。是佛慈悲之勝力，隨人方便以開權。伏念某人慧性夙明，真詮冥契。昔時驚嶺，同爲聽法之人；今日龍宫，偶墮無男之數。自返涅槃之趣，俄興奄穸之哀。雖多生分段之何常，然善眷攀緣之罔極。是用前瞻瑞相，恭啓琅函，乘微笑而演圓音，説大乘而弭滿字。願託人天之調御，長陪帝釋之遨遊。於彈指頃而超過十方，於刹那間而普知三世。維摩室内，頓憑燈相以回心；舍利緣中，速轉女身而證道。《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二。

禮席致語

奠幣告期，配合既成於五兩；治辰叶吉，綢繆適迨於三星。方親合巹之儀，宜舉合簪之宴。恭惟某人淵源學海，黼黻儒林。妙選無遺，始信青錢之價重；新聲和叶，悉知白雲之句高。嘗振臂以當

千，幾擅場而挾兩。騏驥一鳴，而望燕首越；干將百鍊，而剸革斬犀。豈徒爲江左之文豪，直欲繼洛陽之年少。鄉人聳慕，夙高駟馬之門；女黨榮觀，今作乘龍之客。久欽俊譽，願締率姻。某人譜系清高，雅重崔、盧之甲族；封疆密邇，何殊韓、范之世昏。舊傳逸少之嘉，恨識長卿之晚。初月乍隨於莫秀，嘉期有協於桃夭。幸玉趾之來臨，結金閨之永好。如借津梁於星漢，大開樽俎於桃源。衣縈伯子之香，帶動九枝之燭。謝公庭廡，益添珠玉之芳；嬴氏簫笙，當有鳳皇之應。薄技上逢於綺席，蕪詞敢侑於清觴。

九賓珠履會清宵，羽蓋參差次鵲橋。應有玉臺供撫扇，豈無丹鳳引吹簫。一枝仙桂香全近，三月蟠桃色正夭。看取樽前冠玉客，乘龍喜氣近煙霄。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〇。（以上李森校點）

全宋文卷三三九七

權邦彥

權邦彥（一〇八〇——一一三三），字朝美，河間府樂壽（今河北獻縣）人。崇寧四年登太學上舍第，授從事郎、青州教授，調滄州教授。歷太學博士、國子司業，知易、相、冀州。建炎元年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金人破城，突圍奔行在，除寶文閣直學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四年，知建康府，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紹興元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二年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三年卒，年五十四，謚質肅。著有《瀛海殘編》十卷。見所撰《宋通直郎通判洺州楊公墓誌銘》，楊萬里《權公墓志銘》（《誠齋集》卷一二四），《宋史》卷三九六本傳。

乞湖州新市鎮闕依建炎三年指揮差注奏　紹興二年五月七日

勘會舊來齊州諸鎮並不用選法差注。今來尚書左選案牘昨緣兵火散失，遂於建炎三年五月内申請到差注畫一，内監鎮兼煙火公事、差知縣資序次第、二任監當人，更不較量功分，見行遵用。今承朝

廷送下湖州新市鎮闕，令吏部依舊用選法差京朝官無案牘憑驗。乞比附舊日齊州諸鎮例，止依建炎三年指揮差注。《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三之一三（第五册第四六一六頁）。

中興十議　紹興二年

其一謂宜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説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裨聖學。其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合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懷諼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朘己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大將然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合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内，而總之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可獨歸之數。《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四。又見《宋史》卷三九六《權邦彦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一。

宜乘時出兵奏　紹興二年

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人心不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虜騎〔一〕，悉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入，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覘者報虜兵疲於浚河之役〔二〕，而守淮之兵皆持梃之農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者哉？然疆理淮堧，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指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四。

〔一〕虜：原作「賊」，據《誠齋集》卷一二四《參知政事權公墓志銘》所引文改。

〔二〕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宋通直郎通判洛州楊公墓誌銘〔一〕

河間有篤善君子曰楊公〔二〕，名詠，字樂道，流聲鄉里，無少長咸稱之。公性禀和厚，自幼力學，期取科第。既試有司，不中，乃以父任大理少卿補太廟齋郎。累官陞朝籍爲通直郎。積九任，終於通

判，所至可紀。紹聖三年十一月六日以疾終，享春秋六十有二。娶甘陵大姓孟氏，禮部郎中規之女，先公五年卒。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與其妻合葬於父塋之側。有子七人，男曰喆，曰朋，皆逝，朋嘗預薦名禮部；曰竝，肄業儒術。女長適朝請大夫、軍器少監張慤；次卒；次適文林郎、晉州司户曹事黄禮；次適貢士李公平〔三〕。孫一人，曰德輿。公之長婿張公與余里閈，世有葭莩之契，自公卒後二十五年，因同任京師，一日謂余曰：「妻父楊公，洒吾鄉輩丈，官雖不達，然其治效俱宜稱述，而孝友之行，古人有所不逮。身後子幼，尚未銘其隧，而官伐事迹泯然至今，試以此屬子，可乎？」余曰：「諾，敢不銘而志之。」公初除父喪，調淄州鄒平縣簿，年尚少，當塗者悉委公以劇吏亦不敢弄之事。再調泗州司户參軍，薦者交章。偶部使者繩郡之不治，同列且疑公素厚於使者，陰有間焉，因見擠於郡將，乃以微事免官。衆以爲冤，公絶口不訴，居閑幾十年，恬然無纖毫介意。熙寧中，河北博州屬縣盜賊結集，剽奪一方，縱害齊民。朝廷嚴督憲司，亟於掩獲，且廢黜巡捕不職之吏〔四〕，選其材者以聞。時韓正彦領憲事，首薦公尉博之聊城，公訓治民兵，精聞一路。於時賊有白晝入堂邑縣殺捕官供奉閻安者，是日同天節，方燕郡宇，公聞之〔五〕，戎服率十數人趨出，迹賊所在，抵鄆之東阿境，遇賊搏之，就縛。汪公輔之來憲河北，與韓代，知公，復薦尉堂邑縣，以喜邑人，邑人賴以奠枕，幾至夜不闔户。以功改承事郎〔六〕。朔漕周革辟知滄州鹽山縣，會罷，薦令不行，旋知文安、渤海、陽穀三縣。在霸州文安縣，甫及瓜期，丁母永安縣君憂。服闋，任濱州渤海縣。縣瀕海，人素喜訟，號爲難治。初，令之視事也，其老姦宿猾，多説機械以窺令之才否。異時玩法巧文之吏，貿亂情實。先

以事持其令，令則畏俛，不敢出氣，兀兀受制人手，至有投效自去者。公處事明了，初不待鉤距，自得彼情，由是吏畏民服，安其施設，坐以無事。興德軍有僞造官文書以追贓動豪民規利者，歷數邑弗之察，公一見，命左右執之，曰：「我尚活汝！」其人泣服，終以按問緩死。自陽穀受代，遷通直郎、通判洺州。洺與漳二水相接，秋雨暴集，歲犯民田。又當信使南北之衝，一失堤堰，則新芻調發之役不時，支梧莫及，公私俱病。公視水所向，先事措意，逮其終更，民歲不知有水患。時洺守臨事務執己見，動輒戾法，公從容剖其利否，更悟守意，守嘆服，厚德不已。曾大父洪進，故不仕；大父文顯，故贈虞部員外郎；父聞〔七〕，故任金部員外郎、提點京東路刑獄公事。公初尉聊城，官卑俸薄，弟詡宣德郎奉使江西，妹婿韓修古爲內殿崇班調於吏部，俱委家而去，百口聚食，所入不給，公嬉笑未嘗較足與不足。既而妹卒，而送死之具，一罄其有〔八〕，殊無少吝。及在陽穀，弟卒於渭之經略□屬，公即遣人取諸孤贍養，過於己子。而家事因委其姪，嘗曰：「父金部昔有意終老於汶上，卜築未就，今吾自渤海歸，可以半刺一郡，而先志未伸，豈可弗念〔九〕？」因赴吏曹，丐知陽穀縣，下資任一等。奉金部八喪葬鄆州須城縣盧泉鄉鄒上里潛山之陽，今子孫遂家於汶上。銘曰：

位弗充兮德餘，禄弗□兮盡瘁而劬。白首州縣兮所履不渝，□孝友兮其誰之如。維不贏於躬兮則後必侈，陰所畀兮施於子孫。謂宜然兮詎□爾，潛之山兮蘆泉之鄉。噫善人兮是□，考厥銘兮日遠日章。民國《東平縣志》卷一四，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五六〇四。（以上尹波校點）

〔一〕題下國家圖書館拓片原署：「朝散郎、守辟廱寺、賜緋魚袋權邦彥撰，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高景雲書，朝請郎、尚書職方員外郎杜從古篆蓋」。

〔二〕篤：原作「美」，據右引改。

〔三〕平：右引作「千」。

〔四〕黜：原作「除」，據右引改。

〔五〕之：原脱，據右引補。

〔六〕承：原闕，據右引補。

〔七〕聞：原闕，據右引補。

〔八〕其：原作「所」，據右引改。

〔九〕豈：原闕，據右引補。

俞　桌

俞桌（？——一一一八），字祗若，江寧（今江蘇南京）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爲辟雍博士。大觀中，歷秘書省正字、吏部員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進給事中。政和三年知襄州。還，復拜給事中。蔡京再相，除御史中丞。忤京意，改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六年，以毁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八年，以述古殿學士知江寧府，復顯謨閣待制，卒于任。見《宋史》卷

三五四本傳，《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三。

論臣庶祭禮應合古制劄子　大觀二年五月

臣聞時異事殊，古今不同。然制度不可不循古者，祭服是也。且玄以象道，纁以象事，故凡冕皆玄衣纁裳。今太常寺祭服，則衣色青矣。前三幅以象陽，後四幅以象陰，故裳制不相連屬。今之裳則爲六幅，而不殊矣。冕玄表而朱裏，今乃青羅爲覆，以金銀飾之，佩用綬以貫玉。今既有玉佩矣，又有錦綬，以銀銅二鐶飾之；以至宗彝宗廟之彝也，乃爲虎蜼之狀，而不作虎彝蜼彝。粉米散利以養人也，乃分爲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爲藉。其餘不合古者甚多。蓋後世諸儒論議失真，故沿襲至今，未之改作。恭惟陛下天縱聰明，灼見妙理，建官設屬，俾討論禮制，而臣愚以謂禮莫重于祭。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周制，適士以上祭於廟，庶士以下祭於寢。凡營居室，必先建宗廟；凡造養器，必先備祭器。庶饈不踰於牲牷，燕衣不踰于祭服。自公侯達于比閭，所以致孝於其先者如此，故民風以厚，國勢以寧。有唐推原周制，崇尚私廟，侍中王珪通貴已久，而烝嘗猶設于寢，太宗爲立廟，以媿其心。及開元制禮，自品官薦享，乃至拜掃，皆有常儀。五代擾攘，文物隕缺，臣庶薦享，家自爲俗，革而化之，實在聖時。所有臣庶祭禮，臣等欲乞參酌古今，討論條上，斷自聖學施行。取進止。《政和五禮新儀》卷首。又見《宋史》卷一五二《輿服志》四，《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一。

周因引試日乞差官權侍立奏　大觀二年十月

準朝旨，召試內殿崇班周因策一道，已定二十八日引試。作朝旨前一日鎖宿。其當日朝參等，更不趁赴。所有見權侍立，顯有相妨，乞速賜差官。《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一五（第三册第二三七九頁）。

修建州縣社稷等壇事奏　政和二年正月

臣政和元年五月四日准四月十五日聖旨，依臣僚申請修建州縣社稷等壇。臣爲所設之色與大觀四年四月中御筆依議禮局看詳指揮不同，遂具奏稟。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申施行，臣謹遵依指揮行下諸路縣。續據襄陽、穀城、宜城、中廬等縣申，皆稱舊壇地狹，難以修布，若依新圖，當須增展，並無有縣官空地。臣切見聖旨戒喻，不得侵占民居，及不必增廣侈華。若依所申，實慮有違聖訓。續據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趙令儴具到元豐八年十二月四日勅，重修諸州社壇，方二丈五尺。注云：「壇遺步如不及，量宜爲之。」今臣僚陳請，不載元豐勅注文一十一字〔一〕，是致地狹者未敢修。此臣愚竊未喻也。《周禮》社稷在右，而四類之神各以郊兆。先儒謂兆風師於西郊，兆雨師于北郊。《歷代禮樂略》曰：「周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東北，就畢宿也。在漢，縣邑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于西南。」《禮儀

鑑》曰：「祀風師于東北，就畢宿也。在漢，縣邑之儀，則有戍地丑地之別。」而《隋志》亦有西方、水陸位之異。古人所謂風師、雨師之法，皆隨其類而祭之者，義出於此。今臣僚陳請，依唐諸郡之制，與社稷等壇同列，恐于禮未合，有失各隨其類之意，臣愚竊未喻也。《春秋文義》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黄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奠以白茅。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歷代禮要略》曰：「天子社以五色土，各備方色，爲壇廣五丈。諸侯則用當方色爲壇，皆以石爲主。大夫以下，則各以所宜木而立之。」《禮儀鑑》曰：「地有廣狹，隨地而立，故在國爲大祀，在州爲中祀，非社稷有大小也。」由是考之，國與郡邑，其制果可同乎？今臣僚陳請州縣二丈五尺，正合諸侯半之之説。然縣邑亦用此制，或恐可議。至于風師等壇，只云卑小于社，未有丈尺。且風師、雨師壇在通化、金光門外，爲壇皆三尺，此隋國城之制也。去通化門十三里爲風師壇，高三尺，周迴二十三步；去金光門一里半爲雨師、雷師壇，高三尺，周迴六十步。此唐長安之制也。或在春建門之外，或在苑中，高廣如長安之數，此唐洛陽之制也。風師壇高四尺，東西長四步三尺，南北長四步二尺；雨師壇高三尺，方丈九尺，此國朝都城之制也。郡縣依倣此制，則爲不倫。且社稷，土示也，宜有瘞坎；風師等天神也，宜建燎壇。今圖中無瘞坎方位，臣愚竊未喻也。且具五色者，都城之制也；不備方色，諸侯之制也。本州在京西南，恐宜以西爲飾。蓋古有青社、玄社、赤社之稱，若以西南方爲間色，或慮未合古義。至于雨師等壇，其設飾亦在所議也。稷神祝板稱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宣聖祝

板稱以先師、兗國公顏子、鄒國公孟子等配，惟社稷則曰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官，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又曰：「勾龍配食于稷。棄，后稷之名也。勾龍，后土之名也。」考諸禮典，未有名呼以祀者，若曰尊社神，故稱名，則稷神之前，當稱后稷棄矣，宣聖之前，當稱兗國公回、鄒國公軻。以今獨于后土氏如此，恐亦在所議也。社稷等位，以北向爲正；風師等位，以南向爲正。祥符二年，禮院請諸州風伯、雨師比附祭社儀注，惟神位南向爲異。《元豐儀注》：「祭風雨師，設祭官次于壇東門之外道北，南向；設祝位二于壇南，北向。」以此明之，神位所向者南也。今按圖爲門，與社稷同爲北向，恐亦在所議也。日備員州郡，職在奉行，敢以所疑，上瀆威尊，罪當萬死。臣竊慮依圖修建之後，將來頒降《新修五禮》，却有改易，則國用民力，不無所費。朝以禮典爲重，禮典以祭祀爲先。今郡邑之民，所建者社稷風師之祭耳，則古義豈可不正？臣區區之誠，實在於是。伏望聖慈察臣愚衷，赦臣狂妄，付之禮局，討論古義，斷自聖學，以頒州郡。仍乞先降睿旨，速下諸路，所有社稷等壇，候頒降新禮修建施行。臣愚豈勝幸甚幸甚，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伏候敕旨。《政和五禮新儀》卷首。

〔一〕一十一：按上引該注實僅十字，疑「一十一」當作「一十」。

乞早賜施行製造祭祀尚服奏　政和二年八月

伏見祭祀之服，以圖册下諸郡，未有明降朝旨製造。其社稷、宣聖、風師尚服，望早賜施行。

《宋會要輯稿》輿服四之二二（第二册第一八〇四頁）。

論時估中價準折奏　政和二年八月

諸輸納折變物並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今州郡觀望上司，以意裁減，名曰時估，實非隨時；名曰中價，其實失中；名曰依法，其實侮法。且如六月納麥，即市司於五月中先減麥價，僅留三四分，至折科已定，即頓增價。二稅亦然。《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二三（第七册第六三八二頁）。

乞密賜戒告朝廷興學本意奏　政和二年九月

竊慮學校方興之際，監司、州縣不知朝廷本意專爲育大材〔一〕，有務爲豐腆飲食，其弊至於以實直時估移爲市價；務爲假借學生，其弊至於犯法害教。多至訟庭，或戾知佐，或侵良民，而不敢問。

務爲從事外飾，則有枉用錢糧之費；務爲申請遺利，則有與民争利之過。惟申明條令，密賜戒告，乃可杜絶其源。《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八（第三册第二一九六頁）。

〔一〕大材：似當作「人材」。

學生許歸宿名額奏　政和二年九月

學生祖父母、父母老病，或無兼侍，許歸宿者，若實在齋者，二十人即乞不得過五人，十人即乞不得過三人，三人以上不得過一名。《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八（第三册第二一九六頁）。

乞申明諸州教授謁禁等法條令奏　政和二年九月

教授謁禁等法，可謂詳備。蓋欲諸生執經問難，請見無時，循循誘人，貴得成材，以爲時用。而諸州教授有或多務出入，罕在學校。至如過客到發，亦與郡官同講將迎之禮。願申明條令，違者必罰。《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八（第三册第二一九六頁）。

乞注擬有出身人專管縣學事奏　政和二年九月

今縣令佐銜帶管勾專切檢察學事。欲乞注擬有出身人，令專管學事，常留在縣，不得州郡及諸司差出。不充師長人，更不管學事、銜内仍不帶。《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一八（第三册第二一九六頁）。

乞修築開德府信武殿東壁奏　政和四年三月

本府信武殿東壁損裂，乞行修築。《宋會要輯稿》禮一三之七（第一册第五七七頁）。

論學校奏

學校，三代之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爲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爲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説爾。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爲得。《宋史》卷三五四《俞棗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五。

俞氏釋褐題名記

祖考始儲六經以詔昆裔。越五十年，然後有解褐而歸者。自天聖訖今，凡十人，非朝廷樂育之效與？故丞相岐公嘗以十榜傳家爲美。桌誦其詩而悦之，因追念先澤，刻石以垂訓。學者勿嬉勿惰，克踵舊武。以忠義報國，益振家聲，則視此無愧矣。諸科如良佐、良弼、瑊、珏、仲翁、徹、桌、蹟、迎，次聃、布，次喬，皆俞氏云。《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下之上。又見光緒《溧水縣志》卷一。（以上王曉波校點）

秦　湛

秦湛，字處度，高郵（今江蘇高郵）人，觀子。紹興二年自監諸軍計司添差通判常州，四年致仕。著有《回天録》一卷。善畫著色山水，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一，《直齋書録解題》卷七，《咸淳毗陵志》卷九，《圖畫寶鑑補遺》。

書喬君宜治朱氏事

政和中，吳朱氏以花石幸。浙江之西，一花一石，不問何人之家，朱氏蒼頭排闥而入，以黃紙封之，戒主人曰：「善護御前物。」其橫甚于唐之五坊小兒。于是高郵喬君宜知秀州海鹽縣，朱氏蒼頭入縣坊僧，將盡封僧舍之花石，僧徒誰何之，蒼頭呼其黨篳擊之。僧訴於縣，君宜命捕蒼頭杖之，檄朱氏。朱氏大怒，誣劾君宜，君宜於是罷歸。當此之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士大夫高之。嗚呼，歲不寒無以見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君宜君子哉！余讀君宜所編《數類》，愛其讀書之多，因叙政和罷官之事，書之卷末。高郵秦湛。《高峰文集》卷一〇。

於潛縣明智寺記

於潛之西菩，有光燭天，見菩薩像。其時僧道志茅廬其下，遂聚邑人之錢而廟佛焉，號西菩寺，實唐天祐中也。本朝改曰明智，今謂其山猶曰西菩。辯才既從此山行道，吳越山中之徒思踵其武，踴躍精進云云。明智以有道者之故棲，學佛者望之如仲尼之徒於闕里，其氣象景物又蓋境内。自於潛十有三里至山之麓，未及之五里，上松旁澗，與道委蛇，仰可以蔭，俯可以鑑，循環曲折，乃得平直。

兩峰屹然，如立長人，如獲居迎來，五老、九華未易伯仲。泉湧西巖之址，盛暑常寒，筒引錯落，遍於百室。是以居者忘出，遊者忘歸，云云。自有此寺已數百年，土殞木壞，風雨入室，像設不嚴，威儀不成。雙峰既歸，未嘗有求，邑之富於力者，相率施所有，寺爲之一新云云。余先人與辯才善，余兒時，先人對辯才語，必令旁侍，其高世之論，至今能記一二。而辯才物故前先人十年。今龍井、天竺間雲容山色，或誨人愁，其能念前人乎？予每見來自吳越者，未嘗不問辯才門人何如，故聞雙峰之名久矣。杜門錫山之下，一旦蒼頭告予曰：「門有道人，吳語而文。」亟出見之，乃常樂性禪師也。謂明智重葺，欲予爲記，且曰：「先太史常爲辯才記龍井，今記明智，非子可乎？」予不敢辭。雖然，雞鳳異調，大方之家豈不我笑？《咸淳臨安志》卷八四。又見《浙江通志》卷二二七。（以上曾棗莊校點）

趙　仙

趙仙，宣和時中山府（今河北定州一帶）販瓷器商人。

重修馬夔碑記

愚嘗謂此山乃境中絶勝之所也，然有記事之碑，經其雨雪，字體虧殘。愚雖不達，惻然憫之，於

是請匠以重鐫之，庶後觀者得以缺。時宋宣和二年庚子八月十五日，中山府販磁器客趙仙重修。院主僧智弁。岳陽楊彦刊。光緒《重修曲陽縣志》卷一二。（劉文剛校點）

黄子游

黄子游（一〇八〇——一一六七），字叔言，本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後家宛丘（今河南淮陽）。好謙曾孫。少從伯父實蔭爲假承務郎。崇寧中，父宰上封事忤蔡京，子游兄弟訟冤於朝，由是知名。調相州儀曹。建炎中，版授汝陰令。紹興初，入監左藏庫，權度支員外郎，擢江東轉運判官兼隨軍轉運副使。改知台州、徙池州，有惠政。求歸，奉祠五年，遂致仕，卜居明州奉化縣。乾道三年卒，年八十八。見周必大《黄公子游墓誌銘》（《周文忠公集》卷三三）。

乞令請鹽鈔客人從便入納米斛奏　紹興二年五月

今民間所有米斛甚少〔一〕，若乞朝廷廣糴，又恐椿辦錢本後時。欲令請鹽鈔客人從便入納米斛，比見今和糴價支算其直。許臨安府、建康府榷貨務交納入官，出給公據，執赴榷貨務算請鹽鈔，委是公私快便，又於見行鈔法並無相妨。及乞將入納過米斛並理爲本務課額。伏望詳酌，早賜施行。《宋

會要輯稿補編》第七八〇頁。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六之七（第六册第五二三七頁）。

〔一〕少：《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六之七作「多」當是。

乞裁定池州青陽縣苗税奏　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

青陽縣苗税多於諸縣，有至十倍或七八倍者。如青陽縣每畝上等田三斗，貴池縣四升，建德縣四升七合，東流縣六升之類是也。一州之内，而輕重不同如此，地土肥瘠高下，不能相遠。臣詢訪其故，因南唐李氏嘗以青陽縣爲宋齊丘食邑，人户每畝納三斗〔一〕，爲食邑之數，後來因爲税額。望下轉運司究實，比附鄰縣所納，酌中裁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六五。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一〇之一（第五册第四九七七頁）、食貨四〇之四二（第七册第六三九一頁），《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

〔一〕三斗：原作「三升」，據《宋史》及上文改。

乞飭諸路提舉常平官修治陂塘水利奏　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

農田水利，所係甚重。比緣兵火之後，陂塘例皆廢壞，官司未遑修治。故旱歲則高田無以灌溉，

霖潦則下田無以泄水，殊爲可惜。望敕諸路提舉官措置修治〔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六二。

乞飭提舉常平官，將舊來管下所有陂塘應干水利去處，委官檢踏，本處縣丞措置，申本司照應修治，務要可禦水旱。如一切了當，從本司覆實申乞推賞施行。或不切究心，措置滅裂，亦仰常平司具名按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一一（第六册第五九二九頁）。（以上劉琳校點）

〔一〕按末句乃李心傳撮述大意，其内容即下《宋會要輯稿》所載，今兩存之。

全宋文卷三三九八

沈積中

沈積中，常州（治今江蘇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爲辟雍正、户部員外郎，至秘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户部侍郎，進尚書，知河間、真定府。王黼圖燕地，師敗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提舉上清寶籙宮。既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宋史》卷三五四有傳。

乞令河北諸司乘時收糴奏　宣和元年九月十五日

河北路秋田豐稔，倍於常歲，正宜乘時斂糴，以廣儲蓄，以惠農民。恭睹近降詔處分淮浙荆湖應諸司封樁錢物量留合用外，速開場收蓄，仍令常平司將青苗并積欠以一半增價折納斛斗。望令河北路常平保甲等諸司亦遵依上項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七（第六册第五五一二頁）。

乞明詔帥臣申嚴紀律奏

宣和三年四月一日

臣竊以今之河北乃古燕趙之地，自昔號勁兵處，朝廷設置諸將，養兵之費不知幾何，宜其精悍無敵，而乃士氣驕惰，一可用〔一〕。日者群寇嘯聚纔數十人爾，官軍追捕，動以千計，强弱之勢固自明甚，而遇敵輒北，至有束手就死者。臣竊怪之，而考其所由來，蓋紀律不明，訓練不精之過也。夫禁軍逃亡，罪亦重矣。然將副則遷就歲終賞罰之格，軍校則利其每月糧食之入。往往逃亡者並不開落，獲者亦不行法。至有部轄人糾率隊伍，公然私竄其中，冒名代充者比比皆是。因循玩習，恬不爲異。至於教閱則又苟簡滅裂，僅應文具。將佐未嘗朝夕親臨，訓以馳射格鬬之事。武勇者無賞，退惰者不懲。而州郡兵官違法占留，率不依次赴教。厢軍小分冗占剩破，乃以禁軍充代差代〔二〕，動妨教閱。一旦使之臨敵，是何異毆市人而戰之故〔三〕。又況優重不均，廩食不精，而率斂乞索，略不禁戢。凡此皆害軍政之大者。臣愚伏望聖慈明詔帥臣申嚴紀律，號令將佐，精加訓齊，其諸積弊悉俾革去，使人人鼓勇，則何獨不若陝晉士卒之鋭也？且兵在於精，不在於衆。自崇寧以來，增置幾五之一，冗食縣官，未見有補。曷若汰其孱弱者，悉如元豐舊數，稍精其糧廩而教之加詳焉，則備預於不虞，銷患於未萌，誠今日先務也。《宋會要輯稿》刑法七之二六（第七册第六七四六頁）。

〔一〕「一」下疑脱「無」字。

〔二〕下「代」字疑當作「使」。

〔三〕戰之故：疑有誤。

乞應分割錢物依政和元年指揮奏　宣和三年五月六日

契勘官員副尉等授在外差遣，分割下料錢衣賜，在京請領，每歲支過壽萬數不少〔一〕。雖年終會數行下所屬轉運司兑撥起發，多是遷延歲月，不見撥還了足。緣上件錢物本係外路合支之數，似此拖欠，顯見暗侵在京經費。兼政和元年曾降朝旨，緣諸路拖欠數多，令權住分割，今欲乞應分割錢物依政和元年指揮權行住罷，止令本處請領，後諸路錢物撥還數足，即却依舊。《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六一（第四册第三六八二頁）。

〔一〕「壽」字當誤。

乞帶職人請給依元豐法行施奏〔一〕　宣和三年六月十一日

契勘元豐法，帶職人係依《嘉祐禄令》，該載觀文殿大學士以下至天章閣直學士，除料錢隨本官

外，等第支破添支。內錢三等，自三十貫至十、十五貫；米麵兩等，自八石至五石。昨於大觀年後來因敕令所節次起請，將添支錢改作貼職錢，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秘閣，自一百至一十貫九等支破，兼增添在京供職米麥，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自五十石至二十五石四等支破，比之舊法增多數倍。切詳帶職官授內外差遣，自有寄禄官請受并本任添給，又依此則例支破貼職錢米麥，係是兩重，顯屬太優，欲望應帶職人請給並依元豐法行施。《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六一（第四册第三六八二頁）。又見《宋史》卷一七二《職官志》一二。

〔一〕與王蕃同奏。

學士提舉在京宮觀請給奏〔一〕宣和三年六月十一日

學士提舉在京宮觀，除本身請受外，更請貼職，并差遣添支等錢物，有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承旨錢米麥增多幾及一倍以上者。例皆如此，輕重不倫，恐非稱事制禄之意。《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六一（第四册第三六八二頁）。又見《宋史》卷一七二《職官志》一二。（以上沈治宏校點）

〔一〕與王蕃同奏。

孟　持

孟持，開封（今河南開封）人，昌齡子。宣和間爲京東路提點刑獄，後以直徽猷閣知磁州。靖康初，與其父兄同被劾，落直徽猷閣放罷。見《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六二、職官六九之二〇。

江東路提刑司檢察刑獄稽違事奏　宣和六年正月十二日

準刑部符，承上項敕，本司係專一檢察刑獄稽違，如有情犯可疑，或事干非常，理合要見所犯情由檢察。未審合與不合隨時取會，看詳依條施行。《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六二（第七册第六七二四頁）。（祝尚書校點）

李唐傑

李唐傑，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大觀三年第進士。官至奉議郎、知廬州合肥縣。見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九，光緒《安徽通志》卷一五四。

書簡一

唐傑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判府都運中大先生台座：仲冬謹時，恭惟尊臨千里，惠洽一方，神人叶和，台履動止萬福。唐傑正賒參侍，伏乞仰體倚毗之重，下副頌祈之切，鼎裀佇膺鋒召。不備。唐傑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判府都運中大先生台座。《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二

唐傑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唐傑竊審顯奉明綸，榮除巨屏，涓辰視篆，已見吏民，恭惟慶慰。唐傑夙荷知憐，久睽誨席，樂聞新命，深激懦衷，頌抃之私，實倍夷等。方圖修賀，□□教函，仰佩謙隆，第增漸汗。區區叙謝，莫既萬乙，伏乞台照。唐傑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三

唐傑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唐傑恭仰判府都運中大先生器姿渾厚，德宇弘深，素蘊經綸，荐歷華

要，豐功茂績，□□淵衷。暫煩共理之良，來按群舒之治。適當艱儉，正賴撫綏。竚聽褒詔之頒，進陟禁聯之拜。唐傑頌願之切，非敢取佞。唐傑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 四

唐傑啓：邇辰不審台用何似，未繇參侍，伏乞順令，倍保台重。唐傑下情無任祝頌之至。門生右奉議郎、知廬州合肥縣、主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李唐傑。《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 五

唐傑皇恐百拜上覆：唐傑伏自遠違台範，下情傾嚮徒勞。江淮夐隔，無從通拜起居，尚倚寬仁，未即賜斥，然疚慚之心，實無以喻。唐傑備員下邑，無補事功，幸託恩庥，僅逃曠敗。去替止數月，冗職益見費力，雖云勉策疲駑，未知攸濟。敢望恩睠，曲垂照矚，儻遂善更，誠出門下始終之惠。唐傑不勝至叩。唐傑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 六

唐傑皇恐頓首百拜上覆：邇辰寒威凝凜，不審台用何似。欽想頒條伊始，布政惟新，盛德光輝，祥祺駢介。更乞節宣加厚，式慰輿情。唐傑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 七

唐傑皇恐僭越百拜上問恩閎台眷：伏惟尊幼多祉。唐傑皇恐僭越百拜上問。《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 八

唐傑皇恐百拜上覆：北事邇來帖然，詳細謹布別幅。或有驅策，因風乞賜台旨。唐傑皇恐百拜上覆。門生右奉議郎、知廬州合肥縣、主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李唐傑。《宋人佚簡》卷一。

書簡　九

右，唐傑啓：伏審簡在宸衷，榮專郡事。頒條伊始，遠騰□□之謠。視事之初，台階祗候申賀。伏惟台慈俯垂鑑念，不備。謹啓。十一月日，門生右奉議郎、知廬州合肥縣、主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李唐傑啓。《宋人佚簡》卷一。（以上楊世文校點）

李　森

李森，巴州曾口（今四川巴中東）人。政和中登進士第。宣和初爲吏部侍郎。後爲御史中丞，嘗劾王黼，黜知復州。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五之一六，《方輿勝覽》卷六八，雍正《四川通志》卷八。

乞令使臣到部參選奏　宣和元年十月

契勘使臣取押竹木并軍器綱運等，應干短使，並係本部以見在郎人差撥應副。近年以來使臣到部數少，綱運短使應副不前。緣使臣多是希求奏辟，或指差踏逐差遣，更不參部，以避免短使，致有累

任不到部者。而寒遠之人，別無所圖，不免到部。《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五之一六（第五册第四六四〇頁）。

（李文澤校點）

余　坦

余坦，徽、欽朝御史、右正言崔鷗之妻弟。登進士第，靖康初亦爲御史。

祭崔正言文

先生爲行之難，如山峰巒，竦天巉屼，雖世無目，尚能仰觀。爲詩之清，如水雪冰，塵清瑩明，雖世昏濁，亦能悟醒。嗚呼！此特過棄，萬分之餘。屈而不用，見于窮居，固已舉世特立，亭亭孤鶴；高視古人，揖之爲徒，豈特争衡兒輩、坐雄萬夫者也，猶有論議，隱隱絃絃。疾雷震霆，戰骨驚戡。邪醢佞擒，奸人朋黨。利于莫邪，堅于甲兵。獨我輩人，飽于聽聞，恨未一試，敷之公紘。晚被召用，置在諫闥，公策病起，勇不可遏，平生之懷，有待一發。堂堂三疏，皦若日月，百年姦魁，奴視唾喝，凶芽逆焰，力捍手拔。雖百未一展，而海内響動，萬姓訇匈，邪情崩阻，魂喪氣奪。天胡不假，遽爾中奪。大川將濟，楫維何折？嗚呼哀哉！雖非不壽，猶未七十，何前日不死而今死也！嗚呼

天乎，其有意乎？其不爲公惜乎？其不爲蒼生惜乎？予愚無知，不足以知之。凡我親舊，痛公無後，愴公田園，無所畀付。雖出于恩義故惜與平生所嘆慕，要是以小人之腹量君子之慮。死者泯泯，多寡何數，萬世之下，當有知音有識之士，式公之門，表公之墓，奚荒園一頃、壞穴數畝，禁采樵、却狐兔之足語也。顧予何人，愚鈍莫比，天下知音，一人而已。公自長年，來婿吾姊，我時垂髫，猶未毀齒。聞其誦書，知非凡子。嘗謂予曰：「嘻！此千章木，但毫末耳。竢之歲年，必自雲起。」至于成童，伴公夜語，試我文章，屬以詩句。公舉「燈螢」，我偶「花蝶」，公大驚嘆：「此語勝我。子當以文，于世闊步，奚必區區，等事科舉。」自此吾文，必以似公。公之賞可，必有次第。采章摘句，必當人意。我既冠年，出游太學，或者讒予：「是兒美質，覬有成立。使之游學，恐遂放恣。」公笑曰：「是郎豈人所能壞者也！」我既登第，已婚元氏，或又讒予：「是子入仕，必私于元。將倚若人，以覓舉主。」公又笑曰：「吾九郎當有識者，豈肯因人求舉哉！況所懷負，固自不同也。」嗚呼！此二事，皆夙昔對吾母言者也。我痛念公我知母存焉，豈特渭陽康公與一知已，管仲、鮑叔，子産、叔皮之比也。嗚呼！我聞公疾，方妻告病，不能往視；間遇公喪，吾妻適死，不能慟哭。患難相遭，筋力無禮。負愧已餘，徒有泣淚，淚下如繩而不止也。公召諫官，我亦御史。拉我同行，庶幾同心。念其貧困，貸之白金，我不敢承，歸公衛女，蓋不敢自愧于幽明者也。幸坦今病少間，遣哀一誄，以陳平生。言之不文，亦或見情。嗚呼尚享！《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王曉波校點）

朱　宗

朱宗（一〇八〇——一一三九），字成德，仙遊（今福建仙遊）人，紱子。以郊恩補太廟齋郎，政和二年，調潁昌府長社縣尉。累官至太府卿。建炎元年，以嘗附張邦昌，責授祁州團練副使，岳州安置。紹興元年召還，爲大理寺卿，尋除直秘閣、福建轉運使。言者論罷，提舉江州太平觀。家居十年，紹興九年卒，年六十。見《鴻慶居士集》卷三三《朱陽比事》卷四、五，《莆陽文獻傳》卷一一，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二二、一九二，《宋史翼》卷四〇。

乞禁軍有闕權住招填奏

紹興元年六月

本路軍政敗壞，主將兵官唯務姑息，坐費廩食。欲今後禁軍有闕，權住招填，其闕額錢米別庫樁管，不得他用，以備緩急支費。《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七四（第七册第六一三六頁）。（郭齊校點）